

履菴萬公集序



古者文不作於無用有用之文每以真實  
心吐真實語切於用當於事情口之所言  
皆其心之所有未嘗不工未嘗不古然未  
嘗組麗為工詰曲聲牙為古也文之有  
用者如此詩由真性作其發乎聲也  
聲未嘗不成章然非尚綺靡專有



意於成章也因景生情因情生句矣口  
而成而皆其性真之所流出以此言詩  
詩之至者也後代文人極盡一生心力雕  
鏤刻削以相誇尚而非大方家種之真  
色相之機軸詩則流連光景而已矣摹  
擬風雲月露而已矣反而求諸情性之  
真邈乎其不相似率自謂能登作者之

堂然不免聽罷人唐叻寄人籬下早  
矣吾師荆川先生入館局之初嘗學西  
漢為文學初盛唐中唐為詩其晚年所  
取文乃司馬溫國公謂其質任自然不  
求為西漢而未嘗不西漢詩取邵堯夫  
謂其本性情而得之乎天機之自動不  
肖似風雲月露之形然未嘗無吟風弄



月之趣味蓋詩文在人有至有不至有  
人與文並至者有人不至而文至者兩  
公之作則所謂人文並至者也故先生  
有取焉而吾友履菴萬公其所作實似  
之蓋公亦質任自然其平生一似司馬公  
為人外貌朴莊而中心信果若不類邵  
堯夫飄然易情於物外然胸中不挂

一塵又為人平易而和厚亦未嘗不堯  
夫若也今觀其文凡所著稱所撰次侃  
侃乎其確當灑灑乎其敷揚時宣洩其  
富有之藏于中者必直而必盡又時或  
論人贈送人也絕不喜為甘言佞詞一  
切時俗世套語相從更詩未嘗不工然  
非酷意求工者所謂吟自在詩若公非



其流亞歟不離感遇應酬而皆至性至  
情在焉溷々乎三百篇之遺響也評公  
作者謂公文若不經意而成而可與布  
帛菽粟同為有益於日用詩本言志即  
言志亦名信口永言焉而可與黃鐘大  
呂同其音調之鏗鏘公作在天壤間何  
可廢既不可廢抑又何可以不傳也歟

予與公同遊師門兩人者嘗並為師門  
所稱許予實嘗與公莫逆其亡也以不  
及狀誌其平生為歎今年春仲仲君  
習持公集來白門請為序予惟知文知  
詩者始能文能詩能知知文知詩者始  
能評論其人文與詩而知其能文能詩  
也公嘗與先師評隲古來作者能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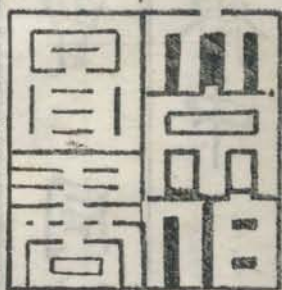
詩文之梗概於文能知司馬公不西漢  
而西漢知康節先生所為詩不求工而  
工可當玉臺翁所稱拾遺君相頽頽之  
二妙嘗序擊壤集刻以傳惟知之審是  
以能為之輒中的予惟泰公同門同志  
嘗知公之能知文知詩也是以亦自許知  
公之能知文知詩能為之而為斯序又

惟公為文一似其為人予惟稔交公知公  
為人乃能評公之文詩發乎性情惟稔  
知公性情之得其正乃又能評公之詩雖  
然作每因人而重惟公品格高能為當世  
重其為文為詩亦自將為當世重公自  
有可以傳又何俟予言乃能為公重始  
可以傳也歟蓋公於仕路每求退而得



進故其於所作不欲傳而亦自傳公所以  
取重於世類如此因序公集并及之  
文若干篇詩五七言古律絕若干首編  
輯而校正者某付之剞劂氏者某也  
南京禮部尚書加

太子少保致仕丹陽姜寶撰



友人孚齋 王升 選

館甥 唐鶴徵 同選

門人 路雲龍 編次

門人 吳達可

門人 李德元 校正



館甥 吳正志 叅訂

不肖 男 春 梓行

習 彙集

會

智

曾 同梓

萬曆壬辰孟冬刻于素履齋中

萬文恭公摘集目錄

卷之一 詩

初夏 以下翰課閣試作 玉河春水曲

曉霞 石畧歌

秋風辭 早霽望西山積雪

宿工文菴 以下兩京即署并在告作 秋懷

題邵古亭卷 宿善權寺贈萬鹿園

元夕夜步 乙巳除夕

同羅念菴游張公洞 送李孤山應試金臺首

秋日至南嶽感懷 游漢中



仲冬王惠二丈招飲 石屋卷和韻 三首

送邢北厓司訓還蜀 題陳地理觀物卷

毘陵送林平泉內翰 二首 蔣氏草堂

贈別郭文麓郡守 喜許教授年兄見過

贈蔣回春山人 贈南臯叔

薛明齋求說次韻 陳郡守招飲甘露寺

崔鎮道中即事有感 不邳書懷 二首

宿遷與郭舊守相失 吳水部招飲沽頭公署

舟中旅懷 滄州道中

送張來溪提學廣東 二首 贈吳小洛守潯州 二首

有懷王世新潘子言 同李唐二丈讌平泉宅

送董後峰出守興化 送湯懷南落第南還

次湯懷南韻自述 送楊所敬令沙縣 二首

送邵秋溪宰龍泉 送薛方山提學浙江

將乞歸田別京交游 二首 答林平泉編修見訪

送傅彭原山東憲副 贈華補菴郎中致仕

次林平泉見投韻 平泉再投復依韻奉答

平泉三惠詩教詞旨益玄戲為偈語答之

送蔣靜思任嘉興丞 送朱鎮山提學福建

戴太醫終慕堂作 同部僚餞朱鎮山提學



聞朱鎮山將過敝地尋覽二洞有感而作

趙柱野給事問余疾病余室種種不齊口號

南征暮宿鄭中寺 景州謁董子祠

贈西亭王子 登子房山有感

驛中詠暮鴉 贈王蘖谷侍郎

韓尚書雙鹿應期作 鳳凰臺與張叅議話別

游龍池次荆師舊韻 首二坦菴為楊封君題 二首

田家曲四首贈吳翁 憂後同友人至南嶽

重游漢川宿吳氏莊 堵明卿邀游南山酬贈

自述用前韻 讀康節詩 二首

秋懷 二首 解嘲荆師集內無名 二首

寄贈萬鹿園督府 戲詠荆師射

再詠荆師射 二首 贈火藥師蕭芝田 二首

贈山西劉客 春夜讌華補菴宅次韻

舟中書懷柬范僉憲 淮上會萬鹿園次贈

舟中雜懷 十首 同范僉憲登石佛閣

中秋天津翫月 即事 同余登高

寄卞懷麓 謁莊定山祠因題其集

游醉翁亭 寄荆川尊師 二首

夢春兒 俚語求荆師批答



元日登報恩寺塔

送王職方率兵之吳

新正簡省中諸丈

俞南山太醫有

高廟之什諸公繼之余亦賡答

五首

金陵訪徐蒙泉光祿

首二

祈澤寺同徐蒙泉登高

贈唐應禮用玄卿韻

通州逢楊安吾戶部

清江浦讌方金湖署

過淮挽萬鹿園居士

三首

華補菴宅玉蘭次韻

王龍溪道宗見示次答

司中值雪王敬所憲副邀飲寇憲長官舍限韻

得燈字

以下江右  
僉憲時作

雪後登滕王閣用前韻

諸公聯句賡以書懷

立春日書懷復用前韻

司中封印公讌次韻

首二

病中用韻呈諸寅丈

春夜偕諸寅丈會飲司署寇憲長命余倡韻

三首

寄別郝戶部赴邊

登廬山寄九江方憲副

次韻荆師食江魚作

湖州寄靜軒兄

以下貴陽督學

補菴投詩餞別依韻奉答併致祝贈七旬

三首

臨江夜分山行口號

謁念菴有作見投次贈

次韻寫懷呈羅念菴

萍鄉橫龍池觀魚歌

過長沙

長沙至益陽道中即事

桃源至辰州即事

過辰州

常辰道中

界亭道中



羅舊驛次顧箬溪韻

便溪夜聞水聲歌

清浪曉發值雨

過相見坡

平越道中

龍里道中

渡麻哈江

次陳梧岡憲長暮歸

次梧岡兩坐

獨坐用韻

用韻書懷

黔中臘月用韻

貴陽邀陳憲長守歲

游擷芳亭次梧岡韻

次梧岡除夕韻

元日飲梧岡官舍

次梧岡元夕見招韻

三日獨坐

四日

五日

六日

是日冬盡

次韻譙高中丞

入日立春

立春次高中丞韻

栢臺春讌

同梧岡咏栢臺紅梅

新添公館讀梧岡詩

新添道中用山谷韻

同梧岡游萊仙洞

游唐山洞次梧岡韻

發六廣渡

寄贈孚齋王六丈

烏撒道中

再宿路瀨館

石阡道中

戲咏烏撒土風示諸生

又示任趙李三土生

烏撒登望高山

烏撒即事

登烏撒城樓



龍場謁陽明祠讀祭田碑次羅太史壁間韻

自炎方驛宿亦資孔 梧岡寄邸報感賦 二首

訪馬心菴不遇 二首 同梧岡訪馬周二道人

贈周微菴居士 別陳梧岡憲長 二首

送陳石岡憲副入賀 二首 贈石南溪總兵 四首

長歌行送鮑少叅 重訪馬心菴精舍 二首

同臯村方伯石岡憲副看花劉秀才家 十二首

贈陳近衡戶部 三首 麻哈州訪張鶴樓有贈

三峽重關別張鶴樓 二首 平越同心菴登高真閣

桃源舟中 臘盡寄士立弟

貴陽遷官離任

卷之二 詩

赴石中丞春讌 以下分守湖北 次韻寄荆川先生 二首

桃源道中 二首 辰溪道中

懷化閱軍儲簿 題西溪宋公忠節祠 二首

鐘鼓洞次陽明韻 寄陳梧岡方伯 二首

沅州夜雨 沅州獨坐

聽百舌 沅州公署

寄題越大尹得月樓 自沅還辰

送沈僉憲還吳排律 桃源阻風六言 二首



舟過壺頭雨至

夜歸

蘇黃渡偶題

月夜武陵舟中

二首

桃川晚行

辰州上乞休疏

辰州官舍

庚申除夕

辛酉元日

二日船溪道中

三日辰溪道中

四日懷化道中咏雪

懷陳石岡憲副寄詩

首三

辰溪道中

竹寨道中

將至黔陽

靖州道中

晴川樓遲胡廬山不至

同廬山夜行用前韻

用韻書懷

應城同廬山讌坐郭氏園亭

四首

余之官江右守菴叔蛟溪靜軒養菴三兄王心

綱姊丈唐壻玄卿姪時同送至京口適堵魯

塘經衛差回晤別江亭各賦贈

一首以下江右掌憲時作

協中堂春酌呈同寅

首二

除夕諸寅丈款協中堂

辛酉除夕祭祖

壬戌元日讌諸寅丈

二日盧憲副招飲

三日藩司諸公見過

江西得報去任

舟泊南浦信宿阻風

上元同楊少叅翫月

洪都阻風次楊少叅韻

書懷

二首

次韻答既白宗室見投



送楊魏村少叅北上

二首以下廉憲家居時作

山居晚坐時乏酒

山居睡起

徐小痴道人歌

山居次孚齋王六丈韻

吳刺史號知餘索題

狂歌行送周遂初北上

壬戌七月既望識感

薛方山惠詩次韻

問姜司訓乞菊

姜司訓見和復答

題三鶴道人卷

禿髮

壬戌除夕

癸亥元日鄉村

人日

初春六言

上元張燈

次韻答王孚齋

初春

孚齋再賡前韻復次答

王君再示長篇用韻寫懷及吾兩人相與之意

心絅王君至

喜湯懷南致新城政

咏牡丹次孚齋韻

余家獨無牡丹復次韻

再疊前韻咏花

出郭遲友人不至

次答莫生韻

卧病鄉居周伯濟過訪

次王孚齋卓錫篇韻

孚齋用前韻見贈次答

李蓮溪七旬初度

漁樵圖爲王孚齋題

題史貞女卷

思萱辭爲蔣醫士題

送隆甫弟至都赴選

貴州李養正舉人至



晚歸山莊

齊東書懷

四首以下山東掌憲時作

放鵬二絕贈吳光祿

贈侯方伯入覲

以下江西右轄

四十九歲除夕次韻

乙丑元旦次韻

人日次韻

藩司病起

喜聞永康家兄政

夜泊西江懷永康兄

傷仲兄養菴君

六首

張曲江祠

以下廣東左轄

過梅嶺

夜過觀音巖

舟夜

英德道中書懷

同姚憲副登小金山

肇慶登崧臺閣獨坐

高要迎陽峽

游七星巖

病中書懷次韻

三首

客中謾述再用前韻

三首

丙寅人日偕諸藩伯遊海珠寺

二首

登越王臺有感

送大叅程靜泉入賀

二首

又言別

二首

清遠道中書懷次韻

英德書懷復用前韻

題王孚齋一枝窩卷

二首

卷之三 詩 詩餘

丁卯歲守菴叔同士立弟邵如岳表姪孫視余

金陵訝其來遲去速紀以是作

以下南都總督糧儲時作

金陵贈林平泉太史

樂漁樵所辭

壽惠菊逸六十

贈王孚齋就選銓部



同友人登金山

送火元卿赴山西憲幕

次存翁徐相公乞休韻

四首以下北少宗伯作

送林對山少宰赴任留都次徐相公韻

二首

送鄭環浦司寇致仕

贈華玄谷分司武林

送周傲菴編脩使荆藩

送王新建出使過越

二首

送王荆石司業留都

送湯公麓改判蓬州

送高南寧大宗伯致仕

衰病乞休

二首

病中謾述

二首

暮出都門宿廣惠寺

潞河舟中

河西夜泊

天津七夕

楊青道中

靜海夜泊

奉新道中

泊興濟感張外戚故居

滄州道中

東光值雨

臨清遇劉西坡兵憲

張秋作

張秋頌武功伯往蹟

羊山贈翁見海少司空

舟中與翁見海讌坐

平原旅思

桃源夜泊

東溪舟泛

以下少宗伯致仕時作



靜軒兄舉第二子

秋深訝惠菊逸不至

玄卿壻得第而歸學務近裏因讀其詩有作二首

茅山上宮 二首

下宮 二首

一峰

二峰

三峰

積金峰

題靜軒兄湖汊山莊

游張公洞

游善行洞

游茅庵

游玉女潭

次韻答吳生

以下南大司成時作

送張嵒峽巡撫東吳

壽許石城太常七十

癸酉瀛洲仙會

壽陳母蔣氏九十

挽岳懷穆

挽卞懷麓

余舍無菊偶訪尹洞山宗伯寓見菊盛開

風落瓜棚臺上有短菊一叢

董幼海少宗伯將歸歌以贈之

蝦蟇庵獨坐賦菊

珍珠橋見紅白菊二本

周銀臺招飲看菊

賦黃菊一色

送唐壻玄卿使秦

三首以下北大宗伯時作

送別玄卿因憶諸子

送王孚齋出判成都 二首

孚齋別懷五言 四首

南宮秋思示諸進士 二首

元旦朝賀

送董一槎游太華 二首



感遇書懷

致仕辭朝

解任還鄉

悼馬梁二年丈 二首

即事吟 三首

道中書懷

過徐州

冬至夕二鼓渡高郵湖

壽陸樂莘八十

以下宗伯致仕

丁侯為余視定墓地 二首

游中隱庵用韻 二首

七夕同王龍溪讌坐

立秋

秋懷用前韻 五首

贈玉音禪師

喜辰陽丁天門文學至

喜唐傲純外孫符子

送陸南弟赴福建臬幕

黃海南送櫻桃次韻

喜王孚齋歸住余舍 二首

游工文菴有感次唐師舊韻

生辰用韻

次徐存翁相公韻識感

書懷次唐玄卿韻 二首

喜玉音和尚還山 二首

善權寺同陸五臺司空夜坐

同陸司空游善權洞 與陸五臺司空話舊

陸司空既別復留覽芙蓉龍池之勝余不及陪

金沙寺訪陸五臺司空已去

重到靜軒兄湖汊山莊次舊韻

寄張元洲冢宰 游堵荆泉園池 四首

陸西樵遷居次韻 四首 贈高郵魏上舍就選



除日用韻

壬午元日次韻

新年書懷

立春黃邑侯送酒用韻

人日次韻

喜許子仁至

壽李介貽從舅八十

催僕田

金秦二學博同新進諸賢見過

二首

郡守蔣少虹至

送蔣少虹守韶州

壽震川周丈七十

李孤山餽新米

二首

秋日雜懷

四首

栢潭孫翰撰見過

贈吳鶴洲六十

二首

壽內兄張思樵七十

示堪輿士

贈邵雲江

唐玄卿栢根二器歌

送外孫唐倣純會

二首

王百穀投詩次贈

題吳叔行集勝樓圖

二首

靜軒兄邀看玉蘭

顧涇凡進士見過

湖上口號

五首

送蘄州守路伯際

挽玉音和尚

游芙蓉寺

四首

挽寺僧夢塘

送玄卿壻佐京兆

二首

至日同友登文昌閣

用韻答王孚齋見和

冬日書懷再呈孚齋

用韻賦雪

二首

用韻自述

吳女得子訝其無報

二首

以舊服寄吳氏外孫

游善權洞



顧涇陽吏部見過湖上草堂 二首

題九松卷 二首 蚊睫窩歌為姪旭作

雲間訪陸平泉宗伯 首四 雲間贈莫中江方伯

西林寺同中江讌坐 壽徐少濱光祿七十

秋夜 首二 蝶戀花 以下詩餘 秋夢 沁園春

寓目 謁金門 秋懷 水龍吟

旅館 西江月 雨夜 醉桃源

夜行聞蟬 卜算子

同楊魏村少叅登桐君山 臨江仙

咏釣臺 臨江仙

卷之四 序

二妙集序 重刻擊壤集序

續刻善權寺集序 貴州戊午舉人齒錄序

江西甲子武舉錄序 湖北民隱錄序

重刻陽明文錄序 毛古菴先生文集序

陳梧岡先生文集序 師暇哀言序

吳文肅公摘稿序 讀戴君伯常集序

李氏族譜序 送李孤山任龍門令序

壽王母夏孺人序 壽曾靜軒七十序

壽尊師後齋潘先生七十序



壽補菴華年兄序

壽右臺陳芹山七十序

卷之五 序

壽尊師曹石菴序

送大司空葵峯黃公序

壽大司馬石靜齋序

贈周郡推視事宜興序

送林徐二先生序

送中丞盛古泉榮擢序

送大司徒鍾陽馬公內召序

賀少師存翁徐老先生一品九年再滿序

送杭玄洲判南康序

送王孚齋司訓順天序

壽唐母陳孺人八十序

賀總制宣大右都御史金湖方公虜貢奏成序

送太子少保大中丞與川葛公致仕序

送王孚齋判成都序

送月濱李公祖陞任序

壽大宗伯陸平泉序

送對茲黃侯應朝序

盛古泉年兄轉北贈言

附

卷之六 記 說 啓

重脩都勻府儒學記

桐鄉縣重脩儒學記

蔣道林先生祠堂記

貴州文明書院義倉記

一枝窩記

石阡途記

萬氏墓屋記

重建周孝侯廟記

常州府重開後河記

重建海會寺記



重脩工文菴記

重脩會真庵大殿記

重脩通真觀殿閣記

示蔣氏二子說

純白齋說

食熊掌說

貴陽請馬心菴入主文明書院啓

廣東方伯乞休再上吳自湖軍門啓

賀徐存齋相公壽啟  
答李孤山學博啟

卷之七 書

上荆川唐尊師  
再上荆川唐尊師

三上荆川唐尊師  
上徐存齋相公

再上徐存齋相公  
三上徐存齋相公

四上徐存齋相公  
五上徐存齋相公

六答徐存齋相公  
與薛方山學憲

與徐蒙泉學憲  
與林平泉內翰

與王遵巖叅政  
與張鶴樓主事

與王龍溪即中  
再與王龍溪即中

與張內山學憲  
與照姪

與徐華原方伯  
再與徐華原方伯

三與徐華原方伯  
與朱希桂郡守

與楊朋石卿寺  
再與楊朋石卿寺



三與楊朋石巡撫

與黃泰泉宮詹

答董潯陽宗伯

再答董潯陽宗伯

與謝太東巡撫

與耿楚侗提學

與徐蒙泉少司徒

辭留都戶部送行文軸

答何吉陽少司寇

與吳踈山少司寇

答謝省菴大尹

與黃後山縣尹

與林念堂巡撫

再與林念堂巡撫

與吏部四司諸君

答西亭中尉

與歸震川通判

與徐見吾縣尹

答黃海南

與戚南塘總兵

與洪芳洲少司寇

與萬兩溪河道

與耿楚侗寺丞

與陸平泉宗伯

與張太岳相公

與李義河少司徒

答曹東村司馬

答王敬所中丞

三答董潯陽宗伯

與江荆石漕運

與丁存吾縣尹

與穆龍峯郡守

與林垠原巡江

答吳叔行門生

答路伯際門生

答錢時泰門生

卷之八 墓誌

處士陳銅峯墓誌銘

邑庠生吳惟賢墓誌銘



處士王耕隱暨配萬孺人墓誌銘

南雄府通判從叔容齋萬翁墓誌

都察院右都御史陳芹山暨配楊淑人墓誌銘

魯府紀善後齋潘先生暨配史孺人墓誌銘

都察院都事石菴曹公墓誌銘

知縣湯懷南墓誌銘 仲父為菴萬翁墓誌

陝西苑馬寺少卿周白溪暨配劉孺人墓誌銘

庠生吳萊貽墓誌銘 光澤丞蓉川李公墓誌

南京太僕寺卿斗南黃公墓誌銘

旌表節婦吳母屠氏墓誌銘

贈工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陳留耕墓誌銘

河間府學教授孤山李公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卷之九

墓表

墓碑附

行狀

畧附

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訥谿周公墓表

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莊肅胡公墓表

廣西布政司左叅議古林沈君墓表

旌表烈婦王氏墓表 嚴母呂太夫人墓表

廣東按察司僉事王仲山先生墓碑銘

請贈叙先祖考妣慎菴翁郭孺人行畧

先考古齋翁行畧

先母淑人李氏紀述



吏部稽勲司員外郎伯兄希菴萬君行狀

吳母林太夫人行狀 萬氏始祖祠堂源委

卷之十 傳 像贊 誄附 祭文 雜著

尚寶卿東湫徐公傳 布政司都事杭頤泉傳

中表兄王曉峰像誄 陸雪溪像贊

憲副黃容齋像贊 王孚齋像贊

董一槎像贊

祭荆川唐先生文 祭羅念菴先生文

祭後齋潘先生文 祭徐存齋相公文

祭胡栢泉冢宰文 同盛古泉祭鄭澹師文

祭唐克菴大尹文 祭李後芳司訓文

祭陳芹山中丞文 祭華補菴郎中文

祭李所梧年丈文 祭史玉陽太僕文

祭中表弟李省章文 祭潘子德子敬文

祭唐二外孫倣元文 祭王母夏孺人文

祭姪女歸李氏三小娘文

祭吳母屠節婦文 南旺祭河文

張家灣祭河文 辰陽廢五顯祭土地文

江右祭土地文 嶺南祭土地文

歲終祭五祀文



書壁拙言

以下雜著

跋胡廬山藏唐師詩卷

跋胡晴岡手跡

跋胡氏先跡

題靜菴卷

跋鎮心湯卷

自公樓跋

書吳叔行扇

書分諸子書目前

批監生卷

周孝侯廟碑跋

卷之十一 奏疏

禮部主事乞改南疏

南京禮部郎中乞休疏

湖廣叅政乞休疏

廣東左布政使乞休疏

謝陞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疏

條陳南糧事宜疏

糧儲都御史自陳疏

遵 詔薦舉人材併陳用人要務疏

禮部左侍郎自陳疏

禮部左侍郎乞休疏

再乞休疏

三乞休疏

四乞休疏

陞禮部尚書乞休疏

再乞休疏

題崇儉去奢疏

禮部尚書自陳疏

題議歲貢考期疏

題宗聖後裔襲爵疏

卷之十二

奏疏

公移

論

附

覆新建伯從祀疏

題脩弭災異疏



題清查宗藩冊籍疏 題叅宗室擅婚疏

題減派蒼朮疏 題勲胄習讀疏

題倪策假雕印信疏 覆楊尚書請謚疏

題陳尚書補謚疏 禮部尚書告致仕疏

辭南京禮部尚書疏 再辭疏

加賜勲階謝 恩疏

江右分巡二 論范推官 論減磁器 湖北分守二 議立義倉 議蘇支應

廣東方伯一 議改民解 為官解 禮部一 移咨巡撫稽防 誣冒王府財物

貴陽改課論 附 天地之所以為大 二首

萬文恭公摘集目錄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一

詩

初夏 以下翰 林月課



令節三春盡風光九夏同鶯聲尚流響雲氣已含峯  
柳積長堤翠花餘雜樹紅南薰將睿藻初入五絃中

玉河春水曲

金門海氣開晴旭風暖冰消玉河曲清波浴日散圓  
文堤上烟花水中綠年年春色御溝邊宮裡繁華清  
可憐外人已道瑤池隔瑤水依然惜少年

曉霞



曙色鬱氤氲橫空積翠零澄輝流合殿散彩結層雲  
樹襲千重錦波涵五色文誰言珠璧碎還是雜朝曛

### 石晷歌

誰將昆吾石倏忽變朝夕曜靈燭八紘周迴候光隙  
羅列十二時規圓僅盈尺東方曙色辨初曦反景西  
沉窺落魄坐知時日影中移不待堯階數萸莢君不  
見宮湖明鏡照人影宜都石穴生陰晴何如此處奪  
天巧分明仙鏡開神京玉璣璿管久淪落上古羲和  
誰比擬土圭尚憶周聖人靈憲還傳漢平子當時變  
態思入神無乃玄功遺石晷石上晷一何亟四時銷  
鑠不可留一日光陰曾百刻今朝日晏難再晨明晨  
日出還易晏已知老大徒悲歎復愁歲月坐相尋自  
古紅顏惜白日自古幽人多苦心若使芳年可常待  
須應石上有停陰

### 秋風辭

銀漢皎明河蒼池流素波金飈一夕厲庭臯落葉多  
紛紛落葉墮朝霜忽言征鴈復南翔客遊遠道多徬  
徨况逢銀箭夜初長故鄉迢遞三千里怨別傷離殊  
未已既援琴兮寫憂復駕言兮出遊清商激烈兮翻  
增我悲原野蕭條兮游無所之但聞玄蟬泣露絡緯



鳴千門萬戶擣衣聲天涯節物一朝變誰能對酒窮  
歡宴朱顏銷鑠不可留百川到海無西流年年歲歲  
長安道金門紫闕驚秋早榮名未得紓懷抱百年奄  
忽隨衰草少壯不再芳將離憂以生老

早霽出苑中望西山積雪閣試首卷

拂曉出離宮輕馳度雙闕早春寒尚凝初晴流稍潔  
自憐趨秘苑况乃事朝謁既歷瑤臺霜復望西山雪  
昨驚陽春瑞今見瑤光結麗景霽天末長空淨澄徹  
披襟一以眺悠然面巖嶠積素炫層巒參差皆可別  
雲映疊晴峯風吹泛華月皎如玉鏡懸燦若銀河列

百觀何岩堯崇岡坐超越眇睐乘時豫自然賞心悅

宿工文菴

以下係兩京即署併在告時作

山寺蕭蕭萬樹深閒吟聊得與知音浮雲不住虛空  
相庭栢能諳入定心日夕寒禽喧梵景雪殘明月照  
高林對君坐覺塵緣息祇有松窓一片陰

秋懷

一雨入秋初涼風滿敞廬坐來常兀兀夢覺亦蘧蘧  
多病逃清世無材類散樗塵懷一以盡獨未廢殘書

題邵古亭卷

褐衣人是葛天餘亭際苔文鳥篆書客到不言身世



事遽然一榻夢華胥

宿善權寺贈鹿園註老子解

住來經月不言姓何處山僧尚識君  
世味揔看如逝水簪纓差可比  
浮雲行披禪衲聊同往坐向仙巖若  
可群何幸闕門瞻道氣求書應得五  
千文

元夕夜步

寂寞甘來久繁華亦是幽  
千燈分夜色一月帶河流  
笑語春風合烟花淑景留  
生平閉闕意且與俗人儔

乙巳除夕

去年京洛曾持節今日田園但偃靡  
萍跡暗隨塵世換寒燈尚在歲華非  
一官未了猶貪祿百事無能總息機  
三十光陰只如此浮生多恐壯心違

同羅念菴太史游張公洞

面面平岡暗綠筠花飛無處祗迷津  
偶逢丹穴千峰出一上瑤臺萬景新  
竒象懸崖如欲動層巒奪目恍非真  
攀緣幸遇蓬瀛客出外雲山自悵人

送李孤山應試金臺二首

爲從薄宦憶仙郎歸卧空山共草堂  
舊徑苔深容獨往一車途盡不言狂  
身隨倦鳥機初息家住愚丘姓亦忘  
經術須君能不忝好將三策獻明王



早聞漢詔重名儒曾向明廷一上書則足豈能埋楚  
玉敝裘聊復上公車試持佩劔看衝斗獨佇停雲念  
倚閭自信素心今尚爾不將駟馬學相如

戊申秋日至南嶽感懷

白髮曾臨眺攀緣恨不窮那能覽愁鬢况復對秋容  
雙樹依三徑群山亂萬松園蟬全泣露林木半驚風  
嶺坐心俱遠巖行意併空鹿來苔有跡鷗去水無踪  
雲岫層層住山谿處處通仙源遙吠犬僧寺隱鳴鐘  
地與時常在入將歲不同亦知身易盡猶怨世難逢  
寂滅欣禪定沉憂值鞠凶有懷那可見惟待夢魂中

游漢中

烟蘿深谷望長迷忽轉雙峯入翠微嶺樹迫將天路  
近源花香與世間違坐同怪石身俱幻行拂空雲思  
共飛可是塵心今已盡攀緣日暮不知歸

仲冬王警菴惠菊逸招飲吳氏園林時尚有菊  
一枝寒菊逢時暮三歲罹憂念物華跡逐浮生如過  
半身餘衰骨對殘花王猷種竹應千畝惠子攻書謾  
五車相與祇能憐我少不知樗散已堪嗟

石屋卷和韻三首

竹石縱橫曲曲斜偶隨流水見桃花不知鷄犬喧何



處遙指雲中定有家

龐眉寂寞住松關野鹿溪鷗摠可攀  
流水豈知心自定空將雲谷響潺潺

三徑人稀獨倚闌春深修竹暗花壇  
新詩吟罷一無事惟坐千峯待月看

送邢北厓司訓還蜀

祗因微祿報春暉留滯翻驚色養違  
萬里乘槎下江漢百年飛夢到庭闈  
雲依鳥道丹心在路夾猿聲白首歸  
獨有傳經門下士離亭立馬欲沾衣

題陳百川地理觀物卷

幾年湖海駕扁舟歷盡山川恣遠游  
若道大觀應已得興衰千古一浮漚

毘陵道中送林平泉內翰二首

別久休疑問訊疎只今吾亦自忘吾  
溪鷗漸與人爲伴山谷應從我姓愚  
已分衰材違盡省祗因高士出窮廬  
歡言未遂懷人願極目江天又悵予  
六年京國遠知音一卧空山歲月侵  
握手試看愁後鬢聞言應悟別來心  
置身直比無瑕玉望益如思久早霖  
却羨薇垣君入直令人遙望五雲深

蔣氏草堂



緣城萬井盡樓臺何處茅廬傍郭開看竹不妨人自  
入臨溪時見鳥飛來春風短壁縈青蔓夜雨空堦長  
綠苔自笑幽居機事少意同窓草共悠哉

贈別郭文麓郡守

繡衣持節權豪避皂蓋臨民法網踈門接郡賓心似  
水身多道術貌如愚去思獨見徵書後來復曾歌報  
政初漢史他年傳良吏君侯德化更誰如

家居喜許教授年兄見過道其行箴奉贈

池塘雨歇草菲菲寂寞山城卧病時車馬閉門長屏  
跡形骸卒歲強支離索居正爾懷同伴携手何緣得  
問竒抱拙摠辭詹尹卜十年留滯更何疑

贈蔣回春山人

眉骨稜然近六旬靜中偃息獨藏春一生賣藥羞言  
價卒歲無衣不厭貧三徑竹深希過客千峯門冷寄  
閒身勞勞塵世堪爲笑谷口還逢有隱淪

贈南臯叔

年來萬事盡無心獨向南臯托息陰午夢或能通戲  
蝶春風時聽嘒鳴禽身延賓客常虛席家入王租稍  
剩金群從惟余叨最愛園花林菊每相尋

明齋薛君究志心學因以明名齋復求說於予



予正以不明自病因君之投我詩次韻問之  
任教堅守口如瓶路到臨岐要自行夢裡鹿蕉無是  
處管中星斗豈全明說輪對塔身猶隔合眼看花暗  
又生欲覓心源那可得還將此意問同聲

泊舟京口遇吳小洛徐古石時郡守陳自所招

飲甘露寺

江邊繫楫憐同伴野外招尋到梵天日落遠山烟帶  
樹雲開芳渚月歸船轉窮曲磴逢孤嶼坐見群峯對  
一筵久欲逃禪隨幻跡微名何事尚相牽

崔鎮道中即事有感

岸轉風逾急川洄晚更驚幻身已無着塵跡復多嬰  
鴈度秋江月雲飛故國城鄉心今夜切明發又王程

下邳舟遭水險書懷二首

曲浦逢孤渚長河濺急流艣人一失着回溜驟危舟  
心似枯蠋化身如落葉浮耻看驚怖狀尚爲死生愁  
形質天吾假漂流亦爾爲那將齊物意空作幻生悲  
車覆螳螂怒梁焚燕雀嬉因茲觀世網何處不顛危  
宿遷爲風漂泊與郡守郭文麓相失

江上逢亭長傳聲謝故侯如何只一水猶自阻同遊  
嘿嘿孤燈影寥寥萬籟秋可堪當此夜獨坐一虛舟



吳竺源水部招飲沽頭公署即席賦贈

一官不就非無意六載深箴只有身  
貌自戰來臞亦勝心於靜後見偏真  
宦情祗覺如流水世事徒知似積薪  
抱病嗟余應久廢對君猶得望清塵

舟中旅懷

客途何似北山居笑此謀身亦已踈  
計日每如投樹鳥當機全似掛鈎魚  
思家漸遠清宵夢拈筆頻抄老氏書  
一逐虛舟無定住又將雲水望青徐

滄洲道中

瀛海孤舟日已曛飄然無繫亦無群  
尊前對影逢初月天末懷鄉有片雲  
賈客千家鹽市鬧道人兩岸踏歌聞  
山中幾歲烟霞意亦未全來壓世氛

送張來溪廣東提學二首

幾歲孤踪卧白雲足音空谷喜相聞  
溪邊已謝漁樵計天上還辭鴈鷺群  
白壁持來堪作鑑春華落盡好論文  
謬叨同齒羞樗散名教身扶祗望君

六年山野復趨朝昔日同官盡珥貂  
青眼試看君閱世黃金誰羨帶橫腰  
爲郎已重春臺望問俗何辭海國遙  
獨有鷓行尚愁別朔雲烟樹正蕭條

贈別吳小洛赴守潯州二首



曾乘五馬出燕都  
新拜潯江再剖符  
楚樹朔風遙繫  
念殷勤臨別贈寒鑪

何處江山入望迷  
路經湘浦更從西  
佇瞻征旆堪惆  
悵猶聽黃鶯樹底啼

舟次清口有懷王世新潘子言二丈

月明川上靜無言  
忽憶同袍一悵然  
機合每從相視  
咲手談聊爾混塵緣  
帝鄉獻策俱難遇  
客路思君獨不眠  
弱質危途何意味  
草堂應誦北山篇

同李韋菴唐婁江燕林平泉編修宅

同志嗟分散  
那知此更親  
論心半世夢  
回首十年塵

昨遇人爲日  
明當歲又春  
韶華應共惜  
何以示迷身

送董後峯出守興化

天涯鄉侶似星分  
十載同袍只有君  
世網驅人俱是  
幻春風憐爾又離群  
路經九曲尋仙跡  
簾捲空齋散海雲  
倘悟大觀應不染  
豈於作郡厭塵氛

送湯懷南落第南還

金門落魄亦何驚  
壯日雄心稍覺平  
隱几邇來猶喪  
我幻途何處惜浮名  
褐衣懷玉誰曾識  
寶劍衝星自吐精  
莫道知音終不遇  
期君三歲更飛鳴

次湯懷南韻自述



待詔金門春復夏日長閒館得棲遲遠遊稍悟鯤鵬  
路小隱聊甘鴝鷄枝炙日何人曾獻納停雲經歲念  
分離高襟幸接忘幽寂別後空齋又爾思

送楊所敬任沙縣令二首

與君交舊感知音相見京華意更深同巷春風時枉  
步清燈夜月坐論心朱門誰薦楊雄賦赤縣還聞宓  
子琴日暮可堪愁別處黃鶯轉盡柳陰陰  
使君爲令向東閩首夏孤帆自遠征震澤夢回春草  
句武夷月滿棹歌聲雲開二水紆仙鳥花暗群峯繞  
縣城此去好尋高士跡江山千古憶延平

送邵秋溪宰龍泉

憶昨趨庭初識面桐江春色正堪憐舊游遠念驚千  
里一笑相逢又十年雲接仙鳧依帝闕地分星斗  
向龍泉天涯回首還岐路佇聽賢聲到日邊

送薛方山提學浙江

襟懷一見即依然世上睢于始覺偏憶昔慕君方總  
角邇來交我辱忘年身因謫宦名逾重語不驚人思  
獨玄此去共疑還尚白豈知爭席已非前

將乞歸田別京交游二首

明時因病辭卽署堪笑樗材又不全歸計祇應看四



壁上書還欲乞餘年名通仕籍今無分身謝山靈更有緣一與同官言笑遠惟餘清夢共相憐

家貧豈不戀微官廢疾那能久素餐  
廊廟正須公  
輩重江山應放病夫看縱憐斗祿腰難折欲逐名途足已跚歸去息心無一事懷人猶自說長安

答林平泉編修見訪

曲巷容疎懶經時客不過猶嫌在朝市終欲遠雲羅  
機爲勞生息言因見爾多逢人羞俯仰那得強顏配

送傅彭原山東憲副

莫問塵途事聞君跡屢更違時因諫疏拙宦得賢名

佩劍鋒應盡屠龍術已成試言經國策還似漢營平

寄贈華補菴郎中致仕

籍籍聲名在士林乞身何事竟投簪浮雲比跡知同  
幻芳樹攀條好息陰萬壑吟來長抱膝一官罷後試  
看心慙予久辱忘年友幽徑何時許共尋

次韻答林平泉因余問疾見投之作

再逐榮名憶薜衣幾年禪定未忘機安心不住空還  
動到處方人是亦非興入郊原隨鳥跡夢回鄉國看  
雲飛憐君屏室容狂語問疾維摩得所依

平泉再投復依韻奉答



懷玉何人識褐衣漢陰只是欲無機試言幡動爲心  
動應悟今非即昨非跣足靜從花院坐吟魂時傍藥  
闌飛可憐學道還岐路終歲勞勞未有依

平泉三惠詩教詞旨益玄戲爲偈語答之

一燈懸悟便傳衣上乘何曾落辯機勘破根塵無處  
是若求斷滅祇增非歸來陶令琴同調夢裡莊生蝶  
與飛此意倘能言下會本來無着欲何依

送蔣靜思任嘉興丞

宦遊隣故苑且復樂卑栖越鳥依南樹吳宮識舊題  
雲烟三島上鄉邑五湖西送爾難爲別燕郊尚鼓鼙

送朱鎮山福建提學

宦遊經省署聲譽徧儒林通介非依俗浮沉不住心  
身持名教去人被德容深更想談經暇虛堂聽朗吟  
終慕堂二十韻爲故太醫戴文潤作文潤今錦

衣楚望父也

少小業岐黃金門侍帝王還依上國寵去傍五雲鄉  
誰道攀龍近翻令愛日長忽驚千里計坐使寸心傷  
木靜風多急鳥啼夜未央忠勤應有待色養竟誰將  
夢斷三聲淚魂消百結腸徬徨思內直匍匐就親喪  
始見舟葺壑俄看劔歇光梁園淒夕月楚客泣朝霜



入室音容杳攤書手澤荒觀空吾有盡觸目感無方  
哀處徒攀栢貧時憶負粮伎高生可攝悲極世俱忘  
名與人同幻身隨念併亡猶傳死後姓空見慕時堂  
薄俗還淳古頽波藉巨防我歌高里曲因廢蓼莪章  
尚論爲仁益欣逢福善常龍飛君有後今作羽林郎  
同部僚餞朱鎮山於韋寺

端居經月滯塵蹤一笑同君野外逢暫解朝簪時倚  
樹遙臨花地漸聞鐘岐途堪學楊朱淚千頃爭攀叔  
度容別去思君還嘿嘿坐來栢葉與松風  
聞朱鎮山將過敝地尋覽二洞有感而作

半畝荒廬舊偃扉近將軒冕負幽期忽聞驄馬將尋  
勝翻使山人念遠離洞口桃花應解咲溪邊鷗鳥已  
生疑憑君寄語一相慰陶令歸來會有時

趙柱野給事來問余疾以余室種種不齊爲病  
因戲爲口號

一榻蘧然卧病身那因幻境更勞神南華祗恐難齊  
物太白由來亦混塵掛樹尚嫌瓢是累說珠依舊爾  
爲貧莫言踈懶今成癖蕉夢憑誰問假真

辛亥二日南征暮宿任丘鄭中寺

曉入征途盡雪冰暮經淨地笑逢僧歛來塵跡還更



歲坐久禪機獨對燈賈策未諳宜自廢杞憂空抱竟  
無能瞻依猶近長安日終覺燕臺王氣騰

景州謁董子祠

得士爭傳漢武雄名儒何事向江東祇緣學術羞言  
利無柰賢王好計功芳樹獨來尋舊里寒帷猶得領  
春風憶君當日天人對少似公孫豈不逢

贈西亭王子

雞群獨鶴笑清臞珮服翩翩又似儒家是仙潢頻下  
士身同詞客自操觚機忘鷗鳥爲朋侶句就山川入  
畫圖若問別來還有得六年逃世已忘吾

登子房山有感

本爲忠韓國還能用沛公坐籌千里勝笑侮萬人雄  
秘畧師黃石成功伴赤松生猶辟穀食死肯戀侯封  
今古登臨內乾坤指掌中蕭韓俱是幻楚漢併成空  
獨望雲門氣來吟鶴嶺風不因悲狡兔那得羨冥鴻  
五日雖非約他年會欲逢今看遺履跡應與圮橋同

驛中詠暮鴉

鴉群日夕至幾樹驛亭深隔戶誼人語巢枝傍月陰  
長途停旆處獨客戀君心猶憶趨朝罷相隨過上林

贈王蘄谷侍郎



高懷那繫侍中冠勲業聊將脫屣看盡道冰壺堪比  
潔早聞金液已還丹江山何處非吾土松栢凝然見  
歲寒蠢蠢可憐天下望幾占公姓在朝端

雙鹿應期爲韓尚書作

曾奏五雲驚太史更聞雙鹿應懸弧氤氳蒼色占靈  
氣次第丹楓有賜書御獻名花綺席舞將獨鶴戲庭  
除試看台鼎功成後驂駕遨遊恣所如

鳳凰臺與張秋渠叅議話別

十載瀛州憶共登依然談笑又金陵不材散木空余  
大倚馬高才孰爾矜往事驚心還似夢炎途息跡已

如冰干人終惜一枝足閱世方知三折肱洛下賈生  
堪獨羨吳中張翰早推能幽燕策馬綠胡警闕隴分  
蕃作漢憑千里暮雲辭故國一尊雄劍答良朋江流  
千載無來鳳佛室經年有定僧豈厭卑枝栖鴟鷂祇  
應遠志學鯤鵬角端蠻觸真堪笑轍下螳螂定不勝  
今古自多非與是乾坤那問愛還憎秋風正是蓴鱸  
美離思鄉關祇益增

游龍池次荆川先生舊韻二首

聞道幽竒在上巖天風鵬翼此圖南路窮更轉當諸  
壑峯盡凌空駕小菴晴色遙分震澤水虎踪偏護祖



師龕坐來驚怖方能定却比初登得解嚴  
遠望雲蘿跨石巖復攀高處過山南眼前色界空諸  
相定後禪心住一菴龍起正逢僧戲鉢洞深原與佛  
爲龕湖山誰續高人句祇許孤峯兩闢嚴

坦菴爲海豐楊封君題二首

武進令二  
山父也

澹然無着見襟期不向人間躡路岐心謝榮名蝸闥  
角目窮今古世爭棋坐看雲影聊同跡行入鷗群更  
不疑機事勞生余久息爲君吟遍打乖詩  
風花遙憶子雲居坦坦幽懷一草廬勝事每逢真率  
會題丘偏得姓名愚論心此日知同調傾蓋何年幸

接裾近識仙郎拜家教循良作吏史堪書

田家曲四首贈吳翁七十

溪傍五畝足生涯叢竹陰陰處士家記得春來幽事  
好灌桑纔罷又栽麻

斗酒歲來婦頗賢山翁今過古稀年請看兒女眼前  
樂何用黃金肘後懸

一日一壺長獨醉溪花溪鳥總無言酣歌不識君王  
力畊鑿閒時自掩門

一言能解鄉隣鬪斗酒頻招故舊傾咲道尚平婚娶  
畢布袍麥飯任吾生



憂後同友人至南嶽

振衣又入舊山川  
世事浮雲幾變遷  
靜裡誰能空萬古  
愁中不到已三年  
園花滿眼開還謝  
社櫟凌霄曲是全  
一笑虧成何處覓  
夔蛟無故各相憐

重游漢川宿吳氏山房

歸來豈獨灌田園  
依舊尋花到水源  
入徑自迷還自識  
將名題竹不題門  
童冠咏歌春正暮  
烟霞出沒我何存  
山靈幸未嫌吾俗  
夜半松聲如有言

堵明卿邀游南山酬贈

君也何緣愛不能  
青山春到每同登  
竹林隨處堪移局  
雲水相忘好共僧  
食少肥甘臞似鶴  
字抄詩卷小如蠅  
相逢盡日猶嫌少  
還約高峯最上層

自述用前韻

嘿嘿睢睢盡不能  
祗應臺榭許時登  
瓜田欲學青門隱  
酒禁初開白社僧  
夢化吾生忘戲蝶  
寫餘殘墨飽飛蠅  
清閒自覺勝冠冕  
踏遍峯雲處處層

讀康節詩二首

睡覺荒村孟夏時  
春禽變盡柳垂絲  
洒然俗慮都如洗  
只有青山擊壤詩

乾坤之妙又何言  
鍛鍊竒功搃一源  
無柰靈光須漏



洩更教千古論精神

秋懷二首

無才近擬住巖阿豈是冥鴻避網羅  
招怨祇因冠冕累放心終是利名多  
庭前午樹看旋蟻林下秋風盼落柯  
寂寞子雲吾又甚腹無竒字更誰過

自笑從前欠一長誤將名姓掛冠裳  
應來百事迴頭錯觀盡群書過目忘  
井底浮沉蛙事業霧中呼吸豹文章  
天機到處何嘗息便過浮生也不妨

鄉人有謂荆師集中無僕名字者詩以見意

廿年立雪侍師門百病難消愧鈍根  
往日是非希一

盼平生禮拜在無言文章悟後皆芻狗  
身世忘來只本源幸此還期分席坐  
姓名不掛更何論

同門諸士獨吾愚沾腹殘膏一卷書  
望海始知秋水小疑冰却笑夏蟲拘  
遺珠索也還誰得真訣叅來摠不如  
四十無聞心又懶敢將驥尾附名儒

寄贈萬鹿園督府

先事憂時意獨真幾年區畫暗勞神  
竒謀不售還開口險難頻經只許身  
僧爲慈悲來借死家因散賚自甘貧  
遙知近上便宜疏多是君王用老臣

戲詠荆師射



山西俠客射鵬手猶嘆吾師用術工持處虎蹲還據  
石發時鷹擊又乘風印空絕影虛聞響落地無塵已  
沒鋒豈是屠龍無所售幻來餘技亦神通

再詠荆師射二首

自詫健兒攘袂至幾人袖手互驚猜力欺猛士堪九  
把臂似通猿擘兩開難在張機翻一定意存不射轉  
多才文章武事皆無用問盡衡門長綠苔  
世上何方不亂真紛紛箭手盡傳名空驚遠勢從天  
落誰識師傅似水平覆肘豈令杯水動攀絃却怕樹  
猿驚門生似我安知術也向場中妄品評

贈火藥師蕭芝田二首

少諳藥性遂通靈老去渾身是火精金汁鎔時經百  
遍鐵酋聚處貫千兵水和流燄機方速風碎遙空鬼  
亦驚破產技成無所用近來多難始傳名  
誰度金針語莫憑鴛鴦無譜自多能非闕力鑄鉛成  
液自是天機水作冰俠氣負來渾忘老劇談玄處恰  
如矜平生知己誰爲用憶得中丞舊姓曾

贈山西劉客

家居汾曲美長髯結客江南自少年入市何曾斲樸  
性使鎗直欲過師傅論交意氣真堪仗對衆言辭每



不前自笑雄心灰未盡一逢俠客便欣然

春夜燕華補菴宅論文

補菴有作  
因次其韻

誰曉音聲辨古鐘論文多落語言中競將班馬陳芻  
狗又向蘇韓討異同煉火要真金更好寫神得髓筆  
何功眼前物物皆吾意豈是皮毛便國風

舟中書懷兼簡范中方僉憲

危塗還未息馳驅幾夜烟雲夢草廬對爾忽忘身是  
客論心應笑世爲虛金歸大冶寧辭鑄樗遇良工自  
合踈若問升沉都謝却只愁海上報軍書

淮上會萬鹿園次韻贈之

四歸漕府原司賦共說明時用舊人入定久甘清淨  
味搃戎聊作化緣身論詩詞客還須讓報主文臣孰  
比真自嘆山中猿鶴伴別來衰鬢六經春

舟中雜懷十首

幻世即虛舟蕭然作遠遊意齊鵬鷗適名爲觸蠻羞  
初日寫孤樹長風破逆流隨緣信有樂何處欲銷憂  
祇爲謀生拙風波托此身那堪群鹿性還作問津人  
跡遠寡知己援孤類逐臣况聞鄉國報烽火正相隣  
雲水杳無際鄉關望轉長風光今遠客節序又端陽  
四十淹卽署三千指帝鄉且懽交舊會一爲醉蒲觴



陶冶由天做呼牛任世緣塵勞如不染遲速揔欣然  
獨夜長吟月孤舟且涉川知音時一語猶恐落言筌  
淮上一尊酒故人相與同那知禪榻伴却向宦途逢  
身老兼羸病時危憶壯功寂喧皆是性許爾際真空  
在世非無幸名師每鍊磨健忘由性耳難悟柰吾何  
尊足今存幾矜心尚覺多可憐泡沫質歲月坐蹉跎  
屯爻師將老川長寇未窮狐潛仍走穴獸鬪孰爭鋒  
蠲賦聞天詔供需困野農何時凱歌入萬里破長風  
役役曾經戰矍矍只此軀無羶豈慕蟻有脛不添鳧  
煖冷過纔覺糟醅醒亦舖官名成底用祇爲世人呼

茅屋借川谷因余姓爾愚林行逢衲子樹坐趨樵夫  
流水山中意浮雲世上途終須賦歸去松菊未荒蕪  
自慚非大雅敢謂無知音風月都爲剩蛩蟬各自吟  
效顰徒獻笑學譜豈傳針古調今何在從來只寫心  
同范僉事登石佛閣次壁間韻

閣絕層霄坐翠微攀緣聊得却炎暉遠疑岱嶽齊簷  
峙俯瞰空雲傍檻飛塵隔下方心似洗境猶吾土客  
如歸逢君坐索形骸外時笑時歌對解衣

中秋天津同薛明齊翫月

簾捲冰輪積漸高月華疑亦向人招三千幾處逢佳



客四十中秋是此宵爽氣天空星避彩清暉雲盡兔  
明毫天涯對酒渾無賴自笑衰顏鬢已凋

即事

食貧久慣蓬蒿志處世那甘鳥獸群唾手鯨鯢誰得  
計剖身忠諫我難聞白翻波浪江通海紅帶妖氛日  
蔽雲欲獻九闕無一字空慙貪祿負 明君

寄卞懷麓

圓冠方履作儒紳蓬戶蕭條晚更貧獻賦不嫌黃卷  
誤相知祇見白頭新時乖和氏悲荆玉老去廉頗想  
趙人近日漢廷還貴少欲干 明主却何因

江浦謁莊定山祠因題其集

何處還聞擊壤吟可憐非古亦非今已將芻狗刊陳  
跡却被鶯花漏此心盤裡走珠難着相鑪中鍊火更  
求深後來又有秦人在豈止江門一賞音

游醉翁亭

北斗聲高共仰韓藏文千載有名山醉從賓客盛時  
樂詞並商周大雅還已露靈光增地勝空留形跡落  
人寰我來何用嗟無及風景依稀似可攀

寄荆川尊師

廿載門生今我老從來法眼付誰曾微言幾度猜神



秀悟性終須讓惠能蠢動獨憐隨萬物塵緣不斷落  
千層乾坤生死還多少身世無端祇自憎

夢春兒

四十驚看汝今年是七春數剛知一二字未辨天人  
愚蠢還經難寒暄祇會嗔別離渾未久幾夜夢呼親  
俚語求荆師批答

文章未鍊我何心恰似秋蟲信口吟顰學西施裝百  
醜馬經伯樂價千金病求郢斧慚無地意到高山剩  
有琴說法欲參吾豈敢傾懷頻望海潮音

元日登報恩寺塔

塔壽同吾一歲深兩忘今昔此登臨已憑四望開明  
眼漸入高層試定心江擁風花千里色雲輕城闕萬  
家陰春光信美皆吾土聊放狂懷笑越吟

送王晉齋職方率兵之吳

東吳開府樹麾旌首歲看君擁傳行羽檄頻經叅盡  
省毛錐誰復笑書生鬼方已動三年衆劍客兼收六  
郡兵共看王師今奏捷海波從此定無驚

新正簡省中諸丈

年過四十尚爲郎無補明時鬢已蒼序列同官今在  
上事關司署半多忘身名已付雲同寄愁思那堪日



與長幸有諸君容拙直豈能卻曲學迷陽

俞南山太醫有

高廟之什諸公繼之余亦賡答五首

正朔重頒二百年

高皇天授此開先日臨在照皆歸地龍去攀髯共仰  
天松栢彩雲飛鬱鬱衣冠仙駕望翩翩臣叨覆載恩  
何厚治變車書俗變羶

詔書稱號戊申年氣轉鴻鈞象帝先

聖出么麼皆

掃跡功成黎庶摠忘天

御容似與翔雲駐仙仗猶

疑舞鳳翩一侍咸池聞廣奏齋心三月謝葦羶

虎踞龍蟠億萬年運歸

真主孰爭先化兼禮樂風

行地治定冠裳日麗天玉執群工庶陞遠象馴雙闕

羽儀翩要知功德今高大匣劔親提尚帶羶

胡運當時欲盡年紛紛名字我驅先試看勲舊都依  
日始信王師是得天紫氣樓臺常隱見卿雲宮闕互  
翩翩一匡大業前無古千載餘威虜避羶

太平基業自何年堅陣初携縛也先南國妖星方墜

地中原明詔忽從天功臣義重河山誓同姓恩多

花萼翩高世本無黃屋願群心慕蟻自趨羶

金陵訪徐蒙泉光祿於祈澤寺二首



十年踪跡夢金臺  
霜鬢經秋幾度催  
別後試看何所得  
萬緣空盡待君來

蒼狗白衣雲有變  
寒巖枯木我無乖  
矜容自笑今非故  
來處原非衆可偕

祈澤寺同蒙泉九日登高

禪林木葉落深秋  
交舊重逢亦白頭  
世態任從谿谷變  
朋心還似漆膠投  
龍清潭水空諸相  
天放峯雲縱遠眸  
自覺一絲難挂處  
豁然身外更何求

贈唐應禮用玄卿壻韻

世人常苦才難足  
多技君方慮有餘  
家籍長君堪授法  
門無閒客靜供書  
玄中得數因窺象  
懷裡藏珠且示虛  
夢覺不知周蝶處  
從教身世只蘧蘧

將赴都下通州逢楊安吾戶部話舊

客路經旬念別離  
暮雲千里見君時  
傾懷自笑人非玉  
愛我偏驚鬢有絲  
塵世形骸真夢幻  
乾坤勞佚任衰遲  
甲兵滿地干戈在  
回首江南繫遠思

清江浦燕方金湖戶部公館

顏貌高人冰作相  
衣冠野性禮如羅  
共將往日干雲氣  
都付當筵對酒歌  
城堞有屯成塞域  
兵戈無路隔江河  
何方得遂龐公隱  
變姓還須挂短蓑



過淮挽萬鹿園居士三首

憶從賜告住禪林頗怪詩篇着意深傳得韋家佳麗  
句湧金亭下月前吟

謾將禪寂學盧能一遇時艱憤不勝曾將虎鬚身九  
死危途仍共素齊僧

公飯僧千餘當倭難作僧兵戰死

幾番淮上伴同游北道頻因地主留依舊山川人不  
見春風和淚過揚州

華補菴地曹宅玉蘭次韻

高於舞女侍君筵冰雪為肌占小年骨帶仙風歌綽  
約魂招明月影嬋娟蝶忘形處還莊夢詩就題時當

蜀箋多少名花香在室玉人如意此能專

嚴州舟中承王龍溪道宗見示次韻奉答

諸有因心苦未空欲將一字着何中兩端蠻觸爭雙  
角萬里鯤鵬笑二蟲念有是非疑處進境叅喧寂悟  
來同迷途何幸勤相示識得應無我與公

司中值雪王敬所憲副邀飲寇惕齋憲長官舍

限韻得燈字

以下江右

高低寒樹雪初增逸興王猷此並乘銀海祗憐身在

畫珠宮何處客傳燈

席間有壘雪為燈者

光連庭栢天疑近色  
壓江梅月共澄憶在荆南當此景萬峯深處對山僧



雪後同寇憲長王憲副馮張二僉憲登滕王閣

復用燈字韻

雪暗峯巒景倍增冷然風馭我能乘江間鯨浪孤沙  
鳥烟際漁舟傍寺燈跡剩雄文人去畫色空諸界水  
俱澄王孫春草年年綠浩劫何因一問僧

諸公有聯句余復賡以書懷

清談夜方罷積雪曉同游復集簪纓侶言登帝子樓  
色空諸相合塵土此生浮山脉乾坤接江濤日月流  
雲間迷野樹烟際辨沙鷗白照雙蓬鬢寒凝一酒甌  
王孫追往事灰劫逝荒丘天啓洪都燕風來賦客舟

繁華今已歇詞翰尚空留顧我憐同伴憑軒散百愁  
壯心歸野馬吾道付滄洲今古朝昏候興亡起滅漚  
郢人堪受斲杞國莫深憂尚有囊中劍清光射斗牛  
立春日書懷復用前韻

那堪白髮與年增謾道參禪落下乘皓首未應鑽蠹  
簡明光還欲借隣燈春風已負懷人願世路空教攬  
轡澄一事無成堪自笑穩眠朝日總輸僧

司中封印公燕次王敬所韻二首

光陰搖落歲將移共戀餘懽坐晚暉暮景始知耽日  
暇衰容猶自待春晞馬牛聊應人間世花鳥同司造



化機一醉莫論身外事浮生已悟昨來非  
即看歲月催時盡便覺山林減雪暉梅發早春寒漸  
薄柳披朝露日初晞心因獵動難除習跡被鷗疑尚  
有機笑問年來雙鬢色試方少壯是耶非

病中用韻戲書示同寅諸丈

來日漸少去日增麟臺功業何時乘一丸不斷古今  
藏熄火常傳千萬燈偶遇病來慵性便忽然華落淨  
根澄墻梅庭月皆吾事何處蒲團又有僧

春夜偕諸同寅飲景山僉憲公署惕齋憲長命

余倡韻三首

鷓侶過從罷晚衙江城春宴對年華韶光近暮催殘  
鳥宿雨凝寒遲落花文采慙非蒙霧豹塵踪聊學集  
枝鴉放懷今古誰能禁爛醉乾坤逆旅家

世事黃梁消客枕年光白髮笑人生林間花鳥一春  
思座上賓朋四海情話到功名還覆鹿飲無人我始  
忘形寒燈昨日分新火回首鄉園旅夢驚

習氣年來事事灰尚餘花鳥費詩裁妍媸總入談天  
口競病誰拘作賦才獨愧野人猶組綬却憐春色近  
罇罍江山何處非堪賞况得名公盡日陪

寄別郝戶部赴邊



逢君歲暮在潯陽客舍經春思渺茫雲水自憐傾蓋  
切湖山不隔別情長分曹課稅因輸國絕塞驅戎遠  
聚糧足馬莫辭行萬里懸知

天子重封疆

登廬山寄九江方憲副

我生性僻苦無愛只有看山常負債去年杖策過天  
池吹雪怒風號萬籟馳書走報九江使拒客頗怪山  
靈隘一春花鳥屢招呼官守縛人如杻械偶然取道  
至南康登山却自山之背崎嶇復磴杳難躋出沒陰  
晴經硯礪勺水未得口吻枯十步已愁筋力憊路窮  
峰頂轉峯高足躡雲根出雲外雲外看雲雲更竒片  
片飛巖壑中靄扶搖萬里徙南溟塵心盡失疑心在  
初時絕壁訝攀緣及此視之皆土塊黃疇白水雜餘  
照大地幻作金銀界石崖佛示萬古指虬枝栢結千  
年蓋五老峭立勁且嚴恰似遠公持律戒葛衣我亦  
參其間山意禪心默然會從來本甘鴟鷄栖一嘯始  
識乾坤大君不見周顛赤脚兩茫然塵世功名安足  
賴杞人豈是好事憂造化無窮亦須壞不如遠跡入  
深山醉吟日與青山對此中深意已忘言嗜酒淵明  
幾時瘥題詩還復寄九江爲我點頭同一快



次韻荆師食江魚喜賊暫平之作吾邑去郡百里尚未得到

海魚還復到江潭詩報倭平寄草菴令重官曹沾未徧腹餘人血食難甘正愁漏網腥猶熾誰謂長鯨斬不堪徒使遺氓爭十一何時荒畝更東南

湖州舟中寄靜軒兄

以下貴陽督學

霜天漠漠水漫漫萬里王程繫一官自識棟梁求士遠祇憐桑梓別家難鵲鴿原上孤飛急鴻雁江邊隻影寒南去夜即音信斷何時書札報平安

補菴年兄七旬初度余未有以爲壽及公餞余

於河澍投詩送別依韻奉答併致祝贈三首

增繳難施羽翼橫逍遙物外作閒行戶常屨滿賓無雜道在眉端氣已清一謝名途忘處老父踈阿堵見來驚從知斷欲堪長壽南極占星倍有明

洞口雲挑拄杖橫溪邊人共白鷗行煙霞自放天機長琴鶴曾隨宦况清業似計然心不染癖非杜甫語還驚置身又在榮名外靜看浮沉眼却明

家傳法嗣不敬橫對客閒談總是行業割田園因贍族身謀孫子只遺清鷗鳶腐鼠誰將嚇羅網真鴻自不驚從此光陰堪白首春來花鳥極分明



自臨江謁念菴太史夜分山行口號

旅寓行猶遠羣山忽已暝遙光難近火高曙但依星  
身似迷途暗言疑隔壁聽明朝泰法座一洗宿生腥  
吉水謁念菴太史有作見投依韻畲贈

落落晨星幾點明清風齊聽里閭聲心期祇恐虛天  
投我病還知印衆生貧為交親分粟帛隱甘山澤謝  
簪纓十年洞裏絲無挂留得寰中萬古情

次韻寫懷呈念菴太史

獨把懷賢一隙明謬承先達引同聲不因閒地尋吾  
樂空負高人共世生座上細論程氏語塵中欲挂漢

朝纓又安懶情頑無省見說徂年亦動情

萍鄉橫龍池觀魚歌

以後詩另入一格荆師批云讓汝出頭

楊侯邀我觀龍池方丈寒塘深見底忽然同隊戲游  
魚碧玉參差間金鯉道人畜養二十年泉眼為腸石  
為髓影含蒼翠半疑空側看渾身都是水氤氳纖月  
烟霧籠婉轉冰盤走珠子托生不受漁網猜餘食還  
分道人米道人偏袒時一呼撇換鱗鱗皆掉尾雖無  
尋丈長汝身汝身幸免枯魚市不聞湖口大鱖鯉肉  
飛白雪登君几龍池龍已出雲去遺種猶不汚泥滓  
咫尺木覺江海寬一日得意常千里我同楊侯一開



眼塵土襟懷淨如洗楊侯知我我知魚惜哉莊惠安  
能此人情變態如浮雲世上榮枯那可倚出門爲汝  
囑道人莫動殺心驚汝死

過長沙

漢室長沙界越邊客程到此更三千衰遲自奉明  
恩重樗散方知遠道全傷鵬可堪王傳怨投湘祇爲  
楚騷憐興亡從古無多感依舊浮雲過目前

自長沙至益陽道中即事

山行盡日無邨邑十家五家相間出逐崖平土事農  
田接竹連茅作隣室鑿山開道不記誰來牛去馬何  
時息晨炊未熟裹向途夜歸復送明朝客况逢漢使  
徵巨材數仞杉楠徑七尺丁科戶派誰不然長吏到  
門編甲乙近收新穀賣輸官十石一金寧論直剗肉  
醫瘡未敢辭傾家爲國義所急山中寸草盡均徭更  
求大木何由得

自菴源至辰州道中即事

閒花野草山無數何處桃源却通路漁郎再至已迷  
津至今指點猶承誤孫皓堯殘歷典午驅民不異祖  
龍苦武陵最僻無處逃俎豆衣冠思上古飢人夢食  
渴夢飲好事世傳皆盡餅祇言桃實果千年蕉鹿茫



然各不領只今天下非晉秦余亦蹙蹙隨風塵涉河  
不是尋源客問俗知非避地人千里夾山常對面中  
間道途通一綫稻梁無餘鴻鴈稀蕭條野菊荆榛徧  
輿人向我前致語此處山川多瘠鹵居民舊已困征  
徭近歲辰沅又開府開府節制三大藩羽書日夕通  
至尊諸侯雜還致方物達官奔走趨其門聞道軍門  
使人下狐威假虎兒童怕僕夫背面俱受鞭人湏出  
錢馬須價我生蒿日衰鬢早憂世無能漸枯槁仙源  
不見見瘡痍使我形容一番老停車爲爾且相慶近  
來節度甚清正鼠背遠竄母汝驚烽烟不動蠻方靜

過辰州

夾山開處是辰陽冬月經行盡楚鄉紫鴈回飛因避  
嶺黃花初綻爲無霜河流曲就湘江瀉城堞高懸鳥  
道長北望長安如日遠遙聞天使出明光

常辰道中

問地漸知三楚盡尋源始覺五溪長功臣遺蹟祠爲  
馬伏波廟詞客留名渡是黃蘄黃渡水落跼鳶思舊隱峯

回征鴈怯南翔經年奔走名空在漸愧厨人饋五漿  
界亭道中

客裡青山似客忙盤峯詰曲繞羊腸振衣遠涉三冬



霧策馬平臨萬仞岡問卜嬾隨漁父往行歌不是楚  
人狂澧蘭沅芷停雲處鷄犬歸村正夕陽

羅舊驛次顧箬溪韻

肩輿經月白雲邊豈是家無二頃田陰壑千尋希見  
日陽崖尺五可攀天山中猛虎因風嘯地下蟠龍待  
兩眠放達自慚非李白夜即謫去亦成仙

便溪夜聞水聲歌

夜來聲攪便溪睡却疑萬竅風吹樹細聽千澗落孤  
峯始辨泉流向江注崩崖出土勢已驚束石飛衝驟  
加怒是何瀟瀟不斷鳴雲擁雷車老蛟岸我從遠宦  
過瀟湘楚天陰雨無朝暮十渡五渡飽所經揭厲淺  
深不知數寧堪此夜枕上聞似携家室蛟宮住五更  
颯颯毛髮寒那將冷骨還侵靈故園南山傍兩溪時  
有潺湲瀉情素烟波此際生客愁耳目殊非曩時遇  
物華變換意未真只有徂顏隨水去坐來達旦轉寂  
寥衰鬢道心無是處

清浪曉發值雨

南荒坐卧盡諸峯楚塞風烟曉望中萬樹經冬青自  
在千山着雨翠偏重眼曾閱世將誰白心未忘形覺  
有蓬幽討每傷行役誤驪歌長似聽朝鐘



過相見坡

屹立雙峯插絳霄却疑白日羽翰遙天開石棧通荒  
徼人雜蠻夷拱治朝馬渡重關塵世變雲橫南斗旅  
魂銷驅車賴有文明化銅柱何須數漢標

平越道中

沒虎蓬蒿盡燒痕崎嶇終日逐南轅雲端忽忽晴飛  
雨岩下冥冥晝轉昏豐樹蠻夷分種落危峯刁斗間  
軍屯遠遊莫使鄉愁亂客鬢如霜漸已繁

龍里道中

獨抱弓旌行萬里却將車蓋擁諸蠻陰晴轉盼分山  
色寒熱頻移到客顏路入鬼鄉如夢見髻同霜葉向  
秋斑熊啼猿嘯知何處撩亂人心在樹間

渡麻哈江

出沒峯巒只莽蒼忽聞石壁暗鳴淙地流出峽聲常  
戰山險逢川勢始降觀處真機心有象照來孤客影  
成雙岷江待爾同歸海此水西入蜀吾豈蠻烟滯遠邦

次陳憲長梧岡暮歸

山深臘日易成晡阮籍猖狂更在途心似樹猿依處  
定跡如空鳥過來無寒風隔面聞夷語暗火通宵傍  
野蕪歸去不知鄉夢遠一枝何地欲棲烏



次梧岡雨坐

萬里投荒又逼年  
雨中風色轉淒然  
遠山露頂朝雲聚  
寒樹多枝夕鳥憐  
青眼每逢高士顧  
白頭猶對古人篇  
已居塵網須隨世  
自笑凡胎不是仙

獨坐用韻

獨坐書齋晝至晡  
年來習靜笑岐途  
身居空谷聞人喜  
形息繁陰看影無  
晚樹歸鴉翻雨霰  
寒林落葉印苔蕪  
物華一霎新非故  
首似飛蓬感兔烏

用韻書懷

蕭疎種髮不禁年  
那得閒愁計未然  
名路盡希當日寵  
舞臺剛買後人憐  
家因道阻傷殘夢  
詩爲春來著短篇  
材薄極知官忝竊  
敢將內轉羨登仙

黔中鵬月用韻

黔南風雨混朝晡  
萬里携家入畏途  
異域况逢年天促  
少時空說宦情無  
一冬霧露衣猶濕  
三徑蓬蒿菊已蕪  
坐對僕僮談往事  
夜深鄉語共啼烏

貴陽公署邀梧岡憲長守歲命小吏限韻賦詩

未須投轄學陳遵  
酒爲徂顏更幾巡  
節序此宵驚改歲  
乾坤何地又佳賓  
卜鷄聊且隨夷俗  
爭席曾經混野民  
一自名途來萬里  
白鷗飛去不相親



遊擷芳亭次梧岡憲長韻

梅破南荒臘漸消，共尋幽賞寄山瓢。  
池荷根在經寒凍，林葉風搖與歲凋。  
閒坐草亭看積雪，預思春水置輕舟。  
偶然問答成鄉語，不是漁人又對樵。

次梧岡除夕韻二首

年華常有准，世事渺難期。  
顏色儀秦醜，功名管晏卑。  
試心塵未盡，顧影白空垂。  
不及園中樹，春來發舊枝。  
倏忽歲華移，邀歡戀此時。  
坐同君是客，吟共景成詩。  
漸老驚春至，無能愧性遲。  
及今尋所樂，莫學鍊形師。

元日飲梧岡官舍

才愧非君偶，年徒與歲長。  
人如親玉潤，室似佩蘭香。  
呼應隨斯世，浮沉付彼蒼。  
作詩逢大雅，衰白意難忘。

次梧岡元夕見招韻

迤轉陰陽歲，復臨物華不改。  
達人襟園梅已破，江南夢林鳥能傳。  
太古音坐對玉顏，難作伴醉和春色。  
且成吟若將世事浮雲看，何處風幡更動心。

三日獨坐

獨坐吾誰偶，新年日已三。  
樹聲喧白鷺，林影落青嵐。  
問豕聊占歲，攤書且課男。  
自餘無一事，懶性也能堪。

四日



首歲過三夕南荒寄一身鳥鷺明近日花柳暗分春  
開鏡親華髮觀風藉紫宸遑遑何所問此地不通津  
五日

五葉開奠候天涯感歲芳村醪能醉客社酒競迎祥  
性定叅庭栢身浮寄野航祗餘詩思在春到百花忙

六日

是日冬盡

臘日今歸盡寒威已退尖氣隨春有信愁與客常兼  
文厭雕蟲巧官慚繫馬廉銜恩無以報敢歎遠臣淹  
次韻燕高中丞

綵幡回憶拜恩長此日夜冠聚貴陽幕府幸陪山簡  
燕春風先到習池觴暖歸楊柳初回色蟄動蜉蝣亦  
整裳坐對芹芽思獻主不知何路達明光

人日立春

日候正占人天心亦放春斗杓隨震轉土脉受風勻  
氣入昆蟲動陽回腐草新蠻方無綵勝鷄骨也通神  
人日立春次高中丞席上韻

奠啓人爲日春歸亥作時氣當迎歲轉占應聚星竒  
綵共金花勝光分栢葉卮莫辭留夜醉萍跡坐難期  
栢臺春燕

人日逢春節倍芳筵開臺幕集鷄行栢枝綠結風前



蓋梅蘂紅嬌雨後粧  
火樹通明還照夜  
椒花分色助迎陽  
幸陪樽俎親談笑  
坐見烽烟靜遠方

同梧岡憲長咏栢臺紅梅

茅舍幽閒質羅浮  
綽約姿一蒙華屋  
薦頓使錦衣披  
嫩蕊容疑染孤芳  
性不移操高妨  
太潔品絕亦難緇  
桃杏推先輩冰霜  
是舊知雖言渥丹  
異自有暗香隨  
標格人誰羨精神  
我獨窺鍊仙驚換  
骨相馬識非驪  
雨重脂全濕風翻  
韻半歌客酣紅並  
面燈映絳成帷  
寒積鶯難至春初  
蝶較遲淡粧天所  
種生意雪能司  
華髮遙憐汝朱顏  
坐惜時慣看非北  
土相對更南陲  
赧色常羞俗緋袍  
豈後期向陽承照  
耀逼歲戀恩私  
入幕叨陪讌巡簷  
正詠詩夢將花共  
繞魂與味相宜  
若比芙蓉採還持  
寄所思

新添公館讀陳梧岡詩因憶其別倏忽十日

坐讀君詩思不禁  
只愁花鳥困搜尋  
遙知囊更百篇  
富別後春經十日  
深花氣靜時來砌  
畔雲光閒處過  
城陰可憐不與鍾  
期共何處高山寄  
賞音

新添道中用山谷韻

高嶺凝寒怯薄衫  
危心未似馬安銜  
黃鸝對語將春  
偶白鷺雙飛近我  
三冒雨正逢花意  
動觀風時接野



人談平生一榻無他志誰料微軀萬里南

同梧岡憲長游萊仙洞因次其韻

洞門高隱一峯巔開鑿誰知混沌年吟嘯他時留有  
跡色空此際澹無緣白翻石壁龍蛇掛陰覆烟蘿虎  
豹穿最喜同遊逢吏隱常尋方外伴雲眠

游唐山洞次梧岡韻

春游逢勝境坐久白雲蒸幻影照孤壁蓬心對古藤  
蓋歌天欲墮石掛地何凭貪賞不知暮蠻村見遠燈

發六廣渡

滿路侏儻擁我前語音還藉舊人傳

漢人先占籍夷者能通漢音夷

呼為舊人

王明有法驅羅鬼衰白何方辟瘴烟啼鳥豈

知傷遠客飛雲只解送流年臨河疑是江南景壁石  
磷磷上小船

寄贈字齋王六丈

聊拈儒術掛衣冠羅網原非性所安時暮已知離可  
念交多翻覺爾為難留將上坐延窮鬼驅得狂瀾轉  
急灘皓首相期知不負放懷天地幸同看

烏撒道中

地當高處峯隨轉雲到窮時路更賒夏半火刀方佈  
種晚來牛馬不歸家瘴烟寒鎖蠻村樹嵐霧晴迷客



子槎千羽未能馴鬼國祗貪關市中益茶  
再宿路瀨館

山漸入深如避世館曾經過似歸家曉來一雨青如  
洗更着棠梨萬樹花

石阡道中

壘巘有凹雲住滿深林無路鳥成家人心自與風光  
別落日烟波泛遠槎

戲咏烏撒土風示諸生

路入青冥積霧多地經沙越萬重坡山陰天氣寒無  
穀土性人家畜少鶩蜀販負鹽通鳥道夷耕畧革當

農策却逢諸士言詞古試與乘風一詠歌

又示任趙李三土生

禮樂明時百歲多封疆萬里接牂牁誰言沙域終  
蠻徼漸有文身入漢科馬得名駒生異種鳥移幽谷  
上高柯不才豈是諸君鑒聊為王家作網羅

烏撒登望高山

地形已據萬峯高更上層巔我亦豪慣喜巖行如鹿  
性漸移客坐占雲坳望空遠塞因無礙興入平疇似  
有遭自覺鵬搏風在下未須鴉鷄笑蓬蒿

烏撒即事



軍屯之外盡夷方夷婦同爭鼠馬場滿地夷人生牧  
盛遠驅虎豹放牛羊

登烏撒城樓

盡日重巖轉翠微夾山偏側送征衣晚來試上高樓  
望落落乾坤似解圍

龍場謁陽明祠讀祭田碑次羅太史壁間韻

先生何事到蠻村踪跡天留萬古痕聽法有人夷豈  
陋登堂無物我憑軒頑軀已恨生時晚遺像還疑即  
處温若道傳心應不易新碑猶自落空言

自炎方驛暮宿亦資孔

遠道資人力扶持萬嶺中仗隨徒隸亂輿故僕夫空  
用舍車騎雲動嵐移黑霞收樹斂紅祗貪趨館宿未暇泣

途窮

憲長陳梧岡見寄邸報有感而賦二首

常懷孤憤意何如又見明時兩諫書縱使杞人憂  
國過不妨

聖主鑒臣愚傾陽葵藿心偏切撼樹蜉蝣計已疎

闕下群公誰顧惜承恩出入佩金魚

不惜言輕聽者難欲將蚤力負丘山波濤汨沒看孤  
柱虎豹深巖閉九關爾為憂時忘膽裂我非識面覺



心寒 天恩 祖澤終寬厚願恕狂生放早還

同悟岡陳憲長訪馬心菴道丈不遇二首

一榻蕭然歲月深玄言未扣已參心豈知物外千年  
事却在城南十畝陰屋後高山原淨體門前流水是  
誰音我來值爾穿雲去悵望仙踪不可尋

學道從前不戀形衰軀頗受二毛侵還將世上忘機  
伴來扣松前定者心身帶白雲常滿室手栽瑤草已  
成林蒲團作活終非計欲問玄關試此尋

同悟岡訪馬心菴周微菴二道人

憶卧雲林性遂耽十年丘壑恣竒探未知面目于今

在且喜朋徒出定叅避世幽人三草徑了心居士一  
茅菴問君試借胡床坐却恐頑軀又落貪

贈周微菴居士

年過八十體逾輕猶向人間學接生幾歲安心經一  
卷中宵鍊氣月三更每依真訣占胎結遍覓名師只  
步行仙籍會須終着姓知君原是歲星精

別陳梧岡憲長二首

自愧迂踈非世情對君偏得愜平生每逢花徑尋源  
入時扣僧居並馬行地得姓名山水重詩成金石鬼  
神驚天涯別爾鄉愁亂况是交游蓋始傾



幾夜中庭坐月明論交不盡古今情徒聞執法三年  
滯常見朝天萬里行遍記人才心是史因憐民瘼  
語如爭別君回首堪惆悵南北風塵未息兵

送陳石岡憲副贊捧入賀二首

遙逐嵩呼拜御前遠臣今日復朝星天身經蠻國  
八千里官憶卿曹二十年漸近

至尊如夢寐試看同伴總貂蟬賢勞淹滯君偏久此  
去應逢風聖主憐士

採木經春宿嶺巔入坐朝猶帶瘴鄉烟且歡

帝德天齊壽同是王臣爾獨賢暫到玉階恩自重一

辭金闕意常懸我懷芹曝無由獻願逐仙旌向日邊

贈石南溪總兵四首

身繫安危鎮一方姓名四十徧南荒擁旄早作登壇  
將選騎時趨校獵場推食撫苗成愛子散金買士每  
傾囊長思擣穴收功處龍劔霜寒夜有光

自笑毛錐性不長少年脫穎奮戎行三邊節度稱開  
府累歲勲勞入薦章賞賜盡歸麾下士韜鈴暗合古  
人方寄言廊廟休南顧老將廉頗食正強

氣爽音清出衆才目光炯炯射人回一方兒女諳公  
姓幾處夷酋款將臺官俸不私家室用璽書時下



闕廷來共看幕府軍民樂談笑風塵靜酒杯  
約信不欺廝養賤平生只戀 聖朝恩功標銅柱爲  
名將手握兵符在故園江對轅門喧畫角日臨戎陣  
閃朱幡南方藜藿應難採貔虎長看壯塞垣

長歌行送鮑鏡石少叅致政

君不見獵夫操弓入虎穴力扼虎吻摩其鬚又不見  
波人沒水到海底遭龍眠睡探龍珠吁嗟利孔禍所  
伏決手一搏拚身軀世途無處無險阻浮雲蒼狗成  
須臾臨安高士漢朝吏積薪頗類汲黯迂飛鳧分署  
十年事走魯游滇萬里車旣不能策足登要路津又

不能局促作轅下駒羞曳侯門履寧吹齊國竽人間  
富貴只如此拂袖辭榮學兩疏一朝上書乞骸骨  
天子賜告還鄉閭自言四肢縛如解臂鷹脫鞵縱翼  
初破除煩惱風塵外收拾精神俯仰餘山可採溪可  
漁六橋烟月浩無際短褐黃冠稱野夫光榮衰謝盡  
忘却只向真源問故吾是誰傳此不落莫良工寫入  
江天圖送別黔陽歸隱處富春雲樹連西湖披圖感  
事坐太息恍疑置我孤山廬樗才豈是犧尊具嬾性  
從來禮度踈鷺鷗作伴同行立牛馬隨緣任應呼他  
時尋爾武林曲一笑相看兩腐儒



重訪馬心菴精舍二首

浮沉經月壓囂塵  
疋馬還尋野外春  
鍊性也須居鬼窟  
參心直欲轉冰輪  
江流靜照觀時影  
竹徑閒留步裡身  
日暮忽迷歸去路  
如君豈是避秦人  
煩君應接莫嫌頻  
落落乾坤共兩身  
溪鳥浴波時正午  
山雲讓日氣將春  
坐同淨几因忘我  
行到深林更少人  
對景欣然非着相  
從來蕭散本吾真  
同臯村方伯石岡憲  
副看花劉秀才家十二首  
兩年春景住南荒  
每爲尋花杖屨忙  
看得碧桃千樹種  
逢人常自說劉郎

少小栽花兩鬢星  
只今疑是百花精  
共看紫燄能驚眼  
不道青叢更有名

相要仙客看花來  
俱是幽人抱甕栽  
不怕狂風吹欲盡  
林間無數待時開

千種收來插滿庭  
萬般開處錦成屏  
主人百遍看難厭  
更向花間着草亭

老榦虬龍尺許根  
移來嫩蕊長青盆  
等閒粧點知多少  
一任人看不閉門

踈籬故作群芳隔  
小圃還將曲徑通  
最是惱人無賴處  
黃鶯啼破一園紅



花色醉容逢日暮名花不語我無言却疑身入金銀  
界蓬鬢光寒對影翻

時到枝枝巧闢新深紅淺白各分春散花更覺諸天  
近探賞還同四海人

獨木趺坐翠微春風搔首戀芳菲不知醉向花間  
轉但覺餘香滿袖歸

檀心盡吐金鋪堦玉質半嬌珠走盤斜日沒枝高士  
醉涼風吹鬢任歌冠

手中造化放春回接得孤根便結胎雲錦千層仙織  
女摩尼五色佛如來

翳眼空花半不真肯教枝葉又生塵縱然索得形骸  
外應接頻頻亦損神

贈陳近衡戶部三首

太學交游遍四方歸來鄉國故情長虞卿棄相頗稱

俠君棄官  
救師難曾點能言本是狂年值知非傷往日姓曾

驚座憶爲卽雄心苦覺常飛動暗路投人憐夜光  
精衛終身意不忘黃金百煉始知剛少時賈誼憂爲

過近日王公醒亦狂萬里網羅傷羽翼一斑虎豹見  
文章如君才力應難敵肯向人間逐望洋

南荒相次衆賢興詞藻仙卽更孰勝名大翻令生世



謗命窮應是被文憎

杜云文章憎命達

歸家自咲猶存舌去

病還因得折肱試看鵬搏終九萬虞人何處欲施矰

麻哈州訪張鶴樓有贈

緘素頻將意未忘見來眉宇更清揚一封排闥稱  
狂士數口携家住瘴鄉壯志已看爭日月芳心翻得  
試冰霜餘生尚荷

君王賜遙夜常瞻北斗光

三峽重關別張鶴樓道丈二首

傾蓋相逢一宿離涼風天末繫吾思文非用世投魑  
魅食不充饑藉蕨芝報國有心承重譴倚門何日

是還期望君佇立堪垂淚馬上空吟陟屺詩

誰道儒生坐自拘匡時三疏直臣俱闕山有夢悲妻  
子薪水無人病僕夫萬里敢辭勞遠戍千金好爲惜  
殘軀聞君一語聊堪慰樂地隨身是坦途

平越同馬心菴登高真觀閣復至西城外覽眺  
望遠幸逢同志共憑虛却笑一身浮雲光深淺夕陽  
澹山色高低落葉稠試解征衣盤白石偶無閒事對  
清流聽君指點封君塚聞說仙人向此游

張三丰事

桃源舟中

官職頻加祿漸盈每防奢欲意如城不知造物惟增



老尚與他人共賭名累歲山行還涉水經時雨濕更  
逢晴欲問苑源何處是晚來江上一舸輕

臘盡寄士立弟

報汝平安憶汝初少時傍我讀遺書心窺文史身多  
病跡謝功名貌若愚鴻鴈昔繁思棣萼椿萱半在近  
桑榆可知吾亦雙蓬鬢佳節年年滯遠途

貴陽遷官離任

才薄官資况未深頻叨遷轉亦何心他年陳跡留荒  
徼猶喜囊無陸賈金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一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二

詩

庚申赴石靜齋中丞春燕念二韻

此下湖北分守時作

言侍中丞暇郊原燕幕賓凱歌方獻捷物色復宜人  
川媚因搖日風和覺帶春萍踪雲共聚德澤歲俱新  
烽火三邊淨韜鈴五令申辭功緣報主減膳爲寬民  
名起蒼生仰恩先赤子貧羊公匡晉室方叔作周臣  
獨愧依前哲無能望後塵乾坤一回首今古遞成陳  
弱質欣攀驥衰容敢效顰師資行處是談笑坐來真  
楚塞看應徧燕臺夢亦頻壯猷空許國幼學耻謀身





時逼紅顏去形留白髮親地偏逾覺靜道在若爲磷  
應接勞何事追陪及此晨明山高瞰郭沅水曲通津  
小隊銀鞍簇行厨玉饌珍冠裳承禮數夷夏想陶鈞  
干羽柔南服旌旗閃北辰他年頌元老圖像在麒麟  
次徐存翁韻寄荆川先生時有兵荒之變

師旅民勞已不勝那堪飢歲復相仍撫民此日還兼  
將度世前身或是僧刀劍終銷應買犢蠲鳩空笑豈  
知鵬試看出處原無二一片心源似水澄

跣趺經歲不開關衣白山人強試官劍接倭夷隨馬  
縱身穿海浪照心寒南瀘征師渡五月西夏行邊驚  
一韓木食半生何所爲藩籬剖破任人看

桃源道中二首

春光太半雨中非洞口桃花漸覺稀萬里恩波雙闕  
遠十年流徙幾人歸乾坤楚越家還隔 廊廟江湖  
願亦違累歲驅馳空白首浮名身外欲何依  
使車日日擁塵埃若箇秦人避地來江水自流容客  
往桃花依舊向春開天心代謝從前古人世榮枯遍  
劫灰十載浮沉今住脚肯因迷路又疑猜

辰溪道中

五溪春盡只多陰半月韶華便陸沉竹葉拂雲沾雨



濕桐花落地沒泥深群生有情皆我類一物不愛非  
天心欲向山川問真樂那堪車馬日相尋

懷化閱軍儲簿

何年師旅事徂征翻使三苗久未平十萬餉軍頻歲  
費八千戍卒按時更烽烟相望窺夷落刀弩分屯用  
土兵何日恩威還舊約牙旗高捲看春耕

題西溪宋公忠節祠二首

公守瑞州當宸濠謀逆威使郡縣公輒與抗  
益募兵爲城守計濠忌之中公以法被逮至  
南昌下獄甫一夕濠反出公于獄脇至彭蠡

公不屈遂遇害沉屍於湖使公不在繫賊豈  
能執公觀公平日豫備其戡亂之功當必奇  
偉是可恨也

職守在專城封疆誓死生誰知王國法如助賊人兵  
完節天應付洪濤氣與爭倘遲一夕獄功業並陽明  
萬古藏骸骨終當飽啄烏欲爲天下有寧惜髑髏無  
正氣文丞相忠魂屈大夫乾坤男子事落落照江湖

回首鐘鼓洞次陽明先生韻

鐘鼓多因好事名石懸空谷得無聲山從開闢音元  
具人按宮商樂自成夢裡鈞天千古奏眼前流水霎



時更江湖滿地皆行役誰爲勞民寫不平

寄陳梧岡方伯二首

回首黔南怨別離平生海內幾相知  
會難頻望魚中素愁極長開篋裡詩  
莫道名藩新進秩可憐種髮復生絲  
細思燈下論心話此日空齋對阿誰

桂水湘江尚合流與君此地隔同游  
淹留南服移芳歲零落春光起暮愁  
無處長吟非戀越有時作賦亦登樓  
寄語兵荒連故里烟花不是舊揚州

沅州夜雨

寂寂燈無影蕭蕭雨作聲  
氣蒸蠻國候客卧夜郎城

風急春將盡更迴夢正清  
遠臣何所繫南北尚論兵

沅州獨坐

獨坐元無物多思爲有身  
遠游非壯歲回首是殘春  
案牘勞仍積衣冠夢亦嗔  
小軒無一語沅芷正懷人

聽百舌

百舌何饒舌長鳴遶畫軒  
如人五聲轉學鳥衆音翻  
碎逐明珠滑輕浮碧玉温  
縱然天籟巧客坐欲無言

沅州公署

綰綬明時撫百蠻叨陪開府却長閒  
鳥聲院落通聞性花氣簾櫳入笑顏  
頌橘未妨淹楚地築臺無復夢



燕闕衰期漸迫終難避半臂偏枯不可還時病臂

寄題越順齋大尹得月樓

樓成背郭面溪流明月樓頭共水浮解綬自將塵世  
隔乘槎疑向上方游幾畝瘦影三更夢一片清光萬  
里秋寄語元龍須待客與君百尺卧銷愁

自沅還辰

經時行役復迴車楊柳陰陰轉夏初野屋編茅聊避  
雨田家趁水暗通渠詩成彷彿江山助老至蹉跎歲  
月虛一自塵緣淹簿領行囊長日鎖圖書

送玉城沈僉憲還吳排律

畏途誰許爾忘機懶性應知與衆違白日卷舒吾自  
定浮雲翻覆世難依楚鄉七澤旋馳馬吳苑三江狎  
釣磯杭秫未收陶令去蓴鱸初出季膺歸搏空鷲鳥  
方舒翼縱轡名駒不受鞿詩酒放教塵跡遠圖書奪  
得宦情微于公折獄家還大子產爲邦國始譏東海  
游鯤看獨運南山藏豹更增輝栖遲未許終衡宇寵  
澤仍將照繡衣籍繫明廷占姓字席前宣室遲  
音徽余生敢謂三冬足客路長馳四牡駢廿載舊交  
重聚首一官同地復分飛提攜絕塞勞相伴談笑清  
宵數解圍蠻觸有爭皆是累穀減多技揔成非可憐



衰朽垂垂老暗想光陰冉冉稀天道人心俱若此不  
如林下掩柴扉

桃源阻風六言二首

驟雨浪翻鷗沒急流風打船回桃花春逐何處洞口  
雲封不開

耳目怵怵應接功名得得沉酣山勢雲連雲斷客情  
湖北湖南

舟過壺頭雨至

雷送空聲雨不遲蕩舟壺口杳何之青山閱世自千  
古白鷺沒波無四時氣候入人秋索索風塵行役鬢

絲絲文淵信有男兒志卧看飛鳶也動思

夜歸

樹杪合成山混沌草頭并作水沉浮欲歸何處衝昏  
黑夾路蟬聲墮早秋

蘇黃渡偶題

文章有光射來世老坡山谷千古事大海波濤一滴  
翻鞭駕風霆浩無際焦琴敝箒把翫時峻坂巉巖墮  
孤勢讀書萬卷破神竒各各靈通顯聰慧筆落俄驚  
造化空名高却被鬼物戲翰林玉局逝不容黔州儋  
耳遠安置此身去國山斗隨津口渡頭留姓字莫教



屈辱聲愈揚，妬者無乃非。高計從來好，事忌多取笑。  
人今日還，魑魅當年榮。利火絕烟二公之神水行地，  
堪輿形跡着兩賢。百代山川尚增氣。

月夜武陵舟中二首

長空絕浮雲，風色晚初定。沙明月在川，各各露本性。  
目送倦鳥栖，身與奔流競。坐久寂無喧，悟此動靜柄。  
迷人武陵谿，貪癡增一病。漁郎倘可逢，吾不問捷徑。  
江心照月痕，光射雙眸子。祇覺近可親，不悟非本體。  
案頭中峯書，把翫久不已。對境偶一欣，了無閑涉爾。  
七日混沌亡，六經盡塵滓。安得觀妙徒，相期入無始。

桃川晚行

將身來往學萍蓬，又見西岩沒夕春。一鶴獨歸峯頂，  
月千門齊閉。暮時鐘山中花發，年年辦洞口人過箇。  
箇蹤此外更求靈，異跡空教山鬼笑。吾儂

辰州上乞休疏

水痕天氣入秋清，客亦蕭然旅况輕。萬里江山生白，  
髮四年車馬滯南征。匣中我自韜長鋏，墻角誰堪棄  
短檠。乞得微軀歸舊隱，回瞻廊廟壯心驚。

辰州官舍

伏波意氣謾豪華，禹貢輿圖此一家。帆過影時搖午



榻山當門處放朝衙樹間先露蟬停響籬下披風菊  
又花代謝相尋吾亦老天時人事本無差

庚申除夕

燕國乞身書未報楚鄉寄跡歲還除年分殘漏隨燈  
盡時逼紅顏與日踈陶冶鑄形元到我茶蘇先少任  
從渠椒花遙憶同兄弟茅屋南山舊隱居

辛酉元日

乾坤許大置吾軀天意人心共一初野性葛藤空自  
負浮名盡餅竟成虛已從氣候占時令未卜行藏任  
卷舒才拙况兼身更懶幾回羞上子公書

二日船溪道中

二日天陰雲馳驅越山谷雲山百千重我年四十六  
人非山石又感此歲時速登危陟高巔履險側下足  
百步無坦途數里斷茅屋草根抽未芽木葉落猶禿  
麻溪干溪間稍稍得平陸泠泠清澗流翳翳遠峰綠  
辰陽五溪蠻用夏變今俗如何此路通晝夜常接轂  
行者資餼糧居民困徭役石賦折一丁逃亡枕相續  
傅毛身無皮醫瘡剜無肉聞說監司來挽車當路哭  
冊丁止存渠少復瞽雙目昨蒙縣官差過客管食宿  
病妻鬻不售寧敢辭戮辱那無及爾恩空飽太倉粟



嗚呼昔聖王政必先斃獨安得古制行放汝百萬斛  
對食不能飡坐使衰顏慙陽春澤縱臨恐不照庶族  
言念蘇息期盡然慘心曲

三日辰溪道中

氣序疾如流倏忽二日去夜來風拔山震撼分司署  
行人急程期展轉不能寐陰晴知不常危途計當豫  
天明渡辰溪微霰積成聚寒威侵人膚泥濘沒馬路  
出入互高低岐蛇涉無數溫洞到鷺頭石滑不容步  
當其臨歎深僕馬盡回顧草木餘燒痕春意猶未吐  
歷覽衆岡巒散漫無所住比如村俗人可接不可語

此地古三苗犬羊慣負固帝舜使其格脩文舞干羽  
我明平定來威信日益著時有草竊驚但見天兵  
懼牛酒一軟盟數年不覬覦近聞征進謀獲禽冀詭  
遇誘彼龍求兒貨以兩百戶百戶鎖賊巢求兒返無  
處又使土官家偽與約婚娶婣人數十輩一夕刀下  
斃持此報軍功

天子回顏注再陳長治策設哨增兵戍開府建旌旗  
三邊歸節度刻核既太深苗情得無慮十萬餉軍資  
歲責民間具辛苦千百端日遠天難籲余忝撫苗官  
兼之督戎賦民勞不忍聞所悲徃計誤一歲跡屢經



功名何所樹置此難重陳佇候乞歸疏

四日懷化道中詠雪

冒雪夜入門冒雪曉乘傳土中盈尺積是我眼所見  
物候四日新江山一夕變天地相盪摩乾坤亦勞倦  
春前六出飛豈是用雕撰松竹枝枝同俱非本來面  
烏鵲失其巢沾濕繞樹旋僕夫苦耐寒覲面與之戰  
但喜步屨鬆那知目視眩溫水不受侵亦覺光凌亂  
漢臣困匈奴捻毛甘一嚙义手佛氏徒九年倏過電  
訪舊上客舟醉舞歌歌扇我行亦何之聊隨身世轉  
胸藏幻幾許造化共游衍緬思詩令嚴用字禁盪麪

白戰力未工無書萬卷選回顧同行客雲水各異縣  
此日復何日衷情深繾綣持杯恣歡賞明當便見覲  
有懷憲副石岡陳丈因寄以詩三首

歲月成今日官階只舊時結金惟我共獻玉讓人爲  
白髮消閒散丹心聽拙遲可憐羅鬼地不是鳳凰池  
遙憶黔南勝相逢我得朋雙車春賞地一榻夜談燈  
寄遠心猶在傷離歲屢增如何能勿念除是學禪僧  
榮寵奔人傑真如蟻慕羶爾韜毛遂穎吾贈繞朝鞭  
鳧鶴短長脰菌椿大小年平生思自笑一轉在君先

辰溪道中



春意東皇惜餘寒造化拋浮雲山沒頂獨樹鳥孤巢  
緩轡行蠻國狂歌到楚郊暮烟投宿處隱隱隔林梢

竹寨道中

迢遞黔陽境微寒冒雨行畦田通曲澗野燒近春耕  
山帶千雲勢江鳴闢石聲天開圖畫好想見昔賢情  
將至黔陽

雲氣忙飛動朝光似閃晴路深山轉碧寒退鳥初鳴  
身遠空懷國顏衰尚繫名頻年行萬里何處欲全形

靖州道中

高崖路轉纔通騎下瞰江流百丈深地盡蠻方行間

俗花臨春色自驚心澗遶東西盤似軸峯無高下勢  
如林天涯彷彿吾鄉處黃鳥間關一點禽

晴川樓遲胡廬山道丈不至次韻紀興

道人聯轡按王程便覺烟霞在客旌物色任從過變  
態塵勞元不染無生樓臺雲落千峰影江漢風吹萬  
里聲莫以相違輕瞬息已聞林樹換啼鶯

同廬山夜行用前韻

一葉扁舟急暮程波濤入沒大夫旌且拚塵跡群斯  
世因得同心達此生萬古山連高下勢百圍樹擊短  
長聲我如倦鳥思舒翼喬木森森待轉鶯



用韻書懷

學道曾將歲計程，浮名今日誤弓旌。  
身隨商賈同爲客，我與鳶魚總是生。  
若識物情俱蝶夢，不須鼓吹當蛙聲。  
祇傷行役無時息，歷盡春風聽夏鶯。

一繫微名涉楚程，江籬沅芷護干旌。  
試言巢燕因泥活，何似湖魚忘水生。  
自識鵬飛卑鷄息，靜聞蟻鬪作牛聲。  
友生何處相求切，枝上関関自轉鶯。

應城同廬山燕坐郭氏園亭四絕

斜日帶蒼苔，川光射影回。  
風塵雙客子，還與靜偕來。  
幽意拋塵外，名園入市巾。  
一庭喧寂境，紅藥傍青松。

岸幘行池上，逍遙值友于。  
月明萍藻動，魚沫亂相濡。  
月出空中相風行，水上文坐來。  
人意寂庭樹，總知君余之官江右守菴叔蛟溪靜軒養菴三兄王心

綱姊丈玄卿壻時姪同送至京口適遇堵魯

塘經衛新選出差南浦便道還家因相晤於

江亭作別情不能已各賦贈一首

此下江右掌憲時作

雲橫北固對離尊，倏忽東西欲斷魂。  
子歲同生大父後，童年共課塾師門。  
外臺官執諸司法，附郭田耕十里村。  
隱顯殊途心故在，竹林咸籍約常溫。  
右守菴叔襟懷落魄不謀生，每見交游意氣傾義動，豪門身自



繫心卑濁世憤難平盤中藿食空彈鋏醉後狂歌或  
放形遙想此時相別去茅齋無事定長扃右蛟溪兄  
舟渡江空萬里流江流不解載離愁蓬飄便覺征人  
遠林卧偏輸故里幽夕謝簪纓隨去住憶同猿鶴幾  
春秋欲尋三徑從君隱爲我鋤荒理舊丘右靜軒兄  
多憂翻覺爲多形手足恩深兩地情棣萼空嗟思遠  
近荆花誰問異枯榮夜床未語心先得童稚踈財晚  
更輕百感此時愁併集江村孤影月盈盈右養菴兄  
萬卷胸藏思不禁扁舟送我到江濱龍蟠自識鱗爲  
雨鵬起俄驚翼若雲幾地清風堪忘世半窓落月好

論文却憐同伴復分手長笑林臯孰可群

右王心綱

樗材百試轉成拙羨子聰明獨出倫未擬芝蘭同臭味  
試從毛色辯精神詞源已見流三峽志氣還應敵  
萬人若使名駒就羈勒便堪真種逼麒麟右玄卿壻

家傳孝弟汝能持姓掛黌宮未遇時可嘆椿萱隨夢  
過尚憐桃李得春遲交非勝已難求益事若無功莫  
浪爲但使龍蛇頭角具豈應神物困汗池右時堽

新紆墨綬作參軍邂逅江城喜見君銓部選才書與  
貌仙郎馳譽武兼文楚鄉奉使緣戎馬吳地歸旌颺  
海雲臘裏春初期不遠折梅南浦待同群右堵魯塘



協中堂春酌呈諸同寅二首時得報當離任

滕閣題詩是舊人重來江國又逢春一枝何事難棲  
足種髮那堪更效顰花鳥已知司節候閔河猶未洗  
風塵匡時幸有諸君在去住無妨任此身  
踈慵自笑樊籠釋衰白還驚歲月臨歌爲陽春聊發  
倡坐同朱紱已灰心犧黃何似溝中斷枯槁猶嫌澤  
畔吟從此息形兼息意茅齋結構數峰深

除夕諸寅丈款於協中堂觀戲

何用驚看歲箭忙一樽聊得接鷓行年華暗逐歌聲  
度世態從教舞袖長衰鬢已先新節改

鵬底余鬢髮添數莖白

壯心無復舊時狂明朝得報還鄉井擊壤猶堪頌聖

唐

燕坐高燈照客情殘更按節轉分明年來犬馬還增  
齒老去析楊未解刑事似蠶絲何日了名同蝸角欲  
誰爭殷勤多謝諸公款雲石巖扉舊有盟

辛酉除夕祭祖

魂氣棲何所兒曹嘆遠羈天時一歲盡人事百年思  
昔日供先祭吾廬獨出時嚴君謝葷酒慈母設裳帷  
曖曖祈求切依依灌獻遲庶饒傾力致一物必親爲  
節序心尤感椒花淚迸垂渺余正童稚拜手倩提携



回首人何在連宵夢屢隨誤  
懽聞笑語無復見容儀  
尊菜非吾土蘭漿薦客卮  
家祠頻契濶官祿但虛糜  
謾道高門慶空懷負米悲  
瓣香當日夕祝罷鬢如絲

壬戌元日燕諸寅丈

歲朝雲物暖歲春一望江山已媚人  
日月如流仍有始乾坤無意亦趨新  
陽和暗度花心轉氣候還催柳色勻  
試舉栢樽酬令節况逢知己是嘉賓  
燕坐二日盧壁山寅丈招飲觀戲戲呈  
來丈馬敬賦莫厭當筵勸酒頻  
昨宵轉盼已成陳眼前面目誰嗔  
汝世上鬚眉半爲人千古共憐空  
幻影百年誰認自

家身我無明鏡銷群怪只恐倡優太逼真

三日藩司諸公携酒見過

三日輕陰宿霧開紫薇仙客逐群來  
柳將舒色寒猶禁鶯未啼聲氣已催  
懶性最宜歸越棹高才須仗築燕臺  
也知喧寂渾忘盡且放吟懷近酒杯

江西去任

幾歲行歲值兩難賜歸今得籍言官  
林泉有分應非偶湖海爲家却靜觀  
已付形骸隨鑄冶莫將物態比波瀾  
故園松菊米霜色留與山人共歲寒

舟泊南浦信宿阻風復值雪雹



法界吾生等是浮風濤日夜浴孤舟無端春色溟溟  
氣不住鄉心黯黯愁寒浸長空凝雪霰幻藏塵世聚  
冰漚功名回首皆陳跡一夢渾忘蝶與周

壬戌上元同楊魏村少叅翫月

風雨孤舟幾寂寥遙天曙色霽今宵星河射影搖江  
練雪月凝光瀉斗杓樽酒且拚携客醉駮驢何用趁  
人囂不禁歌嘯麓豪甚自是年來伎倆銷

洪都阻風次楊魏村少叅韻

沙邊留滯共藩臣欲賦歸來尚問津烟雨江湖雙逐  
客風花天地一孤身濤聲去住何妨定寒氣侵凌暗

漏春稍待西山看雪霽黃金着色柳條新

書懷二首

海嶠瘡痍病未瘳江湖逐客尚懷憂請纓無術曾分  
粟攘臂支離亦可羞

咄咄無能動縉紳怪來看我笑還嗔扁舟載影非逃  
越莫謂無人可少秦

次韻答既白宗室見投之作

仕止渾同聚散筵大觀恰笑甕鷄天對人無眼分青  
白飲酒何心中聖賢幽谷許從雲裡往長安真覺日  
邊懸桃花流水尋源處不落烟霞與世傳



送楊魏村少叅北上二首 以下家居時作

閔西青白吏名垂，傾蓋相逢失意時。  
官職不膺聊對奕，俗懷俱盡只餘詩。  
歸來空谷勞頻問，別去芳洲悵後期。  
少日懶交今更甚，無書因爾報京師。

歸來陽羨屬山人，山水逢君肯卜鄰。  
勝地已知人有助，聚星徒覺我非倫。  
雲光千古一舒卷，物態四時爭故新。  
出處浮生何所定，等閑莫負丈夫身。

山居晚坐時乏酒

入山深處寄閑身，寂寞翻憐近道真。  
門外置羅堪捕雀，甌中餘粟未生塵。  
雙松無皮色自古，衆鳥互換聲常新。  
斗酒偶忘携，嬾畜祇應還作獨醒人。

山居睡起

卜居近在山之陰，睡覺渾疑古到今。  
草長木繁春有主，水流雲起我無心。  
孤臣幸得初捐珮，短髮從教不耐簪。  
若問知音隨處是，門前蛙鼓雜鳴禽。

徐小痴道人歌

道人學道無可道，慧是本來痴是號。  
在家出家那得知，是痴非痴還自笑。  
不將伎倆說有無，底是菩提與煩惱。  
已窮聖諦第一義，及尋此義了無討。  
古來公案爛葛藤，千七百則一齊掃。  
蒲團經解老尊宿，道人一



喝盡掀倒幾回掙扎轉一語不許開口拖泥草塵根  
識性揔難着白日走空天杲杲手持一卷南華經云  
是五千言後之至寶胸中意思鯤鵬寬世上語言鸚  
鵡好有時歌聲發金石醉後仰天忽叫跳踏遍齋房  
與媯室何曾對境生勞擾道人本是燒佛徒游戲三  
昧兼諸巧竒方原自舍客授靈藥親收童子擣我與  
道人方外交俄而我病道人到百年幻跡兩閑身十  
日秋光一烟棹欲資高手扶沉痾况有劇談通宵奧  
若知他日蟻鳶爭肯厭今時牛驥阜有生有患理固  
然達士見之何不早聞君此語復奚疑洗滌腸胃湔  
懷抱疾耶瘳耶兩不妨鼠肝蟲臂從穹昊

山居次孚齋王六丈韻

不教蕙帳怨啼猿鷄息何如驥服轅新竹護苔歸鹿  
破斜陽明樹落鴉翻庭空風月縱長嘯巖墮星辰欲  
就捫便引壺觴成獨酌陶潛歸去酒盈樽

潯州刺史吳七丈自號知餘以扇索題

通都善賈餘歲積知君不事妍桑術庖厨餘肉宦游  
者知君原不愛五馬憶從上疏歸舊廬一身之外皆  
是餘採餘青山釣餘水六鑿餘緣淨如洗世途營營  
逐兔走君但閉門餘斗酒三竿日上朝餘睡萬竹林



深午餘醉醉中抵掌稱世賢安知此後非餘年三界  
空餘泡幻影萬事黃梁餘一枕爲悟餘閑意常滿從  
教塵世嘲餘嬾吾聞知足不近辱矰繳安施遠鴻鵠  
君看此味識者希西漢兩疏曾見幾我昔從官過鄢  
郢寄書欲與君同隱坐令鄉里嘆嘖嘖林下一人今  
又一雲車指點回蓬萊夢魂不向黃金臺襪鞋布襪  
此日果逢君一笑相許可

狂歌行送周遂初北上

我從謝事歸南山賓客不來常閉閤延陵有士遠携  
棹光映萬壑清冰寒憶君年少聲籍籍詞場選藝期

第一名駒仰首困鹽車鷲鳥欲搏仍斂翮待詔賢良  
今幾載翻覆雨雲交態改盛名坎壈古則然利欲火  
牛競吞海塵途羅網飽驚猜何人意氣曾憐才就中  
吾兄獨傾倒相將赴我襟期開故鄉齷齪不可處結  
韜且向燕都去文章澤霧成豹姿毛質排風須鳳舉  
陌上相逢即相別我有狂歌爲君發達人應馬兼應  
牛莫學向空書咄咄世間萬事等無有何况浮雲變  
蒼狗丈夫適志自有時一劍猶堪夜衝斗

壬戌七月既望與諸兄弟宴會因思余丙子生  
與東坡同坡作赤壁賦正在壬戌而余一無



所能也詩以識感

丙子東坡是誕年更逢壬戌早秋前祗歡兄弟南樓  
會豈有文章赤壁篇烏鵲飛驚金鏡曉妖蟊影墮玉  
盤圓清光照盡人間事千古論心一惘然

薛方山學憲有詩見懷且許携棹次韻要之四

首

幸蒙 恩詔賜餘年不問公卿歲九遷晏坐又逢黃  
菊候間行偶到白鷗邊方書長檢經秋病高士相尋  
宿世緣盛取橫林明月色載來絕勝米家船

不記相違是幾年星霜歷盡鬢華遷單車我值投南  
徼匹馬君曾向北邊但使心源超象罔莫辭踪跡混  
塵緣邇來避地無常處須問荆溪釣叟船

山中真覺日如年世上榮枯任遞遷跡混打乖吟學  
邵榻眠便腹嬾於邊已辭食肉相無分未盡灰心句  
有緣蠹簡鑽研今白首與君同上象山船

靈椿朝菌一般年誰道桑田有變遷老圃着黃花自  
放閑庭交翠草無邊生前飲酒堪逃世夢裏爲官是  
妄緣衰白已辭徵召檄姓名莫落孝廉船

戲爲四絕問姜五川司訓乞菊

孤芳聞說在君家錯向東籬覓歲華陶令對花常少



酒吾今有酒尚無花

開口但能逢客笑聳肩長爲作詩寒也知霜降羣芳  
歇乞與秋花向晚看

秋容原不競春妍開發誰疑雨露偏少日繁華今減  
盡祇餘幽思被花牽

南山佳句倩誰拈分得餘香試卷簾持待滿庭涼月  
上人間何處又陶潛

五川見和復答四首

手栽黃菊乞隣家剛照山人兩鬢華若識清香原不  
染豈因結習着天花

時來九月凌霜發豈是孤根徹骨寒携向草堂同寂  
寞不將桃李一般看

新句名花欲並妍野人心遠地尤偏只愁耽寂翻成  
癖不掛一絲還是牽

霜知秋意花知我月在天心影在簾此月此花人獨  
坐鳶魚高下自飛潛

題三鶴道人卷二首

仙禽雙雙作人舞仙客無伴獨相叅松下人禽俱得  
意入群不亂歛成三

昔時遼東復衡嶽千載一翔動寥廓前身後身胎氣



銷安知道人不是鶴

禿髮二首

此身憂患竟難憑苦憶蠻荒瘴氣蒸人割空花清淨  
體天爲祝髮自然僧百年始悟形皆蛻萬里何緣翼  
若鵬自顧支離還一笑看看除夕歲華增

半生學道捨亡羊衰醜形容鏡不藏此日羞稱黃髮  
老少時曾記白眉良色聲漸覺空中盡耳目渾從坐  
裡忘尊足未知存幾許欲隨桃李待春陽

壬戌除夕

五載遠游今始回吾廬復飲屠蘇極青年迢迢向人

去白髮冉冉隨春來今古有懷虛壯歲山川無恙着  
衰才衡門得坎聊知止那計榮華過眼催

癸亥元日鄉村

回首青春歛至今白頭那更歲華侵莫思世上無窮  
事恐動人間未了心旭日暉暉明積雪寒飈寂寂淨  
高林最憐童子釣游處得脫風波縱遠吟

人日

春來三日爲人日老去醒狂是醉狂一鳥作聲衝曙  
澁百花回甲赴時忙菜絲競送千家巧日色同占一  
歲祥抱病自憐迂拙甚閉門作活似顛當

名



初春六言二首

世事忙中應世形骸靜裡忘形無數昆蟲變化看他  
春到飛鳴

簷雪積成虛白寒鑪撥出殘紅春來海角何處兀坐  
禿鬢衰翁

上元張燈

雨雪曉初霽燈花夜合圍道人方出定明月復揚輝  
應節聊隨俗無心不礙機色分山水出影動羽鱗飛  
風景乾坤別容顏少壯非一家兄弟會得藉

主恩歸

次韻答王孚齋

王君贈余長歌若謂余可與言詩者余於詩  
從事雖久竟以才短罷去近來多病益苦種  
種纏縛故於詩益不習君屢索和聊依韻奉  
答然王君才大力工一日千里而余瞠乎其  
後矣

吾生百骸皆是假寢化而彈求鴉炙洪鑪天地炭陰  
陽毛髮安能不衰謝何人欲竊司命柄疑有靈丹合  
男妣豈如飢食倦時眠寸草不生聊結夏文章舉世  
稱善鳴壯士喑啞供一咤况如嬰兒學人語夢死醉



生相蹈藉王君才大回萬牛驟馳駟馬王良駕上羅  
星辰下河嶽冥搜遠取力多暇調高那得時俗知韻  
險只應神鬼訝慙余偃蹇逢伯樂一顧千金滿聲價  
邇來淨洗業緣空好手閒看落鵬射鵬搏鷄起捻能  
飛鳧短鶴長誰可借

初春

雨餘初日下高臺已覺陽春滿地回鵲數聲穿竹  
去蕙蘭一氣入簾來功言無分甘終老懶病相遭養  
不才城市何妨朝睡穩從教門外長蒿萊

孚齋王六丈再賡前韻構意不窮蘇黃集內多

有此倡以洩胸中光怪君蓋效之欲發余之  
狂言而余非其人也

花樹歸田幸天假長齋食棗甘勝炙近聞客散丞相  
門榮辱恰如時代謝高歌無奈寄老狂盛色安能常  
少姪巖前澗底自春秋草枯葉密知冬夏眼中再見  
雄怪詞霹靂一聲天地咤明珠罔象無意求緣駟虛  
空何所藉卓哉一日千里材我欲追風思十駕詩筒  
索和烽火催豈顧費却山人暇蜉蝣撼樹徒自疲河  
伯望洋真可訝知君酷愛麒麟種死骨不辭捐重價  
會探寶箴掃陳言坦腹他年試君射鑽書莫作白頭



癡肯把餘光問隣借

王君再示長篇余感先施之惠因用韻寫懷及

吾兩人平生相與之意拋磚引玉君庶幾更

教我哉

憶昔常請汲黯假鴉賜虛分大官炙

漢賜百官鴉羹轉眼今

餘二十年移時卧病賓客謝此身壯老猶旦暮誰返

顏顏姬成妣浩歌白雪生陽春長嘯嚴霜落朱夏世

人豪貴托金張眼孔睥睨口咄咤一朝勢去時事改

日出冰消何足籍舖醴縱得到公卿迂拙不可回吾

駕種柳陶潛門不開看雲种放山有暇王子莫逆定

交义兩人相視鄉人訝鍾鼎古器嗟棄捐置之太廟

寶無價偶然咳唾吐珠璣百步巧中紅心射相期松

栢保歲寒未識餘年天幾借

心網王君至

髮禿經時已廢梳遲遲晴日愛吾廬忽逢詞客高軒

過正是山人一枕餘詩誦祈招春對榻字探轉注夜

攤書乾坤雙眼論交處多病踈躄笑子輿

喜湯懷南致新城政

督郵不見賦歸來驥足知非百里才奇氣數行軍壘

壯雄心卻爲世途灰高閣題詩三峽倒急流脫跡萬



牛回青松入夏陰千丈相對談玄許我哉

詠牡丹次孚齋韻

妖艷何傷作賦儒瑤華疑是出蓬壺爭妍笑帶露凝  
曉怕睡高烧燭照晡貴客競趨新舊變仙人曾染碧  
紅殊洛陽一夕充君御不見東京道里迂

余家獨無牡丹復次前韻

乾坤禿鬢病拘儒翻笑無因入藥壺欲洗六根忘美  
惡不澆千種費朝晡年年花事春常在處處隣家賞  
未殊世上有無俱莫辨功名脫屣我非迂

再疊前韻詠花

錦心繡口鐫文儒仙液瓊漿堆玉壺名花托胎成骨  
相騷客寫意忘昏晡柔風吹雲日華動老眼籠霧童  
年殊馬踏蜂翻春自去千金買笑世間迂

出郭遲友人不至

幽意在郊坰逢人不識名事非謀野獲耳喜枕流清  
樹密鶯聲隱山青鷺影明相知期不至誰共浴沂情  
次答莫生韻

避人猶爲世驚猜樗散何妨處不才官政無心惟學  
圃病身如客強登臺自扃草閣留雲住閒愛柴門傍  
水開君欲問竒無一字空持新律扣關來



卧病鄉居喜周伯濟過訪

行父魯世鄉天黥笑齊媼子瞻還海南髯毛禿落盡  
我從遠游來形骸復茲病雖覺生面醜白髮暫離鏡  
閉戶斷友生且欲收視聽種樹惜舊根馴鷗見真性  
夫君清俊流時顧道人靜掀髯出短篇侵侵逼唐韻  
真會諸佛機一日當快進有意慰獨居莫厭扣門更  
孚齋王丈作卓錫篇贈九疑鄭君邀余同賦九  
疑高士王丈之詞竒邁余鄙人也而叅焉可  
乎不可也

叢林說法愛名山飛錫能先白鶴卓此身髮鬚猶厭  
多尚以神通戲相搏吾徒簞食見顏面竊並古人言  
可作道喪寥寥外物尊競欲丹楹刻其桷蟻雖投慕  
羊則羶蛇自能行蛇未度同郡高標有鄭君澆漓力  
挽還太朴明珠索得淵海深精金那受鑪火爍瓶無  
餘粟長忍饑閉門作賦金石落盈縮不計信手空從  
教立壁四無着塵生破釜老沉冥風入敞帷秋索寞  
鳥下一枝魚在藻群動相依各有託惟君松栢當歲  
寒勁節最耐冰霜剥高論已屈鷄三足白首潛埋麟  
一角暗窓時借螢照書卧榻亦容蝸滿殼吁嗟衆寶  
貪嗔癡半夜失却舟山壑世事若知春夢過人情豈



嘆秋雲薄羨君達觀絕伎求扶搖萬里誰汝縛我續  
妙手贈妙人一笑自忘形穢惡昔從師授看精神疾  
徐稍識良工斲悟來淨染了無二面壁見盡如見堊  
王丈復用前韻見贈蓋以胡中丞近有薦疏疑  
余復出因次答見意

舖醴舉世同醉生何用鄰家笑畢卓病多我以支離  
全才大誰誇馮婦搏白首不學逐隊趨頑軀未免顧  
影怍昔年獻賦謁

帝庭掄材聊擬備一桷邇來分職作外臣斤斧常隨  
梓人度自信斯民古亦今竊希教化廢鞭朴迂踈終  
不合時好銜鍵更遭多口爍投閒訝作平地仙洞門  
棋局烟霞落欲斷俗緣即不是未通半偈且放着草  
玄豈敢比子雲只有門前同寂寞犀帶蟬冠夢不到  
嶺月夜猿足相託囊中雖無使越金笋生棗熟差可  
剝聞道中丞有薦書豈知活計在牛角要識功名夢  
中夢百骸九竅一蛭殼君詩期我廊廟具我自胸中  
飽丘壑每逢空谷忘世榮如見展禽消鄙薄鴻鵠高  
舉避網羅虎豹長嘯遠束縛深山大澤龍蛇生從來  
甚美亦藏惡憐君抱璞屢不售國手空懷玉人斲  
明時棄此希世珍忍使黃金價同堊



蓮溪李先生七旬初度

憶余弱冠翁倍長起坐稱翁丈人行余未五十髮種  
種翁今古稀精力壯不喧不寂住世間城市山林任  
來往齒豁難除湖海豪夢餘已覺羲皇上吾庠文獻  
君家盛謝庭兄弟瑤華並問歲翁居伯仲先每爲說  
書諸弟聽時時宴會族相聚醉後談天競馳騁座中  
翁是獨醒人一語不發容整整謂宜要路置身早豈  
知一壑甘自老寒松野鶴挺幽姿玉露冰壺見懷抱  
十畝徜徉田可耕一經付托子能了雄心灰盡百不  
營但逐光陰看花鳥郊墟涼入中秋候明月流光白

如畫仙郎獻壽當此時滿堂賓客皆耆舊余卧山中  
久不出緘詞聊寄衆賓後因之有感伏生書終蕩扁  
舟期口授

漁樵圖爲王孚齋題

漁樵相對時一字何曾發我見之圖中三人熾然說  
又

樵不斧漁不網將見在心作虛幻想造化終不言四  
時自來往羲象未畫之前人生而靜以上莫從天地  
起因緣一頭不着還是兩王君索我題破此圖漁樵  
道是我將他枉



題史貞女卷

暱暱牀第私煦兒女語永永結髮歡惻惻誓相許  
良人始違背輒已求其侶含笑事他人揚揚色無沮  
吁嗟風俗流恩義棄如土吾觀史貞女高風動寰宇  
自少聘夫君二八失所與蒼天莽悠悠夫顏曾未覩  
義重丘山盟寧論室與娶匍匐就夫喪麻衣辭父母  
肝腸寸未折猶對陰魂吐父母生我身不知我心苦  
區區舐犢情欲以尋常處匪石志不轉如飴荼可茹  
悲極難自陳刺面血如縷終身不改痕四字照千古  
一死非不能義貴從容取何以效艱辛繼嗣奉夫主  
及今二十載所歷厭悽楚白璧無纖瑕完節天所付  
隆冬松柏青性根有靈故截鼻令女名千載一接武  
嗟歎爲其難足以愧凡伍

思萱辭爲醫士蔣君題

君有所思兮不在遠道悵望兮北堂零落兮萱草人  
言對此忘憂胡獨慘君之懷抱鞠我兮愛我恩罔極  
兮棄我何早我履兮后土我戴兮穹昊是身所出胡  
不思兮覺乾坤之褊小繪哀曲於此圖寫一生之煩  
惱余賦辭以慰君徂顏如水兮一去而不復少君得  
秦越人之術兮世其祖考探囊中之一丸起朽骨於



再造持此以報泉下兮即思心之已了

送隆甫弟至都赴選

因病得身閒巖扉盡日閉平生所交舊忽忽如隔世  
送爾游上都翻思向時事名通縉紳籍心負丈夫志  
權門炙手熟吾足不一至以茲沉下僚萍蓬遠飄繫  
常懷丘壑謀得歸偶然遂一往山谷間希復入城市  
今辰到河梁念別我兄弟之子吾宗秀早年失所恃  
氣穩肌骨清卓立樹門第倚仗

聖明朝一職堪自試願汝愛脩名吾衰已甘廢請看  
造物心大小各有置俯仰身世情臨岐重把臂莫厭  
作書郵我乃無一字

貴州李養正舉人至

見爾脩容更勝前玉壺寒露未爲妍游鯤初奮圖南  
翼良馬曾驚見影鞭此日蓬門將皓首昔時絳帳共  
高賢不才空大嗟何用百煉光陰在少年

晚歸山庄

因耽幽寂住山家城郭歸來日半斜林靜祇聞喧鳥  
雀詩成疑已帶烟霞浮名謾逐蕉中鹿空影誰猜壁  
上蛇今是昨非堪笑處去年投賦吊長沙

齊東道中書懷次高侍御韻四首

此下山東掌憲時作



徂歲如流日向東衰顏愁近五花驄服官不效思居  
谷學道無成欲墮空薊鎮尚勞三月戍函關誰請一  
丸封長安掃盡浮雲蔽

天聽常懸萬里聰

暫得觀風到海東行人莫誤認青驄應來萬感吾何  
定忘處諸機性本空未有絃歌尋魯治欲將功利變  
齊封若論管晏當時事墮體還須更黜聰

老矣此生西復東銀鞍跨馬色疑驄職司縱有一心  
在身世其如四大空吏促整冠違性懶囊携斷簡任  
塵封白頭忽憶少年事蟻鬪如牛覺耳聰

近被徵書出郭東惠文冠戴髮如驄胸中境界隨心  
轉世上榮華過眼空淄水泚泚羣鷺浴牛山濯濯片  
雲封試看清夜天機長不着人間半點聰

放鵬二絕爲吳雪舫光祿題

上方暫輟賦歸來閑把鵬籠手自開從此無心兩相  
識主人頻放鳥頻回

樊籠初脫羽毛侵渡水穿雲一片心草綠烟青湏滅  
跡滄江漁者尚機深

贈別侯二谷方伯入覲

以下江西  
右轄時作

四時氣具今見君貌似春風骨秋水衆中一語聲朗



然鳴珮鏘鏘劃人耳我昔慕君始結交一笑形骸忘  
彼此相逢二月過十年高談幾夕囊無底芝蘭化處  
不聞香但覺頑軀漸消鄙文獻西漢太史公容稱大  
雅都人士名途寄足不可羈每欲因風搏萬里素心  
自許冰蘖同重望却爲廊廟倚仲冬凜凜霜露寒迷  
職京華見

天子賢達滿朝當泰來世道共喜方傾否 明時須  
伏補袞手清譽如君誰舍只傾蓋未幾我別君跡自  
睽離心自邇愛爾高潔蟬蛻泥愧我塵凡魚掛餌石  
將對玉難並陳駕不及驥猶思企四十九年知昨非

醉夢徒增犬馬齒浩歌滕閣俯江流拔劍擊空波瀾  
瀾帝子王孫安在哉祗嘆遺文尚排比古今感慨不  
盡情諸有皆無安足恃西山南浦照衰顏寸心炯炯  
青天裡持酒勸君請勿辭檻外光陰疾如矢

四十九歲除夕次周中丞韻

厚祿何心羨珥貂知非慙復過今宵催人氣候洪鑪  
炭勞我形骸大冶陶餘燼欲因僧問劫火遙光還望  
劍衝霄明朝讀易收功處誰道凡夫不是堯

乙丑元旦次韻

鴻鈞斗轉四時先寄跡塵寰又一年元氣漸疑川嶽



薄浮名却笑古今憐子輿多病空窺井詹尹何人可  
卜天回首壯心今息盡不將功蹟畫凌烟

人日次韻

分藩慚愧歲功常人日雲開日倍光東閣破花梅幾  
樹南郊弄色柳千章地靈孺子思懸榻天運淵明且  
進觴共道高門傳菜勝美芹何以獻君王

潘司病起

役役猶從政昏昏始廢書浮生一病悟朽質百年虛  
竊轡傷羈馬懸鈞笑餌魚 明時縱不棄衰白欲何

如

喜聞永康家兄政

五斗之官爲老親清貧依舊不謀身幽懷雅欲追棲  
鳳白首初看試席珍門第競傳消息好閭閻齊聽咏  
歌新我行過此真堪慰聞道閒庭訟少人

夜泊西江有懷永康兄

江天獨坐水漫漫帆落黃昏燭影寒兩地懷人孤月  
共異林投鳥一枝單已拚縱酒愁何去欲學逃禪寂  
更難且任乾坤隨所住夜深漂泊子陵灘

傷仲兄養菴君六首

政於山東官  
舍忽忽一年

孩提懷抱動相隨有室何曾一飯離父母自分同氣



愛妻孥莫測兩心知夜床大被絲絲淚書屋殘經字  
字悲一病緣兄今未已尚餘喘息揔成思

近因罷職共栖遲卜得村居傍祖基常擬掛冠供晚  
歲豈知未仕即前期囊留餘俸將誰共圃有新亭忍  
獨窺最是傷心難遣處驀然歸夢五更時

鵲鷓步步羽差池棄我窮泉已一暮因病忍哀將禮  
廢脫驟無木使心悲詩書不博一官老門戶長憐四  
子痴天道若云常與善數奇如此亦堪疑

旅櫬心無一寸堅斷腸登壘血啼鵲餘年知幾猶存  
想來世同生未卜緣可嘆幽明違白日欲將脩短問

蒼天桃蹊李徑依然在安得吾兄此並肩

昔歲連亡父與兄兩人相對恨難平君今忽復辭斯  
世我獨胡爲樂此生黷舍乍離心未展屋椽新構主

隨傾土中埋玉古來怨何況人間骨肉情

執友平生只數人語言隨意不防嗔機心一任世間  
變緩性終看定裡真狎客泛舟成已往舊交對局更  
何因我形螭螭渾如夢揮淚題詩未寫神

張曲江祠

以下廣東  
左轄時作

複道通高嶺孤祠寄獨峰闕疑天地隔人想古今同  
清淑扶輿氣栽培造化功御前頻進諫亂後始知忠



生也當南服良哉嗣古風開元張相國名與此山終  
過梅嶺

重關鑿天險鳥道出青冥方物來番舶明珠入  
帝庭衝星乘漢傳拂石看唐銘萬里投孤跡飄飄似  
水萍

夜過觀音巖

峭然立壁插青霄百丈孤根萬古牢僧似鳥巢緣石  
洞月移兔窟讓金鼇迢迢曙色翻星斗滾滾天聲戰  
海濤我欲振衣登絕頂不堪高處首重搔

舟夜

山曠月遲遲孤舟逐浪移百年垂老日南越獨行時  
海島夷人市樓船漢將旗鷓鴣聲正急的的助鄉思

英德道中書懷

明時懷祿亦堪慙白首投荒到嶺南百疊灘流浮客  
往萬般山勢與心參杉松路合迴前浦雲霧天低轉  
夕嵐十室九經豺虎散高巖偷息一僧龕

同姚碧崖憲副登小金山

偶携仙客坐高臺百越雲烟入望來鼇背日移疑地  
轉海潮風送覺天回身憑虛室渾無染人對同心了  
不猜江表金山還此是乾坤明眼許誰開



肇慶登崧臺閣時暫謝簿書解衣獨坐盡日  
天澗江清已覺寬更尋江閣坐雲端星巖數點隱高  
麓漁艇一灣爭急湍莫訝騎曹忘記馬且容桑扈暫  
投冠客愁到此都消釋疑是幽人在考槃

高要迎陽峽

日夜江趨海奔流峽束回兩崖撐日月萬壑起雲雷  
斗壁舟無著風帆力易摧炎方逢險阻毛髻雪成堆

游七星巖

何年北斗墮化石倏忽過之鑿七日誰知渾沌元不  
死支撐天地高兀兀不有大塊分衆形安得人間着

靈骨洞門偏仄鎖松雲一竅轉通天際白剝剝斑斑  
虎豹象嶢嶢巖巖斤斧跡潭深怕有蛟螭蟠臺迥却  
疑星宿逼分藩偶爾一探竒使我塵心頓如失是時  
丘壑水拍天兩岸潮平一道窄觸熱真成汗漫游仍  
屏車徒卸巾幘冷冷欲逐風馭行窅窅徑義漁艇入  
坐來空翠濕單衣復上高崖踏層碧我與泉石久結  
交見此便爲傾蓋客可憐抱秀住炎荒未與洞天題  
品格太古至人不著姓豈肯將名落仙籍顯耶晦耶  
得孰多宇宙茫茫吟獨立

病中書懷次張纓泉憲長韻三首



堪輿億萬着吾身珠璧誰投白首新嶺海未逢重譯  
使乾坤空作問津人久知察脉醫無術頗笑吟詩病  
有神面目本來還我是捧心何暇學隣顰  
半百生年萬事非天涯獨夜旅魂迷闔憐同室纓冠  
徃老逐前筵舞袖低若見一方知甚物苦嬰二豎避  
何醫我今有病君知否頭白昏昏望執圭  
弭盜無能愧薛宣黃花只合醉籬邊此身渡嶺八千  
里衰鬢逢冬五十年蕉鹿至今占昨夢網羅自昔墮  
塵緣閉門數日憐同病喜得瑤華贈滿篇

客中謾述再用前韻三首

天地其如泡幻身今吾非故故吾新同爲斑白百年  
客輸與丹青萬古人栢樹解知西佛意菊花傳得化  
工神生機處處勞分付傀儡場中也笑顛

亡羊本爲路多岐減穀原來捻是迷滄海望時諸瀆  
小泰山登處衆峰低獨惺屈子寧煩卜示病維摩孰  
解醫我亦心情渾似水年來頭角漸忘圭

前席難逢漢詔宣蠻烟深鎖瘴無邊不將著草推他  
日欲托檳榔付短年應世已除通介跡觀心未了去  
來緣大鵬萬里逍遙意可愛南華第一篇

丙寅人日借諸藩伯游海珠寺



石骨支滄海珠宮駐法乘波浮浴日鳥船渡越墟僧  
梅柳逢人日山川聚友朋遙思吾地勝盤菜剪春冰

又

年來作客關山隔老去逢人歲序蹉春日菜絲吳地  
好梅花詩句越吟多群公暇景聊乘興一棹中流不  
起波石窟迴旋拋日月海珠滉瀆抱鼉鼉因貪佳節  
風前賞不惜衰顏醉後醅虛室坐來生悟性夕陽歸  
處放高歌漢朝遣將思楊僕秦吏稱王耻趙佗千古  
廢興隨晝夜百年禮樂自江河正看人事方旋凱最  
喜天時已布和野質掉頭游雀躍霜毛顧影舞婆娑  
踈慵何補終投劾安得東行送駕鷺

登越王臺有感

高臺千尺雄南越更引甌閩作外藩漢使當年迎陸  
賈吳人異代泣虞翻松園墓隧移新主潮長城壕只  
舊痕可恨相臣謀國誤絕無遺種爲招魂

送大叅程靜泉入賀二首

聖壽齊天始六旬嵩呼四海走王臣八千里外趨朝  
客二十年前尚璽人整珮入班同榜少望門投謁貴  
貂新羨君復見長安日遮莫逢人歎積薪

鳳曆千支紀丙寅



君王初度頌聲均人歸 日下雲端路衣帶天涯海  
角塵已覺瑤函隨 御氣行瞻 黃屋近 龍鱗  
清朝正欲咨民瘼嶺外瘡痍試一陳

又言別二首

萬里天涯一病翁君來氣味偶相同聚星何幸逢荀  
爽正舍常虛避蓋公公暫寄住敝衙靜少人聲聞外戶鎮日不聞  
訟時將詩律付杯中那堪一臂交還失別後相思大  
海東

宦海迷人歎陸沉祝融炎瘴火偏淫保釐無狀羞糜  
祿容鬢齊彫只有心室遠玉人誰作伴書投 金闕

欲抽簪

朝端若問嶺南使云是衰年病不禁

清遠道中書懷次韻寄張纓泉憲長

腸逐江流曲曲回嶺雲疑為遠臣開還珠忽憶千年  
事驅鱷空慚百代才放棹蒼波惟隱几捲簾孤月獨  
探杯相違信宿思君甚曾共春風座上來

英德書懷復用前韻

落跡炎荒又一回大觀還向物華開鳩鳴蟬響同司  
令燕壘蜂衙各有才妖氣每占雲鳥陣羈懷時中聖  
賢杯客途歲歲隨官轉惟有青山沒去來

題王孚齋一枝窩卷



高無覆蓋下無基四顧乾坤在一枝容足有餘猶是  
剡決飛無力任教吹鯤鵬似我都如寄宇宙爲家總  
不私壯歲君心曾萬里時違耶學鳥棲遲  
知君久已破藩籬築室猶甘鴟鷃枝人豈蓬蒿空著  
相心如鴻鵠許誰知觀空今古憑軒處夢到羲皇放  
枕時若道逍遙無大小蜩鳩應已笑天池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二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三

詩

丁卯歲守菴叔同士立弟邵如岳表姪孫至金  
陵官舍余訝其來之遲而別之速也紀以是

作以下留都  
摠督時作

北遊齊魯南踰嶺累歲浮生逐萍梗關山萬里音問  
稀明月滿庭形顧影一朝宦輒移金陵帝里風光  
接鄉井朋知親舊得得來慰我衰顏時一哂亦有叔  
弟鵬底書新年早發西溪艇可是春初尚怯寒欲行  
未行期不准使我旦候秦淮船夜向燭花占合併泱



旬携手始入門已是月正當晦盡病妻強起理盤飧  
兒子一班都蠢蠢家門一任造物爲骨肉坐忘更漏  
永白髮絲絲說少年負笈從師記齟齬轉眼光陰逝  
不留只今忽忽逾知命竹林有酒下澤車自愧猶牽  
秩三品叔云天北望九卿何似城南耕二頃聞之動  
我宿昔心

天子臨朝出新令臣才何補首宜斥短䟽上陳須得  
請晤言未了促戒途苦勸再留君不肯向來遠道空  
相思見面匆匆別何忍淡蕩春光柳色青桃花吐珠  
杏花盛官衙散帙頗餘閑一炷清香淪殘茗窓前蕭

蕭雨驟急展轉中宵眠惺惺

金陵贈林平泉太史太史別久學識甚邃  
一別年深學亦深暗從千古度金針斲餘大匠希傷  
手悟到良工覺苦心身棄功言惟立德念除來去只  
存今金陵一笑大江濶天壤斯人着我吟

樂漁樵所辭

樵之所山棲漁之所水處鹿豕同遊魚蝦作侶或坐  
枯木於深巖或放扁舟於萬里顧身世兮不住以拘  
出入雲烟兮香不知其所止耻役形以謀生兮釣則  
食而採則茹吾何知五更聽朝鷄之爲榮又何知雪



夜奪祈連之爲脊濯纓兮清流振衣兮高岡是漁是  
樵兮有所無所掀髯長嘯兮嘆蠻爭觸鬪者之亡羊  
贈菊逸惠君因以爲壽

少從開路踏來岐中歲多才笑惠施蟬蛻孤高臨玉  
露蓮花清淨出金泥身堪師席名門致室斷笙歌第  
子隨薄俗亡羊心獨耻狂流奔馬力能支手栽彭澤  
陶潛菊歌放商山四皓芝愛切同胞還共產撫成猶  
子作佳兒遶籬鷗下常爲伴載酒人來每問竒初度  
春風三月候髯仙年甲一週時儘容長者門前轍復  
得朋徒醉後詩解綬我將從爾隱卜隣同住水西湄

王孚齋兄就官銓部來別留都爰念平生慨然

有贈

意氣君無敵襟期我不違燃犀驚水族織錦割天機  
才大成當晚珍藏識更稀馬牛呼且應周蝶是還非  
將赴公車召來尋南國畿舊遊人幾在一見客如婦  
世味渾無染心緣不起依神錐誰詫說鼻斧或曾揮  
倒屣迎卿相傳經托鉢衣此行吾道重端爲謝輕肥  
同友人登金山有作

長空渺茫何所有大江西來白龍走乾坤一瀉欲倒  
傾橫截中流見跟肘靈骨原分混沌精孤峯力與狂



瀾闔砥柱東南須着此流者峙者看同久閣道層層  
霄漢懸天清風急電鼉吼登高作賦愧大夫縱目聊  
因洗塵垢同遊數輩俱得意各各無言但搔首想當  
萬丈根盤處水族憑陵古今守化工變幻世不知蛟  
螭吐珠貫星斗寶山我入今幾回日暮歸來笑空手  
送火元卿赴山西憲幕

東土逢君入幕時傷心同賦鶴鴿詩

時俱有  
兄變

愁過容

鬢蕭條改身在年華荏苒移戎馬近聞三晉急軍儲  
更恐萬方疲陳琳最是工書記破虜先傳露布知

次存翁徐相公乞休韻四首

以下北少  
宗伯時作

一體乾坤念未休壯時行處少時修滄溟是大蕪收  
滴泰華成高不讓立四海歸依元輔望

兩朝眷顧老臣謀陽生幽谷回春手何用蓬壺問十  
洲

周家滋至值天休一德還資輔理修誰道公門盡  
桃李共看霖雨足郊丘位高轉切憂勤念功就方知  
遠大謀愛國愛身原不異玉堂天上是瀛洲

動非逐物寂非休宇宙擔當性亦修心事白頭懸日  
月身名青史重山丘中宵筭賦甦民瘼幾處籌邊伐  
虜謀草詔助成新政美魚遊春沼鷺春洲



賜沐餘閒亦不休  
職司百揆切交修  
經綸腹內滿  
兵甲文學塲中富  
索立力挽流風還  
大雅坐無聲色定  
訂謀搜羅野澤徧  
遺逸悵望多虛舊  
釣洲

送少宰林對山赴任 留都次徐存翁韻二首

聲價儒臣動 帝京此心如鑑亦如衡  
職聯太宰君恩重官是仙曹世網輕  
丹陛風雲頻佇望蒼生霖雨更含情  
講筵早晚還耆舊休道淹留白下城  
天子文思坐玉京文臣前席近台衡  
補來龍袞絲絲細携去爐烟冉冉輕  
戀闕敢忘三世寵瞻雲却慰十年情  
一生忠孝關心事莫滯斑衣故里城

送少司寇鄭環浦致仕

權門炙手萬夫爭  
君抱大壑清冰生  
鷹隼天空振羽毛  
挽着頽波見孤柱  
當時勢路競苞苴  
公獨再上臺臣書  
愛惜民膏痛至骨  
到今墨本傳宗室  
方負齟齬拂袖歸  
瓶粟屢空妻子饑  
好飲何妨酒錢覓  
戲作大字掃禿筆  
詩成落地金石音  
抽琴去軫誰知心  
半畝宮牆棲鄭圃  
颼颼高風動寰宇  
萬事浮雲忽變更  
世途出否躋文明  
廊廟需材頌漢令  
宰相薦賢先帝聖  
一朝詔使來到門  
看君抱甕方灌園  
君恩深重旋登車  
結束劍珮隨先驅



今皇臨御朝政新手持法紀龍飛春謀猷足當  
天子使坐鎮雅俗誰逾爾渥洼龍種老精神掉頭只  
欲還海濱一疏陳乞遂高志

至尊不復煩公事吁嗟麟鳳希有珍暫一出世終難  
親白駒維繫在斯須紛披春雪水流澌知公戰勝顏  
色腴身世虛舟隨所如我歌短韻贈公往試問東門  
車幾輛

正法寺訪何古林中丞不遇

肩輿來問維摩疾悵望禪房白日高跌坐繩床經宿  
設叅心栢樹繞庭青前塵尚逐梵羅臂初劫誰收善  
順鈴更欲扣關何處是半生醉夢籍君醒

贈華玄谷水部分司武林

掃除陳語吐瑤華箭括迎鋒了不差龍象大乘堪法  
器麒麟真種出名家文到湖山神助思夢迴江閣筆  
生花鏤冰未足稱工巧要讀詩書破五車

送潘子謙分教武邑

鄉校曾馳六藝名一官此日去傳經驪黃摠入方臯  
相稱棟蕪收大匠明滿座共聽詩說好空齋獨與道  
心生近聞漢詔求賢急鵬翼猶堪萬里程

戊辰除夜喜思博弟至



京華旅寓逢除夕兄弟翩來自故鄉守歲喜同宮漏  
永思家聊慰客心狂可堪椒頌椿庭杳謾說朝衣  
御座香萬事蹉跎年矢促明朝添得鬢邊霜

送周微菴編修出使荆藩

珥筆常隨供奉班暫承

天遣下雲端不因玉陛分宗姓那得鑿坡借史官  
盟指河山隆舊典路行江漢入竒觀採風正屬君家  
事多少民勞欲達難

送新建伯王龍陽出使過越因簡諸同志

先賢倡道啓昌辰一派心傳屬後人近喜河山尋漢  
券遙持寶玉展周親使車到處延同志俗學年來  
稍眩真白日豈容潛魍魎坦途誰爲闢荆秦倘收馬  
骨因求駿謾道魚珠可混珍宇宙寥寥空老大何時  
相向問迷津

次韻答李雲壁鄉丈二首

爽李無言下有蹊相思幾度暮雲西身拋歲月過駒  
隙跡寄塵寰學燕泥鵬鷄高低各自適彭殤壽夭摠  
來齊遙知江閣題詩暇白日郊扉正穩棲

無極仙翁畫一圖斯人千古總朋徒江山造化分流  
峙文字吾心是典謨聽少鍾期音欲絕醫非扁鵲病



難蘇坐令幻體嗟時暮一夢思君渴飲湖

送王荆石司業 留都

周家禮樂重成均 詔許南雍借講臣  
甲第早占天下士 宮牆環立四方人  
試從衣褐探懷玉 莫向春華採效顰  
多少賢才入陶冶 翩翩天府貢奇珍

吳汝礪以海鹽丞改壽昌詩以送之

一官來往逐征鴻 再見賢良漢選中  
踪跡渾忘身遠近 功名好在浙西東  
衣衝花樹行春雨 船趁江潮落晚風  
丞職如君才獨美 漫將高咏對庭松

送趙龍山太醫南還

探丸聞說起膏肓 御院新恩出帝鄉  
面有童顏因大藥 市傳名姓是長桑  
偶來下榻三公重 隨去行囊百草香  
多病嗟余身漸老 笑從海上乞奇方

送湯公麓改判蓬州

萬里驅馳滯一官 再紆墨綬出長安  
扁舟已慣瞿塘險 聖世誰云蜀道難  
珮劔光搖南斗動 匣琴聲落大江寒  
丈夫莫負懸弧志 天地為家處處寬

西亭中尉見投二十韻兼寄經解古鏡次答

姓托

天潢系生當世泰 時河間稱善樂劉  
向是經師驥墮



初行地鵬飛更徙池交因國士結齋共野僧持玄鑰  
重重扣遺編一一披不將身後役寧爲利熙熙麟  
森凡例義圖玩古詞海濤驅滴滴芻狗笑規規筆落  
梁園乞碑成維邑推屠牛衆竅解倚馬萬言隨憶捧  
金門冊曾酣鉄寺卮夕談要月坐春望受風吹種髮  
時時短衰容歲歲移誤叨三品秩空負百年期高義  
追疇昔雄文謝險陂奇書垂老愛明鏡照形悲珍重  
携懷袖光華襲敝帷囊慚脫穎手斷欠運斤資道岸  
登登遠名途逐逐疲無聞過五十來者定如斯

送大宗伯高南宇致仕二十二韻

落落乾坤內尚書足有無百僚師正色三禮屬醇儒  
氣與秋霜凜形同野鶴孤始終方若矩表裡合如符  
先帝升仙馭

今皇踐寶圖烏號思莫展

紅日手親扶讜議傾時

革真心決丈夫題封名器惜明察吏奸誅望實隆宗  
伯才宜秉要樞世皆依北斗公懇乞西湖屢疏

天回聽群情

帝特俞宮銜加異數傳食賜先驅人物瀛州客江山  
造化徒意隨流水淡恩戀上坡殊竊忝同年好追陪  
盡省趨登龍霑潤澤倚玉覺頑麤莫逆論高義分離



嘆畏途齊名慚李杜清夢想唐虞黃髮誰當路蒼生  
且向隅那堪長治策未盡老成謨樂豈容吾獨身還  
與衆俱佇瞻 丹鳳詔霖雨萬方蘇

衰病乞休二首

封章再上嘆歸與造化何方着病軀隱几未能還應  
客執鞭無用且從吾三年鳴珮慚羣玉幾夜扁舟夢  
五湖縱使巢由滿山谷不妨稷契自唐虞  
夔龍接武

聖皇前攘臂支頤我獨偏才是朽樗難別望志存溝  
壑憶當年鳩飛決起惟榆地鼃足跳梁只井天大小  
始知原分定羣公萬一肯相憐

病中謾述二首

咄哉可怪身無用老矣堪傷道未忝自覺官途遭數  
偶敢將祿食比朝三醫能治病嗟難遇書爲藥神火  
不探若道有人來問疾淨除客舍當僧菴

閉門一月意蕭然病裏忘機靜裏天陶鑄在人原有  
命形骸於我本無緣雲端過鴈催時急葉底鳴禽得  
氣先願賜歸田蒙  
帝力採山猶及蕨芽拳

暮出都門投廣惠寺宿



劔佩飄然去國臣且貪僧榻一宵身  
聖朝優老許投老客子畏人常避人祿位恍疑前世  
事衣襟淨洗後車塵可知色相空諸有卓地無錐未  
是貧

潞河舟中

一棹清燈坐夜深行行明日返山林休官已了一生  
事戀闕猶懸百里心靜覺河流鳴漈漈夢疑何宮  
漏杳沉沉要津只合還高足牛馬衣冠自不禁

河西夜泊二首

深藉

君恩得賜還地踰百里望長安軍需萬舸輸雙闕客  
貨千方聚上關山水敢云琴調寡斗牛虛映劍光寒  
向來海內災傷奏每對題封不忍看

天津七夕

舟泊雙流占海稍天邊七夕又星橋槎通銀漢三秋  
客風送滄溟萬里潮歸去南山餘業在望來北斗此  
身遙乾坤回首堪遺恨未答  
君恩病寂寥

揚青道中

何用工文作送窮一舟瀟洒意誰同秋生歌枕驅殘



暑天爲歸人着便風此日行藏看結局他年南北嘆  
飄蓬日邊欲辨長安路舉目浮雲正滿空

靜海夜泊

一榻騰騰醉着眠洪鈞消受未爲怪夢回獨夜身猶  
客月掛垂楊影在船角也自然宜去齒夔乎何事却  
憐蚊清閑富貴皆天賜筭海量砂世亦偏

奉新道中

中流顧影鬢雙皤最喜朝班謝玉珂望遠無心能極  
目放懷隨意或長歌雲啣日脚翻餘照風迸潮頭挽  
逝波百種我看終不住千金臨化客消磨

夜泊興濟有感外戚張氏故居之地

恩澤當年冠列侯只今安在水東流始知熱處爲投  
奔誰戒權門是覆舟朝槿發華難到夕井梧落葉早  
知秋榮枯本是尋常事清夜無端莫起愁

滄州道中

一片平原萬井煙綠城曲曲走長川居民煮海盡輸  
國漕卒奔流爭擊舷南去四方通道路北來三輔拱  
幽燕願如東海皇恩濶誰奏逋租放百千

東光值雨

微雨空濛罩急湍孤城杳靄有無間極知風伯揚帆



利不見陽侯逆浪難倦鳥托枝秋夢穩卧龍收甲海  
天寬此行遲速渾忘却贏得陰晴一樣看

臨清遇劉西坡兵憲有作

老我還鄉甘寂寞逢君傾蓋結綢繆曾經虜寇諳邊  
事新領兵戎抱國謀冀闕何人收壯士朔方終歲  
暗毛頭清談坐對移時久歸去江湖祗益憂

張秋作

燕臺建國帝圖雄驅石䟽渠障海東千丈臨深龍  
避窟萬年足食禹爭功鳴蟬噦噦依秋岸喬木森森  
挺暮空群策漢收看往蹟白頭吟眺際時隆

張秋四望追頌武功伯往績

金堤初築濟漕船九堰蒸膏萬頃田泲水已平唐帝  
後雄才誰過武功前龍宮徙族犇千里海若安流納  
百川經濟從來非一手乾坤儲養却多賢

羊山舟中逢翁見海少司空有贈

人仰文章能飾吏

帝咨岳揆簡司空不辭行地窮泉穴常見浮舟住蜃  
宮赤子獨援真已溺波臣分派戲神通向來石畫天  
人合看取還朝告禹功

舟中與翁見海燕坐



三十年前筮仕時與公相見白雲司每傳好事人多  
頌再接高風世一移冰蘖共看心似水星霜剛染鬢  
成絲乾坤整頓須才傑樗散無成只我悲

平原旅思

光景催人頻老少堪輿載我幾東西昔登第時爲一  
世舊遊宦處過三齊名山敢望藏文字芳草行將伴  
鹿麝赤霧朝來消白日歸途不見武陵迷

桃源夜泊

朝衣新解辭官守家事無闕尚旅棲天與湖山多富  
貴舟隨雲水任高低老年誰作籠中鳥壯志都消夜

半鷄小酌黃昏當月坐酒杯光射碧波齊

東溪同王曉峰舟泛

以下少宗伯致仕

雨歇川原似掌平四圍山色洗來清風搏白鳥穿雲  
沒溪入蒼顏盡影明任答漁樵言不避已甘樗櫟夢  
無爭相携同伴餘何事欲乞良苗學偶耕

靜軒兄舉弟二子詩以志喜

仙菓纍纍生碧海蚌胎得得出龍江人間龜鶴年千  
百天上麒麟壁一雙僮僕歡忻迎上客老夫笑傲倚  
南窓從今身外無餘事兄弟頻過倒酒缸

秋深訝菊逸惠丈不至



美人不見悵清揚咫尺翻疑道里長白髮時時親短  
景黃花日日近重陽殘書插架螢光冷破帽隨人舞  
影狂移玉倘能來作伴舊醅開取共持觴

玄卿壻得第而歸務爲近裡之學因携其詩至  
舟中讀之有作二首

新得科名舊業存欲承家學答

君恩臂鷹袖手銷餘技抱瓮無機且灌園高鳥養成  
三歲翻閉門著就五千言乾坤有子容吾老把卷長  
吟過遠村

汗血曾驚千里駒未經鞭影向前趨雄稱世上萬夫  
敵學接人間一脉儒遊刃入牛行處解習心見獵坐  
來除期君百煉工夫足高視浮雲任卷舒

茅山上宮二首

崇岡互高下曲磴轉西東棟宇層層構樓臺處處空  
丹梯雲壑上金簡石函中更入三峯頂冷然欲御風  
排雲出層閣鑿石占高峯平地開三界中天到九重  
鶴巢前代樹鷄應曉時鐘信宿烟霞境仙源似可逢

下宮二首

經時溷塵俗偶爾入名山玉殿當空敞金峯極目還  
路迷仙子杳月落夜壇寒大道明明在嗟哉醒夢間



華陽天作洞，句曲地通仙。  
鳳吹來松際，龍驂下日邊。  
雲深常護石，樹老不知年。  
我欲修輕舉，其如雪滿顛。

一峰

上峰獨立壓諸山，就險開途曲曲盤。  
半腰已覺雲生下，絕頂更疑天可攀。  
千年鵠集窺爐鼎，萬里鵬搏刷羽翰。  
何事道人翻厭靜，空令白日鎖筠關。

二峰

飛巖縹緲插雲端，彷彿高峯作二難。  
砂護三陽靈寶秘，石盤四面拜壇寬。  
最憐仙境供衰白，那得童顏注渥丹。  
少日蹉跎堪悵望，桃花春水路漫漫。

三峰

中峰北下更攀躋，擬見三仙費品題。  
縱讓兩崖雙髻出，不妨四望衆山低。  
閣虛疊嶽迢迢架，窓入平蕪面面齊。  
白玉銅鍾復何許，前朝回首夕陽西。

積金峯

三峯餘氣結仙靈，頑石丹成盡化金。  
渺渺飛雲看鶴舉，時時枯木聽龍吟。  
瓊樓高據千尋地，魔鬼潛窺百鍊心。  
貧相何緣探寶藏，洞門遙閉亂山深。

題靜軒兄湖波山庄

門臨罨畫四山圍，喬木參天拱翠微。  
雨後近看蒼壁



潤春歸初見綠陰肥  
踈籬編竹通樵徑  
澄水浮舟下釣磯  
世態不交防檢少  
道人於此更無機

遊張公洞二首

振衣岡頂俯崔嵬  
雙樹當空一穴開  
石像爭竒懸寶蓋  
日光拋彈走仙臺  
已憑盤地金鰲力  
更想擎天玉柱才  
到此萬緣渾欲盡  
不愁歸去路迷來

山如衣褐外無研  
一竅纔開百寶懸  
忽訝空中窺寶相  
翻從地底到諸天  
龍蛇雜還爭巖徑  
煙霧濛濛滴乳泉  
此處索珠如不得  
枉教方外費談玄

遊善行洞

路過楊嶺下從天  
更轉山頭遠結椽  
四面墮崖諸險護  
中峯托鉢一僧禪  
綠齊洞口新篁籜  
紅落巖前古杜鵑  
我去復來何所爲  
倦餘聊借白雲眠

遊茅菴

行盡嵯峨到上頭  
凌虛但覺此身浮  
半天色相三生度  
千里湖山一望收  
雲氣下依蒼蘚住  
日華高際碧空流  
悠然八極淹餘興  
安得青年恣遠遊

遊玉女潭

扶杖升天壁低身  
下碧泠人傳仙子跡  
我向玉潭尋名自  
從開闢源誰測  
淺深霞明脂棄水  
日照鈿拖金



後石探餘響浮杯試淨心遙看千嶂合不受一塵侵  
映樹層層翠含雲片片陰壑虛聲杳杳山拔氣森森  
我夙貪幽賞因之滌素襟何緣來解珮還喜得抽簪  
應接神無暇登臨思不禁回車當暮景歸路發長吟  
次韻答吳生

功名已是幻身餘千古興亡一廢墟世事紛如塞翁  
馬人心險過太行車若知大化終歸盡肯羨浮萍我  
不如看破榮枯堪一笑紅塵多少泣前魚

送張岨峽中丞巡鎮東吳

以下南大司成時作

日閃旌旗伏鉞行春光澹蕩秣陵城波清大海坐銷

甲天送長風爲洗兵幕下有才收驥種民間無事看  
農耕白頭典教非吾任將傍棠陰寄此生

壽許石城太常七十

古稀稱壽正臨春曾是南宮第一人地聚衣冠星動  
象歲逢甲子嶽生申鳳凰臺畔烟霞句燕雀湖邊雲  
水身更有丹書傳石室肯輸黃閣畫麒麟

癸酉瀛洲仙會

天邊二妙神仙客携得瀛洲入大觀桂子香飄金  
闕迥星文光動玉堂寒喜從平地超凡界笑向前身  
覓宰官此日蓬壺同舉白何時顏色却如丹



壽陳母蔣氏九十

翩翩婺女動星文九十人間幾度聞  
歷遍太平經六世再逢花甲又平分  
庭前義訓惟機織地下心知只布裙  
便到百年剛一瞬還期長久見仍雲

挽岳懷穆

弱冠游黌校中年喪鳳麟高吟日一首  
四壁歲孤身每詫容顏少常矜步履頻  
招魂吾有頌君系出忠臣

挽卞懷麓

一經窮易了五鬼送何難處世常孤客  
謀生在一篋丹心垂老壯白髮帶愁寒  
瞑目衣巾望黃泉淚未乾

余舍無菊偶訪尹洞山宗伯寓見菊盛開

久與名花定友于柰何花不到吾廬也  
知顏色心無染試共冰霜意未踈勁處  
當堦標子子閑來面壁影如如對君便  
憶開三徑作伴還鄉賦遂初

風落瓜棚臺上有短菊一叢

棚藤砌草滿庭荒蕪沒秋容覆短墻  
烈士處囊終脫穎佳人在谷故流芳  
放教擎露和根長留取凌寒徹骨香  
天意栽培原自定白頭相對借餘光

董幼海少宗伯將歸歌以贈之

使君一疏投南荒十年劒氣衝斗光  
形骸土苴不足



道護持名節如懷寶千巖萬壑饒瘴癘九死一生飼  
魑魅曹溪衡嶽飽經來震雷不動陰雲開欲托巫咸  
愬上帝虎豹斷斷九闕閉空矜傀儡胸次豪鳴金戛  
玉揮彩毫 明時誰使棄麟鳳幾回韜晦身逾重  
詔書一日召賢良解釋禁網登 廟堂旋膺

簡命適南國肅肅羽儀稱宗伯冰壺含露清見底鶴  
也肯與鴟爭鼠白衣倏忽化蒼狗世路巉巖何不有  
從來好事物壞之冥冥簸弄忌多取君不見有力負  
山夜半走鐵作門限鬼拍手輸君慧照一宿覺從來  
窠臼盡翻却若道虛名真足依必須盡餅堪充饑因  
之頓捨素所愛一笑始識乾坤大游魚得意忘江湖  
九萬天池鵬不礙澄之不清淆不濁盛德何妨太白  
辱本來面目常在好醜誰能逐人改要知芥子納  
須彌莫如河伯談東海

蝦蟇庵獨坐賦菊

南山曾誦句悠然此日離披向梵天花散講堂供說  
法清分香室助叅禪已無送酒煩官騎祇有餐英續  
楚篇獨坐空齋塵不起肯將晚節闢嬋娟

珍珠橋見紅白菊二本

霜凋碧樹錦屏空雙菊誰培玉露中冬日始淒花有



主秋風已過蝶難通素娥照罷粧疑白仙客丹成火  
賸紅爲問幽人何所好清光的的與心同

銀臺周與麓招飲看菊

無數秋花喚眼青霜姿原不作娉婷丹霞千載鶴擊  
頂白雪一群鶩翦翎高朵巍巍俱入室踈枝落落各  
分庭共來把玩須拚醉那計歸途已戴星

賦黃菊一色

高戴黃冠朵朵勻不煩雕飾自然真色香冉冉動盈  
掬紅紫紛紛空效顰土德暗司元化柄金光出現法  
王身一樽盡是看花客不及東籬欠酒人

送唐錫玄卿使秦三首

以下北太  
宗伯時作

爾携妻子客長安余亦衰顏戀一官早歲傳經心事  
在暮年秉燭別離難身將周典敦同姓路指秦關入  
大觀想到隴頭應念我夜深北斗劍光寒  
壯年仗節意何雄百二山河指顧中函谷依微瞻道  
氣咸陽彷彿辨驪宮且看客部乘槎去正值降王款  
塞同欲慰相思在何日歲寒江上報歸鴻

乘龍當日重門闌此際提携在鳳鑿却怪岐途堪墮  
淚謾言先達可彈冠光搖劔珮星河動翼奮鯤鵬宇  
宙寬知子平生多遠志好圖形勝入來看



送別玄卿因憶諸子

夏日江頭別五男秋風送汝淚仍含  
又探禪理虛疑定一動鄉愁自不堪  
驛使關中行擁節家人庭畔各分甘  
嗟余獨客垂垂老風雨三更夢草菴

字齋王丈由大學錄佐成都余既爲文送之又

益之以詩二首

少小論交管鮑知只今垂老嘆分離  
蓬蒿我輩原非

志陶冶天然任所之寒近雪山開府處

君駐茂州

春歸錦

里下車時共憐別駕淹文士草檄新傳諭蜀辭

懷玉何妨衣褐麤却從國學佐成都才堪司馬登高

賦路向王尊傍險驅星動益州飛使節風清蜀道護

儲胥喜君驥足今方展莫戀尊鱸憶五湖

字齋王丈別期漸近懷之不已情見乎詞復得

五言四律

冀北堪師士川西遠入官乾坤吾道重宇宙此心寬  
學用三冬足歌騰萬井歡文翁今再見蜀道定非難  
役役百年內迢迢萬里餘河山入流峙日月送君諸  
志以凌雲壯文因濯錦殊欲知消息好頻望報雙魚  
百遍過吾廬清談勝讀書解來琴共調別去榻應虛  
歲晚勞分郡天寒且戒途停雲思不極初月下堦除



夫君抱奇氣

天子况同時寥落人間世遲迴國子師委形已隨寓  
至寶終自持誰道鳴岡鳳巢林欠一枝

南宮秋思示諸進士二首

繚繞南宮

北闕傍憶年三十此爲卽寸心垂老偏懸日短髮經  
秋更着霜壤土豈能增泰華曝芹聊欲獻

君王願言努力夔龍會莫負明時際有唐

濟濟英髦聚一堂森森爽氣接明光喜從玉署生

清思已覺金飈送早涼此日衣冠趨禮樂他年勲業

看旂常着鞭須及青陽日不見樛材老自傷

元旦朝賀

年華倏忽及茲晨玉珮朝

天六十人風靜星河帶微曙氣蒸宮闕入初春奏承  
帝語當金殿祝首官班上紫宸衰晚豈知榮遇渥  
白頭潦倒報恩身

送董一槎自大同遊太華二首

北門雄鎮入雲中西嶽峻嶒指華峯馬度三關迷野  
望手持九節訪仙蹤高攀玉女逢奇石遙覓希夷對  
古松畫裡有詩詩裡畫知君收取意兼工



名山有約宿生耽五嶽經行此是三胸滿烟霞非有  
癖心忘身世得同參步臨絕頂侵天界衣帶空雲下  
夕嵐自說遠遊猶未了又移清夢向衡南

感遇書懷

天畀才偏弱交稀跡復孤此身如墜葉同類豈孿孤  
乘傳叨恩渥還鄉感歲徂寸心憂故在未敢樂江湖

致仕辭 朝

衰老從前久不支空矜際遇托 明時每憂職事堪  
心折深藉言官拯力疲行止乾坤皆自在榮枯天地  
亦何私懷恩欲報應無日戀 闕沉吟有所思

解任還鄉

誰鑄頑軀造物爲幾經鍛鍊到衰遲那能國士酬知  
已祇覺官曹負所司指我閒來惟玉佩隨身携去只  
書帷便尋舊隱還東海却怕羣鷗已起疑

過東平德安悼馬中丞梁翰檢二年丈二首

東土饒豪士荒原塋故人纍纍鬱相望一一遽成陳  
爾隔千秋日吾留幾歲身若知生息理長夜豈非春  
種地謀生足教童度曲新寧知再閱歲奪此兩賢人  
別館清秋露殘編白日塵我來思舊事寂寞過河濱

即事吟三首



虜款雲中塞烽銷薊北烟五年頻貢獻萬里洗腥羶  
犬豕嗚嗥伏猿狙喜怒偏將軍承賞賜切莫廢防邊  
玉葉托天潢金枝歲歲昌如何傾國賦不足膳宗糧  
變姓供人役頽銜救死亡誰調膠柱瑟須及早更張  
本執掃門役翻盤要路津誰能操國柄無使落刑臣  
甲第連三輔朋儕動萬人狼貪殊未已刻骨小民貧  
道中書懷

莫道懸車志未酬洪鈞佚我念全休已知顯顯成踈  
拙肯向冥冥起怨尤狂放野懷隨戲蝶閒行古渡趨  
浮鷗老年無事安心法天壤何方不可遊

過徐州

漂泊彭城夜踈燈寄一舟身方辭國政心尚切民憂  
室總登魚鼈涯難辨馬牛遺黎散欲盡况復困征求  
冬至前夕二鼓渡高郵湖

灰飛六管知長至壇擁千官憶上都衰懦老臣違  
御側夜占風候渡南湖

壽陸樂莘八十

以下宗伯致仕家居作

聞道稱觴八十遙平分秋色正中宵撫摩孫子見三

世生長昇平過五朝庭下有人游學校村中無事

話漁樵願言百歲徵人瑞誰向侯門羨珥貂



丁明府爲余視定墓地有感二絕  
塊然身後欲何求  
群蟻收功飽觸體  
深藉君侯通造化  
那能人物重山丘  
只愁臨化寶俱銷  
未死山川已寂寥  
異日何人起先哲  
却無名字到芻蕘

遊中隱庵用潘子德韻二首

城外招提寄一隈  
尋幽時到講堂來  
林間花蕊紛紛發  
天際雲陰忽忽開  
清磬無聲禪意寂  
空幡不動道心回  
比年廢齒忘言久  
新偈還因戲辯才  
默默經旬卧草隈  
試參釋子問西來  
一庭花雨諸天近  
雙樹祇園上界開  
食鴿每從施處下  
露牛不待拽時回  
人間無用真爲用  
社櫟山樗最有才

七夕同王龍溪燕坐有贈

天上茲宵是聚星  
喜逢佳客亦中庭  
八旬自鍊猶龍骨  
一竅真通大造靈  
道氣已占眉鬱鬱  
天機偏覺目青青  
倘參玄論知常住  
不向浮生嘆水萍

立秋

東風半月暑全輕  
秋入新涼枕簟生  
短髮又隨梧葉落  
微吟欲伴蟋蟀鳴  
銀河閃影九天瀉  
玉露溥空五夜清  
景物依稀人自老  
不禁思慮尚營營



秋懷用前韻五首

老去渾疑萬事輕，秋來依舊百愁生。  
徒聞人世爭蝸鬪，不見朝陽有鳳鳴。  
今古杳茫棋局變，乾坤感慨夢魂清。  
一從胡款雲中塞，咫尺邊牆布虜營。

富貴浮雲過眼輕，衡門聊爾托吾生。  
日臨大火當空耀，氣動寒蟬刷翼鳴。  
河漢含星疑合彩，芙蓉觀水映雙清。  
此時百念俱灰燼，著策無勞問四營。

楊朱不捨一毛輕，墨子施親等衆生。  
可是世衰稀鳳出，競將管測學蛙鳴。  
長空豈礙烟雲障，皎日終教魍魎清。  
岐路亡羊應早辨，莫言林下盡無營。

明時典禮職非輕，豈料叨承愧此生。  
每與上公聯珮立，數趨三殿候鍾鳴。  
南宮回首撫陳跡，北斗頻瞻空太清。  
一事不膺今卧病，扶身藥餌費經營。

中年學道宦情輕，投向名師是宿生。  
藥用刀圭看起死，琴彈山水聽長鳴。  
受形那得分人我，處世難容混濁清。  
但使歿身隨所化，菟裘歸計未須營。

贈玉音禪師

幾年說法向台溫，杖錫還山舊寺門。  
却喜寶珠隨臂指，已看金液混瓶盆。  
托鉢光陰無去住，轉輪日月任朝昏。  
慈航到處逢人渡，半偈須留且勿言。



喜辰陽丁天門文學至

青草經時沒講堂故人千里至何方歲移莫訝形容  
改身在偏憐道義長幾處山川足吟咲一庭風月誦  
文章遙知太學傾同輩名姓從來易擅場

喜唐倣純外孫得子

偶值祠  
堂生芝

汝得初生子吾爲四世人麒麟天降種芝草地翰珍  
甲第傳家盛儒林接武新定然成宅相何用問星辰  
送隆甫三弟赴福建臬司從事

年踰六十是衰期復向鵠原嘆別離五月衣露梅子  
雨八閩香入荔枝時紀綱籍甚稱賢幕清白流聞只  
素規一職膺身湏報效秋風切莫動鄉思

黃海南送櫻苑

骸竅通君臣方驚病渴身一籠瀉朱實萬顆破清貧  
防甚江頭烏嘗先我輩人因思芹曝獻恐作荔枝塵  
喜字齋王六丈自蜀歸住余園舍二首

三歲川居路八千山長水遠思茫然容顏不改還雙  
鬢消息初傳又半年虛室暫看清宿霧層軒數許論  
遺編乾坤無恙兩人在欲嗣師門老着鞭

幾年蜀道歷崔嵬却喜今朝萬里回參井捫天登劔  
閣雨雲迷路下陽臺簪纓得解曾無繫羅網虛張了



不猜况是東籬黃菊候肯輸陶令賦歸來

游工文庵有感次唐師舊韻

道義交游一脉深  
泫然誰復聽琴音  
河沙看老年年境  
香觸叅同處處心  
齋素共持惟釋子  
紛華無羨是山林  
此身消息隨天壤  
不爲長生始惜陰

生辰用韻

六十三年感慨深  
耳根今日喪雷音  
耳半生學道原無道  
中夜安心又有心  
已解榮名輕世路  
莫將枯寂住禪林  
欲知老至尋常事  
請看庭前石上陰

次徐存翁韻識感

道在亡羊際身當失馬時  
星星頭已白滾滾歲如馳  
用藥思秦扁彈琴望子期  
伯淳居甚近禮拜一何遲

書懷次唐玄卿韻二首

回首塵蹤踏雪鴻  
昂霄無復氣冲冲  
溪流泛泛一春雨  
林樹刁刁衆竅風  
學惠閉門猶是泥  
求齊操瑟未爲工  
祇應坐卧消長日  
老去生涯退步中

莫起浮思欲射鴻  
漸疎聲味近玄冲  
雲生雲散不知處  
花落花開一任風  
自喜容顏天放老  
誰矜篆刻世稱工  
遺珠索處何由得  
占夢那知是夢中

喜玉音和尚還山二絕



還山杖錫白雲開世界三千下講臺我欲因之扣新  
得却無一物帶歸來

托鉢隨緣應世人明牕落影坐時真怪哉喧寂常如  
是爲覓如來不二身

善權寺同陸五臺司空夜坐

吐盡精竒落碎金禪房喜聽海潮音可憐滿腹三生  
話不減匡時一寸心無藝可名稱道術有形不着住  
儒林殷勤拈示將何報爲惜餘年秉燭陰

同陸五臺司空游善權洞

初上巖頭披宿霧却來洞口掃飛雲山川開闢今還

古主客登臨我與君玉蘊琅玕窺地脉石懸獅象訝  
天文誰言混沌不堪鑿直欲追論儵忽勳

與陸五臺司空話舊

隻眼惺惺冰鑑開時賢一一品題來薦書濫及三語  
掾散質原非八座才塞馬忽亡翻是福冥鴻高去了  
無猜且歡面目依然在還向山齋對五臺

陸司空既別復留覽芙蓉龍池之勝余不及陪

一別孤舟已欲東更聞三宿住芙蓉胸藏丘壑不辭  
兩身帶烟霞亦馭風蜥蜴滿池龍出水松篁彌谷殿  
凌空文星到處山靈迓悵望仙踪我不同



金沙寺訪陸五臺司空已去  
山中正望一宿覺湖上先歸半日程  
病體那堪醫藥少  
禪心應向別離輕  
竹陰寂寂尋行跡  
柳色青青長道情  
思到無涯思不得  
禪床月上夢魂清

重到靜軒兄湖汝山庄次舊韻

萬竿修竹綠成圍  
地隔塵囂暑氣微  
夏雨隴頭苗黍長  
秋風溪上鱖魚肥  
羣峯繞屋輪屏障  
茂樹臨流隱石磯  
暇日閒談共棠棣  
不須竒好落玄機

天文寄張元洲冢宰

冢卿向歲乞歸休  
華髮蕭蕭范蠡舟  
和氣飲人冰泮

日名途脫屣石橫流身遠

北闕巢丹鳳家住西湖

狎白鷗聞道關門學清淨  
鱸魚蓴菜一無求

遊渚荆泉園池四首

大隱住何鄉開池寄草塘  
我尋三月約風作半秋狂  
雲雨終然散乾坤爲底忙  
同心恣同賞但覺道情長  
龍蛇驚見字花鳥絕愁詩  
筆落芭蕉葉詞翻楊柳枝  
鯤鵬能致遠蜩鷺不辭卑  
小大道遙在寧容掛一絲  
遠望樓堪倚重來犬不驚  
銀絲庖畜鯽玉粒擣新粳  
曲几時時隱浮雲事事輕  
慚余今喪耳隔壁聽吹笙  
歸路方携伴旋風又轉槎  
主賢仍下榻客至似還家



桂子金飄粟芙蓉水襯花天然看不厭秋思杳無涯  
陸西樵遷居次四首

旭日遲遲愛我廬騷人也復卜隣居試從市隱叅喧  
寂不向星家問建除客子每來多長者世途終見覆  
高車室中容膝無他物只著茶經陸羽書

逆旅人人占一廬寂寥偏愛子雲居園花種種携堪  
灌庭草青青任不除近郭有溪時下鳥比鄰如我正  
懸車新詩落筆從人乞莫作彌明厭俗書

已知天地是遠廬城郭何妨大隱居帶得詩篇光戶  
牖招來鳥雀戲堦除一巢托息渾如鷄十里尋春不  
問車看爾忘機應住世青鸞他日定傳書

矜寵何人夢直廬清高爭似野人居四時佳景供吟  
眺百種閒愁總破除晚節獨栽彭澤菊危途應笑太  
行車詩壇共說君才進知是囊中得異書

高郵魏象岡上舍以其父曾爲余屬吏相交甚  
久每隔歲輒渡江顧余於陽羨今來一月矣  
別去就選贈之以詩

帆渡瓜洲更向東如君高義古人同爲尋知己來江  
外每話先人似夢中至以隔年如北鴈相從一月愧  
春風清才自有凌雲質仗劍臨行膽氣雄



除日用韻

無事經旬不出廬祇同詞客賦聞居三千三界身猶  
幻六十六年歲又除莫羨從人誇後乘幾看險路覆  
前車灾祥自己非天降何用推尋卜筮書

壬午元日次韻

憶昨休官返故廬六旬麋鹿伴山居門迎賓客惟三  
徑眼見年華忽七除曾引上元朝北使每通重譯指  
南車太平行止皆堪戀願頌同文一統書

新年書懷

新構層軒近道廬寢興言笑任吾居在家一似出家  
境去日漸多來日除斤斧何人揮妙手輪轅徒自飾  
虛車聰明見解都無用誰暇分疏八字書

立春日黃對茲邑侯送春酒用韻

歲月推遷只舊廬里閭鷄犬總安居天無沴氣占豐  
稔邑有神君出選除共仰清廉常繫馬獨慚鄙吝欲  
焚車舉盃一酌春風滿喜見循良漢史書

人日次韻

人日春風襲敝廬氤氳一氣與天居梅花似雪堪攀  
折桂葉含香莫翦除老去清齋羞列鼎閒來緩步當  
安車衰殘不是揮毫手每得新詩命僕書



喜許子仁至

宴坐覺人聲逢君倒屣迎心無存願息話不到謀生  
時至千花發春來百鳥鳴何當狎童冠溪上踏歌行  
壽李介貽從舅八十

族自老聃姓人傳南極靈百花開麗景八袞啟遐齡  
祖父鍾餘慶兒孫課一經舍惟來鳥雀足不離門庭  
貧樂他無羨紛華跡盡屏諸緣同止水萬事付浮萍  
直性如弦矢洪音響劫鈴溪聲聽泛泛山色辨冥冥  
耳目占難老光陰屬健形外家吾自出舅氏足儀刑  
早歲攬塵鞅微才忝

帝庭泥塗憐掉尾清渭惜流涇晚脫功名路重尋竹  
石盟徒然心炯炯已是鬢星星獻壽隨斑服稱觴醉  
綠醽耄期長在望骨肉眼終青

催僕田

衰年住世都無事終歲謀生只有耕食力未須羞學  
稼祈穰聊爲助輸京平疇足水家家雨布穀催人處  
處聲坐享太平還自幸薰風長日夢魂清

金秦二學博同新進諸賢見過二首

蓬門佳氣爲誰開歛見賢良冒雨來文是生儒占國  
器志非溫飽笑凡材相將鴈塔題名去贏得龍舟奪



錦田况有名師著鞭影他年勲業在麟臺  
文星昨夜動三台鳳質竒毛滾滾來筆落珠璣雲錦  
手氣干霄漢豫章材聲名好爲吾鄉重學問應須早  
歲培樗櫟似余堪作鑒光陰如箭白頭催

郡守蔣少虹至

王程蹙迫尚相尋高義飄然動古今暑氣鬱蒸秋正  
烈寒門聞寂草方深清談歷歷醒塵夢白髮垂垂感  
素心徒步渾忘五馬貴欲持聲價比南金

送蔣少虹守韶州

黔南幼學嶺南行聞道炎方近偃兵滄海氓夷隨令  
轉曲江恩澤逐流清一官報國心長在三世傳家  
政有名疇昔期君應不淺相逢是別若爲情

壽震川周丈七十

俊逸君多藝迂踈我獨愚形骸分大造踪跡落堪輿  
黷舍齊頭角師門學步趨論心懷抱盡見面笑顏俱  
磊落隨才騁飛騰任運驅鹿鳴登國器鵬翼阻天衢  
先輩存規矩諸生得範模思常周百慮慧足反三隅  
琴調誰知已經傳老宿儒遄歸息塵鞅踴躍蛻泥塗  
淪茗依陽羨烹鮮近太湖潛身羣鹿豕逐隊入鷗鳧  
問齒古稀到占辰七夕紆河明高照耀鵲喜亂喧呼



蠅翼堪書字霜毛不染鬢精神逾抖擻容貌特清癯  
慶澤培麟趾文章屬鳳雛識能窺古鼎巧不廢新畬  
昔歲車懸壁前堂草沒襦吾惟欣寂寂君數顧區區  
一水携仙棹單身屏卒徒涼風催早菊纖月掛疎梧  
高義今無敵衰年與不孤晚知空是樂善以謔為娛  
自是生涯得兼將藥餌扶期頤來鼎鼎椿桂種株株  
詩為良朋強腸因綺語枯最憐參寶訣可羨握靈樞  
秋圃甘朱實賓筵醉醪醺逾爽方朔會好繪壽星圖  
李孤山餽新米二絕

老憂民瘼望秋成腸斷中宵聽雨聲忽見新粳香滿  
室不禁授粲最關情  
詎意衰期又食新餽來將近八旬人接生此是長生  
藥辟穀何勞起妄因

秋日雜懷四絕

葉底寒蟬淒露老籬邊野菊盪風開枯榮齊到誰為  
主過去喬松安在哉  
老景那從忙裡過重陽偏向雨中來登臨未得酬佳  
節弟姪聊同醉菊杯  
回首光陰迹已陳化工轉變許誰親昇時相繼一年  
去點檢筵前少二人



棋局都迷先後着鬢毛盡禿短長絲觀心擾擾三秋  
夢覓句冥冥半夜詩

栢潭孫翰撰見過

文魁天下尚逃名良賈深藏寵不驚民物一家心遠  
大詩書千卷意縱橫才華早繫鴻儒重溫飽懸知雅  
志輕爲語蒼生待霖雨無煩仙客說蓬瀛

贈吳鶴洲六十二絕

老年堂上仰恩慈報答春暉寸草思阿母從來憐季  
子笑看今歲六旬兒

早歲成家富足身四更祿秩轉清貧贏金遺子成何  
用花甲初週作好春

壽內兄張思樵七十

姻婭過從齒後先喜君今到古稀年森森喬木臨初  
夏藹藹薰風下九天山徑每招樵採伴鄉賓時聽鹿  
鳴筵從來積善偏多慶試看兒孫戲滿前

示堪輿士

游龍地脉化機玄執管何人可測天夜半壑舟猶負  
走莫將枯骨妄攀緣

贈邵雲江

先代能文後時名察脉高一方人可見二豎穴難逃



瓜種東陵舊詩吟擊壤豪還家頭未白且莫善藏刀

唐玄卿栢根二器歌

龍城院中一株栢溥露披雲足尋尺生來不作大夫  
官清蔭常招讀書客一朝院廢樹剪伐枝幹皆材歸  
匠石獨有孤根蟠地底埋沒已甘螻蟻食唐君博識  
似張華人棄我取親鋤掘知是精靈千歲藏何辭推  
挽百夫力歛見鑠骨離金沙拖泥帶水鬼神泣虬龍  
詰屈交珊瑚纓絡纏綿掛珠壁怪哉人木兩相遭咄  
咄成風運斤質良工慘淡爲經營妙手應心渾若一  
機窮千巧入三昧思出九天揮八極斲來孔竅透玲

瓏放去刀錐任凹凸功成滅盡斧鑿痕瑤光閃爍華  
筋脉俄驚兩器出人間有如雌雄雙劍發型日雄者  
頭陀盤膝坐雌者侍兒戴盆立暗香觸鼻宿生魂鶩  
黃眩日本來色豈容題品別妍媸一體半分精力敵  
君昨示我古磁爐數寸方窰價三百柔脆虛叨錦帕  
蒙無用正可同樗櫟何如此物最堅牢不惜勤勞供  
旦夕惟投白業試灰心肯作紅顏改霜節吁嗟戀戀  
長相倚何必殺身空濺血管寧穿榻難依憑惠子槁  
梧終決裂室中百物爭獻奇安得此寶如鍊鐵君不  
見溝中斷犧尊文竈下炊焦尾琴鍾期死後無知音



物理興衰誰是主臨風三嘆感何深

送外孫唐傲純會試二首

孤矢四方償夙志若爲灑淚向江津  
庭闈始別經千里父母憐渠共一身  
莫忘

君恩覃奕葉好從祖武步高塵  
朝端倘有咨衰老十載前爲白髮人

之子英才幼出羣空齋嘿嘿謝塵氛  
風搏北海鯤生翼霧隱南山豹澤文  
淡泊此心如止水榮名外物即浮雲  
清操莫遣紛華雜忠孝家聲定有聞

王百穀投我以詩次韻贈之

憶在長安性字通最稱豪士動羣公  
千言不讓陸機賦一諾無慚季布風  
上苑龍媒空冀北少微星象壓吳中  
吾衰甚矣君不見却喜三語將無同

題吳叔行溪山集勝樓圖二首

隔岸青山過水來憑高結構敞樓臺  
風吹細浪遊魚出日射長空去鳥回  
似覺羽翰身世濶不妨行役盡圖開  
主人自是飛鳧客况復卽君倚馬才

南嶽崔嵬對結樓西溪繚繞瞰芳洲  
雲霞散綺添山色松竹吟風渡水流  
思入大觀真有遇坐堪忘世復何求  
夫君素志吞丘壑携向行囊作卧游



靜軒兄邀看玉蘭戲詠

筆鋒拋散已無尖與日爭光上插簷  
皜皜肌膚仙綽約森森行隊佛莊嚴  
玉顏不受飛塵染冰骨原非炙手炎  
欲折一枝歸淨几恐妨耽目亦傷廉

顧涇九見過有作

堂前有客來尋徑門外張羅正下簾  
倒屣祗因聲臭合忘年真覺道情兼  
名如美色千方避操似精金百鍊堅  
鵬負扶搖搏翼上龍蟠鱗甲待時潛  
好同麗景花侵坐爲狎清風燕拂簷  
旭日初光君自愛濕灰餘氣我何嫌  
頑空莫落觀心障高蓋誰知覆手炎  
大器早成期不淺高岡鳴鳳萬人瞻

湖上口號四絕戲呈震川周丈

開展文章誦二王短檠雙睫老年忙  
醒心惟有窓前月半夜殷勤照海棠  
水筆運書庭有石霜皮溜雨木爲山  
興來物物皆竒遇忘盡頭顱雪點斑

芙蓉襯水氣氤氳秋日開花薄似雲  
可愛清芳渾不染青將色界亂真聞

七顆雲帆逞惡風遠拋綸網截湖中  
紛紛水族俱亡命莫倚長才困白龍



送蘄州守路伯際入覲

兆協三刀寄楚黃政稱高等入循良心依  
天闕行行近澤沛江流滾滾長吏典褒賢多品藻  
御屏書姓有輝光一生事業從今始莫厭王程鞅掌  
忙

輓玉音和尚

經典篇音字字通還山示寂總成空登壇花散諸天  
兩渡世宗傳一臂風鳥下猶尋施處食僧來只拜影  
堂容嗟君去矣今三歲四十年交似夢中

游芙蓉寺四首又輓寺僧夢塘一首

荆溪古刹讓芙蓉岡阜峒峩氣勢雄千頃竹圍青幃  
合萬株松蔽翠烟重直探虎穴開山祖遠挹龍池對  
案峯懷古遍尋高士跡石橋三到定相逢

渾忘衰謝作山行十日資糧不著名未使風旛漏消  
息尚勞僧衆出逢迎秋生萬籟吾無隱日落千峰眼  
倍明一宿恍然成覺悟朝來清磬起經聲

雅志名山始一經不辭俗駕感山靈開晴雲氣霏霏  
散獻秀巒光滴滴清常住禪僧施舊榻暫來學士着  
新亭老年似我真無謂非釋非官獨倚屏

面臨離墨背銅官知是芙蓉入大觀身出藤蘿疑地



濶目窮霄漢覺天寬聲搖松竹如聞語色帶烟霞若  
可餐翻憶住持人去後孤峯寂寞夜壇寒

常持戒律心偏小恥學浮誇語似慵派自性宗期作  
佛食從力出亦明農有時轉藏繙經匣無數遊僧候  
飯鍾普濟慈航誰得似獨留遺影鎮高峯

右觀寺僧  
鑄塘

送唐玄卿往佐京兆二首

昂然獨鶴在雲端松栢偏能耐歲寒再出已逢強仕  
後多才歷盡畏途難隆污自足占斯世喜愠何曾繫  
一官我得晚成觀大器衰年高枕夢魂安

欲將德業成先志豈只聰明讀父書懷王父探衣褐  
表鍊金翻得失官餘塵踪過鳥隨來去宦跡浮雲任  
卷舒垂老相依情更切南鴻早覓慰離居

至日同友人登文昌閣倡韻

閣應文昌迥十尋時當冬至我登臨雷升地底中宵  
復天放人間一線陰高棟遙占侵斗氣凝雲即是閉  
闕心不辭下里聊爲倡擬聽陽春白雪音

用韻答王孚齋見和

衡門長閉少人尋惟有初陽歲一臨南陸曜靈驅短  
景黃鍾葭管喚窮陰莫嫌機巧人間世不掛絲毫老  
去心偶爾與君談造化青天無語透洪音



冬日書懷再呈孚齋

喬松杳杳有誰尋生死乾坤是遞臨莫訝老來難復  
少祇歡陽長漸消陰靜觀今古無他事晏坐天人只  
此心又欲忘言緣未了尚從寂寞去求音

用韻賦雪二首

寒威催老互相尋一兩經旬雪復臨氣結層霄疑太  
白花飛六出鎖重陰松栢青青藏臘意昆蟲寂寂蟄  
天心探梅杖藜非吾事高卧袁安是賞音

怪底狂風入幕尋幻師送雪夜來臨光搖淨室連天  
白寒透重裘匝地陰覓句吟詩騷客態祈年作頌老  
臣心那堪景物蕭條甚獨向禪宮扣梵音

用韻自述

枉尺誰言可直尋戰兢息息帝天臨一中起念皆爲  
妄道外生謀揔是陰游刃極知牛有地斲輪應到手  
忘心真機洞觸思狂士舍瑟鏗然點爾音

聞吳氏女得子訝其無報口號二首

鳳鷄驥子喜分胎聞道豐城劔氣回欲問平安無信  
息不勝兒女浪疑猜

幾回屈指筭期程年老猶慚繫俗情從此萬緣渾盡  
息好因禪寂學無生



以舊服寄吳氏外孫

祖師授記傳衣寶吾爲枝孫解豸裳曾握紀綱安萬  
姓且司襁褓納千祥

游善權洞

兩餘日出淨無塵徑入仙源不問津雲護雷轟分海  
陸龍蟠象立混天人四時變色原非幻雙眼搖光認  
未真白髮自知衰已甚敢將詩句擬精神

顧涇陽吏部見過湖上草堂二首

避地住湖陰君輕百里尋烏魚看上下山水覺高深  
覲面知懷玉聞言獲斷金白駒那可繫垂老好賢心

社櫟容吾大人龍讓子竒春風震澤棹落日蜀山祠  
屋角緋苑笑沙頭白鷺隨莫逢黃叔度一見轉成思

題九松卷二首

何處天聲捲海濤峯陰隔日九松高採苓服食君同  
老好手圖來說十豪

伏盡群陰只老陽手栽松樹九株蒼葉巢鶴子天仙  
下榦作龍鱗山日長

蚊睫歌爲姪旭作

化工握天樞造物無小大人心潛靈根廓然非內外  
無欠亦無餘彼此寧相待萬有只一機莫破即莫載



也知芥子納須彌一粒粟中藏世界觸蠻二國戰蝸  
角鷓鴣一枝過鵬背世人無故逐妍媸本來空洞翻  
自隘疑冰焦火日夜煎憂慮無端胸次噉紛紛得喪  
爭秋毫利嘴毒淫劇蜂蠆即使高堂廣廈千萬間安  
得破顏躋一快吾家季子生頗竒少年性氣稱豪邁  
邇來細密學退藏蚊睫作窩云所愛若不炎炎墮劫  
塵常見寥寥了無礙莫言蚊睫無所睹半夜炯炯雙  
眸在顛當守門何處牢方與蟻蝶嬉遊聊一嘍蘧蘧  
蝶夢正酣甜杞國何事憂天壞諸緣清淨莽空濶從  
他八萬四千毛孔無芥蒂至人踵息微更微誰能捨  
此別求解君不見尺蠖之屈乃爲伸龍蟠泥中秘靈  
怪到來只消一滴水排山倒海風雲會高視乾坤汝  
具眼令我張目生感慨因之欲擬逍遙篇強作狂歌  
年已艾

雲間訪陸平泉宗伯偶得四律

裹糧十日我何尋傳得雲間太史心老更無瑕人似  
玉言因同氣利如金名園穿徑親歡笑高閣排空望  
廣深悟來處處寰中意不學機雲但賞音

十年不見覺初圓消盡矜躬返自然白酒飲人情似  
水黃花伴老日如年君從淨密明禪脉我坐粗頑墮



世緣翻憶紅顏朝氣銳讀書中秘得隨肩  
兩日春風坐太虛惺然勝讀十年書獨潛鱗角龍興  
兩爲得源流水到渠不發狂言惟嘿嘿絕無他技只  
如如試從道氣占眉睫縱有閒思也破除  
一見開懷撥霧天臨岐還上象山船深衷繾綣渾忘  
醉竟日逍遙半是仙酬答不嫌摩詰病浮沉頗訝子  
雲玄索居久矣須人鑑慚愧蓬心覺爾賢

雲間贈莫中江方伯

憶共爲郎早策鞭只今相見貌依然林間耆德八旬  
客海內詞宗五十年博讀典墳探古蘊掃除蹊徑出  
新篇試看龍馬精神溢松柏冰霜節更堅

西林寺同莫中江方伯宴坐

來參長者不衣冠幸得同心禮數寬長揖清風堪絕  
俗旋供香飯且加餐歌成白雪希人和席對黃花向  
晚寒聞道超宗名籍甚問君欲乞鳳毛看

壽徐少濱光祿七十

千頃波洄泐水源風流王謝相門孫舞衣繞膝兼麟  
鳳勸酒當筵揔弟昆喬木舊居思世澤大官新秩奉  
明恩太平叨與君同齒移手林端聽鳥言

詩餘



秋夜二首

蝶戀花

獨坐不知身是客，兩送秋聲，暝色千山夕。數莖短髮  
那禁櫛，一霎流光便成昔。休笑田園生計窄，新買  
南山箇裏乾坤。各夢破松陰，眼凝碧。從他雲染衣衫  
白。  
蒼蠅投網，蛾投火，只爲營營惹下忘身禍。鶴猿天伴  
應招我，活計尋思牛角坐。白居官不似休官可說得  
難行笑殺何人，果家住吳門，身住楚鄉心。一點隨雲  
墮。

秋夢

沁園春

歌枕驚風薄，帷鑿月軒窗半開，聽一聲兩聲吟蛩未  
了，三點五點殘漏，勤催宿世難忘。羈懷易動，白髮堆  
毳，入夢來留連久。恍舞衣再就，挽角重回。而今跋  
涉瀟湘，倚門望那箇，眼徘徊。記孩提學語，喜聽唐句。  
相思一夜，忽見窓梅心緒，纏綿形容枯槁。天地安能  
管此哉，不獨我想人和情老。今古同哀。

寓目

謁金門

雲亂上，化作鶴衣仙掌。逗殘破碧橫清曠，黃鵠飛來  
兩。放得平空景象，置我此身天壤。任從低俯兼高  
仰，一段胸中賞。



秋懷

水龍吟

微涼亭館新秋淡烟和雨黃昏候簾外鐘聲燈前蚊  
陣昨宵今又浴罷倨堂靜時隱几閒拋宇宙怕一彈  
指間光景無多依舊紙窓蠅逗年華滾去人生看  
日輪太空長走形容吾老舊游面目一般都皺駟馬  
高車誰來嚇我蠻爭觸鬪更多思可禁百轉千回影  
和人瘦

旅館

西江月

早起雨餘紅日晚來雲外青山四時消受幾多閒白  
日何勞羽翰隱几如如自在焚香嘿嘿清閒秋床  
昨夜入微寒覺得光陰暗換

雨夜

醉桃源

一簾踈雨落秋聲人在武陵城夢斷閒愁疊疊生殘  
更分外明垂白首博空名冷却野鷗盟款段乘時  
骨也輕莫看跼鳶驚

夜行聞蟬

卜算子

天暝四山蟬暗裡秋無數東邊吟斷續未成接得西  
邊補暑往寒來有恨無今古咽盡流光不為停何  
事空如訴

同楊魏村少叅登桐君山

臨江仙



睡裡釣臺相失了尋仙且上桐山亂峯環合碧波寒  
笑携黃鶴伴來坐白雲間 二十年前游此處趨庭  
猶憶紅顏而今狼籍鬢垂斑愁殘今古夢看破利名

關

詠釣臺

前調

山色重重橫翠黛中開一派江流狂奴得意下漁釣  
手探銀漢縷影落碧波秋 多少南陽攀鳳客故人  
獨着羊裘君王物色遍滄洲帝旁牢睡足天上使星

愁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三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四

序

二妙集序

天地與人一精神也天地不言而人代之言傳天地之精神者人傳人之精神者言言有條理脈絡謂之文韻其文而中於音響謂之詩詩者文之變其條理脈絡傳精神於不朽一也精神在內不可不同文詞在外不必盡同雖其不同而條理脈絡不失分毫乃所以為同也自有文字以來凡專門名家未嘗一一摹擬古人豈徒不摹擬而已乃曰汲汲乎陳言之務





去曰文章最忌隨人後其於古人已言辟之芻狗弗  
陳也然而文之條理脉絡高古典雅視古人如出一  
轍良以精神作用千變萬化不可捉摸靈光發露照  
曜古今蓋其機神矣不得於此者雖依憑假借之工  
然而終不近也造化之生人面目毛髮無一相似其  
生草木也枝枝葉葉千態萬狀然不害其同刻畫以  
像人剪綵以爲花其有同乎否也詩自三百篇後變  
爲離騷又變爲五言古選其體不一而縱橫變化條  
理脉絡未之有改故載其精神以傳唐人承六朝風  
去月露之習變而爲律其中卓絕自得者固不乏人

然浸淫花柳流連景致於自家性情漸不干涉故其  
義淺其體方觀者不待終篇而命詞遣意可以揣而  
知矣獨老杜出讀書萬卷下筆有神變化不測詞格  
高古足以軼漢魏而追騷雅後之談詩者不此之求  
猶憑藉於花柳光景之間而曰此唐句也甚者倡爲  
詩有別趣而非闕理之說夫天地間不過一理理益  
邃則趣益深若不闕理則精神既少意味索然趣何  
從生說者謬妄如是而世踵焉惑矣吾師荆川先生  
學貫天人博極今古早歲入翰林時其詩文猶事摹  
擬及其投閑林下二十餘年收攝精神涵濡停蓄道



器融液是雖無意爲詩而神通聖解超玄入妙不煩  
繩墨追步作者嘗曰詩文俱有丹頭又曰作詩文者  
要得圓機又曰學者須先辨雅俗一入俗語最不可  
轉但得丹頭圓機在手則不患其不雅不然雖極力  
依倣愈近愈差終不免委靡而俗又曰文字俱有一  
脉相傳韓歐蘇曾軫之傳班馬山谷荆公軫之傳老  
杜真親受業弟子如禪家之正法眼印證不差余時  
進曰所謂丹頭者精神也圓機者精神之用也一脉  
相傳者傳其精神骨髓也先生首肯之曰精神骨髓  
固同須知其詞語古雅亦無分毫差却乃爲盡之余

因謂天地間只有一精神充滿仙佛之徒全挾此  
世雖一技一藝如解牛斲輪非此則不奇絕下至妖  
狐山鬼能作恠幻者亦是盜此一隙靈光簸弄不然  
則泯泯焉爾先生曰得之矣先生嘗選漢魏以來古  
選歌行絕句律詩各若干首龍溪王氏名之曰二妙  
集蓋用白沙語謂其理法俱妙然要之無二也集成  
而世無好者余嘗過武林遇上虞徐龍川子曰盍刻  
之以廣其傳余曰如人之不好何徐子曰雖然姑刻  
之先生於七言律絕揀選尤嚴余因刻此一種併增  
入先生所作分十二卷而識昔所聞以題其首每卷



復以鄙見綴一轉語於後使世之觀者及諸性情之  
正以求其所以自得且一掃談詩者之障礙庶幾古  
雅復見於今矣若曰刻畫爲人剪裁爲花以爲自得  
非余之敢知也

重刻擊壤集序

太音希聲有餘音焉雖然太音不終希聲也始於無  
聲散於千萬聲聲苟得乎音之自然則猶無聲也知  
希聲之有餘音則知千萬聲之爲無聲其妙一矣言  
心之志者曰詩詩之未作志在吾心當其不言非爲  
不足詩之既作志在於辭雖曰已言非爲有餘何者

謂其出於自然也彼詩家有所謂法者夫豈離乎自  
然哉自太音之散於千萬聲輕清重濁相生相間不  
得不然而音之法具矣自人心之見於詩辭開闔首  
尾有始有卒不得不然而詩之法具矣詩因心生則  
謂之無詩可也法非外得則謂之無法可也世之摹  
人以言取古爲法者末已有宋邵堯夫先生游心高  
明包括萬象與造化爲徒既有得於無言之詩則其  
吟弄風月玩侮一世千變萬化皆其自然所謂詩而  
非詩法而非法者古今一人而已先生嘗曰刪後無  
詩蓋以自况也故以擊壤名篇夫擊壤而有聲是聲



果奚從生乎世之不知者或病其率易其知者亦且謂寄興品題以發其豪傑之胸襟云爾至陳白沙子始以匹杜然猶曰別傳也而余師荆川先生乃贊其法之蕪乎少陵豈非獨得其妙者與先生以舊刻無善本且諸體雜出命余分類成帙而以屬江陰黃吉甫氏刻之刻成吉甫仍謂余宜題其首嗚呼余豈知詩者哉

續刻善卷寺集序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鑿七竅而渾沌死然則渾沌之竅渾沌之病也雖然有翕聚則有發散假令儵忽不鑿渾沌能無竅乎能常存乎天地之竅發於山巖谿洞天地一病也然靈氣鍾聚數千百年而一闢於是滉漾變幻見種種奇恠眩耀耳目世傳謂之洞天比於人類中之仙其重於世久矣結繩之前洪荒太古一渾沌也風氣漸開六經作矣聖人豈鑿竅者哉後世能言之士作爲文章詩賦以所長鳴者代不乏人其遇山巖谿洞必有題詠篇什山巖谿洞鑿地之竅文章詩賦鑿人之竅人與天地參故地靈人傑各以其所得之多寡互爲輕重地之所得者多則其人因地以重人之所得者多則其地亦因人而重昔人



所謂交相贊者也吾宜善卷洞啓於周幽王時竒形  
恠狀玉柱靈根融結千古一旦始出登其外峭如也  
入其中曠如也其勝冠絕東南故東南之氣是洞之  
所得者爲多自初闢以來至南齊建寺于今數千年  
騷人墨客題詠篇什不計其數然卒未有增茲洞之  
勝者蓋人之所得未能與洞爭雄也雖然人心之靈  
各有一竅其描寫茲洞之勝亦各以其竅鳴則又惡  
可廢也弘治間寺僧方冊始哀其集刻爲十卷自此  
以後復積歲月今僧廣墳恐其淪失也續刻二卷凡  
若干首求序於余噫此特其餘耳余爲之序亦土苴  
也若夫稟上智之資發天地之奧非通靈明哲者不  
足以與此而余豈其人哉

貴州戊午舉人同年齒錄後序

余生二十五而舉於鄉又十九年而司貴之教以文  
掄選其士由是貴之士從有司舉者三十人自余鄉  
舉時齒於同輩一百三十五人之列以六分爲率而  
長於余者五馬同輩則以年少視余今貴之舉者三  
十人其齒與余相若者曰甘生閻一人餘則皆少則  
余固頽然乎長者也由今觀昔倏忽幾何自少至長  
志欲立而未振業不脩而日衰即使再歷數年長且



老焉其頽然一故吾可知已余方抱此憾甘生輩乃次第其同榜之齒來乞余言余安得不以自憾者爲諸生言之蓋余之始仕也余師荆川先生嘗以不失秀才面目爲戒余謂不失秀才面目則易不失本來面目則難先生曰麤塵細塵摠歸一塵秀才面目即本來自來面目也余因是以思之大凡應接順逆變換不常者所履之境耳然我之爲我者因之以遷焉則物有以勝之矣士當窮居閭巷齒於鄉里安少長之節畜妻子足衣食之外天下之物常若無用而不願其餘一旦出而從仕志高意廣耳目之好逐境而增其

視鄉之長老昔之所柔伏而卑屈焉者反欲凌駕於其上其誇詡官祿譬絲之在染不覺其入焉其情然也彼能卓然自立漠視榮利窮達一心者鮮矣若是而可以爲易乎哉余以先生之教反求者十年雖歛華就實不敢以意氣加人然矜持束縛如與敵鬪卒之志不振而業日衰不免後時之憾焉余是以有愧於先生今諸生固少其進而如余之齒也亦倏忽間耳其又可不以余爲鑒蹈後時之悔耶則舉先生之言以爲諸生告可也夫古之道誠重乎齒然以齒受人之重者計時度日不少自恕四十見惡五十無聞



則以槩其終身故立志脩業者尤在於強盛之年余  
之憾既無所釋矣諸生勉乎哉苟謙讓以齒諸人也  
惟恐其不後志業以脩諸已也惟恐其不先則庶乎  
不失窮居閭巷之素其造於道義也不難矣即進而  
如余之齒也何憾焉諸生其無以齒尊我吾將從而  
後矣乃若侈姓氏之榮敦世講之好則諸生事也尚  
何俟於余言

### 江西武舉錄序

嘉靖甲子孟冬江右武試屆期值巡按虛位大中丞  
周公檄諸司舉故典且以其事上請

天子若曰海寇弗靖朕方因鞶鼓思將帥爲我紓南  
顧憂汝鎮撫洪都得才是亟余汝嘉其從汝請公承  
命益恭事體益隆重百執事罔敢不恪集十三郡士  
如制試之拔三十七人且刻其姓名若文爲錄公復  
授簡於和命序諸首序曰天地間氣剴勁常在西北  
柔悞常在東南以大河之南較大河之北則柔悞過  
半以大江之南較大江之北則柔悞過半剴勁者奮  
發而多武柔悞者委曲而多文岷山之流汪洋澎湃  
豫章當其南山川草木佳麗秀發其鬱爲人文者耳  
目睹記然勇畧果敢之夫則不競於世且戰鬥攻殺



擊刺之事非遇敵不可嘗試 國家承平日久天下  
貴文賤武介胄之士化爲衣冠作揖遜偃僂狀江西  
鍾柔悞之氣兵革不素習而又揖遜偃僂以爲高則  
積弱益甚異時閩廣餘孽盜我邊疆虔劉荼毒民視  
其父兄之難亡走不救豈地與時使然哉雖然信若  
是則江西之士果盡餒民果不可用乎蓋爲地與時  
所限者凡夫委靡之習也地與時不能限者豪傑特  
達者之志也爲地與時所限而怯於戰鬪者法廢也  
地與時不能限使悞者奮勇弱者致力法行也氣無  
剛柔志鼓之則振人無強弱法驅之則亦振子曰匹

夫不可奪志况豪傑特達之士戡亂定難報主以爲  
忠斃而後已夫誠有忠勇不貳之心則亦何堅敵之  
有驅市井子弟三令五申約束既定則以冒白刃赴  
湯火惟吾用之志者所以自立法者所以律人二者  
出於地氣習俗之外所以變柔悞爲剛勁者也昔留  
侯貌如婦人淮陰受少年之辱惟其意在報韓滅項  
故斃疆秦擒拔山蓋世之雄如擒嬰兒可謂有豪傑  
特達之志以吳兵之短小將之以孫武輩則五戰而  
楚不能爭以越兵之柔脆將之以文種輩則有六千  
君子備戎陣以伐吳此則法令嚴明效驗彰彰著矣



吳越非大江以南人耶諸士生長于斯其武弁世受國恩其良家子弟食土之毛秋毫皆

帝力也茲既由武事進不得以風氣自限况臨之以中丞公申之以朝命大非貴文賤武之比於此時而不以豪傑特達自待非夫也夫豪傑特達者以志帥氣而齊部伍嚴號令則必以法制人然欲法之行必得衆歸附欲衆歸附必以忠義倡之大將苟有報主之忠誓心天地賊不俱生則三軍一心視白刃水火即柔慙怯弱之僇夫皆爲怒髮上指之壯士矣諸士其勗之哉諸士果有此志則北滅匈奴南倂島寇俾天下曰是其中丞所拔士也不亦壯乎嗚呼諸士可以躍然而興矣

### 湖北民隱錄序

徽郡游公叅知湖北道事按民版籍十亡五六其存者困於征徭微繆纍纍家有四壁身無完膚如病羸之人無可醫藥旦夕且死公曰噫吾民也何以至是乃下令寬宿逋捐末務減冗食節浮費凡一切可緩者輒以便宜予民公又以節縮於一身者其小惠未徧遂悉心體訪以求民瘼復叅考察牘究其本末於是湖民受病之源了了然如燭照數計公乃以經濟



之才爲之調劑救藥如庖丁解牛悉中輒窾游刃有餘以是請于諸臺臣諸臺臣輒報可蓋凡昔之爲民害者十去五六農歡于野商悅于市流亡者幾復其半越二載公轉秩去邑大夫士哀其所議稿爲兩卷題曰湖北民隱錄將以遺後人且書盛美也嗚呼民何隱哉亦在上者之隱民焉爾已蓋自幽遠小民困苦萬狀不能自直於府縣監司之庭是隱於下而不達者也自幽遠小民顛連無告其情盡然可傷是隱於心而可痛者也彼不達矣爲監司者不以上聞使其阻塞謂之曰隱民之隱彼可痛矣爲監司者視如

秦越人無所動念謂之曰不隱民之可隱夫隱民之隱與不隱民之可隱固難以居監司乃若知其隱而達之且隱之者則又以勢之不得直遂諉曰是非我可專爲或慨然有意任之者則又困于才力弗逮即有所建白皆莫得其要領掣肘難行此其心雖隱民卒無所補以余所見及余所自爲者竟坐此病此余所以服公之識也湖北徭賦舊有定額民不甚病而亦無大隱其後 藩府分封則增祿糧其後苗叛添設十三哨堡則增軍餉自是官司差役晝夜不息費出無經民告竭矣近年以來採辦大木砂金部使者



督責甚急民於是乎大困公悉念曰此民隱也無以  
達之不可達之而不求以處之又不可今觀錄中一  
田二稅以議處祿糧徵折色掣民壯以議處軍餉陳  
邊計以禦苗夷罪公差以蘇驛遞觀砂金之說則知  
土產之原無觀採木之圖則知險阻之可易若公者  
其知民隱而隱之且慨然有意而其才足以任之者  
與公在湖北暇則率諸生講學又建稅益木則例諸  
生相與肖公像羅拜諸商人亦立碑記公之德其他  
善政尚多而余之所及者錄之所載也余愧公之能  
而繼公之後止能按公之跡期於勿失而已此外碌

碌尚未有建明以余無隱民之心則不可有其心而  
無其才則余方以求助于人邑士大夫其有以告我  
哉余於是錄所在携一帙自隨庚申寓武陵公署偶  
暇因爲之序

重刻陽明文錄序

天地萬物一體也天下四海一人也聖賢爲天地立  
心爲生民立命者何生民之初莫非一體繼而軀殼  
起念人我分見流轉不已結習日深岐而爲二三又  
岐而爲什百千萬愚者冥然無所知識其於大道如  
夏蟲之疑冰也偏者得一察焉以自好其語大道如



井蛙之見天也不有先知先覺者知之覺之則如昏  
夜求於幽室之中其何之矣故曰聖賢者時人之耳  
目也時人不能盡耳目之用而聖賢爲之耳目心由  
此存命由此立然後大道昭明而乾坤不毀雖然以  
聖賢之耳目爲時人之耳目奚止千里天地萬物一  
體也天下四海一人也苟聖賢得其耳目而時人不  
得其耳目則聖賢之耳目惡乎其全故曰誠者非自  
成已也所以成物也明德新民豈二物哉伊尹以覺  
斯民爲已任蓋非任天下之重乃其所以自任也  
明興當 聖治之隆先輩人才彬彬濟濟可謂極盛

然猶習於舊聞守其格套不能無藩籬之障既曰障  
焉惡能與天地相似哉陽明先生以上智之資深病  
其蔽一旦豁然有悟發爲致良知之說汲汲焉欲與  
衆同之而登之於大道雖遭謗毀有所不辭蓋其一  
體之念切矣觀其謂知行合一而格物在心深得明  
道性無內外之旨所謂先知先覺不外於是其有功  
於學者甚大彼因而詆訾之者亦何損於先生之道  
乎由先生至於今學術大壞自私自利苟便於己無  
所不至語以一體之說則群然笑之某侯來令吾邑  
爲之憂焉曰是不講於陽明之學也陽明之言明白



洞達而其精義多在文錄數卷乃先生手訂以示人者自全集出而文錄遂廢彼卷帙繁多觀者既不能徧而窮鄉下邑得見者罕矣乃重刻其錄於邑中俾得家藏而人誦之冀以發其良知其於一體之學庶有助云

毛古菴先生文集序

昔者聖人以中庸之道教萬世而自以爲未能者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必言行相顧而後爲君子然狂者行不掩言聖人猶取焉若老聃莊列之徒駕虛鑿空以其說馳騫於天下言者不必行行者不必言而

大道遂裂老聃莊列之所以異於狂與狂之所以異於中庸者何也聖人之道顯而子臣弟友之間皆其蹈履之德微而天地鬼神之際皆其制作之原盖用其所知所能者以爲言故爲天下之庸言狂者未能蹈道履德而有志於聖人之道德若曾點浴沂舞雩之樂宛然萬物一體之念盖言雖或違於行而其不詭於道也舉足而可進者也老聃莊列之徒窮極高遠希覬乎人之所不到視人倫日用耳目常習之道皆爲鑿性喪真之具以仁義禮法爚亂天下若畢弋置罟之亂鳥獸然者驟聞其說雖若可喜而要其實



用其不肯於聖人者鮮矣夷考其徒卒亦無有蹈其所說者焉嗟夫言之易滋蔓也聖人使人以言行相顧而聽言觀行猶惓惓致戒於親炙之門人信若老莊之言其將何所不至哉吾讀古菴毛先生之集而有感焉先生生當弘治正德之間篤志好古自少以事親忠君仁民愛物爲念于時先輩學問繩墨而趨不免徇象執噐之病乃有高明者出曰道非形噐也遂一掃俗學聞見之陋而專致本然之良知其言簡易切要非若駕虛鑿空之談然於聖人言行相顧之訓爲教稍異其涵養之未純而識見之超悟則又有

似於狂夫狂者取其進道則可以之倡天下而使人從之則不可况學之者未得狂者之高潔而先肆爲無所憑據之論則亦將何所不至哉先生深爲此懼故窮理踐履一尊信晦翁氏而發之於言若立朝之奏議家庭之教誨與夫朋友之講學有司之論政皆出於躬行實得而無一字之侈說參于其間由是而下學上達見明守固蓋既無徇象執噐之陋而亦非專事良知以求超悟焉者其諸言行相顧爲中庸之道者耶和少寡昧不敢爲放言高論及聞先生之學意甚鄉徃以爲不肖如愚者循是以往終無失也每



以不及見先生爲恨茲嗣子諧刻先生之集以其序屬余嗚呼余不及見先生而得托名於先生之文焉其亦可以無憾矣

陳梧岡先生文集序

歲丁巳余視學貴竹始識梧岡先生先生者今時正人負海內之望者也余既接先生見其碩大光明剛方嚴毅不假人以詞色余亦素耻作妍媚狀先生於是以前爲同志暇日從先生推求藝文道古今作者之意間有合焉先生則又以余爲知文乃盡出其著作示余余讀之若河伯望洋洋然自失蓋先生少聰

慧絕人過目不忘頃刻萬言思若决河庶幾乎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矣余嘗謂文非虛器將以達已之意而文之於言達已之意者所以形其實得之際也至其文之於言則博學強記參互古今其取類也遠其用物也多二者兼焉乃可以立言而傳諸不朽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世之作者衆矣何傳者之少也意未達而其言不文也凡人之意皆起於所實得苟未能蹈道履德而竊取道德以爲言彼知言不托於正則不可示後然實得之際既歎則將以何者達而爲辭言不文者乏



探索之功而尚鉅釘之體摘章摘句割截破碎比如  
越羅蜀錦寸寸而裂之又寸寸而縫之尚可以爲衣  
乎夫內無得於身心則其源不深外不資於物類則  
其蓄不盛若是而文之不傳也宜矣先生光明剛大  
之氣培之既久遇事有作直書胸臆其意自見生平  
於外物一無嗜好惟廣聞績學政務之餘手不釋卷  
或中夜不寐燃膏繼晷網羅諸子窮深入奧非但剽  
竊於章句間者故其諸作若不經思而文采煥發自  
成大家余竊取而論之謂其意達而言文詎不信哉  
先生別有詩集其門人王某氏已爲之序茲以文序  
屬余曰吾非敢以行世特以示子孫耳余謂此集如  
金鍾大鏞先生之家固不得而私寶之也先生居維  
揚大海之濱昔人所謂扶輿磅礴之氣所會其文章  
蓋得於江山之助云

師暇哀言序

宇宙內事皆性分事儒者有囊括天地之胸襟有卷  
舒古今之智慧皆自其性爲之以性之通乎天地古  
今人物者輔世長民常變各得其宜文武惟其所用  
則爲經濟又以天地古今人物之情狀會通於一身  
者宣其幽渺洩其精華書之簡冊而有緒韻之聲律



而成章則爲文詞二者各造其極而擅其長於一世此君子之盡其性也嗚呼難矣哉三代而下全材罕見游於聖人之門者政事文學不能兼科漢唐諸世勲名將相代不乏人其文辭不少概見必藉於人以傳而宗工鉅儒銘人之德紀人之功纖悉周至俾其人若世歷千載不磨滅然立功報主戡亂定難之事卒不與焉蓋人之精神各有所寄荀卿子謂藝之至者且不兩能而况進於藝者乎故立功立言有一於此亦足以不朽矣今大司馬自湖吳公其殆兼之者與公性穎悟以人物表見於豫章既魁其鄉登第歷

禮刑二曹與同輩攷論典籍直欲追古作者是時公以文推卽署間然公留心世務慨然以經濟自任及其守維揚備兵山東督齊魯學政職脩化行名聲籍籍尋擢浙省右丞不一月而績著數倍蓋不試則已試則罔不奏績以故縉紳大夫稱文武爲憲者必屬之公未幾由總理河道進兩廣節鉞運籌決勝動中戎機且於軍旅搶攘羽檄交馳不廢著作其文典要通達詩以漢魏盛唐爲宗而一歸之雄壯渾厚直入古人堂奧然則經濟文章兼宇宙內事公固不得而讓矣公方蒐兵振旅剪除寇巢使海不揚波卽露布



於朝或鐫之海隅山阿誇耀後世或聲之金石管絃  
俾工歌之皆公所優爲者此所爲不朽者非耶夫古  
之烈丈夫樹勲於已必以勒石刻銘屬之他人雖其  
奇功偉業托之以顯然不若出於一人成於一手使  
精神命脉毫髮無遺憾寧不爲千古一快哉和於公  
先後禮曹且三任監司於公之鄉及是始爲公屬而  
又承公命得托名於公文之內其何幸與然公獨步  
一世名實加於上下而和也五十無聞甘與草木同  
腐輒不自揆僭序公作願公之三沐而三薰之也

吳文肅公摘稿序

古云文章與時高下余讀吳文肅公集作而言曰此  
盛世之長技大雅之餘音也其時之所爲乎我明  
高皇帝啓運經天緯地獨擅千古沉浸涵郁百餘年  
後至成化弘治間而極公之出世正際其時筮仕入  
翰林讀中秘書其師其友皆專門名家宗工鉅藪也  
公復嚴於自守慎其所與其業之也精其蓄之也久  
故發爲文章切實而不虛篇各一意不相蹈襲其詩  
吟咏性情能言已志艷詞綺語剜削殆盡卓然自成  
一家當時何李輩出號稱善鳴膾炙人口見者驚其  
爲洪崖峻壁炫耀耳目也而公獨守故步泰然自得



若清泉白石把翫不足公可謂篤於自信不願乎其  
外者矣余得公集以示友人王孚齋君君然余說且  
舉集中徐少師狀有云公學問純正爲文一以理道  
耻雕斲公之所以論少師者乃其所以自道也嗚呼  
其確論哉公在詞林時徐少師實秉國鈞主文柄  
而公亦同考順天一時名士罔有遺者其式文家傳  
人誦至今不衰夫時方隆盛而二公同出吾邑左右  
後先天之生材豈偶然哉余忝邑人生於公後六七  
十載世變風移爲文者雜出於諸子百家以尚竒崛  
爲詩者幽深窈渺或有取於禪語以爲玄機即余亦  
不免於習俗漸染使公而生於斯世其斷然不爲可  
知已君不歆羨于當時而肯改易於今日哉余於是  
仰止前脩竊有愧矣公性謙讓稿藏于家戒其後勿  
刻爰未刊行其仲子潯州守驂駮之子慶熊進士皆  
嘗付梓亦不果行今諸孫士遇輩若干人謀之于余  
余曰此先尚書精神所在孝子慈孫不可不傳也遂  
刻焉而余爲作序名曰摘稿者蓋公所著述尚富此  
特其十分之一爾

讀戴君伯常集序

錦衣戴君伯常與余交垂三十年矣其貌恂恂然忠



信士也始而刻意行檢紛華利欲泊然不寘于懷既而有志於道遍交當世賢人君子講求性命之要疊疊不倦其好善一念出於天衷如此則又曰性命道德所以經世也苟不達時務則不可謂之學者故自古今人物以至國朝典制悉加推究通其大畧於是以其得於心者敷之於言怡然自信也蓋心無內外宇宙事即性分事世人分性命經濟爲兩途故有偏枯狗象之弊而戴君兼之其於言宜其沛然也君問以所著作示余余讀而竒之蓋今之號爲文章家者絺一辭繪一句極力摹倣古人則謂之工求其實

際反茫然焉與古人立言之旨甚背戴君之言不事雕鏤不拘繩墨要自胸臆流出不借耳目於人雖其論議評品未必一一合於聖賢然謂其無得於已不可也君好學日新未見其止純其心益握其竅窮其事益深其源以之立言其有不至者鮮矣余尚得而見之余既讀君作因書是說於首嗚呼余之所期待於君者豈淺哉

李氏族譜序

余外家李氏邑舊族也夫舊族者非必其有富者顯者而稱之即未嘗有富且顯者而爲邑人所指名隱



然如喬木之在茂林可望而不可攀蓋其源遠矣彼  
暴發而卒富貴者謂之盛族可矣將以稱於邑中曰  
舊族則未也吾邑自國初來稱舊族者曰蔣曰李  
不過三數家李爲吾母氏所出余爲童時聞母氏談  
外祖兄弟及同堂兄弟聚廬而處友愛篤至即一菜  
餚未嘗不同食坐間每舉一二富顯家或禮數不開  
或僭侈過度輒傳以爲咲而因以戒其子弟不惟無  
富貴之念而羞稱之若此其所存太樸之風忠厚之  
意可想見也何愧乎爲舊族哉夫舊族必有宗宗也  
者所以收族也宗必有譜譜也者所以明宗也族有

遠近然自祖宗視之皆無親疎其本源支系一有不  
具數世之後不將視宗人爲路人乎是故譜之於宗  
重也李氏舊有族圖傳自晉陵祖宋丞相忠定公又  
有仕爲宣義卽者顯於宋莫考其名正德辛未宗淵  
瀛志在敦族乃請于太史文徵仲氏修之而邵文莊  
公爲之序是時徵仲謂宣義卽以下既失其傳則斷  
自文遠之父元佑始總爲一圖又分而四之亦詳盡  
矣嗣是五十六載嘉靖甲寅舅氏蓉川公爲邵武光  
澤丞至郡謁忠定公祠得其世系云忠定公諸孫有  
名謙者爲晉陵尉因家焉與舊圖合則所謂宣義卽



者爲謙之父有本末可信於是仍祖忠定公而作文以記其事然譜尚未就從姪煥因公之志廣續諸圖而李氏之子孫支分代列自是而徃生生不已悉爲叙錄雖百世可考也嗚呼吾觀外氏詩禮之家文風日盛今遊黌校者若干人斌斌焉皆聳壑昂霄之器李氏之興其未艾已若夫富且顯者固其餘事焉爾余遂因煥之請書以俟之

送李孤山任龍門令序

李君孤山余伯氏友也始余從伯氏受學見李君文輒心慕之效焉君幼承大父方伯公教恂恂習禮語

不輕出余又心慕之效焉君名重士林值時制選士於學校督學者以君名應始就公車後竟屢試不偶余仕乃在君先余能不愧於君哉余任爲禮曹再至京師君始就職銓部授廣州龍門令親友在都門者咸謂余當有言噫若君者余固不能無言也自余稍有知覺以來所見者有二令焉其志操淬礪其心不欲作流俗吏慕漢循良者所爲然一則高才而畧于政一則小心而煩其施總一縣之衆聽于一令政有煩簡事有緩急緩者不嫌于簡急者不厭其煩斯政體也彼高才而畧者不問緩急一歸之于簡其弊使



鄉里小民身被盜患至不能自直於縣令之庭小心而煩者自人犯笞杖法以下爲之毫分縷析若櫛髮而理絲焉事有大於此者精神耗矣鼓舞倦矣其勢多壅格而不行夫以一縣之政若詞訟錢穀盜賊諸課相湏於令者何殷而望令以治者不勝其繁且多也湏之者殷而待之者簡譬之牧牛羊者不求其牧與芻也可乎不可也望之者多而待之者煩譬之以一人牧千羊必一一手與之芻牧也可乎不可也由前所爲則奚用令也由後所爲雖縣設十令不足也故君子致謹乎重且大者而煩碎者或不暇詳何則有所縱者有所操也雖然使操縱之權在此則令猶可爲也隸省之邑率數監司監司之於民也遠而令之于民也親遠者常拘于法親者則體其情於是依法以爲急民以爲緩令以爲煩監司以爲簡者則亦以情言乎上而已夫宣上意以行下者令也以下情而上達者亦令也其行乎下者有緩有急則其達乎上者可不以情告之乎告之以情而不惻然爲民動念者則監司之過也嗟夫煩簡之難其難在已情法之難其難在人令胡可以易言哉人皆謂李君文宜高第才宜大用于時乃官不過一令治不過一縣爲



惜余謂君子之樂近民者莫若令其所至難爲者亦莫若令令苟能稱其職則上焉居清要之地其不稱鮮矣使地居清要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曷若一賢令哉李君於世故素號練達持身甚謹而處事甚周茲行也其能適煩簡之宜審矣其通上下之情必矣其爲賢令也信矣昔王烈以布衣化盜陳寔以太丘長著名此其職猶未若令也其聲望赫赫照後世如此彼以一第爲君少一縣爲君惜者非知言者也君往矣余將見君之令名當在良吏傳而余雖非居清要貪祿備貞於世一無所補其能無愧於君哉

壽王母夏孺人七袞序

今之言孝者我知之矣紆青紫樹旌旄胥吏逢迎卒徒奔走呼擁於里閭爲鄉曲之所詫見是高官大爵之榮也其次則盛殺饌豐酒漿珍怪之羞遠方之味人力所難致者方丈羅列賓客滿堂觥籌交錯稱觴而願壽是富人貴公子之行也二者可以爲孝乎孟子謂仕則慕君則孝思不專而烹熟羶薌君子不謂之孝然則世之所謂孝者其無乃孝之衰與風俗之壞其始皆起於人之外慕而無情實掩飾於衆所矚目之時而不能體驗於良心真切之際致美乎對賓



拜跪之顯而不能委曲於左右就養之微則雖有官爵之榮富貴之奉然而愛敬不存焉人之心誰能欺以誠僞者隆虛名以事親父母其將以我爲孝乎村夫野人茅屋土宇耒耜而食織紉而衣荷薪汲水一日之儲僅足以給朝夕而白髮兒齒怡然相安至老不厭則亦足以樂乎此矣人之所好凡一藝以上自博文強記以至工詩能文揮毫博奕絲竹音聲種種嗜玩足乎已則自無待於外况日用倫常動乎真性苟得其樂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而何暇外慕哉必外慕以爲足皆其中之不足者也孔門之所從事莫先

於孝游夏高弟也然或不足於敬或不足於色盡在之實游夏且有愧焉如此彼從事外物者在我據之以爲功衆人誇之以爲盛則一有官爵者而已矣一富人公子而已矣官爵在天者也富貴非人所素有也則夫固窮君子啜菽飲水盡其歡者終身不以孝名矣彼徼富貴之資奢侈赫奕一旦時移勢歇賓客散去門館寂寞昔謂之孝今將被之以不孝之名矣噫實德衰而繁文盛太朴散而矯僞興亦何怪其然哉然則今之孝者其無乃孝之衰與吾友王君世新自其少時一言妄出則赧然耻一行不着已則赧然



耻既又知外慕者爲可厭直欲以其身爲流俗之障其獨行其志而惟恐墜落凜乎如以一髮引千鈞而臨乎萬仞之淵也其歛華就實而不使喪失兢兢焉如懷明珠拱璧而夜行於塗也惟其內有所重故在外者輕舉不能奪吾所好故其重乎內者益專君少孤依母夏孺人以居始君之父陶軒公佐其父朴菴翁以勤儉起家孺人遵其指不少爲紛華習甘心澹泊既而朴菴翁父子相繼淪謝家遂中落孺人怡然處之無戚容即丈夫能處順逆者弗如也王君事孺人先意承志自饗殮外囊無餘財而孺人愛王君特

甚若不識人間有勢利事者母子之間嬉嬉愉愉其相與樂其壽豈世人所能量哉向使王君榮祿養親鍾鼎肉食而誠心愛敬或不能盡如今日則自孺人今日之視王君者視之不知孰多而孰少也吾觀孺人不難於由富而居貧則其貧賤之無慕乎富貴可知矣王君藏器待時出而大用固其餘事然於奉養也得之也奚以加不得也奚以損乎雖然王君此心在王君自知之者無事勉強無事掩飾性天呈露習氣消除千古相傳在游夏以爲難者王君王君其母以所能者自矜而以不能者自勉可也於是孺人七



十餘爲文以壽之如此勉王君且因以自勉也

壽靜軒曾先生七十序

凡人之樂而習焉者必其志之安於是也古人於一藝一業志苟在焉則終身習之不厭即榮寵聲利不足易也故能用志不分而各以其身幹天地之事今人之志則以習而移矣童而見聞焉有所謂學校鄉舉者則羣一省之人而奔之長而應舉焉有所謂高第美官者則羣四方之人而奔之其有能自足其習而無外慕者鮮矣苟有自足其習而不從事於世之所榮則鄉黨姻族羣聚而笑之曰是何爲此而不爲

彼也噫習之移人亦可怪矣夫人以一身而參天地爲三才豈假軒冕勢位而後足哉蓋必有所在矣農工商賈各事其事耳目口鼻無愧於爲人至於天文地理醫卜各專其精而發其志則亦可以終吾之生矣昔漢之宋大夫賈博士早歲登朝磊落自負一見司馬季主則噤口低頭卒不能出氣何者彼固安於習而能以其術通天地之理者也其視軒冕勢位猶塵土粃糠也而何足以介意夫以季主視今人吾不知其所言云何使今人聞季主之論其羣聚而笑之必矣余嘗感古今之變求賢人之隱於下位庶幾如



季主者事之而不可得乃今於靜軒曾先生見之公少孤而性聰慧作書記誦絕出羣輩公乃棄舉業不事專心農圃併治醫卜百家之學蓬戶終身若不知有人間富貴者公子雙羅君文學穎悟弱冠舉於鄉就試禮部一再見黜即承公命祿仕居貧居卑若無意於尊富者夫以公之才盡其所長豈不能與一省之人羣奔而取勝以雙羅君之學待時而動豈不能與四方之人羣奔而取勝而公父子各足其業斷然不移此其志必有所重習之而安焉者矣夫不移於習者其行必無所辱有定於志者其氣必有所伸余

未及見公而見雙羅於同省雙羅之爲人於世之所趨者則避之惟恐不深於世之所忌者則言之有所不顧余既已竦然異之君間爲我陳公之行有足多者如於季父也報過於施於舅氏也捐地以葬於親戚也脫簪以周其喪而於其相知也然諾意氣死生不二是世之所尚者公既薄之不爲而公之所重者世欲易之不可豈季主所謂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者與維是公年七十雙羅以余爲知己偕同僚阮君乞余文爲壽余未見公而進言如此使公聞之其以余爲不溺於俗而庶幾知所重者乎抑以余爲



宋大夫賈博士之徒異日見公倘有以語我使余噤口低頭而不能出氣矣乎

壽尊師後齋潘先生七十序

古者天子之事老也饋醬醕爵割牲搃干相與周旋揖讓於國學之中然其意之所重不過教人以孝弟而以天子之尊先之也漢初有孝弟力田之科其後寢廢而重經師彼經師者各以章句訓詁專門名家徃徃據三公之位而決國家之疑其教授弟子無慮數千人而其列於學官也至久不廢然孝弟行則士皆敦本尚實而風俗歸厚至於經師所稱引大率織

綜穿鑿之說多而躬行踐履之實廢虛辭口耳之僞盛而直方正大之氣衰若張禹劉歆以奸誤國馬融戴聖以賄敗身此其章章較著者猶且如是豈崇章句而無實意其弊固然也藉使當時如古之專尚孝弟苟有若人生乎其間則固羣怒而屏逐之矣而况列於學官尊爲國師乎故愚以爲君子之垂世立教行之而無疑傳之而無弊者莫若孝弟且夫三代盛時精微之學豈無可以傳心者乎聖人以爲可以傳心而不可以立教也心之微妙口不能言豈惟凡民不能知雖賢者蓋有不可強矣是以姑示之以孝弟



其大者使之和其心順其德由之以通於神明而精  
微之蘊嘿焉而已傳其次者雖不能推之以得其大  
而和其心順其德以師禮義厚民俗而不流於章句  
之空言是豈非行之而無疑傳之而無弊者乎余自  
幼時猶及見吾鄉風俗之美子事其父少遜其長無  
少致飾于時吾師後齋先生實爲鄉邦規矩先生之  
于孝弟既躬行不倦其訓人也無疾言遽色從容談  
吐有足感動人者使其不順之心默然愧阻而後生  
小子挾才盛氣倨傲於他先達之傍者一見先生不  
覺其赧然耻油然其屈服也今世之高談性命者駕

虛鑿空捕風捉影能言聖人所不敢言而以詩書獵  
取名位者抽黃對白榮身肥家又不逮漢儒遠甚至  
於孝弟之事則視爲庸常無足竒怪而先王立教之  
法遂廢而不講矣先生未嘗談性命而於一切世味  
聲利高明所不免者漠然不以掛於懷其冲襟雅量  
余竊疑其有得於精微之訓者而未敢窺其淺深也  
余少從先生受書聞其所陳說明白正大皆本之禮  
義固非漢儒之瑣瑣於訓詁章句間者其化之行于  
吾鄉者已推之于冀北閩中然使其生於上古置之  
太學天子親身事之以教天下孝弟則豈徒冀北閩



中已也夫既不得以孝弟之身與天子揖讓於國學  
又不得以明白正大之說比之漢儒列於學官先生  
之用其爲未竟矣雖然孟軻氏曰入則孝出則弟守  
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願先生以此自壽而諸生  
輩亦以此壽先生其亦庶幾乎可也

壽補菴華年兄七十序

聲利溺於志之不立而放肆始於行之不修若是者  
人之所不疑也始有志於立身而終汨沒於聲利始  
檢束於名節而終放肆於事爲若是者人之所疑以  
爲矜持於壯歲而墮落於暮年者也君子之論則不

然自其卓立之時而已知其汨沒自其檢束之時而  
已知其放肆何也彼之所事者非心而所着者皆景  
也景之在前一善一惡生滅流轉而根器不存俄而  
景以情遷精神衰而鼓舞倦身名氣節意味索然則  
惡者固惡而善者亦流於惡人以其惡而疑其素不  
知自其素而可以觀其流則謂卓立爲汨沒謂檢束  
爲放肆非過也言其無所得者然也夫人當立身名  
節之時一念意氣直與古人爲徒其視聲利放肆者  
爲何如人而卒乃同歸焉豈非不知事心之過歟誠  
使知事其心則操存舍亡一念之精明常覺其收之



未盡而放之多端敝神竭力以之終身蓋無時可已也而豈若身名氣節之有窮且變哉惟此學不明而人之執象爲心也雖有卓絕之志高世之行矜持於壯歲而墮落於暮年者徃徃皆然此補菴先生之所以爲難也余始識先生時先生年已五十學成而名立余未知其爲心也及先生仕爲戶部權稅江州既以清白顯名未幾而乞致其仕高風完節可望而不可攀而余猶寄以詩曰一官罷後試看心蓋猶恐其斯之未信也比先生數年家居屏棄外務其於故所蓄財帛一切不問而專事於身心性情之間外則確

然不污而中則日進無已余乃見先生之心矣蓋清白於官守而退避於仕途此勉強於節行者可能也努力於少壯而奮迅於既衰非知學者不能也先生親賢取友志非不在立身口非不言名節而余獨信其心者自其不變者觀之也立乎聲利放肆之中而回狂瀾於既倒出乎身名氣節之表而收竒功於一源若先生者豈非難哉先生今年七十吳中名士爭以文爲壽先生謂余不可無言而中丞趙尋齋公撫臨茲土高先生道義亦以書屬余文壽之余謂七十壽矣而世所常有不足爲先生壽獨其努力於少壯



而奮迅於既衰知所謂事其心者以振薄俗而明學術是可以壽先生已以是復於先生併告中丞公不知然乎否也

壽右臺芹山陳老先生七十序

授之以文武之具授之以煩且難鋒起而應之未幾而屈且折焉此少年不更事者之爲也授之以文武之具授之以煩且難笑談之間指顧而辨然其思未熟而取快一時者元氣陰以消耗此高才而慮不周者之爲也夫其年資才力足爲世用而事不更而慮未周則用之不免於有過若是者使之困頓於盤根錯節以出其踟躕四顧之謀鬱塞於微結糾纏以深其排難解紛之智所以老其才而用之也今

天子之於大中丞芹山陳公蓋不爲無意矣公壯歲從仕歷文宗而進至方伯不可謂少也而

天子試之則更授之郡縣凡十年而復顯公才望素著經歷久而諳練多不可謂不熟也而

天子試之則俾之屈蠖泥蟠凡再挫而未已譬之造化之於物花草之濃艷者隨時消歇而飽厭霜雪培植之於歲寒者松柏也大冶之鑄金鑪錘一施鉛氣盡淨而百煉愈精者真金也余嘗官南曹而公爲司



徒亞卿既得以觀公之政其後余再過淮而公以右  
臺督撫則益以知公之詳公之爲人大槩風采峻肅  
而持之以凝重之思綱紀難犯而兼之以綜理之密  
其鋒不可屈折而其所振舉者皆永遠久大之規彼  
少年有才者束手退聽而公也卒爲老成典刑無愧  
於歲寒之松栢大冶之真金焉揆其所就豈非困頓  
鬱塞之餘亦爲之助與然則公之有益於時爲天下  
扶持元氣者皆

天子有以成之也公之先以交趾歸化比於宋之錢  
氏錢氏族屬至今顯於吳越間公之後蓋未可量也

公嘗上疏乞居陽羨 朝廷優詔從之賜予甚厚其  
請老也留之再三度其不可而後聽焉蓋古者人君  
之於臣未用其才則思所以成之既得其力則思所  
以佚之觀公之報國與國之待公者可知矣今  
年七月爲公七旬初度尚留 京師其子一龍輩居  
陽羨陽羨諸生以公之來爲山川增重謀所以壽之  
而余也嘗從公後則不敢以辭書曰天壽平格此君  
子之進而壽國者也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  
信此君子之退而壽鄉者也而和既得從公於 朝  
復得從公於鄉兩者皆有榮施焉其不喜且幸歟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四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五

序

壽尊師石菴曹先生八十序

尊師石菴先生八十之誕余客楚南家兄養菴以書來曰若不得拜壽其以文爲先生壽可乎嘻此余之心亦余之分也廼忘其固陋爲文曰天之生物其不測矣當春氣和土脉動雨露之所滋百果草木萌芽甲拆華者實者靡不乘時精采是天以雨露栽培之也及至霜雪既降寒威凜冽草犯之而萎木觸之而秃獨松栢之節挺拔勁秀是天以霜雪栽培之也以



雨露栽培者其生氣常易以霜雪栽培者其生氣常  
難生之易則其變衰必易生之難則其變衰亦難理  
固然也天之生人也亦然予之以福澤使之履順境  
坦途罔有拂逆是雨露之栽培於春者也投之以艱  
難困苦幾危而後安固窮而後達是霜雪之栽培於  
冬者也然物之無知其榮其枯一任於氣之自然  
則有與天感應之道此人之所以靈於物也故天之  
責於人者爲獨至而人之修其身以順天者不可以  
不周世之人子子然而修矣修之而不應應之而不  
如其願則曰天之無報也而遂怠其修造物之栽培

者猶爲未定而彼之自棄乃先於未定之天則其終  
身困窮無惑也苟能摧之益堅挫之益勵則天之降  
福如松柏之異於衆木也可知爾已余於石菴先生  
見之先生家故貧其父翁學儒不售先生思自奮於  
詩書而無資乃以課士爲業晝則與諸生講解不廢  
時刻夜則焚膏繼晷分更分漏寢息靡寧歷寒暑爲  
常先生貌素臞以讀書積成羸瘵然先生無他嗜慾  
惟攻業益專羸瘵不爲累也居頃之中鄉試書經二  
卷是天之植先生於始而先生既修身以順之矣比  
其中年復遭迤蹇子息之變相繼而起艱虞特甚先



生力行古道而報施若是宜其怨且怠也然先生修  
行益勤勵志益苦日與其子姪考訂詩書崇尚德義  
於頽波末俗中屹然爲一時砥柱後學賴以倡率而  
風化賴以敦龐罔敢怠也怨何有焉由是其姪若子  
繼登科第先生年躋八十形如野鶴之巖而勁如松  
栢之榦飲食強健所享無涯乃知天之栽培先生以  
霜雪之久而摧之益堅挫之益勵則先生之順天者  
周也昔聖人以作善降祥爲訓而世謂其未必然以  
其應之者爽也不知無故得福者偶值乎春意發生  
之盛間於栽培之時而栽培之然而不可幸矣無故  
得殃者適值乎冬氣之嚴厲不待栽培之定而自怠  
也然而不可語天道矣余於先生之壽見天人相應  
之理爲說如此以此壽先生先生或庶幾一咲而舉  
觴矣

送大司空葵峯黃老先生內召序

庚申秋仲總制葵翁黃公由撫蜀進貳司馬臨鎮于  
沅公剛斷明察威望素孚始至之日三省數千里之  
地跼躅俟命公曰三苗在舜時格以文德未可以武  
治也乃簡節踈目一以懷柔爲主忠信既著約令大  
明於是糯塘冷水盤那昔卽等三十餘寨相率聽撫



者千餘苗公悉加犒賚苗人剝牛示信誓不復反越  
數月貴州岑賈拘洞勾猛絞郎群苗久作不靖猶然  
梗化公又曰是非可以德馴者不一創之其何以示  
威遂下令諸將進兵鵬勦斬首俘獲一百七十餘名  
招回安插四千三百名而貴以大治夫糯塘諸寨昔  
時未服之生苗也以撫爲善岑賈諸寨昔時漏殄之  
殘苗也以勦爲宜公張弛操縱悉中事機或撫或勦  
惟其所爲而莫不如志蓋公柔遠之畧成功可見者  
如是而公之治內則又嚴科擾之禁重賊吏之誅戒  
文武官之掎剋軍民者身先節儉凡幕府供費秋毫  
不取諸里民於是開府未暮農歌于野商悅于市旅  
歡於途軍樂於伍莫不謂公活我和竊言公之柔遠  
也雖非家喻戶曉而苗人之畏則若家喻而戶曉者  
公之治內也雖非家賜人益而百姓之懷則若家賜  
而人益者適

天子以司空之佐召公幕下諸僚屬咸怏怏相謂  
天子何不爲三邊之民少留公鎮撫且以公之望即  
進陟冢輔秉鈞衡何所不可乃從司馬召拜司空何  
哉和曰此

天子用公之意也天下有常才有非常之才常才者



可器者也非常才者不可器者也彼其量才而與一官循資而進一級責其能不責其所不能特以待常才耳至於待非常之才則大小崇卑彼此難易惟其所置姑試之於前而大任之於後未可以常才例也公初歷諫垣言事鑿鑿可行繼而更歷藩臬刑名錢穀無不精析吏胥銖兩之姦不能逃匿至其撫蜀也殿工需材孔棘公立法採辦合抱之木由蜀江而下纍纍然達于京師凡明堂大廈棟梁之具咸取足于公今茲鎮沅其功蹟又彰彰若是

天子謂公小試之而小效大試之而大效有臣如此何所不可故姑以司空召還將以大任畀公吾知其坐廟堂霖雨天下也且不日矣和每聞公鑒別人物若辯妍媸黑白毫髮不爽公如位冢輔秉鈞衡有進退人才之權則因才任使疑亮天工以答天下之望豈止撫蜀鎮沅歛其施於一方而已哉然則以司空召公者其在斯與其在斯與於是諸屬僚咸知天子所以用公之意而以和爲知言遂書之以獻

壽大司馬靜齋石老先生六十序

大司馬靜齋石公開府于沅暮年節儉惠和文德既修武功亦競幕府屬僚賢愚皆獲其益軍民舉手加



額願 朝廷無遽以我公歸

天子謂公元老重望不可久勞于外 召入司徒維

是七月之吉值公誕期和忝僚屬之後諸僚屬謀所以壽公授簡於和以不文辭不獲復以僭分辭咸曰以下祝上禮也且古今有之何僭爲和乃諭于衆曰君子之持已也莫重乎操公宦轍所至圖書數卷自少至今兢兢砥礪一毫不放雖以幣帛贄贐交道接禮古之所謂有名者一切謝絕如水壺徹底松栢凌寒世固有操如公者乎衆曰是無有也和又諭于衆曰君子之與人也莫難於察公於屬吏賢否分毫

之善銖兩之姦若別黑白凡所委任朝出幕府夕即得其所爲如妍媸之莫遁乎鑑輕重之莫逃乎衡世固有察如公者乎衆曰是無有也和曰是二者衆知其無有也亦知其有進于是者乎夫唐虞既遠九德寢微人之氣性鮮有不偏操可也操者恐爲人挽急於表白則必至於自露察可也察者不受人欺急於繩墨則必至於過嚴操至於露是噐不勝其守而其操易亂則亦惡在其爲操察至於嚴是德不勝其明而其察易折則亦惡在其爲察曷觀唐虞九德如寬栗柔立之類有所長者固必有所濟有所長而無以



濟之是非全德也和觀於公始終一節不假勉強出於自然其履清修而甘澹泊但知爲之自我者如是而已亦莫計其人之知否也此豈非操而不露者乎至其與人則包含徧覆惟欲同歸於善及其有過薄示其意其人能改輒復優容不追既往人無不樂從謂公親已此豈非察而不嚴者乎不露不嚴此公之所以爲操爲察也公嘗再任朔方計却北狄恩威素著西人思慕之及今鎮沅約束號令簡明詳盡諸將士爭用命至搗累年叛惡猺巢無不如志公猶不居其功公固三代人物文武爲憲而和獨頌公之操且察者以爲公之成功皆自其德之不偏也夫元氣之在天地間與在人之身一也唐虞九德彰厥有常則元氣屬於一身以之明亮家邦師百僚而凝庶績則元氣屬於天地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言天佑賢才非所以保一人乃所以保國家也公以不偏之德著有常之行成明亮保乂之績則屬僚之壽公者是豈爲公一身祝願而已哉和以此言語衆皆再拜曰子之言信遂拜手稽首敬書之爲壽公序

贈節推周銜陽視事宜興序

天下之人心有以異乎長吏之心與百姓之心其果



異也耶其果同也耶長吏者當其窮時讀書談道以資其智及其出而後仕承上使下應對酬酢之習其節居官任職方物出慮之熟其謀故其心千變萬化而不窮乃匹夫匹婦耳不聞今古之典目不見當世之務拘拘然僅守一隅其爲心如是而已以千變萬化之心役僅守一隅之心而臨以有司之勢位宜其令之左則左令之右則右塞其耳蔽其目朝四暮三如猿狙之可愚弄也然而欺之則能覺詐之則不從長吏即有智慧深邃掩飾於一時曾未幾而敗露矣百姓之不能通方也特其應用之心耳至於情欲愛

惡之真出於自然者乃天地之靈氣若賢若愚其心一也爲吏者苟以其一隅之心可忽而不知愛惡之同可懼長傲遂非始乎欺則必有終乎虐者矣民其感焉否也癸亥之冬吾邑令缺適衛陽周侯佐府臺臣檄署篆務侯燕產也內直而外方色溫而氣和表裡洞然底蘊可鑒即之者如覩廊廟之器而珮玉瓊琚鏗然不凡也又如周之大雅都士容不改而言有章萬民所望也百姓咸曰此非欺我者也則盡喜及視事而知侯之果不欺已也則益喜侯之政節用簡刑一以愛民爲主其持身清約如寒士冰檠之操一



毫不染農安於野商安於市而工安於肆邑人之頌  
侯者不可殫記而余推侯之心則自不欺其民始也  
侯以幼學登第聰明智術何所不通然侯歛之而不  
用者不以一隅之心可忽而知好惡之與民同者可  
懼也民方感侯之惠遽爲他事奪之以去吾學博及  
諸儒生不忍侯之去也屬余一言以紀其績夫儒生  
者居百姓之職而非其愚無長吏之位而有其智者  
也其相與尤有不可欺者而感侯如此侯之實心可  
知矣余雖從大夫之後然性慙而質魯大率無異於  
凡民侯不以余爲鄙數數咨以邑事心甚感激然余  
非私感也噫嘻侯也百姓也諸生也我也是心也其  
果異也耶其果同也耶識者可以觀之而一笑矣

### 送林徐二先生序

宇宙億兆之衆不可數計同時上春官者止三百人  
三百人之中選入翰林讀中秘書者止三十餘人三  
十餘人之中又以其便各自爲朋而余之爲朋者今  
少宰平泉林君少司徒蒙泉徐君也少宰生雲間司  
徒生廣右而余生陽羨於億兆不可數計之內得三  
人焉其亦非偶矣三人者之爲友也出必俱食必共  
有疑則質質而未嘗有隱也有事則告告而未嘗不



忠也於是彼此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乃甫一歲少宰以謝病歸又一歲司徒官禮科余官儀部又二歲少宰入爲編脩而余以先請告去司徒旋謫外任去自分散後踪跡違背各不相值中間或二人偶一相值然不得三人同也自偶一相值至絕不相值者復十二三歲向之所謂三百人者且凋謝過半其存於世者亦多落名仕籍其在仕籍者如晨星幾點可數也而余與二君乃各以三品秩重會於 留都其爲不偶又何如也先是余養病山居強出補官復以人言被勘少宰屢屢請假其在仕途日無幾司徒蹶而起

起而輒自陳乞當斯時也俱有浩焉長徃之志及際遇 聖明更化二君以德望爲時所推轂而余實散才無用偶隨二君之後躡致通顯寧不負愧哉抑余又有深愧者君子之離而合也非若世之道殷勤叙寒溫已也必有所以爲見者焉少宰見我語人曰朋友中能不改絃易步者萬君也司徒見我語人曰吾不見萬君久今猶故也人或告余余笑曰士別三日即刮目相待吾與二君別久而猶故我何哉乃若余所見二君則異於是少宰始以墻壁自植立今更深邃圓通吾得之眉睫間矣司徒始以噐局謹操執今



更周詳諳曉吾得之政事間矣二君之進若是可以見矣而余何以見哉蓋聞君子德欲日新而習欲不染惟其日新則不至於染惟其不染則必至於新然則余之謂二君者以日新言二君之謂我者無亦以不染言乎以是自解策駑附驥二君其許我否耶二君茲以遷官又當別去余謂君子之別亦非臨岐把臂學兒女子眷戀之私已也今之別固他日之所以見者也以心爲師以變化氣質爲要則始終不受變於俗而德之新也無疆矣三人同心即不見猶見也而况乎見之所以爲見者乎二君聞斯言咸以爲然遂以是贈二君爲別序

送中丞盛古泉榮擢序

風俗之變其可慨已一燕會之間爭竒鬪勝百物具陳其婚姻交際宣示滛侈糜其財於無用若投巨壑然者居官者行之則市鬻病閭閻小民行之則本業病財之在人辟血之在身也不爲節縮則耗散立盡故仕祿不給或取非其有民用不足則稱貸以益之此豈人情所樂爲哉噫奚憚而不更也蓋其習久溺深以爲必如是然後爲禮不如是不足爲禮也彼然焉此亦然焉可也彼然焉此不然焉則衆所然者且



囂然交擊之矣其不然者憚衆之交擊也乃曰余一人何能爲彼曰余一人我亦曰余一人然則天下之事其終不可爲與詩稱素絲易尚二簋吾何望復見於斯世哉吁可慨已古泉盛公奉朝命提督操江操江之職在於練士卒寢盜賊俾江防有備地方無虞而已公曰此不可責之人也其自正風俗始乎吾練士卒將使之披堅執銳習戰鬪之勞而先以嬉戲宴樂自逸其誰與我吾寢盜賊將禁其草竊劫奪戕害人之事而先以官勢輕奪民財而盡其力其誰與我矧南都襲全盛之餘冠蓋輻輳甲第雲連波蕩風靡日滋月長至今極矣民有挾貲入市逐什一之利者空手而歸坊廂積困供應傾產破家者比比也病國殃民至厯

聖天子勅書憂念公乃身任其事竭力倡救以告于羣公羣公翕然同德凡燕會餞賀條爲規制不得踰越復禁聲樂毀器具大較諸費減舊之七八而皆一毫無損於民即素絲二簋之風奚以加焉由是挾貲而鬻於市者輸力而役於官者如脫水火而即衽席也蓋不二三月而數十年之習頓革何其快哉公喜曰吾可以練士卒寢盜賊矣乃下令嚴部伍校武藝



編保甲賞捕獲風聲所至人心肅然嚮往由此言之  
謂公爲政之効不自正風俗始可乎初公建議時或  
病其固而難行然羣公翕然同德於上人心肅然嚮  
往於下一倡百和如是而曰余一人何能爲可乎不  
可也雖然俗之流猶川之下也聚千萬人之力築隄  
而防川常苦不足一人決之則奔潰而莫之能禦矣  
俗之決亦猶是也余也有公之心而無公之勇常慕  
公之所爲而贊成其事茲公以轉秩北去臺中諸君  
宗余言爲贈余故具道其所以以見一時同德之盛  
且告夫後來者慎無決隄而潰川也

送大司徒鍾陽馬老先生榮膺 召命序

聖天子御極加惠元元蠲其宿逋又賜天下元年租  
稅之半大司農經費不支維時鍾陽馬公以南司徒  
爲 廷議所推簡授厥職和適以部事佐公乃司屬  
諸君相率以贈言來請余曰此吾分也奚待諸君請  
哉諸君知

天子用公之意乎咸曰知之方今海內虛耗重取之  
則百姓就敝而邦本搖矣輕取之則太倉益空而軍  
儲竭矣所以劑量盈縮佐 國家之急者自非具經  
濟遠猷才識過人者何以堪此公之見用其以才與



天下事非心思所竭及身所經歷即有通才不能諳  
曉公於財賦更歷最久而公又按圖考貢夙殫精力  
故於每歲京邊諸處錢穀出入一扣掌而可得其數  
調而行之動中機宜如駟馬之駕輕車於故道也公  
之見用其以久且練與余曰是二者固足以勝度支  
之任而 朝廷之所倚賴也然以余觀公則不止於  
是者公素從事學問造理淵微信行孚於家邦薰其  
德而善良者甚衆宦輒所至樹立卓然且性務誠實  
不喜取名而聲望日起以公之碩德即台衡岳揆何  
施不可錢穀云乎哉然則司徒之命或暫借於一時

而非所以久處公也抑余以踈愚仰窺 朝政則所  
以用公又自有在者天下之事天下之人爲之故臣  
工一心則罔不奏功人各用其情則鮮克有濟虞廷  
九官人擅一長可謂極矣然猶讓於不如已者故百  
僚師師庶績其疑當此之時功不必出於已求事之  
治而已善不問出於人求理之當而已後世則異於  
是功非已出則耻之善爲人有則忌之故庶官不和  
而政靡焉公坦夷平易從善如流胸中絕無人我之  
見是可進擬於古人之列者  
今上新政將比跡於唐虞之隆而大小臣僚尚乏相



師之義故治效弗彰以公之盛德表儀朝著吾知同寅協恭一倡百和皆津津然欣動矣百官和於朝政其有不理乎此則朝廷用公之意也台衡岳揆舍公其誰諸君其俟之哉諸君皆親炙公德而佩服其教者一聞余言皆津津然欣動余於是知公之所感者深而益信

天子之用公者大也錢穀云乎哉諸君既各以余言爲不謬余遂書之以質于公以爲然乎否也

賀少師存翁徐老先生一品九年再滿序

少師存翁老先生一品六考三吳常潤諸君官都下

者謀所以爲賀而授簡於和竊惟公之德業既非可以涯涘測識而其施於經濟功在社稷者則又書之竹帛勒之鼎彝未易殫述余小子其何言雖然和蒙公收錄受知最深其能嘿然已乎蓋公之爲相也百官庶府事無巨細咨諏攷究源委了然彼居一官專一職者不自知其利弊云何而公周知之輒爲別白如懸燭以照幽室其剖而決之如江河之東注也其於百姓困苦因病救治如盧扁之手回生於頃刻之間視貪吏之害民如嘉禾之有稂莠不芟艾之不止民所便益力爲聚之苟膏澤得下如身之獲珙璧



也海內賢人君子有一未用則憂之用矣而未當則  
又憂之故一時名流之入於轂率如楠棖梁棟各以  
其材而聽大匠之擇也公之相業更僕難數而行政  
愛民用人其大者可舉如此至其爲國忘家爲  
主忘身一念精誠貫於金石

先皇帝嚴明察姦大臣榮遇鮮有始終獨公以忠貞  
久被聖眷末年尤隆于時大事大疑衆皆環顧惕  
息俟公片言以定

今上在潛邸知公勤勞不二臨御以來倚重師傅  
虛已以聽此殆天佑國家以公畀之也然人徒

知公才力間生精神溢出應變無方去世俗萬萬而  
不知公之學乃三代之學而非世俗之學也何者天  
地一身也天地間民物一身之四肢毛髮也三代之  
人通天下於一身天下不同其仁是即吾之不仁故  
仁天下者所以仁其身也禹稷以民之饑溺爲己饑  
溺伊尹以一夫不獲爲己辜一體聯屬是豈有所強  
哉後世此學不明人我障隔即有立功報主者皆視  
爲宇宙間美事而不知爲性分內事不居之以自私  
則挾之以自大又惡覩夫所謂一體者乎公自弱冠  
及第與諸同志講求正學有如饑渴大要以程子體



仁之說爲宗旨而直使此心瑩然澄澈其致一也無  
破碎支離之煩其發用也無急迫操切之苦公已公  
人一念真切是以才力運而不窮精神鼓而不倦所  
謂行政愛民用人之各極其至要以畢其性分焉爾  
此所以爲三代之學也公近欲以疾引去  
天子親遣使再三慰留朝野屬望彌切公既以天下  
爲一身則安得不以其身爲天下人之身乎樗生管  
見因頌公之烈復推公之心而終爲天下祝公願自  
愛以活百姓然此亦公之所以爲心者也諸君咸以  
爲然遂相率再拜以獻于公所

送南康別駕玄洲杭君之任序

學者之所患名爲無害而受病最深者惟俗爲甚人  
之情一涉於俗更不可轉其襟懷志氣不復知宇宙  
內有大丈夫事以故顛崖墮谷罔克樹立者十常八  
九則俗有以累之矣夫人以七尺之軀所需於天地  
間者日再食歲一衣斗室方丈之餘皆爲長物又况  
軀殼無常光陰過隙長者耄期短者夭折曾幾何時  
而俗子之慮榮身肥家求田問舍一切可喜可奉之  
物種種色色無一可少或爲此身百年之計或爲子  
孫千歲之憂營營不足噫俗亦甚矣蓋其食色臭味



既生於性之不可解而漸涵浸漬又出於習之所易  
移其植之甚固其除之實難此學者所以鮮能振拔  
也苟有能游心埃壒之外抱高舉遠覽之志而知所  
向方則其於利欲雖未必漠然不動然俗氣分數則  
減矣俗氣漸減道氣漸增其於道岸有不可幾而登  
者否也余荆溪鄙人也嘗以是求於邑之士久而未  
見乃今得玄洲杭君豈非余之所求者哉君少游郡  
學而余在邑庠相接甚稀但聞君文名籍甚每試輒  
先多士顧屢不偶於場屋君噐噐自若視達官顯者  
勿巍巍然意其少年英銳所爲未見其脫畧時輩也

歷三十年君以貢赴京待選而余適佐宗伯於是  
得時時相晤聽其議論察其意氣而考其行事其涉  
於俗者蓋少矣薄富貴於不居陋習染之可笑高舉  
遠覽即形骸可外而豈錙錙銖銖如世俗之所競者  
乎君初以不習吏事不耐世網飄然有鳳翔鴻冥之  
意復以親友勸駕謁選銓部冢宰楊公閱其文竒之  
授官判南康郡余謂吏事之不習世網之束縛俗子  
則病之非超於俗者之所病也夫既謂之俗則必不  
免於利利令智昏故政靡而職弛繩之者至矣苟脫  
然利欲之外惟公惟明何事不可爲而人亦何自而



非之古謂絕利一源收功百倍豈獨了性命之效其見之政事則有然矣南康當鄱陽之衝君職司捕盜語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則君之能舉其職也不問可知已君往試政其以驗余言之然否而匡廬白鹿之間游於埃壘之外者其徒不少君訪而合焉則亦以余言質其然否可也

送孚齋王君司訓順天序

古之所謂師者二曰道德也經學也周以六德六行設教而禮樂詩書尤不廢於四時漢有經明行修之科于時孝弟力田轉相倣倣其以經學專門教授弟子無慮數十百人可謂最盛韓愈氏謂師以傳道解惑古之必有信然矣吾因以感今之不然矣彼儒其巾服號爲弟子負者所在不乏呻吟咕嗶剽竊糠粃則黷宮泮水之地皆有之至問以道德之要乃茫然不知所謂與之談六籍之義抱遺經究終始則亦視爲無用而弁髦之也即有道德經學可師其能北面而尊之者鮮矣噫敝至此乎此其故何也人之情有所慕則向善有所嚴憚則受約束周時自卿大夫閭胥族長黨正歲時讀法書其德行道藝孝弟睦姻敬敏任恤而與其賢者能者以次上於司徒則固有進



退榮辱之柄矣漢察孝廉及以經術當大位決大疑者其始皆舉於鄉士生於時安得不慕其出於道德經學而爲人所推轂矣乎今也取士以文自咕嗶剽竊之外悉無關於士之進退榮辱王制廢而好尚衰亦其勢然也然其可以使人畏慕而鼓其向往之趨者則莫若典學之官學憲司其教於一方有進退榮辱辱之柄教官司其教於一郡一邑雖不能進退榮辱人而以其賢否上之學憲而黜陟之則周之間胥族長黨正之任也况夫吾國以風令之不然夫如斯其天子廷試而授之職委以造士之責則士安得而不

慕且憚哉故君子不得志於時而欲行其道者必以教官爲便吾友孚齋王君自少有志於古以儒者自期待繼而師荆川唐先生益自刻厲蹈規履矩不與世依阿非其義也迫之不動也不知者或訾其高亢而君故自若且博極群書於經義六籍之訓靡不精究間發爲文章勁健豪放駸乎追古作者自余所見道德經學足爲人師者無如王君君從鄉校薦舉貢於春官廷試首擢銓部選以爲順天司訓則君子之所便以行其道者其在是矣余寧不趨然爲君喜乎雖然今之居是職者皆年高待次之人血氣既



衰如欲則止其徒皆鄙之故今官職之廢惟教官爲甚順天居京畿冠裳輳集約束更難此非故有慢心習使然也嗟夫有道德經學者既無一職率人之責一職率人者又非道德經學之人此師道之廢所以日甚也今王君兩得之則以善教倡天下靡然後風如胡安定之在湖州者庶幾再見於今矣語曰德不孤必有隣周子曰愚者求于知闇者求于明謂人無秉彛好德之心者非也謂人之甘於愚闇而不欲其明且知者亦非也京畿士子聞予之言必翕然曰名師至矣吾輩可以躍然而興起矣吾於王君之往卜之

### 壽唐母陳孺人序

學正蘭谿唐君大嘉之母陳孺人生八十八年矣由耄而期可循至也林生縉縉億兆之衆享有此壽者能幾何人由是同列監丞梁君以下咸詣余謀壽孺人唐君則跽而請曰禮自失先人吾母辛勤督誨愛而知勞蚤夜烝烝然望以成立也而謂其止此哉則禮之罪也敢乞一言以慰其私余謂諸君知孺人壽其身矣而不知其壽及家國天下唐君自歎于奉母之未足而不知其善養之獨至也凡元氣之自淳而



滴也風俗之日流而下也家道之由儉而奢也一人  
縱之而千百人從焉則何所底止苟有一人焉倡而  
挽之而千百人從焉則迴狂瀾以障百川天下之習  
不至弊壞者皆一人之所留也留在一時則爲一時  
之壽留在一世則爲一世之壽積而千百歲之後故  
家遺俗清風高節猶可想見噫嘻此豈一人之壽也  
乎哉陳孺人始配右石翁翁性孝友甘貧樂道孺人  
相與同其志已而燬于火者再家無餘貲諸子相繼  
天歿而右石翁卧病在床褥者七年孺人左右扶持  
備歷艱苦室嘗懸罄晏如也人謂右石翁屏絕榮利

遂其貞孤者蓋無室人交謫之故孺人之助多矣時  
右石翁之兄文襄公已在高位或勸翁因之稍爲田  
宅計翁斷斷不可孺人則嘗衣布素雜於諸妯娒錦  
綺珠玉之間不自知其布素也比右石翁終孺人訓  
子一遵翁家法而唐君少知向學每從鄉先達賢者  
考德問業不憚千里孺人扣其所與游則益喜唐君  
益自奮發就其操履可謂有志之士矣昔公父文伯  
之母一婦人也而勞佚思淫之訓爲千古名言尹和  
靖之母重善養不重祿養見稱於師門若孺人者兼  
之矣可不謂賢哉余嘗謂元氣在天地間譬玉之在



璞出而琢之器雖美不若璞之爲完好也人情之趨下也甚於決川今之人不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乃至一介寒微甫得進身家即奢汰去厚就薄不能一日久也孺人歷之終身意無少變其望於子也無慕乎鍾鼎之奉而唐君之事之也惟在於菽水之間母子相成挽回元氣始於一家鄉人效之國人傳之天下之人聞其風而悅之秉彤管者採而書之爲世師法使習俗之不敝壞若水之有隄防焉故曰天下國家壽也乃若區區一身較彭殤之修短羨龜鶴之遐齡則豈所以頌孺人哉唐君亦惟以善不積不足以悅親爲懼焉耳而何歎乎初唐君官 留都迎養孺人於官舍茲復扶持以歸娶多君子而唐君之門尤同志所聚以余言示之其必有合焉者矣

賀總制宣大右都御史金湖方公虜貢奏成序  
國家稱禦虜功我

二祖攘胡掃穴以來惟降服俺答爲奇今都御史金湖方公鎮撫宣府時績也夫虜酋俺答聚其種落吞噬荼毒九邊者垂數十年一旦俾之望 闕稱臣狎侮而馴擾之非有卓犖環瑋之才出於尋常萬萬者其孰與此蓋天下有常事有大事而天下之人有



常才有大才彼常才者拘拘謏謏以之辦常事可耳  
若夫事出格套之外而應於倉卒之間其決之極其  
速其迎之中其機若庖丁解牛得經首窾窾若盧扁  
用針立起死人此非拘拘謏謏者可辦也其必具卓  
犖環璋之才者乎當隆慶庚午之秋俺答孫曰把漢  
者昔其祖來歸俺答愛其孫甚率衆二萬黃台吉助  
之臨鎮城索把漢夫把漢之來特一時憤怒所激其  
心易變故受其降貴速當時人方遲疑而公獨排衆  
議立決如矢之發於括也俺答黃台吉之至邊人震  
動斯時也即與之以把漢乎弱甚矣虜必輕我若固  
執勿與虜知把漢之不可得肆其兇殘以蹂躪我何  
所不至公則談笑語之曰把漢生死在我殺之易耳  
吾仗鉞開府何有一把漢汝能自戢俟吾請諸

天子而還汝俺答喜麾其衆却六十里黃台吉亦西  
去公既以言款俺答因計曰虜欲得其所愛則其他  
皆在所宜捨彼板升叛逆趙全輩棄中國即虜近年  
以來凡謀我寇我皆緣此輩寔繁其徒不但漢之中  
行說趙信宋之張元吳昊一二人而已是吾膏肓之  
疾盍責之以贖把漢乎因使語之曰全輩逆賊也爾  
何有焉全輩朝入把漢夕還俺答護其所恃猶有難



色使者曰孫與賊孰親俺答乃欣然縛全輦來獻之  
闕下磔其酋九人于西市梟示諸邊此皆昔時捐萬  
金通侯之賞購其首而不得者也於是遣把漢北還  
而虜之心帖然以定是役也始速其應中迎其機而  
終奪其恃易鴟梟以好音消癰疽於既結謂其牛之  
丁針之扁非與當事機之際間不容髮應之善則豢  
龍養虎可使異類媚已苟少有蹉跌則決裂潰敗禍  
不可言然後知大才之堪大事而爲利溥也時公以  
內艱釋位嗣是諸公因俺答感恩款塞通其貢市于  
今五年士解其甲卒飽以嘻農耕于野民卧于廬修

墻築堡邊鄙改觀歲全生靈命無筭過於持伐用威  
遠矣亦竒甚矣哉余陽羨人忝公同年公弱冠時宰  
陽羨有名人謂宓子賤漢終軍之流以其直已守道  
留滯者久之至是而大發其竒於雲中是社稷之  
衛而扶輿元氣之所鍾已豈偶然乎余素高公之烈  
而未有以書也萬曆改元之明年適值四貢之成公  
以總制蒞其事而憲副賈君少參張君左君罔卿楊  
君僉憲馮君爲公僚屬乞余文以張之余非能文者  
而此則不可以不文辭雖然余之所以與公者文詞  
焉已哉



送太子少保大中丞與川葛老先生致仕序  
大中丞與川葛公以年屆期疏乞休致

皇上勉留再三公求去益力凡四請乃聽焉仍進太子少保令乘傳行命廩人繼粟輿人服役爲里居寵蓋曠典也初

上以冲年踐祚納輔臣之言圖任耆耇而公以三朝舊德敷歷中外四十餘年其在臺端正直忠亮始終一節紀綱肅然以是益爲

上所眷倚故其去也禮遇周渥如是或曰君臣之義與父子同皆性之不可解者蓋鞠躬盡瘁與身俱斃可也而何以去爲且唐虞之時九官十二牧各司一職終其身作股肱耳目未聞以引年去者况公受上之眷顧如是而何以去爲余爲之言曰是未知皇上待公之意與公之所以自待也夫分用舍進退爲兩途者跡也若君之禮臣臣之忠君則無用舍進退一也

皇上重違公意雖聽其去然屢屢

詔旨其隆重而禮遇之者視公在位之時無少衰歇而公也退居畎畝乃心罔不在

帝左右以禮義廉耻倡國人以孝弟忠信教子弟使



東土之民咸被周家作人之化而興起其尊君死長  
之風此固公素所蓄積爲鄉邦山斗理之必然者也  
若乃圖一時之安佚視天下治亂若胡越然則非公  
之心矣公忠義天植斃而後已而何可以必去病之  
乎昔賢謂進亦憂退亦憂以天下爲心余謂進亦忠  
退亦忠以自盡其性爲心則所以爲天下國家者要  
不外是彼老氏之言曰功成名遂身退蓋以譏夫富  
貴而驕者耳若求之性分則功豈有成時名豈有遂  
時一念君民之心終身以之豈老氏自爲之徒可同  
日語哉九卿諸公太息公之去謀以言爲贈而少司  
寇偕所陳公授簡於余余素承公知愛故爲之言如  
此將以見

聖明待大臣有禮而公事

上無二心爲我輩勸亦莫計其詞之不文也

送太學錄事齋王君出判成都序

余幼與乎齋王君善居同里志同道合遊同庠師同門  
未嘗離左右也然余性氣柔闇而君性剛明余聞見  
淺鮮而君博雅其技出君下遠甚故其資於君益切  
君性尤直諒古人一日不見侯無可則過多余之於  
君相頌之殷蓋如此隆慶改元余叨貳宗伯君時偕



余來京選順天司訓朝夕繼見庚午歲余乞歸今年  
復以宗伯召來京而君爲國子學錄復朝夕繼見  
余懼遠君也乃逆言於銓部以留之而銓部以君才  
宜治郡擢判成都然余之所以欲留君者豈其私哉  
夫人各有能而用人者當取其長談道德考古今執  
筆於文學之場以紀載爲事處模範之地而弟子有  
所嚴憚矜式若是者王君之所能也以擊拳曲跽爲  
恭以簿書期會爲責語便便然隨人意以二三其說  
而色不赤至與人接物面後背否機智迭出若浮雲  
之變幻若是者王君之所不能也王君以其能而用  
之於內大有聲於翰林郎署間苟志於道德文章者  
莫不知有王君今將以其不能而用之於外則彼習  
時套好佞人者其能以有合乎故余始於君之出將  
泥其行而君亦趑趄不欲去余頗以銓部不能盡人  
之器用爲慨既而沉然思豁然得知前之所慮者過  
也夫王君昔在荆川先生之門嘗究心用世之學且  
以其才何事不可濟特不工時俗態耳如前之所慮  
則凡在外之監司將無一好道德文章者乎抑皆盡  
取辦奔走期會之間而不採實政者乎不若是則王  
君有合焉而盡其才以展其驥足即返澆風於上古



躋一郡於平康使稱於天下曰郡佐中有好古如某君監司中有不好佞如某君爲一世之盛事豈不彰彰美哉余乃拘拘然爲王君重內而輕外是何待王君之淺而視一世之無人也得非有私於王君而爲銓司所笑乎余於是亟勸君往而述其說以爲贈君然余言曰吾往哉余曰諾吾其俟之

送月濱李公祖先生陞任留都序

鄴郡月濱李公由右廷尉謫佐吾郡幾二年稍遷南比部卽太府穆公檄縣令丁侯徵文以贈余素傾嚮李公乃言曰古人論士貴器識然孔子曰君子不器

易曰不識不知則器識何貴焉蓋聞器有大小而識有偏全夫所謂大器者注之而不盈出之而不竭不以一長一藝自限是不器之器也夫所謂全識者所存者甚高所見者至大不以沾沾察察自喜是不識之識也苟有是器識則以一身戴天履地知柔知剛何事之不可爲而何地之不可處哉若局量褊淺而慮慮不周吾見剛則折柔則廢無一可者此小器偏識之爲害也噫是二者兼之難矣以余所見李公其若人乎當隆慶初公掌戶科斯時也額外之費以萬萬計大司農告竭公憂形於色奮然曰以諫死闕



下吾職也再上疏切諍所謂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也

上震怒坐是廢斥者三年而公直聲滿天下萬曆初天子召用言事者公起家復原職多所建明歷官大理少卿漸通顯矣又以乞歸省事左謫吾郡公由日月之際領簿書瑣屑之務宜其不能無怏怏也然公恬然安分謙下愈甚至其愛民一念隨處發見視之如傷合郡欣戴是非余所謂知柔知剛有大器識者歟昔周召大聖也而人稱之曰赤舄几几曰克勤小物古人之盡道全美其巨細不遺如此若公者非有志前人者哉夫尺蠖之屈而伸也龍蛇之蟄而爲雲爲霖也鴈鷄之搶榆枋而墜地也大鵬之九萬里而搏風也無顯微無大小其適一也以公器識之大且全則內而長安外而有司上而公卿下而卽署一任其所之焉爾公何擇焉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公其以之始公抗疏時余適佐宗伯比公之蹶而起也余適任宗伯今公之任吾郡也余適在里居知公爲最真故於其行也因府縣之命述余前後之所覩記以爲送公序

壽大宗伯平泉陸年丈先生七十序



天之生賢何其不數數也蓋扶輿清淑之氣非數百年不一翕聚然非治世道化浹洽則醞釀未至天與人每不相值是豈偶然哉而可以數數生也松江古雲間地東傍大海納百川其氣之磅礴鬱積爲多國朝二百餘年政治相因涵蓄最久乃今少師徐先生宗伯陸先生相望而出於雲間若嶽降而生申甫然者噫嘻何其盛也少師負經綸之具整頓乾坤大行所學然後歸老於家海內傾慕若景星慶雲之瑞宗伯以壁立萬仞之操修其身以見於世雖志未大行而望之者有若麟鳳希有之珍也二先生者作用

不同然其以天下爲一人以萬物爲一體則其心同也少師公昔在相位余嘗以同鄉授簡壽之以文今大宗伯年七十厥弟少京兆輩亦授簡乞文爲壽余曰先生至人也仁者必壽何足爲異且先生不貴言也而何以文爲雖然余素辱先生之知則請誦所聞其可哉今夫耳目聰明齒髮堅黑期頤耄耄見孫與曾此世俗之所謂壽也吐故納新愛惜三寶長生久視爲喬爲松此道家之所謂壽也是二者其所願不過私其一身焉爾曷足貴哉乃若儒者之壽則不然儒者以天下爲一人以萬物爲一體以天地萬物各



得其所爲極致俾太和元氣常在宇宙即壽與天地  
長久可也彼區區一身之私是糠粃土苴也何其小  
哉先生初以春秋義魁南宮入翰林剛介不拔嫉惡  
如仇若將浼焉然猶載爾矜躬於一體之義未合也  
已而退避仕途靜坐一室闇然而修默然而識旁觀  
六經即二氏之說亦所不廢如是者久之然後此心  
瑩徹念念皆真視天下之疲癯殘疾無不關已即一  
草木斬伐不以其時靡不惻然憫者此先生之與民  
物同壽者也以此爲國師爲宗伯匹休徐少帥而曰  
申甫並生不其然哉苟不知同壽之說而徒誇年齡  
之永久較修短於彭殤其不見笑於先生者幾希余  
少也愚偶與先生同榜先生以爲忠信士也與之交  
今老矣力疲而志索一無所就方之先生不亦穢甚  
矣哉

送 對茲黃侯應 朝序

晉江黃侯令陽羨暮月當入 覲司訓金君秦君率  
諸生徵文爲贈余以衰老不文辭諸君曰以實語述  
侯政爾焉用文余曰枚舉侯政不近于諛乎諸君曰  
侯之善政非私我也吾輩之感侯亦非私侯也爲百  
姓感則亦爲百姓頌之爾且以實言奚諛之爲嫌余



乃唯唯蓋余居林下每與一二同志談聚及鄉人耳目稱侯善者咨諏僉同咸曰侯賢者也侯之政大者有五其廉如水其惠如春其公如衡其明如鑑而其信如金石也余曰願聞其詳僉曰常俸之外一錢不私非廉乎節用愛人一罰不妄施非惠乎法之所在勢要不得干非公乎兩造具備一言立剖無隱情非明乎約令一出始終不渝非信乎廉惠公明信有一焉足令矣今乃兼之黃侯其賢矣哉雖然未盡也人之氣質鮮有不偏廉者高潔其偏矜惠者多愛其偏寬公則或偏于混明則或偏于察信則或偏於執侯

具此五美而不襲此五弊蓋庶幾有志于九德之行  
者黃侯其賢矣哉余曰黃侯則誠賢矣諸君知其所以賢乎人之美惡皆原于心心政之相因如影之隨形聲之答響不容有毫釐差者心正矣則事事皆正心苟不正其如事何三代而下後世之爲政者惟其心之不純故鈛箠籠絡之智日施而民不肖之心日甚何者此感彼應其機然也黃侯質任自然心如其口內不欺已外不欺民曰智曰術一無所尚故士民孚感賢愚皆獲其心吾謂其具五美絕五弊皆原於其心夫豈不然黃侯其賢矣哉夫令之一身上有監



司責其幹理下有庶民望其撫字責之者在簿書期會之間望之者在耳目覩記之際彼飾虛者或獲乎上而不得乎民敦朴者或得乎民而不獲乎上夫兩相求而不相值則亦實之未至耳實至則上下皆宜若黃侯是已吾見

天子稱良吏銓部旌以勵衆者端在此矣吾聞侯祖某公考某公素有義方之訓願子以善養今侯立身揚名以顯其親救命旦夕且下其親悅焉必以爲克肖子黃侯一行善政而忠孝歸之其賢爲何如也侯行矣

天子憐吾民還侯于是邑以需德化之成吾將偕黃童白叟候之于河澣

盛古泉年兄轉北贈言

善而告焉過而救焉商確政事上下當世人物纖毫曲折截一字於肺腑間不能也余於古泉公之相處如是然性氣之剛柔特異公執直果斷苟以爲是者決然行之當其志氣之銳若江河東注有百折不回之勢即辯士說客磨礪其刃而至者遇之不缺則折其與人言不少顧忌要在已之意必達而已蓋其剛如此余也質鈍且弱知是而持之不固見善而鼓之



不前如以駑馬涉千里之道縱費鞭策猶恐不到其  
與人言雖不敢不以正然語訥訥惟恐有傷其意即  
已之志不達可也余之爲人何其柔哉君子之交也  
必以類余與公性氣既異宜其方圓齟齬也顧乃交  
深而合焉何居海納百川石可攻玉必同而後交則  
其受益有限能取其所異以磨礪其德性則其受益  
無方余既自病其柔見公之剛果則益心慕公剛矣  
或時過之則於余之含忍不發不能無取焉况其性  
氣雖異而好尚則同其惡得而不合也抑又有可深  
怪者公以百折不回之勇辯士說客所縮舌者一聞

余言或止而不爲或爲而中輟若轉圜然豈公亦以  
剛而兼用乎柔余以語訥訥常恐觸人所忌之懦夫  
每對公言則必撻鋒斬刃無少隱諱自咲頗類公之  
剛疑亦感激興起而漸化於公矣以余之後公也謂  
川之歸海可也以公之取余也謂玉之湏石可也故  
余二人之交一日不見非公尋我則我尋公蓋自知  
其不可少也今當別去豈徒我戀戀於公公亦當戀  
戀於我矣余以謂執手於別時不若無忘於別後故  
記此以相勉勵使剛柔氣質一變至道庶不枉却此  
生云耳公聞此言吾又知其深有合矣敬書之卷首



爲他日相見之券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五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六

記

重脩都勻府儒學記

黔之南界廣右境為都勻宣德間副使李公睿創建  
儒學於城東屬衛弘治六年設府改學隸焉嗣後吏  
其土者遍加脩飭然制度逼狹不足以肄儒生而出  
教化乃嘉靖乙卯憲副劉公望之鳩材闢地大既厥  
心憲副項公廷吉繼之協志贊成而太守林敦復知  
州姚本指揮周天麒等實先後董其役越三歲工完  
凡廟廡堂齋及庖福之所靡不畢具煥然改觀矣諸





生群聚而樂焉已未春項公遣訓導田大甫輩以文屬余曰是不可以不記越三月今知府事張君士麟至請之益堅暨仲冬憲副戴公完涖任而余記適成記曰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其念之所發爲情其意之所動爲欲雖四海五方九夷八蠻風氣懸絕然試勸之而知榮試戒之而知辱其情同也試露之而求衣試饑之而求食其欲同也蓋其受形之始有此生則有此性有此性則有此情欲人不能以離形則不能以滅性性不可滅固不能去情而絕欲也情欲之正也則進於君子其邪也則流於小人聖賢之設教

將以防天下之爲小人而欲其進於君子使之去其邪以歸於正然其道則在乎養之而非可急與之爭也何者情欲之在人既已與生俱生深固不拔聖賢欲教以正而急與之爭則彼將見夫情欲之不可少而以聖賢之教爲不可由其不相率而叛去者幾希聖賢知其然於是設爲小學之教以養之今觀曲禮少儀之所載畧不以情欲之邪正爲言而皆陰授之以去邪歸正之法嘗試疑之洒掃應對末節也而先之咏勺舞象細事也而習之此何爲者耶意者借其耳目之所依手足之所便通其精神之蘊而默寓夫



化導之機度其念之所必發而順其情以約之於道先其意之所必動而隨其欲以節之於理使之外不放於其事內不肆於其氣聖賢之教不告之以其故而學者之入莫知其所以然夫然後養之者不與人爭而被其養者不必上智而皆可以爲才且良然則古之造就人才豈不爲易生於古之時者豈不樂其必成乎今天下府衛州縣皆有學

祖宗設立之初大率倣古之意使之肄習有常師法有地耳目之無所遷而手足之不得放養其器以待天下之用如斯而已比至於後溺其情於榮辱而動

其欲於饑寒父師之所望子弟之所求一科舉之外無餘事矣嗚呼情欲之易流也古者惟恐養之之不至今也惟恐誘之之不深譬之以膏助火決堤潰川其將何所不至自非有上智之資卓然自立者孰能不爲所移乎古今之不相及非人性之相遠亦其勢使然也都勻本荒徼南夷前代爲羈縻之國 明興重熙累洽文教大同即遠如都勻設官置學比之內地其諸生中漸涵化育津津然知所向方然限於習俗不能自拔於情欲者亦大率然也諸生其務思國家作養之初意以求比隆於上古之時使天下稱



曰都勻之士能自立於教廢之時比之成才於三代者爲尤難又曰三代之教止及於中州內地皇明之教則盡于羈縻荒服是不惟士有以自成而且以彰盛美於無窮也此人性之皆善堯舜之可學而至者諸生其勗之哉

桐鄉縣重脩儒學記

桐鄉縣學創於宣德庚戌設治之初其後再修而因陋就簡歲深益敝嘉靖癸亥教諭王君某涖任諸生登謁于堂值秋雨潦幾不克成禮王君乃四顧而興嗟越三日廣右某君來令其邑釋菜畢環視曰噫學

敝至此哉夫聚邑士於斯將以敬業樂群而使其情有弗堪非所以宣教而飭衆也且治有緩急即今民力固詘然節縮他費處置有方可不勞民而集事矣乃鳩工庀材自殿廡啓聖祠櫺星門堂齋泮池以至廨宇庖福之所頽者作之陋者飾之淤者濬之面嚮之未良者徙之復葺建尊經閣於堂後辟射圃於學宮之旁蓋不數月而百廢具舉丹雘輝煌足以改觀聽而出教化王君暨訓導某君某革幸其所遭不遠數百里遣蘇生某虞生某徵余文以記之且求所以示諸生者余與王君同師自愧無文再辭不獲乃爲



之記曰夫人以一身肖天地而爲三才者心也先王設教其節目不同然其要則在使人心各得其正士生于其時其見之甚明其守之甚固自離經辨志以至強立不反蓋莫不於學焉而得其所以爲心故庶頑讒說不得參于其間臨之以利害而不驚迫之以死生而不動其出而用於世至於經邦國而贊化育此心之所以肖天地而爲大也自先王之教廢而人之學不從事於心由是依憑假借者竊聖人之正道以濟其不能克之私心而學術大亂嘗試以一二驗之一介不取以爲潔守正不隨以爲直臨難不避以

履者文集卷六

四

爲忠此民行之常也然有意爲之則入於名節格套而非本然之真心聖人之道固有取而益廉通而益直不自經於溝瀆而益忠者矣蓋其煉心之至臨之以利害而不驚迫之以死生而不動故於取與進退患難之際惟求不失其正而不必拘拘謏謏蹈世俗之名吾誠有視珠玉如塵土之心而何害於取吾誠有視冠冕如浮雲之心而何害於通吾誠有視死如歸之心而何害於生比如百煉精金不試烈火其堅自在也今也以見則無真知以守則無定力不素養於平時而欲竊取於一旦乃曰是廉也是直也是忠



也拘拘謏謏者也落於名節者也非真心也遂於民  
之常行盡取而破壞之曰此聖人之道也不知其微  
遇得失目炫耳亂所謂臨利害迫死生而不驚不動  
者果安在哉然且肆爲游言以蓋其假之借之之實  
此其害道最甚莊子所謂併與仁義而竊之且假夫  
禽貪者噐其言要不爲過矣亦何望其出而爲天下  
用以稱名世之才乎君輩方將與諸生朝夕琢磨誦  
法孔子當茲黌舍鼎新之日講求正學倘可以余說  
贊助其間庶幾各得其心之所在以不失先王立教  
之意異時堯舜君民爲昭代碩大光明之賢此諸  
君子崇重學校之意也夫豈徒爲觀美而已哉

### 蔣道林先生祠堂記

武陵蔣道林先生歿其徒貴之馬君廷錫滇之吳君  
宗堯及尋常門下士既治其喪相率聚於苑岡相向  
而哭苑岡先生故講學處也諸生乃圖先生像朝夕  
師事於此既又謀立祠其地以無墜先生之教余適  
守藩湖北聞其事遂偕僉憲沈君往視至則諸生彬  
彬然履規蹈矩與之言皆能守其師說其間或有如  
泣如訴徬徨不舍者信先生教之入人也余曰是不  
可以不祀以慰諸生之思且成人材美風俗也於是



檄有司舉其事知府陸君洲暨知縣章世禎咸欣然  
焉鳩材飭工祠成且有日馬君輩復相率而請記於  
余余未能知先生之學而不可拂諸君之請遂爲之  
記曰聖門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孔子之絕四曰  
無我程明道先生得其旨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自  
明道之言出而後之學者類能言仁論理欲之辨則  
原於念慮之初語道德之微則達於天人之際回之  
悟所不能過賜之辨所不能窮宜斯道之大明也然  
所謂無我與渾然同體者卒未有得焉何哉上古之  
學合見聞德性而一之也後世之學岐見聞德性而

二之也合而一者非心有之則不言岐而二者非必  
心有也知識之所卜度思慮之所依憑發之言語且  
斐然成章不知其皆幻影而非心之本體也子貢之  
穎悟窺破聖人無我之學乃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  
吾亦欲無加諸人摹寫一體之念宛然在目孔子知  
其未仁抑之曰非爾所及子貢亦自覺其失言也嘆  
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既曰言之  
又曰不聞則所聞者必非言也顏子之聰明彌高彌  
堅竭盡心力仰鑽之久始見所謂卓爾至請事斯語  
方以仁自任而孔子亦許其三月不違猶未純也而



後世之談道德性命者徒出入於口耳則立談之間可勝回賜矣且夫仁者與物同體非空言也天地萬物一體也其不能一者我也是有我之私非自外至當其受形之始有此軀殼則有此人我之見其伏之也深其植之也固見聞不可得而尋智慧不可得而照循環無始莫知其方我之難去如此由是一身之外與已了不相涉而何足以爲仁其去我以爲仁蓋亦難乎爲力者而况可以口耳輕言之也故我處去得一分則於人處通得一分以此處家國天下之人與夫肖翹含血之物無不能通是還天地之體也孔

子所謂天下歸仁家邦無怨者非曰驗之於人也乃所謂一體之仁也古之學者必求至於此而後言仁今之學者不求至於此而遽言之不知所謂無我與渾然同體者果何在耶道林先生幼時即有志聖學自見陽明先生後而病俗學章句之陋及看論語西銘定性書謂天地萬物一體爲聖學根基忽覺此心澄然又之悟於穆之命均賦於人已之心即天下之人之心也大人之心即兒童走卒之心也雖禽獸草木出於一氣罔有不同是以取古大學爲孔門言仁微旨而要其功於格物曰格知天下國家之渾乎一



物也先生固灼見夫仁體矣然猶恐其涉於空言也於是默識以察其機慎獨以操其要誠敬以存其功亥子之間以復其清明純一之體段如是者久之而後有我之私一無所容亦不知天地萬物之爲我與我之爲天地萬物與向之所謂一體涉於覺知聞性者至此則無所聞無所覺矣故世之論學者或能向慕於遠方觀聽之士而不能以得同邑學者之心或能協從於勢位相臨之衆而不能以服鄉黨匹夫匹婦之愚先生之德孚於遠邇四方同志中推誠篤學者必曰蔣道林先生至其同郡後學敬之如神明信

之如蒼龜者必曰我道林師也先生嘗督學貴陽貴陽諸儒生至今思慕論起懦破愚之功曰我道林先生至其閭里鄉族之間有所慕而爲善有所耻而不爲非者必曰我道林鄉賢也先生果何以得此哉其一體之仁有以通之也彼其有所感有所不感者岐見聞德性而二之也若先生之無所不感無所不應者合見聞德性而一之也天下歸仁家邦無怨至此益著矣先生素尊信明道之言而得其力當啓手足之時詩曰萬莢於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曰分付萬莢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蓋明道嘗言人



將自身擯在萬物中一般看大小大快活先生得此以破有我藩籬故其死生之際精神氣魄幾與天地同體如此若先生者其殆仁者與先生既以萬物一體爲念則諸生鄉黨之祠而祝之固宜祠之制凡爲屋三間爲楹若干計工之費若干自有司之外諸生及鄉人咸有所捐其助財督工者爲知州於君文徵等其助力協工者爲耆民王正一蕭用輔等是皆先生之素所感者也書院中舊有先生所置田遺命以館四方來學者至於祠堂之祭田及一應看守諸事草創未備尚有所待云

貴州文明書院義倉記

削竹爲箸屑木爲香績絲爲網與夫負米裹鹽搬柴運水其爲利微爲事勞也貴州以生儒業之則其地瘠民貧可知已盡貴之地山陵林麓居十之七而可田者居其三盡貴之田羅鬼諸夷居十之七而軍居其三軍戶自屯田官賦外所餘無幾其闔城老幼俱俟苗民負粟入城郭計升合貿易有不足者出重息以稱貸於人故苗粟一日不至則饑稱貸不得則嗷嗷然待哺而已平歲如此設有水旱螟蝥之災備戒不虞之變將若之何徃已酉歲侵民之填溝壑者幾



半此非地之貧而備之不豫與頃余視學政欲明禮義以淑人心然饑寒迫其身俯仰勞其志則不可以責人於善余爲之惻然欲拯之未能也既而思之力不足於已豈不可以望於人效不見於今豈不可以圖諸後乃做晦翁社倉遺意稍得贖金糴粟數十石積貯於官視諸生貧乏之差而多寡其數以散之不責其利豐年取其耗二十之一凶歲則緩其期俟稔而償其散也如挈故物以還人其受粟於倉也如取諸寄官特爲之收歛節縮之耳名之曰義倉噫數十石之粟其濟幾何然余繼而益之後來者又繼而益

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所積彌多所及彌廣此余所望於人而圖諸後者也使稍脫諸生稱貸溝壑之患則余之惻然者庶幾有瘳矣雖然一人倡之十人從而和之則其事可久一人作之十人從而壞之則其廢必速余之是舉常恐積粟之不多也苟還納不時約信不著積者錙銖耗者十伯欲是倉之久而不廢也胡可得哉雖然即使是法之行盡寒士而衣食飽煖之余之意尚有進於是者蓋士固有各足乎已而無待於求人者明禮義以淑人心是也禮義未明人心未淑則余之惻然者終懼其不免焉爾矣姑記是



說以與爾諸生勉之

一枝窩記

吾友孚齋王君自少慕古於是跡古人行事口言身蹈與之較得失於錙銖尺寸之間既長而師荆川先生得聞心學始覺向來之妄雖錙銖尺寸盡合即錙銖尺寸無一合者蓋從之十年而始識天地之大古今之長與夫人物之變乃知古人非可以錙銖尺寸合者也自是君既已破藩籬而游於形骸之外如鵬搏九天逍遙無礙矣及扁其所築之室乃以一枝名之至自比於鷦鷯者何哉余於此見君之得於心者深也蓋天地間物不離象有象則滯南不可北而東不可西其成大成小一定不易若夫上下四方倏忽則遍散之圓滿而歛之一掬惟心之非象者爲然莊生大鵬斥鷃之說蓋借二鳥以形容心體也人心之體本無不該而實則退藏於密本無不該故以鯤鵬形之而非大也退藏於密故以斥鷃形之而非小也不然夫鳥豈有九萬里而搏風者乎辟之乾卦寫人心之妙而曰六龍御天云爾然而彼此相咲者又何也蓋心體本大有所挾焉則亦大心體本小有所蔽焉則亦小盛氣放恣睥睨一世而天地不足爲容此



有挾而大者也管窺蠡測欣然自喜而他物不足爲動此有蔽而小者也挾而大者蔽之則小蔽而小者挾之又大是二者始則相咲遷乎其位而皆失其故不免蹈其笑者焉蓋其所謂大小者非心之體乃挾與蔽之妄心也然妄心皆心也心有大小故挾與蔽亦有大小君子之事心者去其挾與蔽耳非去其大小也去其挾與蔽而大小自在則寂然不動而萬象已具何大小之可言也然則莊生所謂鵬鷖者指心之體所謂斥鷃之笑者亦言其有所蔽如甕鷄井蛙之喻耳故曰大小之辨也若語其極則決起榆枋與扶搖南溟者何以異豈有斥鷃之樂非大鵬之樂者哉復見天心靜爲動本人心之所以通天地者尤在一息之時王君之托於一枝其得於心者深矣蓋將以聞鯤鵬之樂而非以此笑彼也余嘗與君同師雅知君意不可以不記

石阡途記

自鎮遠至石阡爲里者百四十路瀨居其中其南北坡深林奧苗盜出沒人烟絕少行旅多恐守巡即其地築過客之館又徙熟苗之散居者數家於館後招川民之流移者處其左右鬻酒漿以飯宿所往來者



稍資其守望之力過客恃以無警戊午季春余以考  
校事至其地發鎮遠值天霧露上下於雲氣中抵暮  
宿公館雷雨大作山嶽震動翼日至石阡兩日間顛  
頓於山谷谿澗者不知其數其有名於路瀨南者為  
思南坡為大小金鵬坡為大小茶園坡其曰路瀨坡  
者則陡絕而不可步者也其有名於路瀨北者為木  
根坡為馬駝嶺為大地方嶺木根與路瀨相對高險  
畧同其曰爛泥山者則深滑而沒足者也余既冒雨  
在途憫輿人之痛去車就騎當夫策馬層巔路徑可  
三四尺一線外即飛崖萬仞顧視其下魂悸魄動其

遇泥深滑處有一竅可閣足則人馬顧之皆喜其最  
峻處跨四五尺纔得一步馬足或交不能開開不能  
收自上就下勢如轉丸崢嶸不止余所乘馬疲退墮  
數步以前足蹶而止余汗沾背幸得脫焉其石之峭  
然壁立者出乎其傍勢如傾壓杙枒森列者履乎其  
上如虎豹露齒作嚙人狀遠望林木邃密人跡不至  
則猴猿猛獸攀緣號嘯於其間此遠臣羈旅離鄉去  
國登高極目而興悲者也然當其山腰雲潤雨過翠  
落峻坂既下暫即安舒如底于鐵廠左右可桑可田  
異境不斷其河下山一帶皆奇峰近水石如莊嚴峭



板幽絕水自包溪流出曲折百轉石亦隨之緣源已窮忽得谿處又爽李梨花散漫山谷若綺霞霜雪平生見花無此多者夫其雲山明媚花木燦爛此種放觀之而不窮龐公住之而忘返漁郎逐之而迷處者也人特以遠臣羈旅之懷遇之不覺其勝耳余樂之欣然若有會意且不復知有人世又何有離鄉去國之嘆哉雖然余之樂亦因物也不記其懸崖萬仞魂悸魄動馬倒險途流汗浹背者乎夫倏而雲倏而雨倏而險倏而夷天地之變吾既得觀於反掌之間倏而恐倏而喜吾心之變其轉換於一日之中者亦屢矣蘇子曰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然則天地與我其不變者必有在矣吾惡足以知之

萬氏墓屋記

人之一身內爲脾肺腸胃外爲手足頭目又其外爲爪髮毛孔而經絡榮灌乎其間者氣血精液也當其周流而無礙也臟腑受病心則能知捏其左手則右手應捏其頭目則兩手俱應拔一毛剪一爪而心爲之動焉蓋氣血精液之所運無不到也氣血精液一有擁腫不足之處於是脾肺腸胃有流注癰毒而不知手足頭目有麻木痿痺而不覺而何有於爪髮毛



孔之細者乎夫內病不知則腹心死外病不覺則四肢死此醫家所以謂之不仁也仁者無他生生不息而已矣天地一身也同姓共宗之人是脾肺腸胃也同胞之民是手足頭目也昆蟲草木是爪髮毛孔也而陰陽五行之生息嗣續非血氣精液之周流乎仁無大小在吾身爲氣血精液在天地爲陰陽五行一也君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豈好名而務博哉亦其心之生生不息者爲之也雖然其心無窮而其分有限禹稷顏子一心也而禹稷則往顏子則避拘於分也是故君子有天地之量而無其位則觀

之於身可也有天下之度而不得行則施之於家可也今夫父母兄弟是家之脾肺腸胃也伯叔昆從是家之手足頭目也五服踈遠之親是家之爪髮毛孔也而恩意情愛之相維是氣血精液也嘗試觀之匹夫至無知也苟被之以不孝不弟之名則赧然愧伯叔昆從雖平時或不相得人苟有辱之者則恚然忿五服踈遠之親即非素厚至與人鬪訟則爲之惻然往衛是果何心也哉蓋其血脉之流通鼓舞發於天機而動於其所不覺即一毛一髮無不愛焉而况百骸五臟之親焉者哉人心死於內也而後有不順父



母之事四肢死於外也而後有同姓忿爭之事是所謂流注癰毒麻木痿痺者也噫甚矣哉其不仁也我萬氏自始祖默菴府君至某輩七世矣代以孝弟相傳其四世內有九江推官府君其六世內有桐廬訓導先君以義方訓子弟以和睦敦族人是以萬氏在邑中號稱多義見富室有因財致訟者則群聚而咲之每歲孟冬則合族祭於程墅始祖之墓仲春則合族祭于篠嶺二世祖之墓篠嶺墓故無房屋每祭掃畢飲福作樂輒就他人室以會守塚之人至無所居乃已酉秋我一二伯叔始創議醵金爲之爰訊于衆

衆曰是不可以已也遂各以貧富出金有差若同舟共濟罔有二志闢地鳩工逾時就緒周以墻垣中爲二門門之內爲堂五間虛其中三間名曰會飲取其會族人以飲神之惠也堂之後東西側室各二間以居守塚之人醵金稍餘則遞相交管積其息以有待焉是非視爲一體恩意相維而不病不死烏能出之之易而成之之不勞若此哉然其竊慮夫宗嗣日繁而和氣難保故近取諸身以仁之真切者爲言嘗試以求之身心之際而反觀焉可也不然大不至於內外俱死小不至於剪且傷者幾希矣始之咲他人者



其不群聚而咲我哉嗚呼是不可以不戒也

重建周孝侯廟記

吾邑周孝侯廟創自晉人蓋舉以死勤事禦災捍患之典也厥後屢修屢圯或出於公或出於私若宋董純儒沈德遠之再新侯廟其始蓋形之夢寐間豈侯精神之感召固如此哉今道人史普海朱明恩者止因初發一念遂不可遏創易石柱且木植磚甃務爲堅久工鉅而費不貲普海至以身繫鐵索不能償所負商價蓋久之而始完其勤如是余目擊其事感而嘆曰陽羨溪山洞壑勝甲東吳然人物之魁竒瓌瑋

者上下數千年間寥寥然一孝侯而已侯少年任俠趺弛不就繩墨一旦因父老之言洗刷舊習挺身與猛蛟惡獸戰於深山大澤之中搏而除之自古改過之勇其有如侯者乎及其師事二陸學問過之歷官漢荆忠信明斷人心歸附入爲中丞按梁王彤不法遡侯平日所爲心地洞達無纖芥私曲蓋其氣剛勁果決不但姸媸閃縮之態不作於心即覺知思慮之用或當機而回互或應物而有遷侯一無是焉此勇者至道之効也侯之表見千古感召人心者其在茲與至於臨陣死戰非侯之所難也余嘗謂人心之靈



意之所動鬼神得而知之匹夫匹婦得而知之有不  
可掩者侯平生心事大與關雲長相類二公死後人  
咸傳其爲神雲長之靈適有顯應而侯之保佑吾邑  
者不一而足此其事近迂然千萬人之所嚮慕者即  
神之所在也二公疆直壯勇之氣鬼神知之匹夫匹  
婦知之語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聚億兆之精神於  
一人而曰無感召者無是理也然因感召而尊侯則  
其知侯也淺因精神而得侯則其知侯也深故普海  
之發念不過脩侯之廟貌而我輩之發念直欲追侯  
之爲人彼知過而不改也改而不勇也心術之邪曲  
回互也與人不信而臨事不忠也持此以追侯之爲  
人遠矣而我輩往往自蹈此弊無勇敢直前之氣則  
是普海知侯之淺者以身繫鐵索期於必成我輩知  
侯之深者竟不能勇迅激昂以期于有成也此其志  
與普海何如哉嗚呼以陽羨之勝上下數千年而寥  
寥然唯一孝侯吾輩可以愧矣故記之以志吾感

常州府重開後河記

隆慶辛未夏龍岡施侯來守吾郡持廉秉公去汰崇  
儉保富卹貧遏惡揚善聚民之欲違民之惡而於興  
學校培人材尤切切焉凡境內四民徭役疑訟質成



者之赴於公庭莫不曰施侯愛我而侯之所以撫綏  
勸化之者真若父兄之於子弟其辨析而剖決之猶  
神明也由是士悅而民嬉市歌而道頌郡中翕然稱  
治矣數月後有後河之役或有造余者曰施侯不妄  
役一民者也是河也何所關係而侯何以興是役乎  
余曰不然天下之事理有固然而衆人之情亦有所  
必至君子之政執乎其方而亦不可不通乎方之外  
執乎其方者理有固然也通乎方之外者緣其情之  
所必至也爲政而不知人情之所必至奚其政哉今  
夫遷都以遠水患正也而盤庚至以鬼神懼之周官

聖人經世之書也而庭氏掌射天烏方相士帥百隸  
而時難抑又何也天下之事固有不出於常理而衆  
人嗷嗷屬望若將不可已者聚衆人之情積之之久  
鬱湮不伸則必有受其阨者不可以不宣也故情之  
所必至者即理之所固然而執乎其方與通乎方之  
外二者誰能廢一哉後河在郡治北相傳利於文事  
宋慶曆間守李公餘慶肇開其初蓋以堪輿家利文  
事之說倡邑之富戶爲之後三十年果有魁天下者  
已而又塞崇寧初朱守彥重加濬治次年果有魁天  
下者國初至今二百餘年吾郡才人文士前後相



望然未有魁天下者豈其不足與天下爭雄哉衆人  
以爲是河之塞爲阨也蓋引前事以徵之耳嗟夫造  
化之微奧鬼神之幽深扣之無端測之莫知朕兆而  
必曰此盡而彼應如執券而取償焉未必然也然而  
因衆所願振作而興起之宣其鬱湮俾之歡欣奮發  
意氣自倍其爲助亦大矣施侯留意學校人才其慮  
之周到如此此所以汲汲焉請於兩臺陳公劉公而  
興是役也侯方闢學舍百餘間選六學弟子員之尤  
著者肄業其中盛暑不廢考校篝燈閱視達旦忘倦  
余所謂執乎其方與通乎方之外者侯其兼舉之矣

夫天時人事往往相值吾知異日魁天下者必出于  
吾郡如執券而取償焉無疑也問者曰余細民也培  
井之蛙耳將見笑於大方之家是役也自西北某地  
至東南某地長若干丈濶若干丈始工於某月日畢  
工於某月日邑令韓君容暨武進茹君宗舜無錫周  
君邦傑江陰劉君守泰靖江張君某咸乞余記其事  
余因述所語客記之以呈施公未知其有合焉否也  
施侯福清人名觀民乙丑進士

重建海會寺記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夾持而内外交養吾儒之



所以治心者如是農工商賈各勤其業無惰其四肢而自食其力吾儒之所以治生者如是舍敬義而求頓悟外生理而爲游民此世之譏爲佛者之失也雖然此豈知佛之本然哉蓋佛之徒以常住真心爲圓覺以根塵不斷爲魔王打疊魔王入于聲聞由聲聞而斯含陀圓覺等覺然後入于無漏妙覺當其束縛而不能解脫於是有毒龍狂象樹猿泥牛之譬於此一墮便落下乘小果其不落下乘小果者抵死盡力猶恐有漏則佛之治其心亦勞矣足躡荆棘口噉辛苦運水搬柴投崖飼虎至事其師則立雪斷臂身

爪毛一無所愛蓋農工商賈中無是苦行孝子弟弟之事其父兄者不能及焉則佛之治其生亦勞矣舍是而譏其爲頓悟爲游民則豈徒學佛者爲然雖學儒者亦然蓋有惡敬義之拘而以任意爲率性昧直方之體而以意見爲靈覺者矣吾不知其於頓悟何如也不農不工非商非賈一人之身糜費千億一客之宴葷羶狼籍是天地之大蠹也而何以笑彼之爲游民然則儒佛之辨吾不能知至於苦心志勞筋骨則一也心志之不勞筋骨之不苦則儒者之所棄佛法之所無也嗟夫治心之法吾徒與浮屠氏之失其



宗久矣苟能勞形勤業不爲儒者之大蠹茹辛食苦  
不爲佛氏之游民可矣崇塔廟修寺觀此於佛法有  
何功德然而敝精神勞筋骨以安佛像豈非始於佛  
之徒不愛身體爪毛以事其師者乎邑之東南水行  
五十里爲湖汶自湖汶東南陸行三十里爲海會寺  
寺枕鳳凰山不知其所始元至正間僧無極住持自  
後屢興屢毀 國朝天順初僧宗琰重修

敕賜今名不知何時又毀虎狼蛇虺之所窟穴蓬藿  
榛莽之所萎翳某年僧明鸞者以其師廣宗命發念  
重修節衣縮口銖積寸累寺傍之居民咸助之於是

披瘴霧斷蒿艾歷崎嶇驅虎豹擇日鳩工肩挑背負  
率數木之費而致一木數石之費而致一石積幾年  
而成其勤如此蓋余嘗作一室一甍一椽莫非心思  
所運以一室之難知明鸞成此之爲勞也明鸞念其  
成之勞而求文以示後之人嗚呼一寺之成毀乃物  
之固然向也屢成屢毀安知成之不復爲毀乎是勞  
形之不足恃也苟求無成無毀不生不滅爲法於今  
而精光射來世則舍儒佛之治心何以哉夫余於作  
室雖難而終以就緒至於儒者之教少而從事四十  
無聞不知敬義爲何物直方爲何事以吾學儒之難



知夫學佛之爲難也噫吾儒與浮屠氏之失其宗久矣然其宗旨果亡乎其亦有不亡者存乎有志者豈徒不爲大蠹游民而已哉故余因明鸞之意而申之勉吾黨併勉夫凡爲浮屠者也

重修工文菴記

求木於市採石於山出甃於窰鑄釘於冶鳩工匠於諸役於是鎚者鑿者挑者載者斧者鋸者塗者砌者百藝咸備然後可以成屋故衆人爲之則易而一人任之則難間聞富人欲作一屋計其蓄聚飭材大率經歲或數歲而就至於菴院之修建其也助錢某也

助力不踰時而畢工其成之易較富室反倍焉余嘗思之末世以財爲命各厚積以自焚而不肯棄一錢以易民死其菴院之施舍至使窮鄉小戶樂出而奔走焉豈專以禍福報應鼓動乎人哉則又嘗思之矣富家巨室不但私其室中之藏較量於錙銖之間而德色於一飯之設其無勢利者曾不得望其門墻而華棖漆壁朝塗夕抹賓客之得至者有涕唾乎其中則怒於心而覘於目至於菴院之成則遊人行旅酒徒詩客輿疾待死枵腹求食者無不畢應若驛傳焉其便於人而切於用世固不得而無之也世不得而



無之則其出錢力以助之者亦其情然也是豈專以禍福爲心哉然則爲政者不禁富人之過制而以毀寺觀爲賢其亦未達乎情者與宜興工文菴在邑之北可十五里自官河湛瀆口入可半里吾師荆川先生由毘陵往返多至焉一日余隨侍先生於菴中寺僧德琇者出其修造始末求文記之先生以命於余余既不敢辭又感夫世俗之各私其家而菴之可以爲會晤所也因爲記之然余於德琇又有說焉富人知嗇其財而不知嗇其精知潔其屋而不知潔其心故窮奢極欲伐性喪生之事無一不備僧家外同於人而身裡寶珠如來法眼竟不能獨探而自惜亦且隨衆汨沒焉貪心未斷妄曰安禪則亦與彼之伐性喪生者等耳藉使其與富家大戶易地而處焉豈不易地而皆非哉然則富人之鄙嗇僧人之外同乃其習之固然而失其真性一也夫僧以外同人而人猶助之如此苟能明大事因緣以如來法眼闡教其助之者當何如哉德琇璞質無華固非緇于勢利者然試以吾之言觀於僧與俗之人則亦可以自觀矣是菴修造之始末創之者宋咸淳二年潭心也再整者有圓音也又毀而修則在嘉靖庚寅其僧曰道明而德



琇則於辛丑歲重整其殿宇者也

重修會真菴大殿記

會真菴在邑西城外四百武許與社稷壇相對創自宋建炎間歷數百禩厥惟舊矣相傳道士劉混康插蘆於其地後二年枯蘆成葦始建是菴其說不經無可考信若其成而毀毀而修成毀相因則亦物理之固然者不特此菴然也今道士盧德膺曰其師吳應仁所修三清大殿而畢之工完求記于余且曰以爲鎮菴之寶余笑而問之曰德膺若以余文爲寶乎若知寶之所在則知真矣天下孰爲寶真者爲寶孰爲

非寶假者爲非寶何者爲真真之異乎假也何以辨何者爲假假之異乎真也何以辨真假之間煩然淆亂孰測其端爾以汝之身爲真乎百骸九竅同一聚塵臨化而消爾尚何存故曰假爾面貌然則爾身非真也菴者又假身之所爲也取其土木而肖像之取其屋壁而丹青之抑假之又假者也而又何假於余文乎以此爲寶不其誤哉余聞道家者流以精氣神爲三寶故有鍊精鍊氣鍊神之說其徒以爲真矣而吾猶病其鉛汞龍虎嬰兒之爲假也就使鍊得一身於世何補然則世間之所謂真者其吾道乎道者三



綱五常如日月之明與天地俱敝萬古人心之真孰過於此自吾道衰而異端者假之猶之王迹熄而伯者假之也嗚呼天下後世無一而非假者亦何恠乎德膺之以余文爲寶也姑辨其真假以爲之記

重脩通真觀殿閣記

今天下梵宮道院瀰漫世界余以其耗費財貨也輒不喜然而亦有不可無者人得而共之也彼富家巨室一館宇亭臺之勝祇以娛耳目蕙歌舞睨私比不若是人不能窺焉惟恐緘滕扃鑰之不固也若夫梵宮道院人人得而居之有若至其私室者盡一世之

人誰能如匏瓜繫於一處行者托宿疾者問醫讀者求友貧者棲身皆於此有賴焉苟悉緘滕之扃鑰之則將奚往哉此所以不可得而無也吾陽羨有通真觀者創自陳曰興道宋祥符中賜額玄通尋改今名我朝洪武初道士王秋碧復建正統間重脩者道會談景真蔣中隱也觀內曾有 賜道經一部每遇聖節及元旦則令長率師生僚屬若庶人在官者習禮于此先是觀之二門頽廢止存基址萬曆四年正殿破漏椽木瓦甍俱壞時令丁候懋建創意脩理命道會王玄志閔似默師徒主其事助以罰鍰併徹某



庵廢材益之余曰觀固不可無况又肄習禮儀祝  
皇上壽其繫臣子大義甚重非尋常可比乃作疏募  
緣期於共濟而俗見固陋出施者寡有微賈朱永者  
義激于心一旦捐三百金而殿工賴以就緒玄志師  
徒又即二門基址造文昌閣樓五間爲力更鉅無肯  
任其事初道人史普海者脩理周孝侯廟負債久之  
始完復欲主此工或有舉談圓惠者是人曾與某工  
可托也言于縣召之圓惠至則一以自任曰吾不煩  
普海也余時見圓惠矍矍一身精力漸稿志雖杜何  
以踐斯言乃圓惠則罄其素所蓄積鳩其徒各以藝

助役鄉民憐其至誠爭爲施舍盖暮年而閣成巋然  
爲邑壯觀而圓惠之志於是乎不爽嗚呼末俗鄙吝  
以財爲命當二役之興以余之疏乞于富家巨室罔  
有應者即余亦不能大有所捐也彼商賈者經營鬻  
販銖積寸累甚爲艱難而朱賈一夕出三百金脫然  
如棄土苴余乃大有愧於朱賈彼道人者草衣木食  
何藉於世然責以樓工人爭附之余素業儒竊有志  
於一體之學然言而莫余從倡而莫余應也余又大  
愧於圓惠負此二愧其說云何豈非已不能大有所  
捐而徒責於人之過耶反觀于心鄙吝尚在故因而



書之以志吾愧玄志死閔似默求吾文以紀其始末  
如此

說

示蔣氏二子說

虹泉蔣君生于普安南服其系實自金淵金淵與吾  
邑陽羨接壤蔣君昔以地曹游吳下過金淵故里余  
始識君之面及余官黔陽蔣君晉叅閩藩又過普安  
將母余乃再會君於黔中君俾其二子思忠思孝謁  
余問其年一則弱冠一則成童視其禮貌而威儀整  
然試其詞章而文采燦然苟就所已能而成焉其

於賢良高等有聞於時將可以談笑掇拾以黔陽而  
得此即使出于民間余方求之不暇况出於文獻大  
夫之族爲余舊交者乎雖然修威儀工詞章足以取  
高等榮矣余將進二生於道則二生之所得未可安  
也時俗之所好常採其華不採其實君子之所存每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有得於已者未必其有得於名  
致譽於外者未必不併傷其實苟二生之志而務與  
時合則就二生之所得而成焉足矣如其不以是爲  
安則居其實不居其華可也未有得焉常遑遑以虛  
其志有一得焉不急急以聞于入所謂居其實不居



其華者此也古人以實勝爲善名勝爲耻爲已爲君子爲人爲小人者華與實之間而已晉之陸機唐之李賀少以文藻著名公卿咸爲避舍然卒不得爲令器者採其華不採其實者也以二生勝於機賀固不可以機賀望二生尤不可二生素有義方之訓余愛其器之美也爲此說以助之併驗異日之所就二生其無以我爲迂也

純白齋說

荆溪有拘儒焉曰履菴居士少謹繩墨睢睢盱盱自謂潔矣白矣其師荆川翁曰子外遮飾而內包藏非白也居士乃默然深思搜括心源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夫厝火積薪勢必燃矣燃則何所不至居士其病入膏肓而師真操盧扁之手者也師之子玄卿居士壻也有異才素習師訓於書史世事罔不通曉而又善爲詩文然氣高一世不受束縛居士時時以繩墨故步約之玄卿曰此吾玩弄侮世之跡使心苟無瑕吾視棄餘習如糠粃耳居士竦然異其言以爲甚似吾師蓋古人之受患莫大於心病心病矣而包藏焉則其病益甚心未受病而顯著其跡以示人一旦人摘之以告如轉圜然此高明特達者之所爲也陳



白沙曰多病爲人未足羞遍身無病是吾憂此心受病未受病之說也余因以自咲而執左券以責玄卿之如約一日玄卿盡洗宿習如千里名駒驟就羈的蓋其氣銳故其反也勇其病淺故其動也易乃自扁其齋曰純白而乞居士一言以勉之居士曰子向之未白也非心之爲害也今之既白也慮心之未純也嘗試以觀向來不受束縛之心與今日脫去故習之心孰爲玄卿之心之白也又以今日脫去故習之心要之將來恒久不變之心孰爲玄卿之心之純也聖人懼心之危微而致嚴於精一之功精則白一則純斯須有間則汚染入之而靈體息矣可懼哉人心也明道大賢也見獵而心動習氣之難除如此玄卿其無視爲糠粃之易棄而石去草生若將復發然者此則名齋之義而居士用以勉玄卿者也書其說以俟

### 食熊掌說

熊掌異味也吳中人好飲食每宴客則蘆雀野鴿田鼠山鷄靡不悉力羅致其不能得者唯熊掌余素不嗜口腹於雀鴿鼠鷄數數見之席間未嘗一舉箸蓋所謂人各有食性余非以不忍故也唯於熊掌異味冀得一嘗好之無異於吳人戊午春以校士至銅仁



平頭苗民有得人熊者雙剮其足獻之府府不能私以餽於余余喜得償所好亟就視之毛去皮存後跟前指宛然人形不差毫髮其刀割處上於足一寸脂白骨突腥血淋漓顏色未變余惡其似人亟爲掩袂曰昔人有臨死請食熊蟠者余食之即可以易死不忍也是夕元戎石公置酒飲余酒半以熊羹進旣非全形其肉乃與羊豕相類余初不辨舉一二箸公告曰此熊掌也余心既有所觸則爲之作嘔欲吐不吐者久之因問公以熊於人利害公曰熊力猛爪利其傷人常以爪然必人先犯之而後致其怒盡力而止

非如虎狼之性好啣人以爲食者余曰若是則余之不忍宜也公曰雖然亦有不利焉熊食禾稼蓋民間男女終歲勤動恃以爲命者熊一來食之輒盡雖不啣人其害與虎狼畧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禽不在田則不可執熊旣犯苗執之何咎且凶人之肆患者人猶噉其肉况其似人而獸者耶余以公言爲然更欲舉箸然竟中止豈非血淋漓似人形之狀尚切于心殺禾稼奪人食之慘未接於目歟古者聖人嘗食熊矣蓋其不忍之心隨處充滿權其殺禾稼奪人食之慘有甚於熊之似人者是以忍於熊者乃所以不



忍於人余以不食熊爲不忍是感於見非不忍之全體也雖然自其所見達之不見可矣因疑雀鵠鼠雞余所不嗜者豈盡出於其性或亦有不忍之心伏焉特未之覺耳向使數物之生如熊之接吾目則便以爲不忍矣噫嘻雀鵠鼠雞之類吳人所食者既非余性所喜熊掌吳人所無余幸遇之竟不能辨味而止所謂飲食有分非余之所存也獨以余之心如不食雀鵠鼠雞者伏而不察其不忍於熊掌之見則以不見而傷者多矣故書其說以自識焉

啓

貴陽請馬心菴大尹入書院啟

置一床於淨室佇瞻高士之臨分半席於玄門實切鄙人之望同心有利至德不孤伏惟某先生顏似冰壺形如野鶴棄榮名而修性命脫凡近以遊高明始看邑宰飛鳧終見少微應象寒潭見底占斷漁磯一灣明月當空坐破蒲團幾箇煉金使查滓盡去盡馬求毛髮皆真却聽反觀常啓天人之鑰歛息候氣頻焚午夜之香象不着鈎牛初露地遂覺江山有主時將詩句傳神奚啻開南國道流實乃先北方學者某才非經濟職忝規模欲強人以進業而力不前顧省



已之知非而齒則暮譬之形曲而影不直宜乎聲息而響遂衰然責不敢辭乃志猶未已共扶名教願借高賢猥誦佳章俯首有凌雲之想嘿忝上座終身成把臂之交遂許同盟了茲一事况大隱原居城廓而獨善或非聖賢暫出精廬增光書院昔曹叅避舍則盖公肯來彼韓愈卑詞而顛老遂至章章人物顧我輩以何慚落落乾坤報德星之再聚庶幾明公爲衆領袖務使多士範我馳驅累歲清齋諒葷羶之難染霎時出定知伎倆之俱忘衣裡寶珠帶得一川風月胸中丘壑携來滿座烟霞敢佈俚言用催道駕

廣東方伯乞休再上吳自湖軍門啓

休官於服官之歲不是人情先老於未老之年豈非天意頃直辭而求去蒙曲諭以勉留竊念卑職守章句而不適其宜拘繩墨而罔裨於用縱使愚衷未泯曾無善狀可稱义甘棲蓬蓽以長終何意拔茅茹而起廢才微位過命薄疾隨當五十血氣之餘涉八千道路之外炎蒸鑄骨二豎寢入於膏肓癘癘剥膚百邪交攻於腹背獨形蝸蝓髮短心長隻影依依貌肥脉病雖未酬犬馬之報效聊欲保螻蟻之生成故思返乎丘園及未填於溝壑况區區素守難斷送於衰



白之時而歷歷外官每結果於雌黃之口蟬逃污穢  
斲身望日月之光鳥脫樊籠翹首振雲霄之翮未能  
學獻芹於野老亦知耻竊穀於

明君鏡裏頭顱嘆容顏之難少鞍中髀肉樹勲業以  
何期已竭鄙言未回高聽恭惟本部院秉知人之智  
普愛物之仁若大匠無尺寸之遺於下愚錄錙銖之  
細非惟護其短淺抑且過於褒揚旣荷採葑敢忘結  
草但較身名之輕重則多病所當亟歸顧揣才力之  
淺深則不能尤宜知止謂韓國之盧可逐柰東郭之  
馬將疲與其強鐘鼓於爰鷓孰若借榆枋於斥鷃伏

乞察此心之非有規避憫朽質之實已凋殘雖爐火  
煉金聽大冶之自鑄而益車服驥向伯樂以長鳴桐  
帽椶鞋餘生有幾菜羹藥裹此外何求筮不厭於瀆  
蒙士固伸於知己

賀徐存齋相公誕辰啟

恭惟天人協助年德彌隆大冶之金成色更精於百  
煉 明時之鳳鳴聲遠徹於高岡奚止裴公快綠野  
之優游實乃司馬繫蒼生之仰望寒潭秋水照孤月  
以明心蒼狗白衣笑浮雲之過眼某駑駘弱質樗櫟  
散材蒙收骨於駿駒遂並生於桃李此身何幸喜同



地以同時矢志靡他竊共憂而共樂茲當申甫之降  
誕殊深山斗之傾誠擬拜門墻偶羈於婚娶之冗遙  
瞻賓客未伸乎祝頌之私聊具下情仰祈高鑒

答李孤山學博啟

衰年伏枕清晨猶未梳頭上客迴車白首遂遲倒屣  
亟自掃裘羊之徑柰翁登李郭之舟無分攀龍有緣  
題鳳雖筋力既憊常屏跡於他人而意氣相孚願執  
鞭於高士空陳雞黍結思依依實切鸞膠虛懷耿耿  
恭惟親丈齒德並茂親義兼隆鄉里推賢衆仰斗山  
之望世家積行人歸月旦之評筆落如蠅見精神之

溢出心堅匪石誓要盟以不移乃置身列於丈夫顧  
傾懷係于小子久韜鉞刃歎文人之數竒一割鉛刀  
笑俗士之天幸然福不可以屢徼而屈則必有大伸  
在公當潛龍待用之乾在我蹈鼯鼠多貪之晉羨李  
將軍門第之盛麟趾振振愧萬石君孝謹之衰豚兒  
蠢蠢縱有司一時收錄柰文場百戰空踈餘盡頑愚  
皆難比數豈若高門驥種悉爲華國駿材故小器易  
盈生每虞其顛覆而尺蠖斯奮公會見其飛揚試觀  
懷瑾握瑜之竒大是光前裕後之具若徵左券如探  
中囊蓋天意還歸李家而人情咸嚮舊族理固然耳



說非誣也幼子乳臭濫接書香向屈嘉賓恐經暑雨  
行將卜日擬待涼秋伏蒙記存敬茲回覆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六終



文恭公摘集卷之七

書

上唐荆川尊師

人之相與可以盡言無隱者莫若師弟之間然先生每苦某之難悟而某亦不敢輕進一言何也某之難悟則以性鈍而心散包藏怠緩之意多而磨勵真切之志少是以每到病痛便覺難醫此某之不能承受處也若某之不敢進言者則有二說先生每事皆求定見其見一定信之甚堅而持之甚固即有學識與先生等者必不能回其既定之見而况萬分不逮者





欲置喙於其間豈非跨海涉河而使蝨負山乎先生  
聰明蓋過一世凡有言於左右者不待其辭之畢而  
已洞見其所言之情皆不出其料度之內是以視之  
也甚易而動之也甚難夫信之堅而持之固則人必  
不樂告以善雖無拒人之心而不免有拒人之應視  
之易而動之難則於庸言近論無一愜意而取快於  
非庸言非近論之間由是好爲新奇以上下其游辭  
托爲異術以文飾其膚淺者時時中其巧而使得售  
其奸此二說者其竊妄意其如此不知其然邪否邪  
倘先生不以爲然則和雖淺近無知得以盡言而無

隱可乎先生身所擔當直欲爲宇宙間創開一路續  
從來相傳法眼心源以鍛鍊而通融天機以無欲而  
昭著豈某之所可窺測某之所欲言者非敢議之於  
精微之際而直求之於形跡之粗耳所謂求之於形  
跡之粗者亦有二說好尚之少偏應接之過當也先  
生於同氣相求處甚爲懇切故欲其意思之懇懃而  
嫌其形跡之踈濶是以窺伺者常滿望而忠信者常  
見疑某雖癡顛然常謂先生之意可以探而取也其  
人之未見也而謬爲恭敬則不問其可否而皆得以  
親厚其既見也察其指意而虛爲好語則不問其言



之真偽而皆許其由衷徐而察之而非親厚也非由衷也乃推而遠之然而向之容而受之者吾心已爲之乍喜矣其待忠信之士一事之過差或由於註誤而槩其中心一跡之或踈本出於無心而疑其叛去徐而察之而非中心也非叛去也又容而受之然而向之推而遠之者吾心已爲之乍怒矣其乍喜也不但行於矯飾不正之徒而或及於智慧有餘之士其乍怒也雖不施於光明磊落之輩而時及於中才以下之人是以人之交於先生者若賢若不肖當其容而受之也其熱如火及其推而遠之也其冷如水故

某常疑先生之用人未必皆心腹之賢而賢者之用於先生也亦不能無不盡之嘆此豈非由於好尚之少偏有以致之歟君子之行藏視世之用舍而其憂世之心則不以用舍有異但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可以有憂世之心而不可以露臧否之跡徒露其跡而無救於亂則東漢李杜諸人所爲也某見先生凡接士夫絕口不論人長短可謂無臧否之跡矣但扣門求見者均之以是心至者也而先生乃或見或不見至於一日之內而有見有不見在先生固自有意非以見者必賢於不見者也而人之欲一識之而不



可得者遽以爲列於不肖之目雖面斥而衆辱之無以踰其怨也怨不怨於先生何足損益但於處世之道或者任情而不任理終覺未安耳見惡人以避咎與夫默足以容君子委曲以處亂世者如是先生卷舒存亡之理籌之素熟而明哲保身處即號爲智者不能如其慎密然某不免於前所言者以其避之於幾微形跡之間而不曾求之於性質作用之際也某自渡江來有人以先生行事言者一以爲握官府事權一以爲有府官求見值先生飯客吏人已趨報而先生乃謹避之及吏人再至座客猶在也其前之所

云甚俚鄙無稽可笑而乃出於故交項甌東之口豈非不肖有司因先生絕之太甚疑先生言其短而造爲之乎其後所云則往來於門下者所述雖某亦以爲此先生之常也是豈非否臧太露而人情大有所不堪者歟此和所以爲應接之少過者也是二者和又妄意先生所稟過高性質意見之用多而虛心觀理物來順應之功少即此而往恐終爲功名氣節套住而於聖人之道畢竟有差從來相傳法眼非先生任之而誰任乎雖然此大率所謂求之形跡之粗者也井鼃羗鷄何以爲見而遽談天說海祇露出本相



覺得見識之每下耳反欲以迴先生之駕而動先生之聽某之罪其又何可逃歎

再上唐荆川尊師

蘇子瞻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吾師向所寄書乃倉卒間數句而高古莫及然子瞻得之於天資吾師得之於學問則固自有不同也中間論白沙是茫老師是醉想二老翁一醉一茫動靜殊遇然不知醉即是茫茫即是醉其實醉亦非醉茫亦非茫若和輩者未嘗知醉未嘗知茫而終日作醉人茫人又可笑也書雖未詳近日心事皆見之出使二集疏稿詞簡事明

皇明奏議中得此可以增光一代矣詩意雄放不拘賦與長歌尤爲竒貨然立朝建言登高作賦皆是吾師餘事不足爲難獨有剖破藩籬無所顧惜而一意爲天下國家此最爲難盖不但世上拘拘名檢者不能脫此窠臼即吾師數年以前亦便無此識見也天下事須要人做有吾師手段不一擔當焉乾坤落落將誰望哉即今所處比之督視尤爲親切兵食大計未知措置何如和才微資淺屢得超轉實非本心此必以出於先生門下故耳不然何爲有此也未陞之前不求既陞之後不謝此非不感拔擢者之知己以



通書政府素所不能若其納賄則盡喪其平生是以不敢也今春所調土兵皆厚賂土司衙門而行此其志有在豈真欲仗義死敵耶一往一返功無分寸惡積丘山今已稍得數人寘之於法後來非甚緊急似不可輕調但不知彼中事勢何如土官張空者猶爲罪魁向來用之亦頗得其力否伏乞示知某初得轉官報急欲趨侍門墻緣軍門在沅任所在辰乃必由之路遂爲時例所禁且地方見有木務亦時時用兵弗得如願謹遣百戶范恩代問左右臨書不勝瞻戀

三上唐荆川尊師

向有鄙悒之見得先生教及答人諸書遂豁然無疑王龍溪嘗爲和言拘拘謹守不是學問一向忽畧近來始覺其是緣謹守之徒都從軀殼上起念把捉一生只是私意只是醉生夢死此與聖賢一介不取與界限相反者只在有障礙無障礙之間作如是觀則和前日之言宜爲先生所笑聞之令卽先生不笑其見之陋而取其意之忠以此存心人豈有不獲自盡者哉然則先生此行學問心術賴以一明又不但專意爲天下國家已也前後奏疏詩文積之既富用之無窮意向所到便有此故事來應且行所當行止所



當止和間竊評之恰如有一大將坐百萬中軍帳內  
刀弩鎗劔器械色色皆備當其用時視刀刀應視弩  
弩應惟大將耳目之所使然此大將當用刀處則刀  
當用箭處則箭各各得宜不差毫髮若其他則或有  
善用者器械不全或器械雖全用之不應應矣未必  
皆當故其一偏之能可學而至者人也其兼全並到  
有巧以運乎其間不可學者天也非人也嗚呼此大  
將之所以爲難也居卑論高先生其一首肯否耶春  
訊緊急饑民顛連倉廩既空閭閻亦竭縱有奏請所  
得恐未便湊手此則器械不具不知善用者何所施

其巧乎文章政事要亦無異然一係於己一係於人  
難易有間此盤根錯節別利器之時也在先生處之  
量有次序矣家人輩來聞先生有脾胃之疾謹遣百  
戶范恩奉候和處此官偶遇苗平無甚難事但畧覺  
瑣碎併驅馳勞苦耳書不盡言伏乞鑒察

上徐存齋相公

伏以相公勞心賢士未得者惟恐不能周知而既得  
者惟恐不能盡用殆所謂公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  
雖往往有負於倏忽反掌之際而相公之心不爲少  
變則士之懷寶欲獻者不歸於門下而誰歸乎和本



樗櫟散材不足以與相公採擇之列而一旦超擢出格反在於門下士之先雖此心不敢不勉而實不能副則其有負於相公知人之明與夫負之於倏忽反掌之際者相去幾何是以不敢不一吐露其愚和初舉進士同伴中見謂篤實只今年過四十人之望我與已之自待固不止於篤實已也所貴於有不爲者以其足以有爲也不足以有爲又何貴於有不爲哉某遇事周章臨機昏暗辟之駑駘愈鞭愈後自顧不如人遠甚向來陳乞量力而動實出本心續得白禮部書知相公相待厚意不敢遽自絕跡於仕途赴任

以來安心讀律而江西風俗儉約頗與賤性相宜三月盡始聞轉貴州報某於文學雖非所長而貴州人少提督稍易又無雜事分心即使某自擇官亦未有如此之便者然初止以爲僉事改調也繼領文憑乃陞副使年望俱淺驟進二階不惟某無以自解於人而於相公知人之明恐亦不能無少累矣且某之蹇拙循資而陞尚慮鰥曠越等超擢必致愆尤蓋世上固有可以超擢者而某非其人也用是慚愧不寧不知何以自修以謝同伴以報相公之知遇於萬一也便中敬此奉候



二上徐存齋相公

夏間承差來接到翁教兼惠之綃銘心製服榮感何多伏惟翁相默然自處而任天下之重負天下之望者益深益切士無賢不肖莫不歸心和樗散不才幸在門下愛士之列驟加擢用然門下之愛某亦非取其能特以稍知安分拔之以愧速進者云爾其在某則有不敢當者馬經伯樂價重千金人見翁相用某之跡而不知拔某之意以為果有能也則必將循名以竢其實又翁相之取某者姑以其自守勵世今再蒙拔擢反加於速進者之外世之不知者則未免按

跡而疑其人夫循名以竢其實既非無才者之可副按跡而疑其人尤為孤立者之難堪且某自入貴以來染成山瘴不思飲食右臂濕淫已作偏枯之狀近聞荆川先師之變不得即臨前疾轉加然非翁相則不敢以此情上陳也茲專人具本乞歸伏惟門下矜某之愚實無所用鑒某之志非有所私早賜施行放還田里使了師生之義併尋名醫少延殘喘雖報恩之無地將銜恩於無窮也和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三上徐存齋相公

春初奉啓所以汲汲求退者緣自起廢以來三任藩



臬雖僅守法紀於政之不便民者稍稍更革然無大裨益於時不足以明門下得士之效且炎蒸之地舊病易發是以不能爲自安之計不謂門下遽還之內地再轉臺職感懼交切夫任益重則報稱益難人之望也益深則不才益難於自見矣雖然精白一心夙夜匪懈固此生之所以自誓者不敢以不勉也倉塲積弊其來已久須以次釐正大要南糧經過衙門太多官攢歌家人等逼勒納戶使費反在正糧內虧損是以收時虧損官糧即放時虧損軍士也革納戶之閒費以歸於正糧之潔淨似是今日急務門下爲此詢訪已久願賜教而遵行之幸甚

四上徐存齋相公

倉塲之事伏蒙門下留念久矣近來紛紛之說幾於亂人之聽而不能調停酌處於其間則事體殊未安帖且如插和糠粃虧放軍士此從來積弊然自軍驚以後收時插和固不能盡絕而放時插和固已少矣又湖廣江西紅白私米收貯日久未免蛀屑灰塵殊不耐看若一槩指爲插和呼吸之間變可立起愚意以爲只當督責監收主事親自檢束時時查看則此弊可除軍士自然帖服不可豫言放時插和恐鼓動



衆心助其聲勢蓋軍雖跋扈未嘗敢嫌米醜在場中  
喧嚷若反先發其端不幾於教猿升木乎此其所當  
慮也南都積棍內則戶部糧儲巡倉各衙門書手皂  
隸人等外則歇家軍斗軍餘驢脚夫人等無慮數千  
人皆倚倉場爲生命可以立法漸革不可以一齊頓  
革故本職近與戶部設立長單刻期打發革去歇家  
不用保狀詢之解糧負役近日使費已減大半是亦  
漸革積弊而寬糧解之意也官攢守支因米耗折坐  
累者多自前日議革耗米二升而官攢益困矣蓋糧  
長使費在於暗地用錢而不在於明白加耗明白加

耗每石貳升暗地用錢每石至壹錢壹貳分故革暗  
地之錢以厚糧解存耗米之餘以備倉折亦是事情  
但經近題未敢請耳故處軍士之道當以好糧陰厚  
之而外則示之以法不當噉以驕之處積棍之道當  
立綱紀以整齊之而其要則須俟之以漸不當驟以  
駭之處糧解之道當愛惜其雜用而惟令其米之乾  
淨處官攢之道當明白與之加耗以免賠贖之苦而  
無使盡塞鼠穴好處穿破以圖爲插和之計則倉場  
可一清而人心肅然矣不然朝更夕改此甲彼乙吾  
之規模且未定而何望其有成蹟哉某言之恐涉於



庇護不言則恐後來議論愈多見功愈少故敢一佈  
此情於門下伏惟教之幸甚

五上徐存齋相公

伏惟我翁經綸手段實宇宙間出之才荆川先師語  
某於二十年之前謂我朝以來當國者所未曾有  
是時又恐國家無此福運翁或不當國也今當國  
矣旋乾轉坤之功挽下流而倒上不但障百川而東  
之也可謂前無古人矣蓋歷二十餘年而先師之言  
不爽毫髮惜自某之外無與聞者嗚呼某在而先師  
不可作矣安得起九原而與之點頭哉雖然巨奸滔

天之後人心陷溺甚於猛獸夷狄翁以爲不先正人  
心則無處下手故引用同志一洗貪習而噓之以清  
風誠與才合一時氣魄力量足以感動鼓舞故汚俗  
爲之一變乃翁之意非以爲如是足也方且翁受敷  
施俊乂咸事俾內外庶務次第振舉尤大有精神鼓  
舞者在不謂只做一半遽爾歇手豈先師福運之言  
又有驗乎抑天尚有意於斯世復將起之以收全功  
耶方今局面號爲清靜者蓋承翁變俗之餘而心志  
不一是非莫從端人正士稍稍裁抑循此途轍不惟  
翁未了之半截難望其進即已成之半截生意且索



然矣來教所云誠爲明見其樗櫟散材因翁向來處之太過是以今日據之不安旁人厭忌姑置不論碌碌伴食殊非素心向自陳疏內俗數醜拙冀得如瞿昆吾放還不謂猶備真如舊今尚未知所以自裁也恃爲翁門下士瑣瑣上陳伏惟恕其愚而教之

六答徐存齋相公

承以陽明後祀事見諭此我翁尊崇前哲嘉惠後學之盛心也顧乃每次建白輒遭阻抑近日趙思誠一本尤無忌憚人心不一如此果何說也某竊論我朝學問自陽明以前諸老先生輩皆於靠傍一路上

着脚所謂行檢名節謹守格套一毫不欠則便如河伯之談秋水欣欣然足也於是陽明出於其間曰此忠信廉潔之似也非道也靠傍行檢名節上做者非真心也無靠傍格套而自覺悟者真心也乃盡取其窠相一洗而翻之以開其嚮道之路其時諸老先生輩保護巢穴以陽明立異也而競訾其說之妄凡與陽明同時者未有能見信者也既未見信則謗議紛紛其說至今爲指摘者之張本此其所以不免於多口也然又有一說從古聖賢教法止於下學處開示而上達處不言非不言也不可得言亦不可得聞也



陽明教人便從上達一截說去故中人以下者皆不  
得其力反有捕風捉影之病則又不若靠傍格套者  
之有墻壁而可以爲教法也故今之人於陽明多異  
議而文清無貶詞蓋文清之學亦從靠傍中來也論  
陽明者徒泥其末流而不察其本旨宜說者之紛紛  
矣嗚呼安得能言之士起而辨正之乎然陽明爲一  
代大儒超前絕後終當在從祀之列何疑之有直待  
時耳狂瞽之見畜之久矣茲因翁諭敢述其愚惟進  
而教之

與薛方山學憲

古人以天地爲戲幻以生死爲勞佚今以毀譽得失  
一芥菜子事而動其心偶然有好我者而用我則欣  
然如有所益偶然有醜我者而棄我則戚然如無所  
容此其一身耳目口鼻皆爲別人使喚其自視爲何  
等人也先生氣魄甚大近聞羅官居金陵讀書談道  
無異平昔豈其戲幻天地勞佚死生之見素定於胸  
中有不可得而挫折者在耶弟承雅愛識得方山公  
本來面目久矣若以好言相慰效世俗男子之態  
則非問公之意也一笑一笑

與徐蒙泉學憲



昔與兄處左提右挈知愛日深其時愚不省事意以志學在我他人愛莫能助尚未覺兄之難遇也自別兄後年紀日長鹵莽日甚乃始不免求助于人然常患人之莫我告告而不以實也於是慨然三嘆欲如兄者友之而不可得也夫人之相友其合也有機其知也有爲真非人力之可一毫勉強於其間者世上黃金之交與夫面交之徒固不足道即有兩人同學古道同是君子路上人然而精神乎契處竟如以石投石了不相入此其故即使兩人言之而兩人不知也弟自求友以來雖素相慕者或出語便不相得或

始同而終異外合而內離弟非不欲強合強同之也顧其機不相湊恐乖直道而行之義旋復棄去求如兄昔日之提挈者竟不可得此其相知之機似有天啟而一別踰紀又若有天限者何哉此弟所以嘆兄之難遇而又嘆昔遇兄之時愚不省事爲可恨也再會之期此生不知有幾雖然志氣因人力轉移學問隨歲月消長兄教行滇海聲譽日流弟志弱而力不加進時邁而學不加修即使再遇吾兄恐如頑石朽木非復昔之可以提挈者也兄能不棄我否乎



久不奉晤得來教恍如見面 勤勤懇懇之懷於言  
下見示者甚真甚切非兄好善之志有加安能採及  
葑菲而虚心不棄如是近來朋友道喪相順者多而  
相助者少鄙意以爲見愛如兄者豈宜嘿然無一語  
是以忘其愚而一進其說然自愧其無以爲高明助  
也不謂兄既過聽而又道之使言何幸何幸守關以  
待元氣之復此真病中得力語也弟因兄素靜但恐  
靜處未有着力內則反生痰而助火外則或離群而  
索居此所以有養心養病之說乃杞人之私憂過慮  
也得來教乃知死裏活計全是靜功心病身病俱從

死邊過一番然後有悟兄平時所欠者弟頗疑愛身  
太過如未鍛之金今艱難疾疢備歷憂虞金百鍊而  
益精矣如弟者志氣頹索百孔千瘡無處下手乃自  
忘其廢棄而爲兄私憂過慮豈不可笑雖然亦欲兄  
大施良藥鍼砭我也竟未見投豈弟遍身不知痛癢  
即盧扁所驚走者不然兄不宜嘿然無一語也望之  
望之尊作簡古構意體製俱冠冕弟近有數篇以兄  
視之皆野人語矣來人去促不及錄上詩稿數首呈  
覽



明公文章蓋海內某心竊嚮慕願爲執鞭久矣顧以俗緣未了不能徒步相從于山水間挹清光而聽高論蓋側身東望而興悲者亦久矣因思某生平無所長終當與草木鳥獸同腐然古之人亦有已不能以自見得其人而傳者則以生與文人同時偶有一技一能爲其所取因以寄其窮超物態之心胸而其人遂著名于後其無技能者或一時相值於山巔水涯之間觸其弄月嘯花之興沛然不可遏而發于其文則併載其名以傳不然雖生與之同時求而不與者多矣豈所謂附驥尾而名顯者亦有遇不遇與某

既無他長即遇明公又無可以動明公之意者獨以追陪杖履撫景盤桓必有看明公高懷落筆之時乃未得一至其地而托姓焉是某之東望而興悲者也雖然羊叔子功業旣成恐其泯歿顧峴山而發嘆智者猶嘆其不達僕乃欲托名于公文之內宜不足以動明公之一咲也荆川先生卜居之計倘定僕當從游于武夷因得執鞭門下則素願畢矣其足以動明公與否固非鄙陋之所敢說也積誠已久素短于辭不足達意惟明公教之



一見傾懷別後凡三惠教知執事之有意於僕以僕為可與言矣執事有意於僕而僕乃懷不盡於執事則非報施之宜且不足以明直道相與之義故敢畢其鄙見焉大凡豪邁之氣在宇宙間不可少在人身上則不可多宇宙人身豈是兩物緣此氣在宇宙則任其放曠無害在人身則便要收斂管束歸為已用不然則非用氣乃為氣用也用氣則愈放開愈覺其少為氣用則愈斂束愈覺其多彼其憤世嫉邪明目張膽為天下直寃伸枉宇宙間若少此一着則皆患至不恤害來莫救委靡柔弱成甚世界此氣之所以不可少也然君子之用是氣者有道外則柔順其色詞內則反修其德行所謂柔順其色詞者知其進說之難而因人變化以求濟其事也所謂反修其德行者未暇計人之聽否而反躬自悼思所以為動人之本也今觀執事諸書明白痛快而未能喻諸人者無乃於前之二說猶未盡歟昔者屈大夫賈長沙忠誠貫日不可謂無動人之本也祇以孤憤激發見於色詞者不能無過是以徒損於身無益於事語曰惟善人能受盡言世之善人常少是以盡言得罪者宜乎其多也嗚呼盡言之難雖以屈賈猶不過如此况乎



動人之本未能如屈賈而欲以直言於世則不能喻諸人者何足怪哉此則爲氣用而不能用氣者之過也僕之所欲盡於執事者如斯而已然僕戒執事以盡言而僕之言更有甚者以僕之所遇者執事也執事之才自是不凡鄙見以爲豪傑而不聖賢故畧陳其愚以少助萬一執事倘以僕爲誕則請坐僕三沐而三薰之幸甚

與王龍溪郎中

道駕一臨興起者衆况區區素承教愛雖至頑愚能不爲之感激哉顧未脫中人以下之舊而頓聞性與天道之說卒難承當來諭謂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僕謂如此立言則太玄遠不免影響之疑中庸言發而中節即不言不發也但吾人戒懼之功於未發時尤爲緊要若待其發則力倍功少火之燎原水之濫觴求其中節何可得哉堯夫云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喫緊學者用功處也由是而發則一念一事無非天理雖曰已發其實未發然而畢竟發矣則亦何害其爲已發而不與未發相對哉吾人思慮自朝至暮從昏達旦何嘗有一息之停求其一念不起能有幾時既未有不起之時則已燎原矣已濫



觴矣當此之際則將聽其勢之所往而莫之止乎抑使之返於未發之初而百念遽不生乎由前之言是揚波而助燄也由後之言是盲者皆離婁而聾者皆師曠也故吾人之學必自求其各受病處日加點檢如痛癢之切身不去不已盧扁之手必因其病之所在而針之灸之藥之石之是以受病者冷暖自知而善醫者多起死回生也此則實犯手做無一點遮飾於其間今以下學鈍根而即待之以上乘利器是猶指盲者以日月之明奏聾者以鈞天之樂也故人皆懸空妄想捕風捉影其得其失無從而知卒之修身應事無一得力人欲橫行天理充塞如蹈火坑如墜深淵無置身處而况望其出頭哉區區尚有此懼不敢懷不盡於長者翁稟上品資質自天泉證道五六年來從事聖學益進益熟當必有破的者在樗生不敏何足以發之

二與王龍溪郎中

龍川兄至得接手教規所不及實爲至幸生向所言蓋恐落於虛見者對塔說輪而無實地工夫入於言語者徒事筌蹄而少躬行得力處如此則縱然叅到奧妙亦非爲己有也有懷耿耿何時得一重扣玄壇



以破蒙者之惑乎適得北遷之報聊奉此爲別使中  
不惜勤示望之

與張內山學憲

十年慕公衆中一會竟未及一語別來不乂又過却  
一番春色人生見面本爲不偶幸與公同宦楚地而  
湖湘隔絕沅芷澧蘭翻動懷人之感見住沅州攷其  
志書正是古夜卽地自陪軍門外獨坐空齋無一交  
接眼前境界變幻不窮或時都無一物似覺澄爽或  
時百念齊來頗費打掃見逋賦逃民文移滿案則思  
百姓疲困何術可愈至誦李太白流夜卽之作則又

有羈人遷客返其故鄉之想如此等類東臧西生如  
老狐改頭換面不自知覺不知古人收功一源工夫  
何似便中不惜吝教榮遷倘遲數月莫須還一出否  
不知文旆何向新巡初到弟於五六月間當至省相  
見暑月驅馳殊非鄙性俟至秋間恐又別巡公其爲  
我籌之草草奉候伏惟台照

與照姪

汝父棄世吾聞之傷悼死者人之常但未得遐壽爲  
歎耳若汝能自成立大兄是爲不死如欲成立必要  
學好要學好必親好人則所言皆好言所事皆好事



安得不日進於好乎忠厚質朴之風存則人始或輕我終必重之浮邪巧詐之習熾則人外或畏我內必惡之是二等人一則或受人侮一則要去侮人受人侮者世之所謂無用者也而不知吃得些虧則將受益於無窮侮人者彼自以爲有用者也而不知占得些便宜則將折算於子女吾言倘不謬汝當知所從事可也讀書一節尤不可廢不但藉以取功名亦可以長聰明發善性心綱大舅吾所謂無用者也汝欲從師必親之敬之常以爲法所謂成立者莫先於此矣

與徐華原方伯

辱使者將命欲生再留此以盡湖山之興但昨與楊魏村窮日探討興似已盡吾爲湖山縱目湖山亦爲我點頭非但不容往且不容言矣易所謂莫之或知也兄安能更招我哉雖然如生之踈拙無用衆方共逐不知兄何所爲而招之不已耶雖不赴兄之命不敢不感兄之厚也一笑西湖之勝僕輩閑人不得常住兄丈住矣又常忙不閑此地與人不相值也雖然各人胸中自有一段西湖非閑忙境界可以分別則彼雲山之掩映花柳之明媚皆可付之無何有之鄉



矣俗眼以終日游湖爲得其趣者不知湖山肯以爲  
知己否耶辱使者送至嘉興謹此附謝餘情不盡

再與徐華原方伯

承來諭以紛沓之衝離索之久及功利汨沒爲病此  
可見內省切已故覺得工夫不密即此乃是工夫也  
竊意學問一念只在自已真切此念常常提起則心  
爲嚴師非爲離索出門如見大賓非有賓也不然則  
雖日坐如來講堂與已原不干涉是離索也於一切  
世故應酬中常存得本來面目何紛沓功名之足累  
哉僕五十無聞近來病症日深將有乞歸之舉然功  
名汨沒與不汨沒亦不在仕止形迹上看此心能了  
則出而朝市皆了也此心不了則歸而山林皆不了  
也僕種種閒思慮有多少不了在爲此言以復執事  
幾乎其言之不怍矣何如何如

三與徐華原方伯

向來湖中之會接兄丈及中方談論不無感慨正學  
不明人始於議論上着工夫今號稱同志中表表者  
俱墮世俗利欲坑內夫古來儒者之所謂義利乃辨  
之於念慮之微從源頭處用力至於市井沽利之事  
至粗至易曾何足掛之齒頰於此不免尚何以學問



爲哉而又何貴於議論哉承兄丈見教非兄丈之有  
定見而不落空言者何以及此佩服佩服辱惠愛向  
已因尊使奉謝舟人之便復佈區區伏乞若時珍重  
與朱希桂郡守  
某自去春罷歸田里即屏居深山後忽發風濕之病  
向來鬚髮之早衰白者禿落將盡蓋去死無幾矣自  
顧泡幻殘軀枉過一世終作一尋常無聞之人求爲  
鄉黨自好者而不可得遂閉閤謝客經時不接一人  
倘苟延乎犬馬期少補於桑榆其於人間事杳如隔  
世至於是非毀譽非但不置於懷亦不入乎耳也近

日縣學有言旁人造謗者謂某有助於其間此不量  
某爲何如人某自信亦不足與辨且辨謗者非君子  
也一二日內傳聞有將此見之呈帖者某思之使某  
上得罪於權貴下得罪於鄉邦此猶可以無辨獨使  
得罪於令長則不可不一言以解人之惑何者令長  
者朝廷之所置也無令長則無法矣某之於郁侯  
經歲不敢一二請見者以爲林下之人分合如此郁  
侯亦方以某不至公室爲高旁人觀之遂以彼此之  
踈濶爲疑不知此自是僕之難於亟見非郁侯待某  
之薄也僕自患病廢事相知如方撫臺兩過郡城而



不能一出相愛如明公即遇歲時而不能一賀豈僕之不肖待上司俱若是之簡耶若以有所干請不遂而怨僕自科第二十餘年歷數郡侯自符公來以至明公未嘗不破格優待而僕未嘗有片紙隻字干之以私一戒持來頗謂無玷縉紳亦頗相信今有何事而獨於郁侯干之耶且計一歲中纔一二會縱僕欲干亦少矣即使干之不遂方用以自愧而尚何怨耶某平生無他長至於忠信廉耻亦知自守對人接物未嘗動一機心若於人有面背則赧然面赤者經日積此一生縱不能如柳下惠子路之致人信服即羊

叔子無鳩人之事或可庶幾焉不知謗者竟何自而起耶夫以形骸槁木之人設有掀天揭地事業亦當息心况舉平生之所必不爲者而輒加之所謂人無所不至亦可爲之一慨也區區之懷更無可告承公素愛聊一述之敝邑士民亦諳僕心事恐當道有未知者倘因此一白使僕得牢睡深山不蒙諾訾則明公之保全僕者當銜結於無窮矣未能走謁謹以書致仰祈照察幸甚

與楊朋石卿寺

向得公二月四日書極爲慰感弟藉庇幸得免於考



察然私心負竊祿之愧久矣蓋昔當衆人競進之時而稍稍自守故僉論或以爲淹今當群賢效用之日而碌碌無聞故衰材始見其短所謂邦有道穀之耻亦真心之不可掩者也因此數欲陳乞適有嶺南之轉恐跡涉規避遂爾不果生自起廢再得近地此任稍遠適足相當自擇利便素非所喜但有可慮者去歲脾胃餘病尚在以衰疾之軀當六月之際而陸走三千里以嘗試於炎海毒淫之地則所保者無幾矣猶幸職非軍旅任未重大尚可以畢前志耳俟賤症勢定當更圖之

再與楊朋石卿寺

伏惟兄丈以才德爲時望所歸漸進要路霖雨蒼生且不义矣某以衰朽之質蒙兄丈曲爲援引竟以機會不偶而阻可見升沉遲速各有分定於此勘破胸中當快然矣但嶺南之地非病軀所宜义處八九月間爲霧氣所中症入腠理條而頭疼則目不能舉條而胸脹則食不能下靜坐一室尚覺煩困况能低頭折腰且有簿書期會之勞其形而滑其精哉謹具疏陳乞倘不惜一投手舉足之力使得早還鄉井即援焚拯溺不足爲喻也意真詞迫仰祈台鑒幸甚



三與楊剛石巡撫

久不奉會意此番必得面請教益不謂復成相左西望行臺徒增惆悵楚中值採木分封之後又繼之以饑饉師旅民勞已極須得心我百以爲之擘畫一以扶凋瘵於既困一以消變故於未形此翁素所蓄積而鄙人之所致望者也方今財力虛耗處處皆然惟目擊者更爲切心而當事者尤難下手必上下之人若同舟之期於共濟乃克見效但貪墨之風未息於郡縣即一二有志操者猶任其血氣放逸之私而不出於紀綱法度之正以致政事失平人情未協此同志之難而上人督責者之費力也豈不可爲長太息乎南糧缺乏獨湖廣拖欠爲多煩翁併一促之

與黃泰泉宮詹

公之爲人如鍾鼎古器今世所希某也嚮慕廿年僅得再接再然而飲河滿腹自以稍能領畧公意所在竊敢自謂此非世人所能識也公也亦不鄙某賜之饒章公已久不作詩而獨不靳于某此亦非世人之所可得于公者也古人當舉世之譽不足爲喜而得知已者一人則可以酬平生之志願何者賢人君子非可常有故舉世之譽不足多而一人之知不可少也



其自顧無他才能何足以借譽而受知于公然因公  
之言勉自樹立使不墮落則公之賜我豈可量哉持  
此以答公知則亦公之借譽之意也渡嶺而北台範  
日遠瞻戀不勝謹以書謝

答董潯陽宗伯

使者來承翁教示滿紙平生久要之情若見肺肝足  
知翁相愛之深相信之至也書中所云謂翁謙虛之  
心則可以弟舊所聞於翁頂天立地爲大丈夫者則  
有說焉竊意精神志氣耿耿不磨人之所以自信與  
其所以信人者只在此一念真切之間此所謂定盤

針也有此志氣有此真念寶珠在手百骸九竅猶非  
親也而况於在外之榮辱逆順幻身中之又幻者乎  
然則翁所處今昔之變在俗眼觀之誠爲有異若翁  
之自視則惟一我弟之視翁則惟一潯翁耳於此稍  
異則差却定盤針矣其於俗眼何異哉盈虛消息天  
行也妍媸善惡生物之道也古人言孟子三自反不  
如顏子一不較弟以爲物情應如是本無可較也翁  
涵養得力其必勘破此公案久矣聊述之以發翁之  
一笑弟以樗朽之才甘自廢棄蒙翁汲引躡致通顯  
但據非其分恐擊之者至矣翁其何以教我也平泉



以痰火之疾懇求去位蒙泉改北將行弟亦當避賢者路倘得歸家買舟詣宅聽翁高論一沃枯腸宿願酬矣他何冀哉尊作彷彿史遷閒中類次必已成集尚容求得一部以爲矜式千萬勿吝

再答董涇陽宗伯

使來承惠已覺光耀蓬戶及啓緘詞讀之則如太史公復出人間罄咳於我側恍乎斯人之與居也古來生無一長之人其姓名一見答於文士則必附其集以傳翁刻若出必載斯文弟將藉是以附驥尾不磨滅乎雖然名不磨滅可藉於人若夫胸中真寶藏亘

千古不磨滅者可藉於人乎文章也勲業也進退也存亡也此皆儒者所處之名目然寶藏如得則皆備道全美無一足以動其心矣來書所謂晬朔之徒即未得聖人之寶藏其所自持亦各有一部寶藏是故文章可也勲業可也進退存亡可也得晬朔之寶藏猶尚如是况得聖人之寶藏乎吾輩終日營營正爲未有此好田地受用耳若鞞柄在手則或處或出或存或亡何往而不利哉來諭肝膈之言非翁愛弟之至望弟之深何以得此敢不佩服乎弟樗櫟朽材駑駘下品老大無用鞭策不前罷廢二年閉門作活已



無意於人世矣不謂更塵仕版即欲固辭恐義有未  
合姑勉強就任諒不能久淹也歸時當扣關同了大  
事朝聞夕死心且寧矣來使行急據案草草書不達  
意惟翁怒之尊嫂之恙固爲切心然得寶箴之人亦  
自有打發處李耳不聞有老妻東方生則割肉以遺  
細君又若有戀戀者何也一笑尊賜不敢辭尚容差  
人奉謝也

與謝太東巡撫

敝處錢糧兌軍之弊起於倉場之廢各縣城外倉場  
原係周文襄公所設槩縣糧長聚在一處納戶亦只

在一處遂成街市赴者如歸其納糧日期十月半開  
倉至十二月半則完矣掌印管糧官逐日下倉晚封  
早開待正月間運軍一到就水次隨即放兌故錢糧  
易完而無弊自倉場之廢也鄉間糧長入城且無堆  
放處所不肯即收小民將糧無處上納糧長下處或  
賃民房或寄寺觀東零西散至正月間始收錢糧有  
無有司官于何查考一向因循殊非事體是以周觀  
翁議復蓋倉廩其費派於錢糧內取足甚爲得計不  
知緣何又將此一項包補別項錢糧夫此一項者額  
外之派也別項錢糧者額內之數也百姓能完此二



項者良善之民也其併額內不完者奸頑之徒也今以良善之民納額外之征而包補奸頑之徒所欠額內之數是以完者愈完欠者愈欠而倉場之廢迄無復興之期亦可慨矣事關利弊不覺縷縷伏惟左右留意焉

與耿楚侗提學

數年企仰之懷向來一二會曾未足以盡鄙人請教之願別來數月因左右方考校而生係鄉人遂不敢通問蓋非避嫌理當如此伏惟左右實心向道所以修教者即所以自修也誠能動物士之歸心亦既衆

矣其尚有不合之論蓋出於不同志者之口大槩彼之所指以爲設教之小疵者正僕之所服於公者也此亦實心向道者之所宜有蓋向道不實則爲己之念不切爲己不切則已輕而物重不免醫東補西要人說好而自家主人翁失却本來面目矣此鄉愿之不可入道也僕之意則望公堅持此志念念接續惟以此心之誠或有未至益加致曲之力使此學術大明於世則魑魅魍魎之怪潛消屏伏於幽巖深谷之中矣鄙見如斯聊以贊助正人之萬一不知翁以爲然否



與徐蒙泉司徒

數月不通書問想念彌深向見南臺之陪時望方屬  
鍾陽之缺必借兄矣南糧匱乏弟與兄去歲憂之甚  
切故小疏欲與北運同爲一體不意

恩詔視同常賦於隆慶元年減免十分之五則五十  
二三萬之額將何抵補且以前年分或盡蠲免或又  
帶徵倉儲之所賴者幾何甚可慮也如聞北議尚有  
取南邊銀以補邊餉之說兄去歲每言南銀不可再  
動蓋南銀一去後再無餘積之時留都重地將安  
仰哉兄在司農不知尚可多方一處而不及此否乎

便中敢此私佈伏乞台照幸甚

辭留都戶部諸君送行文軸

今內外六卿藩臬諸司但遇陞遷必乞名人鉅工之  
文以送此古來仁者贈人以言之意未爲不可然其  
名同而其實則有大相反者古者贈人以言非勉以  
所當爲則規其所不及其心蓋恐恐然懼人之有過  
而要其同歸於善也故曰仁者也其告者盡其忠其  
聽者佩其教蓋有一言而終身行之不盡者不必其  
作爲文辭而書之於紙也其意之厚豈真爲觀美之  
具哉今也作爲文辭矣不必書之於紙也必用軸以



登之其用軸也始猶以絹繼乃以綾書以墨字付之  
裱工而識者猶惡其侈也今則織爲文綺塗金作書  
錦繡奪目如貴公子之鬪富然者計一軸之費奚止  
十金暴殄天物殊爲無謂且其求人文字秉筆者非  
美其政事則誦其功業諛之不至則受之者咈然其  
不悅也亦異乎古人之用心矣故世上以送行之作  
不曰此應酬文字則曰此了人情故事也相襲爲一  
種常套語雖繁衍無一裨於實用蓋與者受者安於  
習慣皆不自覺其非矣原其意不過曰此可懸之壁  
間以炫耀耳目爲鄉人榮也自鄙人觀之非惟不足  
以爲榮蓋可以爲笑矣故僕在外服時每遇陞遷必  
先以此辭諸僚友僚友諳僕之素輒爲罷舉間有不  
諒而舉之者僕亦不敢受也家有一堂高可六七尺  
即欲受大軸亦無可容處書生本分衣裳猶當布素  
况可以文綺錦繡置之無用之地以作崇哉幸諸君  
體悉此意無以見貶若不先言之則恐無及僕言矣  
而諸君不察僕必不受則其罪不在僕矣不腆之辭  
謹佈腹心惟諸君其圖之

答何吉陽司寇

吾文好學一念至老彌篤而所見精明亦益以進其



嘿識淵微及善與人同之心尤得聖賢血脉豈弟淺見之所能窺其涯涘也弟自初接高論不能不津津欣動嗣後居山出山雖無定跡然自覺得此心神靈耿耿即紛靡波蕩中頗不爲搖亂但氣質怯弱驅策不前而又不得常侍於君子之側如吾文者耳提而面命之是以迄於五十無聞甘爲天地間一朽物良可慨也吾人所志冷煖自知至於日用應物之跡有所畧而不論者只看此心之所發何如耳學未到時中處豈能一一無差即差矣而此心發時原無私意夾帶於其間亦何害其爲正哉來書之所諭固可以無辨者也况吾文之心吾文自信之而同志中亦且信之矣庸置喙於其所不必辨者乎虛見私心二弊極中學者隱微之病吾人皆逃此二種不過對塔說輪葛藤牽絆其誰能深造實際而一刀斫斷也非吾文則固無可望者矣解官回聊爾附復

與吳疎山司寇

公之叅性幾於無言公之應事幾於無心其所謂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與故生之取法公者語嘿動靜無非師也然竊疑無所住而生其心者心體本活有住則死無住則生生者活也當寂則



寂不住於寂當應則應不住於應然不可不應也公於當應時時或不應則無乃有住於寂之時乎禪家有云一絲不掛者其師且謂之俗漢吾輩試於此叅之公本欲無言而僕尚以言惱公是禪耶是俗耶一笑

答謝省菴大尹

恭惟足下明察物情周知政體強者有所斂而不肆弱者有所恃而不傾荆川先師嘗云凡作令者使小民人人有一知縣在家乃爲賢令足下豈其人哉此非可常得者也伏望更加學問使氣質沉着足以爲寧靜致遠之資則古之所謂國器者舍足下其誰與歸迂踈之談幸勿見罪屢承佳貺且禮數過常僕何敢當謹此附謝

與黃後山縣尹

賢侯之政已爲盡善生之所欲告者爲解頭偏累事也有田則有糧百姓奸頑不納而責糧長賠贖是業田者安享其利而糧長代之出也糧長侵欺不完而坐解頭追併是收糧者安享其資而解頭代之苦也然必須先責人戶納完糧長乃可責糧長納完解頭其追併人戶之法亦豈家至而戶到哉亦擇其尤者



重處一二則人知意向之所在輸納者爭先矣伏乞  
賢侯鑒納少寬解頭之罪其已賠過者尚可准狀稍  
稍爲之追補則人無偏累而賢侯公平正大之體益  
以傳播於人人矣語粗詞直恃侯之相知故也幸勿  
見罪

與林念堂巡撫

承惠翰教及徭甲二冊知翁之留意吾鄉小民愛之  
如子憂之如病此情此德當啣感於無窮矣僕生長  
江南未知利弊所在然承翁下問不敢虛也敬以鄙  
見所及爲翁陳之夫祿米倉糧比白米加耗水脚原

少今年糧解爲撐夫船戶勒捐併至京上倉之費每  
石除本色外用銀二兩其苦極矣去歲大䟽題折色  
時元老力主張要行戶部堂上欲折一半只被該司  
卽中執滯不通遂不能如意生初不思亦不知糧長  
如此之費妄謂舊法不可盡更後來洞悉利害力贊  
鍾翁行折已無及矣且如各衙門歷事監生俱係雇  
募白徒豈可以糧長膏血填此輩坐食之蠹又如巡  
按及各部屬出差帶去書吏或二十箇月或三十箇  
月回任時月支米一石則一家打去二三十石有之  
此獨不可與之折乎他如神樂觀欽天監教坊司皆



宜與折夫折而有虧於衆猶為恩怨所出今鍾翁議每石折銀一兩一兩之銀糴太倉米一石三四斗固衆之所樂從也彼此兩利不知該司何所見而執之以為法乎生在太倉欲以此意再題因轉部而止承諭民運造船或衆不樂從則乞將撐夫一處撐夫十年以前糧長每石只用雇募銀二三兩又辛苦銀六七錢不知何年過江吊打糧長今每名增至十三兩又一路神福不計其數與舊懸絕此須嚴行禁約伏乞左右拘提解過人役細加詢訪倘得題行令有司當官雇募責寫合同及至過江復令所在官司稽察

許糧長受害者隨處申訴庶幾稍知禁戢不至日甚一日雖不造船百姓之受惠亦多矣徭甲二冊酌議詳明人知遵守不得輕重編審但力差極重者如斗給旱夫巡鹽弓兵之類衆有加增之望似亦相應蓋衆人均攤不使一家偏受重累亦為政公平之體也暑中不能詳述瑣瑣聒鬧以翁存心於民故也希恕

再與林念堂巡撫

去秋北上承賜翰惠及到京後困於人事未及修候罪歎實多翁前後二大疏為地方慮又遠者至精至悉一時區畫遂為小民千百年之利此真經綸手也



敝省目下爲糧解害者只有糙白糧運船出于糧解  
自顧而船戶撐夫百端需索苦不可言即如去歲糧  
船四月發行至十一月纔到濟寧因此守凍二月間  
纔到通州其苦可知矣故鄙意欲民運船隻官爲督  
造如軍運之例使糧解自顧水夫而料價夫銀則取  
之原顧船之費初年似爲不足以糧長五年一轉通  
算則有餘矣惟翁取熟知民運利弊者計而行之庶  
幾其有瘳乎狂瞽之言未知可採與否但恐翁聲望  
日隆不文膺內召則吾民無所恃耳便中謹此附陳  
與吏部四司諸君

和聞堂陞之別莫嚴於名分紀綱之張莫重於禮法  
故等威立而臣工奉之則上下安而民志定約禁明  
而設官司之則體統正而朝廷尊古人暮夜車聲  
遇闕則止蓋有見於名分之不可干漢太子不下  
司馬門則公車令隨即劾奏此有司之能舉其職也  
其叨貳禮官與司國之典制及臣下之奉令違慢  
者本月初九日夜漏三鼓衆官陪祭

文廟事畢而散各取便道歸寓生後四牌樓轉東  
皇城脚邊行約數百步後有暖轎二乘追逼向前燈  
籠火把照如白日徑越本轎而去其後二人乘其所



乘之馬一挨擦本轎一突截本導而去生顧左右問  
謂誰曰此吏部司官某姓等也再行二三百步將近  
東華門又有暖轎四乘追逼向前燈火如二轎而人  
衆倍之生乃急趨下馬牌邊出轎步行只見後來四  
人安坐轎中徑挨僕身截過下馬牌而去其隸四人  
亦乘其所乘之馬截過下馬牌而去生顧左右問謂  
誰皆曰此吏部司官某姓等也時各大街官負固多  
其由東城邊者止是僕一起及所遇二起而已此外  
更無一轎一馬也前二轎行急僕望之不及方訝其  
疾甚及同後四轎過門不下轎乃詢知前二轎亦未

下也前二轎由僕後突過是僕具負卿貳不爲人所  
比數無足怪也後四轎同僕過門安坐不下是料僕  
雖稱禮官必不能舉其職亦無足怪也所惜者吏部  
爲百司倡率諸君子所讀何書而有此舉動乎不然  
闕門禁地法令昭然即愚夫愚婦皆知趨避所謂斯  
人千古不磨之心也豈以居倡率地讀聖賢書者反  
有不如不知何說也君子造次顛沛尚不違仁今有  
何急遽流離而作此狀哉甚可惜也僕既不能舉其  
職又不一言恐諸君以後仍蹈前轍陷有過之地則  
僕之罪將不得辭而貪昧隱忍一念有同於穿窬而



不自知矣僕才本樗朽性極怯懦然於外物頗輕視棄此官真若敝屣無一點皺眉顧惜意若諸君有取於余言舍非從是則鄙人不爲無助若因此含怒蓄忿以世俗之心爲心使僕得藉此以返初服固所願也爲彼爲此惟諸君子其圖之

答西亭中尉

梁臺相遇正值壯年彼時期待何如也今復何如哉變途備歷老景侵尋天人之感日夜相代其化其不化俱不可知求之在我道德宵奧既恍惚難窺文章鍛鍊又蹊徑可厭進無襪線之裨退忘溝壑之耻四者一無所據宇宙間之朽蠹則不肖其人也來書所云猶是故我不能不長顧而吁戲矣憶自別後居山林之日多其在仕途數年走貴陽走辰沅已而罷去去而復起迄無定跡雖承書札再投而酬答未及方用爲愧反辱左右先施華章寵貺光耀書几鄙人何以承之感謝感謝來諭謂骨肉之戚此天地盈虛消息之理無足怪者至於鬱攸作祟外物一空於此回觀胸次中其空亦復如是則可與語屢空之學矣二經解刻之真有益於世人蓋自人之埋頭於宋說遂使以前諸儒見識盡作弁髦不知其實不可廢也遍



誦尊作非看古人書爛熟未易到此於此入悟則本來之面目見矣然大段着力不得也痴人勉次其無乃壽陵學步者與承愛不覺縷縷華原書惠已領訖併報

與歸震川通判

凡物之生于天地間齒角翼足不得兼有是固造物者所忌然亦有鬼神爲之戲侮簸弄富于其名者或嗇於其位晦於生前者或顯於身後所謂莫爲莫致非嗇之晦之者所能容心也當兄丈魁南畿時文章一出海內傳誦即名儒鉅工皆爲避舍其視冠天下

登詞林可以唾沫之餘立得竟遭迴流落幾三十年已而僅得一第宰一方論者猶嗟其所遇之晚而所處之卑也今復挫抑如此且方今爲吏如兄丈之循良者幾人宜人之視之爲麟鳳希世奇珍矣乃上之不得據要津次亦吝惜卽署何哉噫此正鬼神戲弄處也古云文章憎命達又云詩窮而後工身名富貴如齒角翼足不得兼而有也人生壽長者八十九十過此以後形銷跡滅與草木鳥獸同盡回視居要津者碌碌何在獨兄丈之名如魯靈光殿巍然在天壤間計彼較此得失孰爲多少兄丈其益自信務求與



天壤不朽者充養至足無少遺憾勿遽以造物戲弄者一毫動念可也蓋動於彼則不得精於此而况又有不能兩全者以主張之乎南溟爲兄丈竭盡心力數月後必有以相處願且安心到任昔濂溪明道曾居簿職大賢之作用固自有法度區區鄙見伏惟高明鑒納幸甚

與徐見吾大尹

每鄉人至稱賢侯德政交相慶慰而糧解之感尤爲真切人言末世人情衰薄難動亦妄矣今之爲政者主於抑富而扶貧生謂不若抑惡而扶善蓋富者非必惡而貧者非必善也牧民者橫一意於胸中所以彼此不得其平便非絜矩之道今之不着一物使貧富各得其所者非賢侯吾誰頌之此敝邑數十年之所未見者也何幸何幸家眷來承賜夫船護送謹謝

答黃海南

承翰教佳什及所與玄卿書稿足見動心忍性之助不特文詞之煥發也向之戚然爲兄悲者今則勃然爲兄喜矣死生得喪聖賢皆看做常事世人欲惡之心勝是以看來太重試於我身未托胎時及旣變滅後觀之果何有哉於此照破方可外死生齊得喪若



借在外一物把翫來壓倒他則物與我猶二恐未甚得力也雖然聖賢固不貪生亦不輕生若匹夫匹婦自經溝瀆決非聖賢所爲執事有味於屈子之文攷其離騷中精蘊屈子蓋聞道之士也彼所謂沉湘者余嘗疑其爲假托之辭如張良托赤松子游耳屈子而果沉湘豈能作離騷哉管仲將自勉以圖後功且不經於溝瀆曾謂世有至人如屈子者而蹈匹夫匹婦之小諒乎張良以生辟穀故尚露其行止屈子以死沉湘故併滅其踪跡此皆古之至人善藏其用處也來書有味於屈子之文不若反而求屈子之蘊屈

子之蘊在離騷內曰一氣孔神曰虛以俟之所謂道可遇而不可傳者也而屈子遇之已造於實際矣則於聖賢齊死生一得喪之功已了然於胸中可以死則死可以生則生亦常事耳尚何以張皇錯愕爲哉執事如識得此意不必借外一物來壓一物自然無入不得作天地間一閒人不然便未可謂得力也嗟夫此豈易言哉未到此處則兄之發憤詩文把翫娛樂亦豈可遽少耶恃愛不覺縷縷尊事似宜少待不知高見以爲何如

與戚南塘摠兵



嚮慕日夕前年遇於京師僅得識面聞之洪芳洲云  
執事甚有意於僕欲與談禪禪理非鄙人與知然世  
間萬事却少這一味不得即如戎馬倥傯之中安然  
不動視百萬貔貅如履無人之境乃可無敵古人對  
陣安閑如不欲戰者禪也矢石交下神色自若者禪  
也斂臂鷹手施佛前錢者禪也左右既深其理安得  
不以武事擅長而稱當世之名將哉僕也尋章句談  
詩書之懦夫然於柔弱剛強之際亦或不迷其辨此  
執事所以欲與之談也僕今方量力而退安心畝畝  
而執事爲 國家鎖鑰北門宣威萬里不知對叅之

期此生更有緣否茲因幕下林萬選之便持書一別  
捉筆悵然

與洪芳洲司寇

弟自庚午秋回家收繩捲索謝客閉門不復知有世  
上事且地僻一隅車轍馬跡之所不到是以於兄處  
思雖鬱陶而無便一寄數字相訊常懷悵望而已去  
臆過丹陽姜鳳阿處領手書扇四柄比赴南京任又  
於林郎中處領手書扇四柄兩處雖無教啟然扇之  
多詩之工置之懷袖耿耿不滅其爲教我多矣居家  
時頗聞兄有訟言未得其實今始聞其詳兄之所遭



可謂橫逆之甚此所謂人無所不至也於兄何損哉  
竊謂不得已而爲應兵須從容辨析勿甚動氣則彼  
之伎倆有盡而吾之後容者無窮當談笑而折之矣  
吾人一身在天地間儘有事幹豈宜疲敝精神與一  
橫逆妄人較長短耶弟素怯弱每於退一步處省氣  
力兄嘗謂我過於懦弟亦謂此等處不得不懦也倘  
有不然更望見教

與萬兩溪河道

不見翁面失記何年雖然羨墻蚤夜未嘗不神交也  
翁抱經濟大畧先師荆翁蓋心服之矣今當河渠之

任欲爲江南民建百世之策繼先輩之績甚盛心也  
而江南之所困苦者莫甚於白糧一節且以御用  
六宮上方諸粟悉取足於五郡之民加以年來積弊  
日多耗費日廣民於是岌岌殆矣白糧之弊到京以  
後其費不可省其解運煩難千態萬狀獨可視其顛  
沛流離而莫之省乎大䟽之所言可謂曲盡而翁之  
所以籌之者亦已熟矣以此繼文襄亦非難事然愚  
竊以爲翁有文襄之才而非文襄之任有其心而非  
其時也文襄任爲巡撫手握出納之數可謂專矣任  
之二十餘年何如其久也今翁職非巡撫也旦夕且



奪之他往則勢非久矣凡建百世之功者非尸祝代庖人之事亦非旦夕可以責效者也有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古來成大事者未有不蒙物議者也聞周文襄初欲立法江南民目爲周白地惟主於上者不爲搖惑故文襄得以成厥功耳造船之議起於林念堂信僕之鄙見已嘗有行積之十餘年而不決者阻之者衆也僕所謂翁非其任非其時者以此愚又聞文襄每立一法必擇老人中之有心計者與之籌度豈亦肉食者不足與謀乎俟翁轉漕運日當再陳焉否則江南之民永無緣矣承清問瑣瑣勿罪

與耿楚侗寺丞

生病廢之餘去冬復出屢欲致書左右因循到今適領手教慰浣之劇承諭出處一節竊謂古人作用只是此心其一切世上名目皆是後世愛惜顧忌私意上起夫苟從私意上起則雖做盡世上好名目皆是遮攔掩飾與夫彼之作偽者無異非真心也真心者世之是非人之好醜一切付之於無何有之鄉漆雕開之所謂未信者非信人也信已也明公向當紛紛時豈曾爲舉世毀詆之而動念則今之出亦不宜以人之面目爲行止也君臣之義無所可逃不敢不出



也明良際會簡書殷勤不忍不出也至於所謂自量無可出則是糾入世上名目豈爲明公之心哉若逆料後日之大用與否幹得何事與否以爲較量則亦成私意矣蓋任其見在之心而已鄙見如此公以爲何如唐堦蒙公造就已得上岸但元龍豪氣未除須俟其降伏小兒因病廢學近雖勉了三場未能得利承公記存感激感激劉莊襄公傳讀之醒眼謹此謝教

與陸平泉宗伯

向得三月十七書及聞翁出視部事爲慰吾人所處地步各有局面翁今日之局面與去年初出之局面判然不同矣今惟一意報國爲德爲民隨其所處一以康濟爲已任無使有一毫肥遯之思雜乎其間可也弟衰庸無補本以南禮易稱量力而出不意近兼監務事有三難處非其據一難也老眼閱人十失六七二難也監生多納粟白丁約束貴嚴而鄙性寬緩與政相反三難也坐此三難職務將廢所謂莫益之或擊之可虞也當道用才似顛其實來書亦以此舉爲宜此則愛弟之過也人豈不自知其自顧無一若人故平生作宦每吃些虧則心甚安如得些便宜則



戚戚然惶懼况於本分之外加之以素非所望者乎  
思解此任援之於將墜使其於本分之中畧得舒展  
則薄望不能不一吐於左右也

與張太岳相公

伏惟門下之於某也忘其樗散之才而躋之於清要  
之地排衆應得者之望而重畀之以格外之官宰相  
用人宜如是矣惜某之非其人也某自少日膽氣柔  
弱一生畏葸言詞蹇蹇舉動周張殊不成令噐近來  
腰足恒疾步履艱難人名事件隨記隨忘其于數日  
前所爲杳如隔世兼之脾胃作梗或時日食不佳至

臨卧時不吐盡不止大非善症凡某所言如有一字  
敢欺於門下者是無人心也苟冒焉受職非惟無補  
於絲毫更恐所損之多矣某非過爲辭避以拂門下  
之意蓋以與其狼狽於後無以明門下薦士之效不  
若先事以實告于左右雖少違忤猶愈於欺也黔之  
驢無待其伎倆之窮東郭氏之馬力將疲顧操鞭箠  
者息之而已矣伏願門下愛護其短有以成全之感  
德不淺也

與李義河少司徒

向聞有北轉之說僕非其才已作一書與吳生達可



托公力止不謂書未達而旨已下生少承父師之訓  
雖有志於向學君臣之義亦寤寐不忘但其才爲天  
所限譬諸噐焉胚胎一定便難擴充今以受五斗之  
噐而加之一石其將何所容耶僕雖見知明公然未  
及會面則僕之伎倆世未有如其醜拙者公不知也  
惟僕自知之公苟信僕爲非妄人則僕之自知即公  
之知我也如以爲虛語則僕也一妄人而已伏惟鑒  
僕之愚知其非妄也而力爲祈免焉則不肖田野之  
餘年受公之賜不淺淺也草率干瀆無任仰望之至

答曹東村司馬

公自金陵回囊無長物而公怡然無一毫顧戀意此  
其中必有所以自得不爲物欲所勝者存也適奉手  
教及傳習錄淺說乃窺公之底蘊有足以自恃者蓋  
雖未至於折衷精當然其胸中之了然不惑而自守  
之介然不阿則皆其見之所到非空爲辨論者也自  
良知之說行而世之非信者相半其非者固不能得  
陽明之影響而其信者又豈足以觀其深哉不過隨  
人好醜而倡和之云耳公也乃以其所得質其所言  
句句推尋句句辭而辨之而皆出其獨見非有隨人  
好醜之態此豈世之學者可及哉然陽明振古豪傑



也其格物之說蓋本於明道定性之書所謂性無內外者也心即理也理即心也以知屬人心之靈以理屬天下之物則二本矣愚粗鄙無知嘗試驗人有讀萬卷書者其所存所行不合於理者何限而愚夫愚婦一字不識者往往多孝子弟弟以此見讀書以窮理無關於心也然則致知格物之不在外索也明矣且讀書博文亦何可廢但所主在心則心爲本而物爲末所主在物則物爲重而心爲輕千古聖賢學問只是爲這一箇心容易走作故千方百計戒慎恐懼不敢少懈猶恐這個心不收而何暇馳逐於外以補助之哉公於此逐句推尋則愈分疏愈兀突句句是亦句句不是何者慮其外馳而不反也承長者垂教於二千里之外勤勤懇懇故敢畢其愚謔長者之不加責也到任之初人事倥傯不及致詳容嗣佈不一

答王敬所中丞

得手教捧誦之如接面談慰浣慰浣向蒙示格物之解覽三四過輒有未曉故仍舉定性書無物之說以折衷之程門弟子解格物爲扞去外物即尊丈之所謂無欲也明道以性無內外則外物皆性也物無善惡但着一件物於胸中打攪則善念亦惡眼中金屑



雖寶非佳故有內外兩忘之訓以破扞去外物之勞  
擾可謂度人以金針矣程子以內外合一爲靜而子  
以無欲爲真靜語意不無少偏雖欲避惡外物之名  
不可得矣且人安能以無欲哉自顏子之克己以至  
於無欲而好仁則不知仁之爲我我之爲仁求所謂  
欲而不可得何也若一入頭處便以無欲二字爲言  
聖人所謂格物者奚其然恃愛敢畢其愚希更有以  
教之

三答董澠陽宗伯

陽明從祀事一時文學之臣無一人信嚮當道主張  
亦不甚力若北方士夫則詆之者爲多故未得即如  
人意然終當不可已也弟壬申年出山時翁曾有長  
書教以進止之義弟佩之不忘古人以徒出而不能  
行道爲慮若弟則無道可行但不能者宜止耳生無  
一長不過恬靜安分一節何濟於用不幸以此一節  
爲衆所與浪得浮名而當事者雖知鄙人性氣見識  
與之不類無可取處誤以爲衆之所與堅執不放弟  
入鈎餌吞吐不得看其勢必待黔驢伎倆窮日然後  
匍匐狼狽乃得歸耳不然則以多病之身行盡如馳  
而止乎辱知愛敢畢其衷希翁憐我有以教之



與江荆石漕運

謹啓燒磚一節坐派常州府一百二十萬此於運道十分緊急所在臣民宜殫竭財力蚤夜奔走以輸子來之義者也顧事有至難不可強者本府磚窰其大者皆出於無錫而宜興所出不過爲方寸之間而已蓋宜興多山土色黃而疏鹵無錫多地土色白而潤膩無錫磚戶俱係積貯家之資本而宜興特零零碎碎小戶借貸大家規些須小利以救朝夕耳往年坐派皇磚在無錫數倍於宜興夫豈有厚薄哉亦酌量其土宜人力而因之多寡也此番所派宜興獨多

者止因將燒造瓦礫諸窰盡數報官頓增舊額民心慌張今始下而窰戶逃竄者已十之七八後來誤事責將誰諉即使嚴刑重究亦復何益抑又見本縣丁尹憂懼之極集諸父老詢以長策皆言採石于山雖爲勞苦然較之燒磚猶稍易焉磚坯旣大必數月而乾方可入窰而宜土疏粗一入水則裂不能經久故用磚不如用石之爲堅此又爲公家長慮非直爲百姓已也聞蘇州已用石常州獨不可石乎若以係題過事例則磚石相半亦一方便法也抑又聞之政偏累則民不堪力旣衆則事易集今官給磚價殊少



若專責之窵戶賠賦恐不勝其困敝必須官處貼於  
槩縣量徵補之如其緩不濟事乞先查河夫等項銀  
一面動支此亦方便法也伏惟明公有仁民之心具  
經綸之手仰祈留神復坐派之磚額憂公私之匱乏  
俯採鄙言再咨輿論多方設處期於允濟則 國家  
攸賴而海隅蒼生將載德於無窮矣

與丁存吾大尹

伏枕中聞催舊馬價甚急人情驚駭莫知其由今年  
春戶部題奉 詔旨凡嘉靖間錢糧一切蠲免即  
京邊十分緊急者皆貸况馬價乎夫宣

上德意以致之民有司事也彼河間府差官只催見  
年新者耳並未有舊逋之說今徵之亦無所歸侯存  
心牧愛偶有此誤其於人情事體所損不小而僕素  
辱知厚不敢不言伏乞不憚速改即放監者沛然若  
決江河可也今歲淺收米價又賤見年銀米僕尚慮  
之况又益之以舊欠乎倘府尊未悉併以相告幸甚  
與穆龍峯郡守

伏惟明公計圖一邑思為之處甚盛心也僕素暗於  
事體於今老矣茫然無知但恐西鄉低甚即南門有  
大洋在上流而西鄉之漥自若也且南門去東溪不



半里許東溪者周迴數十里自此而至太湖則益汪洋浩濶四顧無際由此觀之則宜興之水患不在乎瀦之不廣而在乎流之不速也若南門開洋之說是為瀦之計而非為流之計也故老相傳邑舊有百瀦通湖今多湮塞茲欲水速去惟當於下流通湖處用功開導則水患庶幾可弭管見如此未敢以為然也惟明公念及地方親至劈畫施行幸甚

與林垠原巡江

竊聞興大役動大費非可嘗試漫為也必其事勢孔棘萬不得已而後用之蓋大費大役竭民財力朘民

膏血不得已而後用民豈樂從哉今西沆築堤於地方無益甚非利害切身事也若以為避盜則大河小港皆盜杙上肉也而何有於一堤若以為遠風波之險則舊有裡河在且西溪風波雖間有暴作時而其深可篙可挽非若不測之江湖也故覆舟之患絕少愚故曰利害不切也前人於溪之南北皆浚裡河遠者離溪四五里近者一二里何者恐其太逼於溪則有浸嚙潰決之患不可以長久也惟南裡河澗北地方隔溪只十餘丈見今崩潰決口數百步諺謂浪打川居人不能塞此裡河不可逼溪之驗也夫人豈能



與水爭地哉古人之見遠矣今欲於溪傍水中另築一堤挑土填河從何處下手縱築得成經一番風雨暴漲必且潰決無餘當斯時也廢之則前功盡棄修之則歲勞人力矣夫浪打川不能塞百步之決口而新堤其能歲歲修乎以敝邑之民爲賦役所困又歲歲挑浚運河力既竭矣復加之以不切之務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欲其樂於趨事赴工豈人情哉自城外起至城塘橋隨灣逐轉幾三十六里以浚河常法約之每人分地二尺該用夫役四萬名而一人開河二尺挑深若干濶若干高若干始而運土終而築實計工不下六十日役四萬名夫每人六十日計工二十四萬而每人飯米食用每日三分已該銀七萬二千矣此其大畧也其諸木石器械之費不與焉方今庫藏空虛求一毫之可捐無有也分銀升粟皆取諸民間必至加賦賦可擅加乎如此則雖萬不得已之事猶宜緩之而况於不得已者乎雖千百年之利猶當已之而况隨築隨壞者乎以有限之人力而委諸巨壑真可惜也明公之意本以利民非以病民然此則利民者少而病民者多矣鄉里耆民塘長圩長人等皆皇皇焉無所控訴以僕之可達也僕不忍不爲之一



言盛暑中恐煩起居不能躬詣謹以書致幸留神勿罪

答吳叔行門生

向者鄙言偶出於一時所見不謂叔行有取如此此可見叔行好善之誠心也葛藤牽絆不專在毀譽得喪放不下所致世間固有一意執已之是便要行去於人之言一切不管此豈毀譽得喪盡能放下者哉蓋世上自有一種粗心大膽的人有一種小心畏慎的人此二種皆是氣質上原帶得來既曰氣質則與形俱形爲所拘囿從小至壯至老原只是這箇人此

先儒變化氣質之說於學者極爲親切變化氣質非一朝一夕工夫聖門弟子終身拈弄只爲這一些變化不得切磋琢磨愈求愈細塞源拔本愈進愈難彼禪家之所謂一宿覺言下悟者特意見耳以爲氣質便變化恐無是理也吾輩稟受原是小心畏慎的人於小心畏慎中生出許多葛藤若不在此處勘破而求所以着力變化則未見有進步處蓋於毀譽得失殊不干涉也吾人參天地爲三才便要許多擔當負荷且看葛藤畏慎之人何事可做便充得已志不過一鄉黨自好之徒非吾輩之所宜自待者也叔行試



思之更有以教我幸甚。章之無宜自許。故也。不  
且再答吳叔行之人。何事。何州。何人。何事。已志不  
向得叔行書。有從本生所後之說。吾意以爲家事有  
難處者。故答云。擇其是者。委曲以處之云耳。今復云  
宜重所後者。亦不明言其所重云何。而湯用修遂以  
爲三問而不答。及問小兒輩。始知其在於稱呼之間。  
蓋稱呼之正不正。而情義之聯屬與不聯屬。從之矣。  
爲人後一事。古人所甚重。爲人後者。爲之子。見於禮  
經。儒先者亦詳且悉矣。今吾子既已爲伯父母之後。  
則伯父母即父母也。伯父母者。所生父之兄也。所生之  
父之兄。與所生之父。同一父也。父子天合也。兄弟之  
子。爲子。以人續天也。本乎一祖。一氣。亦天合也。縱使  
踈遠之宗。推而上之。同是一祖。則可爲後。既爲之後。  
焉得不尊事之。爲父母乎。所尊事者。非他人也。本乎  
一祖。一氣者也。世上人。只爲不知此義。心高氣硬。崛  
來。崛疆。多與所後之父母。不得即此心。高氣硬。崛  
一病。以事父母。便不能下氣。怡色。就養無方。此世之  
所以無孝子也。學者消磨粗氣。降得此下。則五品遜  
百順集。而犯上者鮮。況於所後之父母。本乎一祖。一  
氣者。焉得不父母之。而誠心以事之哉。誠心以事之。



而情義兼盡其可以不背於禮經儒先之明訓矣至於本生父母從小稱慣禮經儒先固有不沒其名之說要在使吾子之心之安而已拈筆不覺縷縷希心照不一事父母對不欺下與計色氣養無心此世之

三答吳叔行

五令叔來承書惠遠將謝謝聞尊翁得貢喜慰不勝三月中想北轅矣來書所云非吾子著脚做工夫惡能親見克己之難如此大槩吾人年長一日志氣日衰一日而聲利嗜好不知不覺漸漸埋入頭來不怕自負豪傑俱出此套子不得此其所以爲難也爲今之計只是常常提醒此念使之不放倒而已能不放倒則聲利嗜好自當退聽又何患舉業之奪志哉區區此念雖不敢失然百事俱做不起者只是欠一果決不免終居下流耳叔行其肯勤見啓誨否望之望之餘情不盡

#### 四答吳叔行

家人來承教甚慰鄙意以無所爲一念乃天理人情真根子所在以之制心則此心純乎天理以之應事宰物酬酢萬變無所施而不得其當此正修身經世合一之道而反謂之兩途可乎此心純於無所爲便



是無欲此聖人事也吾輩頃曉得這個本體則且將有所爲一切雜念頭漸漸克去戒謹恐懼時時點檢自不能已矣不肖常自考日用之間所存者無一念非有爲之心所發者無一念非有爲之事只如操守一節於人之餽却之或恐人之不知受之或恐其知也是非以己心爲取捨乃以人爲取捨耳纏來纏去枉却一生故爲叔行言之若來書所云則是憂爲仁之陷害矣彼豪傑磊磊落落之士正不爲邪私所雜而其先見遠識則非庸人之所及蓋以成天下之事而已夫豈一毫有所爲而蒙蔽庸人也哉至於世俗之機械變詐自以爲能者不過心勞日拙耳執此以應物州里行乎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差以千里將若之何片曝之獻潦倒至此不知叔行以爲然否

荅路伯際門生

賢契於政事紛錯之際而能伸繹閑忙之說切中肯綮善哉善哉蓋閒字在心而不在景心苟閒矣則所遇無忙景不然即閑門獨坐之時生東滅西蓋不勝其勞擾矣世人不識而曰偷閒閒可偷乎故擊壤翁云天教閒去豈徒然若能閒則無事不從容矣來書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是也樗散近日耳聾鼻塞背



駝腰軟龍鍾之甚死生亦忙矣獨恨平生無閒處工夫可盤桓耳楚地民貧執事蒞之誠為難處然但自盡其求牧與芻之心而已其柰之何鄙人寡合以潘子敬為友今以物故益覺寂寥近作數首聊見老懷併上以博一笑蒙遠惠竹器恐為我挂懷甚具不安以後書問往來不必有所將也至祝至祝

荅錢時泰明生

舍姪來得時泰書甚慰心中脫灑固學之效驗然有意於求則落在光景上全不濟事脫灑二字正對粘帶言吾人此心只被利欲根子埋沒了如在火坑中

誰跳得出試觀終日思慮終日應酬種種色色那一件不着沾帶不從此處斬斷偶然一時無事見此光景便謂之脫灑俄而另換一景入來千思萬想逐時起滅求常活潑得乎區區頑鈍正坐此病時泰高明之資當直下割裁而來書亦云如此然不可向脫灑上求也不知然否便中聊復書不盡言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八

墓誌

處士銅峯陳公墓誌銘

始余謝病歸田棄市朝軒冕之榮慨然思所謂山澤之臞者咸曰銅峯陳公其人也余瞿然心慕公值憂病不獲與之游嘉靖丁未二月公以壽終明年其子太學生思仁持庠生李君煥之狀乞余爲銘嗚呼余生不獲與公游死又可以無言哉義興當元末被兵故家剝削殆盡獨陳氏土著最舊相傳出漢太丘長寔之苗裔晉都江左叅軍顓始家義興歷唐至宋不





常厥居古靈先生襄之喪遺命子紹夫返葬邑西蔣山去蔣山遷居葉塘則自公之十二世祖名勳者始葉塘山水佳麗蓋自善卷而西潛伏融結環抱而蹲踞巨堰襟其前聚爲平疇沃壤者以十數惟公家所居爲最勝大父鉉鉉生耕隱翁昇娶王氏則公之父母也公磊落不羈遭家中衰能幹蠹祇服父事見世之理生者慳歆齷齪銖銖兩兩尺較而寸量則啞然咲既又見人厚殖而嗇施視捐一錢可以易人之死然固弗捐也或行一惠遽有德色朝未施而夕望報如持券以索人之償債則又啞然咲以故治家不競

錐刀之利性喜施予拯人急難愛賓客其所結交盡郡中顯者凡親戚交際姻婭婚嫁薄來厚往由是銅峯公名重縉紳然公能劑量盈縮知取與盡地力開其利源時其樹藝其所獲常數倍故不自豐殖而家益饒裕膏腴千畝山園梨栗千樹比封君焉公既富自奉甚節其家不聞有歌童舞女之習身無肥甘輕煖之具然愛賓客喜施予特甚他郡士宦至洞口登臨者必曰陳公能主我言未畢公載酒至矣追陪竟日無倦容然公非有求而然又不作時俗卑卑欠伸狀士大夫益多其義沈豫軒毛古菴吳劒泉群公皆



聯姻於公居鄉遇饑歲出粟煮粥鄉人賴以全活甚衆田戶之貧歉者蠲其租善卷寺僧負官稅將鬻古松百株以償公代之完官凡捐百金松得不鬻余嘗至寺中喬木蔭翳夾祇林路寺僧指而告余曰此陳公力也嗚呼此豈世之慳歆齷齪不捐一錢責施報於朝夕者耶公以治生妨舉業而性特好文既盡友一郡賢士復教子親賢進學故三子皆由邑庠卒業兩京太學大司成咸器之雖屢試屢落然胄監陶鎔名公獎與於公願甚愜撫仲弟諸孤與已子等爲掌其貲產比長挈而還之公既積財粟起家遂長于會

計一縣錢穀能得其要領吏胥銖兩之姦皆知之後邑宰丁公以百姓舊困於重賦疏于朝乞畝減若干升詔下當道輒報可公與其數有力焉至今頌丁侯惠政者稱公不衰公以知印奉例冠帶學校屢舉公鄉飲公不出晚年悉以家事付諸子其未忘情者時集諸孫庭下課其所能習其句讀而已暇則與諸館賓徜徉於山水白首不倦身復矍鑠怡然忘其老也平生於地理星曆陰陽皆識其大旨病且革子思仁進藥公咲而卻之惟屈指數甲子曰吾得以某日終甚善至日亟命整冠帶安坐啖粥而卒嗚呼公不



惟能介壽考其不亂於死生之際何如耶公名裒字士元享年八十有一配西墟吳氏結髮偕老其死也先公三月思仁等卜以某月日葬公于煙山祖壠吳孺人合焉銘曰生不混于衆人死隨化以待盡豈山川佳氣之所鍾抑先代之源遠而流長耶

邑庠生惟賢吳君墓誌銘

君諱侔字惟賢邑西從善鄉人姓吳氏思漁翁其父也翁家故薄于產世資稼穡爲生翁力田克嗣先業然翁之居鄉意以非能自振拔則必落人後由是稍尚豪俠遇事不讓爲鄉曲所推數非復昔日農家伍

也蓋自翁之七世祖徙居從善至翁之身則既變矣君爲人負氣岸意豪甚少侍翁綜理厥家爲治生事崢嶸見頭角思漁翁以爲能子也既弱冠乃曰是足以起家矣乎始知文章可以學得功名可以談笑指取君之里居隣於李氏李氏者邑文獻故家也君與其群從昆弟游或師或友志堅氣奮踰年遂以舉業有聞充邑庠弟子負未幾試優餼廩蓋自思漁翁至君之身則又變矣君復以文章可以起家學然後足以治身深愧少年鹵莽粗心浮氣未能消除終必摧折聞荆川先生講學牛塘遂往從之遊於是心降氣



伏益棄故習尚和易其於人有不平雖不能不見于  
顏色即自知悔旋不復較蓋君之志氣至是始知所  
用而自君之始以至於終則又變矣然君之少也從  
思漁翁治生而翁心喜其長也學爲文章而思漁翁  
則又喜其既也翁性峭直君濟之以和易而翁心益  
又喜君之善變以悅其親如是君惇厚朴實寡言笑  
其爲時文意之所到必搜剔腸腹不作時俗剽竊語  
有五弟一子皆請于思漁翁教之業儒君三試應天  
不偶嘉靖丙午秋復將就試疾作以是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卒嗚呼以君之氣槩復能從師進學使其見

用于時豈不能以師門一長鳴世俾夫懦弱無爲者  
愧焉而竟天其年嗇其施謂之何哉然君弟僖儲子  
志忠已爲邑庠諸生彬彬可觀涵英釀和實自君始  
君之所得不已多耶始余兄希菴君以純謹誠確爲  
諸儒生所推與君尤心慕其爲人君之卒也先希菴  
君十有二日方疾革時恍惚數四若見希菴君訪已  
者希菴君病且亟亦切切心念君疾其意氣之所孚  
而爲之相感耶是可怪已死之後有友人吳君克脩  
夢見兩君相從至法藏寺希菴君口賦詩索吳友和  
其詩曰未種陶潛三徑菊更無劉寵一文錢金龜不



惜換春酒江上青山日已銜是詩似能道希菴君心事如平生語吳友比覺尚口吟不已既而復夢二君來索和詩甚急豈精神在天地間固有未散者而君生懷好賢之心死猶見其傾慕之素故戀戀於余兄若是耶然吳友是時見希菴君論詩不輟而君默默不發一語希菴君無戚容而君顏色黯慘豈君尚未釋然於功名死生之際抑或人事有不如意者而致然耶嗚呼不益可怪也哉君年三十有七其子志忠以余爲同門友來乞銘銘曰韓子有言士族耻師群聚而笑君氣崛竒一變而文再變志道其文也未顯於時而澤已被於弟子其道也未之有聞而其志已卓犖如此嗚呼形骸幻質耶死而不亡者志耶占之於夢者非耶

耕隱圭處士暨配萬孺人墓誌銘

公諱雍字宗和號耕隱父謙號朴菴孺人姓萬氏余祖慎菴翁之女余父古齋翁之姊而余之姑也慎菴翁素善吳味菜封君朴菴亦雅與之相得兩人因吳氏交好遂約爲婚姻孺人因此得婦耕隱耕隱公之爲人煦煦然有餘於仁者也人犯之一不與校凡有求者無不應之嘗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由是號稱



長者孺人復黽勉匍匐惟恐一失意於門族鄉黨間公之所敬孺人亦敬之公之所愛孺人亦愛之而孺人之所敬所愛者公亦用情致厚當公怒時孺人在傍嘿然孺人有所不足公在傍嘿然彼此未嘗值其怒時抵觸詬詈由是夫婦相對白首無間言朴菴翁以勤儉起家公姓酷類翁而積貯益厚差役重者交至朴菴翁且老矣而公弟陶軒君尚幼乃獨以身任之公家離城二十里公性至孝不忍一日不見其父母率以日中了公事夜歸定省戴星往返不辭寒暑每入市得時新異品輒買以供甘旨孺人始歸王時

常卧病幾死者屢矣舅姑患之爲致醫治百方孺人事奉之禮不廢疾少間即問膳間寢且詭曰吾病瘳矣恐貽大人憂也越三年而病愈則躬代其姑理內政凡燕享祭祀一不使知之是孺人之事舅姑即公之所以事父母者也公待弟陶軒君友愛真切每定省後必兄弟相坐款語歌詩飲酒夜分乃就寢內而錢穀出入陶軒君司之公一不問外而官府支應公司之陶軒君不知也然而兩人竟未有私一錢尺帛者陶軒君卒公撫養諸姪如子比其分析盡以祖宅付之而別構一室以予已子公教子萃及姪葦時時



以親賢師傅爲訓若余父與後齋潘先生爲二子師  
皆公命也卒之萃爲庠生而革乃以脩行尚志爲郡  
大儒革者即陶軒君子也公心可以不朽矣孺人與  
其妣夏相處六十年非徒外爲強合雖床第閨闈之  
間絕無後言忿意體恤問遺垂老不衰其待諸姪兒  
女撫之諸姪亦事之如母蓋孺人之處妯娌諸姪即  
公之所以處兄弟諸姪者也公有側室蔣氏生子莘  
孺人遇蔣恩意甚篤托司鎖鑰如手足然待莘過於  
已出每謂其子準萃曰是若父所愛者不可忘也孺  
人之順於夫子如是孺人性絕孝其於父母兄弟姊

妹朝夕念之不置公惟孺人所爲罔有少拂自奉養  
舅姑外即以遺父母母家有事藉其力居多凡遇婚  
喪不待兄弟往告而公及孺人已遣人舟至矣長姊  
邵節婦早寡其鄉居近孺人第每節婦至鄉凡米鹽  
醢醬之類孺人亦不待其言而畢給之公聞之輒喜  
蓋公與孺人同心同德凡公之所爲皆孺人所欲爲  
或公意不及則孺人已先爲之而公竟以爲助我也  
公早享豐足後乃敝於差徭日就空乏兩人於是節  
衣縮口閉門自守追思曩時怡然不怨其亦幾於善  
處貧富者與父之公卒卒數年而孺人病吾父古齋



翁及吾叔爲菴翁日徃月視稍調給之吾父吾叔同胞手足鍾愛素深初非以報向日所藉其力者也丙午之夏吾父病亟已不省人事時孺人廢目卧床又不能起扶病來視執手一訣傍人猶爲酸楚無不泣下而况爲之子者哉嗚呼是可痛矣吾父卒九歲至甲寅八月而孺人卒其去公卒之年已十六載矣公之卒也尚未有銘其子準萃等以合葬墓銘命余余感先君之恩及公孺人之不可無傳也於是誌之然自愧不文無以發其萬一云爾銘曰其生也同德其葬也同室其亡也有後先而其傳也則均攷之于石

南雄府通判從叔父容齋萬翁墓誌

翁諱溥字弘濟別號容齋余從叔父也翁之卒也其子余從兄柁命余誌其墓翁姓萬氏萬氏之先有勝者國初自鳳陽避亂徙宜興勝生壽壽生良良生方方生鍾鍾號谿干例授指揮僉事以少子文林郎兵馬司指揮潤遭恩典敕封如其官娶湯氏封孺人是爲翁父母翁幼不自露頭角谿干公亦未之竒也弱冠游邑庠奉例入太學乃克自振稍稍有聞年三十八始任瑞安簿六年遷膠州判又五年遷嵩明州同知又五年陞懷慶府通判未履任丁谿干公憂



起復改判南雄翁以例進且起官爲簿世之出是階  
資者苟且依違猶恐不當上下意翁性樸直不隨人  
避忌與下人言言已志與監司僚友言言已志以翁  
所爲宜偃蹇于世者然每任輒遷亦其所自樹立者  
使然其在瑞安嘗承委盤詰海船盡却其常餽由是  
以廉著名值令缺翁視篆姦黠者方倚以規利翁一  
處以正不避謗怨姦黠者計沮乃朋謀陷翁侍御張  
公訶知其狀事得釋檄縣獎翁踰年侍御端公至姦  
人復朋謀陷翁端公亦訶知其狀事得釋檄縣獎翁  
以故每遭謗反得超遷其在膠時歲侵賦歎官軍缺

糧州守束手無策翁首議捐俸并薪皂夫役銀糴穀  
給之軍士帖然兩司魏公王公者正直君子也以進  
表至京舊例進表官許舉賢之尤者一二人得與  
舉數者必轉秩兩司同辭舉翁用是得貳嵩明適省  
城頽圯中丞胡公察敏而強力者屬以修繕時受委  
纔三人內則兩司首領外獨委翁城故用磚而磚戶  
告竭翁請以石代之且衆募匠役工獨先完中丞欲  
移檄加獎兩司以首領未獎而先獎翁力沮之中丞  
乃䟽薦于朝居無何署雲南縣事時楊土官者以  
鋪陳名色科派小民翁悉革其弊土官銜之侍御彭



公知之檄回原任始得免土官之禍其在南雄權太  
平橋稅橋扼嶺南津要司稅者一輕重其手立致羨  
餘不貲翁于常額外悉減以惠商計歲課尚贏則凡  
儒紳之過者盡蠲之居南雄一年慨然有尊鱸之思  
即投牒撫按撫按素諳其廉能堅執不許而翁意竟  
不可回乃聽焉仍移文原籍以禮優待瀕行士民感  
念設供帳祖餞郊外者若干人夫完名古今所難我  
萬氏官郡佐者兩人皆以致仕歸九江推官與翁是  
也始九江以歲貢乞身強健人物爲鄉邦推重今翁  
以例進到處有聲亦以壯年引去踪跡與九江同而

其所處盖有難于九江者矣翁性嫉惡家居最不許  
吏胥輩需索以白于有司者且數次平生輕財重義  
兄弟三人皆早卒翁撫諸姪無異已子姪梗年幼遭  
訟翁傷之寧以子代監司卒黜梗監生翁左右之竟  
得復其待父側室之妹及諸姊妹之子皆有恩誼性  
好施予有入即出不餘一錢一受人恩則終身不忘  
方疾亟時視素所鍾情者欲分惠之求室中之藏了  
無所有自妹與甥并族人之貧無依者各授田有差  
凡捐若干畝翁志氣垂絕不亂而一息尚存行義不  
倦有如是者嗚呼若翁者其可傳也已翁享年六十



七歲娶孔氏磐女享年六十六歲子一即栴也靖州  
吏目翁卒之明年丙辰月日葬於篠嶺新阡蓋翁先  
卜以葬孔氏今合兆云

都察院右都御史芹山陳公暨配楊淑人墓誌

銘

公諱儒字懋學姓陳氏世出交南其先有仕者爲  
安衛百戶仕之子曰復宗當宣德時父子並從

王師征黎氏有功以所屬如京師

宣皇帝嘉其忠義賜第長安授錦衣衛百戶正統已  
巳北虜犯

闕復宗曰事急矣臣請以象戰遂身先入賊中流矢  
虜退復以功進一級陞本衛千戶世襲又詔其子

孫世補京學弟子負食廩應科貢復宗配唐氏生二  
子長曰廣襲廕次曰賢入太學充校職仕至紀善配

田氏是爲公之考妣復宗賢以公貴累贈刑部右侍  
郎唐氏田氏贈淑人公自少穎異七歲時讀書輒成  
誦比長博學能文名冠諸生爲人剛方嚴毅不少媿  
媿面目清癯音吐洪亮好禮法以繩墨自檢不失尺  
才其居官節儉正直終始不易其操尤善鼓舞其精  
力不以人所明暗而分勤怠篤志慕古嘗從紀善公



宦游河南閉戶讀書至忘寢食題壁曰一室常闕養  
萬里飛騰之羽翮寸陰不放會百年著述之精神公  
時爲諸生而志已如是登嘉靖癸未進士歷戶曹知  
東昌府陞浙江副使改提督學校陞陝西右叅政按  
察使山東右左布政左遷宜君縣典史量移廬州府  
推官轉真定府同知陞湖廣僉事起復補山東陞南  
京尚寶司卿改光祿寺少卿陞太僕寺少卿南太常  
寺卿南戶部右侍郎改刑部推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巡撫淮揚公始以文著名呂涇野薛西原諸公亟加  
稱賞及筮仕乃得戶部人謂處公非宜公盡心職務

罔敢忽易管昌平倉首陳五事戶部善之下其法於  
諸屬邊餉用饒其署郎中事餘羨獨多於諸司時有  
京師大賈蔽珠玉欲售以規利賄中貴人奏行召買  
公堅執不從止行兩廣歲辦而已部中奏稿多公起  
草以屬僚裨益大司徒甚衆爲戶曹七年而守東昌  
東昌據會通漕當南北孔道民力疲竭公曰太守者  
州縣之倡也乃出教所屬禁貪酷崇教化懲奢侈慎  
刑獄約束既明其下無敢犯者武城諸縣適被水患  
民幾魚鼈公自往救發粟賑濟惠生樁死男女老稚  
焚香籲天曰公活我既而民以稅告公疏其事于



朝請以郡帑積金代民田租 詔可其奏男女老稚  
則又焚香籲天曰公活我武成民乃立祠肖像以祀  
之公在戶部爲屬官在東昌爲有司屬官有司壓於  
卿長撫按鮮有專建白利害者而公上書不少避由  
其氣剛守正是以能然公爲政甚惠而持身甚廉凡  
公費罪贖悉以積穀備賑不私一錢節浮費以省過  
客之科索均田糧以抑富豪之兼併以是或得罪於  
勢要然聲名亦因此起公之在浙也巡視寧紹海道  
寧紹者浙東海洋要害豪商猾夷湊泊處也治利用  
嚴公首按文武賊吏捕縣丞藍佐指揮楊淮寘之法

軍民惕然震懼韃靴桃渚等衛所設海外巡視者不  
至以故多奸公破浪渡海操閱軍容因按治其尤不  
法者諸衛所憚公威名各思自戢久之吏部重公文  
行政提督學校公遂以崇經術闢異說變文體禁浮  
靡爲已任與諸生約數千言皆以道德實行爲先首  
革書院之冒濫衣巾者士習翕然一變時有議欲爲  
某公某公建三仁祠者御史業已許之公駁曰中心  
安仁者天下一人三人者豪傑之士也未可爲仁也  
御史曰然則易以同仁何如公曰吾所爭者在仁不  
在三也其事遂寢三公之仁雖未可定議而公之守



正不阿則可見矣公識鑒精明士一經品題輒中高  
等浙省至今稱公爲得人公之在陝也分守慶陽適  
大學士程公巡邊以公自從坐籌樽俎相得甚歡庚  
子秋虜入原州公以兵從尚書劉公督戰却賊擒斬  
數多

欽賞銀幣平鳳等處誣人以盜坐死罪數十人公掌  
憲司立辨之得釋者過半郃陽令張某以炮烙刑誣  
服盜罪枉死者五六輩矣前按察使劉君直之而張  
令者與權力幸臣有故嗾御史劾劉君落職公鞠其  
用刑迹執令下獄令復乞幸臣祈免公笑曰吾得正

國法雪民寃足矣寧能殺人以媚人耶獄成知縣罷  
黜誣者得釋 詔復劉君官而御史以失法降外任  
今之爲兩司者惟御史之命是從其掌部寺者惟以  
御史之言進退兩司公不拘御史成案而當道以按  
察司言黜御史時論兩高之公嘗曰人如白賁一有  
點污更不可浣故司錢穀出入皦然不滓其爲山東  
布政無異於在東昌時積羨餘及贖金糴穀至數十  
萬石以備賑濟中丞曾石塘公大服時值山東鄉試  
公爲提調官而葉御史監臨御史以錄文犯

上怒逮獄併逮公或勸公自辨公曰豈有同事而不



同其患者乎及對獄一無所言御史

廷杖公降雜職或報御史死矣公曰吾幸不諉罪御史不然是伯仁由我而死也同事者聞之環揖公曰公真丈夫矣公在戶部時以與

大禮被逮及是凡再逮憂患備嘗而志氣彌勵或謂公平生大節終身無悔者堅志熟仁之助也公上書乞終養當道素重公不許而繼母尹淑人以公戴罪亟促就道甲辰夏抵宜君官舍疾作困窮拂抑中時覺凝然思恍然而有得也乃作感遇軒以記其事又以陽明致良知之說與古精一知能之旨未合乃以

所聞見而明辨之作求正錄此皆遷謫中之所獨得也關隴士聞風而來者相踵總制張公延之講學不赴門生故吏饋遺一切謝絕公雖顛沛中而清操自若也踰年量移佐郡尋復僉憲尹淑人卒公奔喪守制戊申服滿補山東始引例乞居宜興宜興者古陽羨也初公在山東時曾買田陽羨而恩例從外入仕中國者許所在占籍撥給田產蠲免糧差至是公引此自陳一則資以養廉一則愛溪山之勝卜築將老焉己酉秋公以尚寶轉光祿始至新居尋幽覽勝心甚悅之曰此誠樂土吾所得過所聞矣徘徊久之



赴任出入南北間公每當一職必思盡一職之責不  
爲苟簡故所樹卓然光祿太僕時謂之間地太常卿  
權國子監事時謂之借署公居之舉廢墜立教條勤  
勤懇懇不少置南京糧儲舊有餘積比因司徒用詘  
哀南額以益之而南計亦詘公提督其事及署部篆  
心切隱憂若不能以終日者亟具疏建言利害督江  
浙湖三省藩臣監運上納復查汰冗食歲省數萬當  
公憂慮初人或謂其過不數年而叛軍以缺糧激變  
乃知公非過憂也甲寅秋虜入宣大殺總兵官岳懋  
天子震怒詔逮前任巡撫命吏部舉侍郎一員賑卹

區處時公在刑部 廷推兼僉都以行公至邊宣布  
上意散軍糧清屯田理逋負劾冒濫將官邊務肅然  
凡六閱月復 命稱旨陳安邊十事悉見施行

上欽賞銀幣以酬其勞乙卯夏奉 敕巡撫漕運冒

暑就道僭運如期復條陳漕政事宜無不切當是歲  
倭夷由通泰寇揚州揚州當運道之衝沿河舳舻銜  
尾相接又運司設城外益商輻輳居民數百萬賊尤  
垂涎公奏築城下令所屬邑鎮如臯泰興海門瓜洲  
一時併築城甫完而賊已至居民皆入城守禦糧運  
入瓜洲城以免賊遂遁明年春公感病危急家人驚



惶公索筆書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復恐以病廢事  
召其子龍授以䟽草乞休不允越三月少瘥倭賊復  
寇揚州公聞報力疾前進檄召徐邳等處兵殺賊亟  
命徙運司積稅入府庫寇至首犯運司環顧一無所  
得大諾城下而公所調兵亦集乃晝夜登城督將士  
力戰前後斬獲數百級三獻戎捷於京師倭賊既  
退公病益甚累䟽乞休召回別用公又陳乞

天子勉留復叙其禦賊功賜銀幣丁巳春隨衆陳乞  
得致仕乃避居西山杜門謝客絕口不道時事公惡  
貨殖之徒視財有若讐已積數十金便不能寢必散  
盡乃已以故罷官後家益貧爲文告其先徙居陽羨  
就田資給以終曩志居陽羨足不入官府惟日與一  
二者老結社以詩酒倡酬而已昔賢多欲卜居陽羨  
然卒不果至公始來定宅清風完德邑人景仰殆所  
謂山若增而高水若濬而深者矣辛酉二月以疾卒  
邑人奔走吊哭曰何奪我公之速耶公性孝友九歲  
喪母尹淑人鞠養成立公竭力奉侍過於所生遭淑  
人喪千里徒跣哀毀切至伯兄偉蚤世撫其二孤勲  
功甚有恩勲功當襲廕傾囊以資之者再矣已第一  
區悉以授焉迄公貴更不能置一第也公歷任精明



以此自律亦以此律人至位鎮撫其屬之苟安者或不能堪公治自如其學一遵信朱子見有異說者輒加面斥嘗曰學者須立志靜坐隨處體驗乃爲實學不宜自立門戶此亦可以觀公之大槩云公元配侯淑人早卒繼配楊淑人父諱舉恩榮官母鍾氏京師望族也淑人少時卜者云當貴已而果婦公始婦時公與伯仲同爨家口數百指淑人親操井臼妯娌間不一失色事尹太淑人尤執婦道撫前妻子與諸姪一如已子公所不足淑人輒脫簪珥以助之性尤儉約從公宦四十年首不飾金蕭然如布衣時其待臧

獲不妄鞭朴至其教子則勞愛兼至蓋凡婦人所得爲者淑人無一歉焉可謂賢矣先公一月而卒公與淑人齊眉偕老寵壽並隆子孫濟濟嗚呼古所謂不死者豈其人哉公生于弘治戊申公子一龍卜以癸亥月日葬公于荆溪東山之陽從公志也公臨危戒一龍身後母得乞恩龍遵治命未有所請故贈謚尚缺焉公初病時嘗謂龍乞銘于唐荆川太史太史先公而歿龍謂余曰子唐太史門人也且先人之行子知之詳子宜銘乃以諫議吳公所爲狀授余余按狀而銘之曰蹈險幾傾憂患而可驚而不可驚動心



忍性庸玉汝于成也家無餘貲廉吏而不可爲而可爲占籍給產荷

天子之恩私也燕吳南北道里之睽違兮不亡者在魂氣無不之也生眷眷于陽羨死以爲藏名賢淑配山高而水長也

魯府紀善後齋潘先生墓誌銘

嘉靖庚申秋九月後齋先生卒親友奔走弔哭不能止下至街市童穉遠至隣邑莫不悲嘆余時宦辰爲位而哭既爲文以祭之是冬移官江右還家先生之子士閭等手其行實拜且泣曰吾先君辱與子之先

君交閭等又辱與子通家交好銘其屬之子矣余不得辭時以赴任期迫不及成明年余回自江右閭又繼卒其弟士容士啓子一復持王君世新狀請如約余因存歿感懷閣筆者久之癸亥冬先生之配史孺人復卒容等來促益急余銘始成而余友不及見矣嗚呼傷哉先生諱松字惟喬世居遺宗有八世祖名原者以孝義被國旌典人號孝義潘氏傳至耕樂君禎生述娶王氏晚而得先生先生年十一而孤家復災於火遺貲燼焉先生一庶弟孱弱獨與寡母居貧甚然負氣豪邁初依姊氏讀書同舍郎語稍



侵之遂拂衣去奮志績學晝夜不輟不數年晚暢經史十九游邑庠治尚書義首尾貫徹爲文直達已意有一日千里沛然決江河之勢而詞采煥然其師吳文肅公器之延致家塾復與石菴曹公先君古翁結爲道義交聲名大起每督學使者至必取其文若行以冠諸生先生踈眉目美鬚髯容止詳雅音吐清辨當其不言時和氣已具及聽其言如春風着物無不吹噓而心醉者其交先君也先君性嚴毅規規矩矩不少貶先生倜儻崇大節然亦無纖悉不中繩墨者先君見人過則面斥之先生多事優容故人憚先君

之嚴而樂先生之易卒亦同登于善交咸中有不平事多質成於兩翁或官府不能決兩翁至則帖帖自息一時學校中翕然推重每上司至必視兩翁開口先生稟性恬澹絕無嗜好忠厚長者出於天成平生踈財視棄其餘如棄糠粃因已不好錢貨謂人皆然當其有時輒以予人及其缺乏復稱貸於人不悔也與人交不屑屑計較短長若有德於人人或忘之先生且不知彼之曾受我德寧望其德我耶或遇衆聚會後生小子誼譁箕踞於前先生不加譴訶其人不覺愧服謝過事母王極孝周旋委曲不失其懽心母



病湯藥必親晝夜跪伏床前以此歷三十年而母忘其貧且寡也待弟粟友愛篤至凡廩脩之入多分與之粟亡棺衾葬地悉身任焉先生故不給年四十六始登鄉試再謁春官不第乃就任丘縣學諭三年陞新城尹尹有簿書之冗新城復當孔道性所不喜仍乞教得福州府九年滿考乞歸陞魯府紀善不赴初任丘人李相國爲其地擇師銓部以先生應選相國甚喜先生所養完粹諸儒生一見之已稱得師及聞其教先德行而後文藝後容有條則又大服其於贄見之禮一切不問察諸生之貧者捐俸給之擇其

中有聰明志操過人者則館穀之又爲延師啓誨賴以成就相繼登甲第者甚衆有司有事必咨訪而行府守招修郡志甚敬重之部使者薦獎無虛日福州當八閩會省隸省者四學幾二千人先生設教大率無異於任丘時而至誠動物到處感發孚化益衆侍御何古林按閩至以兄稱之不呼其官凡主司考校必命先生暗定名次無不吻合人服其明而先生尤以精通經義受知當道外府百執事至省必期一見先生即少年進士罔不屈服由是諸監司馳檄交譽余近游仕途猶及遇兩學諸生及曾與先生識面者



中心感激讚嘆不置其盛德入人如此先生雖以不  
耐迎送辭新城尹然踈通明爽任事有餘其行政公  
廉愷悌百姓稱爲佛爺有富民犯法當死屢歲以賄  
免先生至知其不可賄也一訊而服此固忠信折獄  
之效而先生用世之材可槩見矣惜乎數竒道阨終  
於不顯當先生在任丘時上官交薦宜得善職乃坐  
迎送忤貴臣蹶其在福州時上官交薦望重資深復  
以時方貴奔競而蹶居官幾二十年所得俸錢隨手  
散盡歸田後貧窶如故親朋常滿室供需不足一笑  
晏如也襟懷磊落常有鳳凰千仞之志不以遭阨塞

而有所貶損早年氣雄壯視甲第可以談笑坐取及  
舉於鄉值強仕之後矣而不少衰怯仕爲儒官卑矣  
貌說大人若朋輩也所謂常伸於萬物之上非與初  
荆川先生避地宜興獨與先君及先生游而各置兩  
家子弟於門下由是閭等益後事於學閭等遇事或  
少委曲先生曰人言要做好人須吃虧一分吾謂吃  
數分虧乃得汝等有意學好猶不能受虧汝其識之  
此最爲名言而先生之底蘊亦可覩矣自致仕日與  
舊知道遙散步於僧寺間一奕之餘手不釋卷晚年  
作詩尤有獨得之趣性不喜奢華而好整潔常掃一



室焚香靜坐雖一几一硯亦必安置有法即疾病未嘗有蓬首垢面時也庚申春始得脾胃疾不思飲食笑謂諸子曰吾豈神仙辟穀者乎數月病益亟諸子悲泣先生曰吾即死何憾又曰人死必昏憤吾病已彌留而心中更明白何也嗚呼此非涵養有素者能如是耶史孺人篤於親誼更喜施予隣里姻戚有無共之不私作家計先生養贍寡姊終身及周貧卹乏孺人之助居多先生生于弘治丙子孺人生于弘治己酉俱享年七十有五子四銘曰寬厚冲澹蔚如春風鄙薄觀止水消霧融剛方正大志氣不墜璧玉無瑕中韞厥粹所重者倫所輕者利銖銖兩兩笑謂其穢讀書談道理明見真掀髯音吐旁若無人情雖好整匪悅紛華焚香嘿坐天君爲家德高位卑至性罔移出仕廿載蓋棺無貲若先生者生則今而心則古者與澄不清而清不濁者與嗚呼九原不可作矣後來者誰嗣其遺躅者與

都察院經歷司都事石菴曹公墓誌銘

公諱珂字國用號石菴姓曹氏世居辛市村元至正間有顯三者徙琅玕里傳三世至友樵公生立立生詔號直齋娶黃氏是爲公之父母公祖父皆業儒弗



仕友樵公喜施予直齋翁繼之家計大窘公少勵志  
操不妄有所作為薪水不給乃始發憤讀書比游學  
校因貧常資人館穀教授弟子日中了課業夜則燃  
膏繼晷無論寒暑率漏下三鼓乃寢所作四書經義  
稿既就不厭改友至輒出示之或袖往友家令摘其  
瑕友人諳其心必盡言以告公得其盡言則益喜喜  
則益改稿數易必歸於當以故一時朋輩中推公文  
為精而公亦自喜其文可入彀率矣未幾中正德已  
郊鄉試書經第二卷以經義一篇入式公鄉舉後益  
以名節砥礪素與後齊潘先生余先君古翁為道義

交長善救失無替厥初公面目蒼癯外似枯槁中涵  
潤澤頭顱肩背挺挺然如鶴形松幹與人語合意則  
解頤而咲不合則互相違覆耻作媿媿狀於外物聲  
利漠然無所嗜好性喜儉惡奢見其子弟若故舊子  
弟服食器用畧近於侈輒厲聲訶之公既不事家人  
產業又不作無益之事惟諄諄課進子姪日日計功  
不輟若登乙郊鄉試子景暘登甲辰進士今按察使  
姪三暘培植訓誨出入與俱卒成令器蓋公昔有伯  
仲二子曾授一經既有成矣竟以讀書致察相繼夭  
歿公意有所懲故其待景暘輩誨之則冀其有立愛



之則恐其有傷心之所用難矣難矣公性至孝侍直齋翁疾衣不解帶居喪哀毀切至其後喪黃孺人年已五十矣一視喪父時無異初直齋翁服除黃孺人顧公曰吾衣食幾何但願汝無離我左右汝不見繆進士乎繆進士者金淵人會試中式終養家居者公承母意終母之身不應制朝夕在側旨甘滫瀡竭力營膳必致其懽劉氏姑蚤寡而貧公迎歸于家與黃孺人共食劉甚得所與仲弟封評事栢菴公珮季弟靜菴公琨極其友愛一飯必同疾則親調湯藥白首無纖毫間隙羅氏女弟當直齋翁歿時尚幼直齋翁

以其庶出也而念之殷黃孺人以直齋翁故愈益愛之公上順考妣心與厥配秦鞠養之尤恩其大節見於家庭類如此公在太學時受業於湛甘泉之門其後唐荆川先生至邑中公復遣子姪從之游向道之心老而彌篤其子姪每得一第進一官輒面加警戒或携書勉諭蓋不以官爵爲榮而惟以無所樹立墜厥家聲爲慮故子姪識其意奉教惟謹卓然不爲流俗人公乂絕念軒冕嘉靖甲辰因按察使舉於鄉遂同赴春官時偶有授京級例公詣選部陳乞選部見其強健勸之仕繼又疑公意有所激恐後悔強之再



思凡數次卒如初言乃爲 疏請授都察院經歷司

都事職銜公歸益杜門爲靜養計凡宗族親黨有貧乏難存者量爲調恤既無吝心亦無德色暇則與隣翁野老立談竟日處鄉曲之間是是非非據情剖析不以強弱有所趨避故多有不願之官而就公質成者公一言決之則兩得其所而返清津里當洮湖下流湖傍之田故額圩也年久吏書舞文爲奸圩半更爲坦邑中舊制凡遇水潦圩得免坦不得免故圩更爲坦則病業者公具以狀白郡守王公王公核之信悉復原額袖山港當聖塔石脊視洮湖高數丈不得

引水灌溉公又以狀白邑令方公捐貲倡衆募工鑿之逾時而通舟楫不滯而民得灌田之利鄉人德焉九難王侯少溟董侯輩重公行誼躬造其廬以上賓禮延請鄉飲公間一出後竟不往而有司常歲致上賓賓席不敢以他人先之公少年讀書有瘵疾然薄滋味忍嗜欲至壯而老精神完固非人所及蓋公雖不事吐納養生之術然伐性喪生之事一不蹈之是乃真養生者也宜其逾耄望耄壽考不衰乙丑八月因黃孺人忌感慟得脾病手足微腫子景暘請召醫公不聽且曰吾見汝有子且生孫吾長笑去矣但願汝



輩做好人因自作挽詩曰有官無舍食無魚笑傲山  
林廿載餘八旬四去有真樂眼見曾孫愛栗梨又曰  
生在春時死在秋陰陽二季順天休黃花滿道着鞭  
去霜葉紅時歸古丘於此可見公素養精明故于啓  
手足之際看破死生不爲所亂了了如是死之日隣  
里老幼奔走哭之若喪其親者累日不置公享年八  
十有四景暘卜以隆慶丁卯某月日葬公於白石祖  
塋之側與秦孺人同壙以余爲通家且受業公門下  
知之既真言爲不妄乃持按察使所爲之狀屬之銘  
銘曰川流決堤壘石者全嚴霜凋木松柏挺然一繫  
乎人一繫乎天公性天植修爲愈堅當公早歲風俗  
靡淳趨趨步步公也如人及公之暮末俗喪真礦金  
璞玉始見其珍身無華衣味無兼食貴富賤貧處之  
如一義方嚴訓儀刑子姪保此儉勤守而弗失鐵石  
之剛松柏之茂造化所鍾伊其獨厚生也不虛死也  
不苟垂沒之言光照不朽

文林郎知新城縣事懷南湯君墓誌銘

士有負竒侷胸中磊隗澆之不平則疾聲叫號以  
鳴之無纖介避忌軟熟狀若懷南湯君者其明快剛  
果可想也君初名鄞字以山改名建衡字平仲由辛



卯舉人授建昌新城尹棄職歸卒君曾以狀托余友  
王君以誌托余故其子文壽輩持王君之狀來請如  
約嗚呼余何以誌君哉君之先由軍功起至父南園  
翁聘始業儒應舉九試不偶娶吳氏生二子長郭次  
即君也君少聰慧甫五歲就塾章句日誦數百言弱  
冠忿家業墮落發憤曰吾父厄於塲屋吾不以是業  
樹立顯庸者非夫也晝夜誦讀至忘寢食未幾補弟  
子貞初習尚書至辛卯歲時制重春秋君復改習春  
秋七月而得舉人服其敏君爲人孝友雖其素性剛  
直自遂至家庭柔順婉變更如懦夫事父母惟其所  
欲不忍傷比歿每遇服食所嗜樂者輒嗚咽泣涕其  
兄郭病亟時執君手訣曰以二孤累汝郭卒號痛嘔  
血既葬一夕夢郭謂曰吾墓土欲崩寤而慟旦日趨  
往視之果然其一氣感通者亦異甚矣郭室卒君保  
養二孤提攜訓誨娶妻分產恩踰已出二孤迄有成  
立故二孤之喪君一如其父鄉人稱之從弟有鄧者  
流落他境君力求之以歸爲置室家鄧後再破產君  
輒給之如初君仗義豪宕有所激焉以氣御之百折  
不挫對人談吐辨如懸河不問達官顯者必盡其言  
乃已君復好臧否人物面斥人過人改之即釋然或



議其性過於剛言過於直然明白洞達絕無睚眦隱  
伏之私里中有渠克常欺南園翁君誓必報厥後渠  
克死其妻慮君之報也以美產祈免君斥之曰克人  
死衆憤舒矣吾受其產不效尤乎遂謝絕之建昌之  
邑新城號凋敝異時爲令者苦於繁劇怯懦畏懼君  
才力有餘當機決事恢恢乎迎刃而解然爲政識大  
體不責瑣細節縮公費視百姓事若已家事休戚相  
關綱條畢舉民咸便之未幾閩廣寇竊發自庚申至  
壬戌三年之間盱汝境內處處皆盜其初犯新城也  
屯德勝關新城之民久不見兵革守備王址死焉君

度勢不敵則整衣冠坐堂啖飯賊疑有伏引去君乃  
脩垣鑿塹周城覆屋教民戰守創爲千里勝火鈎鎗  
等利器又相城東要害處建環勝堂日居其中校武  
辛酉春賊犯城南門君令城上兵誘射六人殪復墜  
千里勝欲發賊始却是秋賊蹂宜黃等處遂入邑境  
據樟村君以恩信拊循士卒夜遣人以砲石驚其營  
邑以無恐最後閩賊破建寧者訶知新城無援將掩  
我不備君諜知其情乃捐俸犒士士爲感泣時有建  
議請援兵者君却之俄而賊至攻小南門又攻南門  
君遣兵載火筏渡水逆戰賊不能進明日攻東門君



豫令人密布鐵蒺藜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  
賊復趨城南平政橋張旗執鎗翼而前我兵以狼筈  
投之賊仆奪其旗城上鼓譟助之賊不得利乃宵遁  
諸處賊聞之悉遁君雖不習韜畧而臨機應變出其  
新意輒中窺窳有問君以不請兵之故君曰請之未  
必至不至則衆解體矣聞者乃服先是君以報寇公  
文不及申府守大嘆之構隙於巡按御史君已有去  
志及寇平具申乞歸巡撫栢泉胡公方薦君于 朝  
不許君在告會巡按差官至君不出見差官疑君慢  
已不悅君去志乃決庫中有迎接 景府及黃冊稅

銀君封識之一無所私即日就道百姓攀轅如失父  
母新之士夫思君前後功次作爲詩歌刻成一帙名  
制勝安民錄傳于世君素長于詩歸家杜門吟詠自  
適不半歲得胸膈疾漸至不治方君彌留時適江右  
撫臺因民之思移檄於原籍獎君有司奉行到門君  
張目問之鼓聲猶隱隱然在耳也嗚呼此可以瞑矣  
銘曰昂首其來乎未徵色而豪氣之談乎揚眉其注  
乎未發言而雄辨之具乎愴乎况乎千萬人往乎功  
乎言乎不亡者存乎奇哉人乎孰傳其真乎其視諸  
狀而銘乎



仲父爲菴翁墓誌

翁諱善字克一姓萬氏先君古齋翁之弟而余小子  
士和之叔也萬氏之先徙自鳳陽實在國初其詳  
具先君傳中自始徙五傳而生先祖考贈禮部右侍  
郎慎菴府君先祖生三子長先君翁其仲也翁醇謹  
信實其必爲義而不爲不義蓋如騶虞之不殺乃其  
天性使然其見於外色溫氣和而器局嚴整事事皆  
有準則準則在我如陶冶鑄物胚胎一定確然不易  
始號最樂既而曰樂者功效也善若非爲又安得樂  
故改號爲菴鄉人皆稱爲菴先生少因痘患瞽一目

廢舉子業然酷嗜書史閉門誦讀日移晷忘食以故  
博通今古尤長於詩弱冠時病瘵羸甚父母憂其且  
不起翁離房室就外服藥吾父亦寢處於外卧起與  
同翁跼蹐不寧曰我病父兄戚我我死若父兄何於  
是息思慮屏耳目若不知有身在人世中者一日吾  
父他出翁獨坐一榻榻前有甌貯燈油仆於地翁素  
愛惜物訖不顧吾父歸喜曰靜極若此何病不除暮  
年病良愈翁雖不好外家丹經之說亦未聞老莊齊  
死生一得喪語然竟以此脫病者亦其性之所近也  
翁事厥考慎菴府君善爲承順比其歿與吾父同居



爨者垂三十年二人事祖母郭淑人養志養體無不備至季叔哲遺腹庶出也郭最鍾愛吾父以母氏之愛愛之翁亦愛之如吾父郭或以事怒其家人吾父跽請翁亦率子婦跽請郭見膝下跽者羅列輒解顏而笑是時鄉廬談孝友者必以吾廬爲首吾父在黌舍以德行推重交遊日衆戶外盈屨其治具一取辦於翁兩人相倚如左右手凡門外事若公府戶役應接賓客其大綱悉摠於吾父至於門內米鹽薪水錢穀出納一切瑣碎日用細務悉翁料理吾父不問也翁未嘗持一錢寸帛入私帑吾父好古冠婚喪祭一

遵家禮翁樂從之罔有拂逆吾父好施翁助之施不厭邵氏姑以蚤歲孀居蕭氏姑以晚年孤寡皆依吾父與翁甚得其所兄弟間此倡彼和白首相對無間言即墳簞不足喻也兩人自少至老未嘗相離及吾父宦桐廬分教始有經年之別時吾父年五十有六翁齒少二歲輒命棹之任所覽錢塘之勝尋對床之約怡怡然忘其歸也翁爲詩不事雕琢而構意婉曲感物起興深得詩人風旨鄉人同時爲詩者無出其右先達中丞杭公學憲吳公深加器重學博宋君鴻李君陽葦相與倡和每嘆服焉最後荆川唐先生亦



許其能詩也唐公僑居宜興不妄交二人獨心敬翁  
數數過訪與之談良久乃去嘉靖丙午吾父歿翁年  
益高德益積輿論益歸師生薦與鄉飲公不出丁未  
令長黃巖王侯鈐清廉忠直以培善類厚風俗爲首  
務高翁之行躬造其廬執禮甚恭翁乃爲一赴竟與  
成賓主交時諸縣令不交布衣久矣至是僅見人傳  
以爲美談翁持身一依儉約人無老少待之必敬遡  
其幼壯及和兄弟舉進士後規規矩矩不失尺寸室  
中只一物必安置有法客至輒留飯或時召客一餚  
饌之微預儲夙戒必自經心親戚婚姻死喪吊問餽  
送之禮垂老不廢與人有一期會雖雨雪必踐之乃  
已晚年自算計日用之外絕口不道世事惟與數耆  
舊結會歡聚迭爲賓主禪寺水濱隨意所之會無雜  
人見無雜言乘興而往興盡而返瀟然有物外之適  
平生聞人隱過輒掩匿之終身不露一字非分之得  
一不妄動非義之與亦不妄施蓋其所以自處者足  
乎已無待於外而其所以與人者惟求我之是而人  
之是非或計慮所不及以故不知者疑翁近於爲我  
而不知翁非爲我者也其古者孝弟力田自食其力  
之徒與翁自六十外飲食數倍於常精神強健能作



蠅頭細書每朔望四時赴祠堂拜跪如少年八旬左  
右時有痰嗽然不爲害臨終時神氣清爽謂二子曰  
吾少同汝伯父着脚做人尚不能無遺憾汝輩其勉  
之翁視和輩猶子教之成人冀其寸進恩與父並一  
旦棄我病不及藥死不及殮終身悲痛其何極耶慨  
自世道日漓人情日薄自和今所目擊回視吾父與  
翁時如鴻荒太古杳莫可追顧其幽人潛德既不忍  
晦而不彰若乞之他人毫髮失真又豈翁之心哉弟  
士立士宜以和當有述故爲誌其大畧如此其粗疎  
不文不計也翁生於成化二十二年卒於隆慶三年  
享年八十有四娶王氏子五其四王出土龍士寧士  
完俱蚤卒士立士宜側室許出初吾父與翁卜先祖  
墳域堪輿家以篠嶺爲上遂用之及吾父卒嫌其地  
稍逼遂別求他所而翁與王氏仍附葬於考妣之旁  
翁在數數至篠嶺或培植墓木或脩葺墳屋凡松柏  
瓦石一一關心如燭照數計未卒之一年和以

登極

東宮覃恩累贈祖考妣翁喜甚曰吾不意老年猶及  
見此乃出貲召工樹羊馬如制嗚呼歿而拊此翁  
神其永寧也哉



陝西苑馬少卿白溪周公暨配劉孺人墓誌銘

公諱仕字君可號白溪姓周氏太子太保尚書襄敏公冢子也周之家于常自晉始國初徙民實京師周於是徙金陵嘉靖初復居於常公天資篤實厚於彛倫其貌樸而神定對人言語秩如也然皆由衷無少虛飾幼篤學志期遠大初從襄敏公游都下繼入太學內受庭訓出則尋賢師友勤求啓益於是行日益謹而爲文益進然數竒八試于兩畿弗遇也先是襄敏公例當得廕公欲以讓其弟不果公之奮勵讀書辛苦場屋意以已得舉尚可移廕於弟又不果公

曰天人不相值命也不得已就選銓曹授中府都事時襄敏公致仕里居蚤夜念之不置求便歸省日侍左右甚樂及襄敏公得脾胃疾即上疏乞養親襄敏公卒公哀毀執喪如禮服闋補前職則又念母吳太夫人在堂乞南宗人府以便就養吳太夫人疾公再棄印馳還省視太夫人張目曰汝棄官歸來何孝也遂瞑公身繫于官而前後兩喪視終視殮皆躬親無憾人謂孝感所致太夫人卒之年公已擢潯州太守未任及是補選高州高州離廣省遼遠吏茲土者多利法自利公未入境則有以例餽路資於途者公峻



拒之及之官潔身縮費不受一錢供給而於利弊興  
革一一舉行如興學校脩城隍清獄囚弭盜賊考課  
爲嶺南最百姓愚者向化頑者消梗守六載政平治  
理而廉靖無欲始終不渝高人頌之臺司獎薦無虛  
日公屢乞休撫按輒加慰留嘉靖甲子陞陝西苑馬  
少卿公復固請致仕銓部諳公治高之蹟寢其奏仍  
促赴任公勉強就道在任三年諸所建置有裨馬政  
其繫陝人之懷如高人之懷公也隆慶初  
天子登極公入賀事畢三疏懇辭當道知公意不  
可挽始聽其去而公欣欣然以返初服爲幸歸家謝

絕世務閉門嘿坐左右惟圖書而已雅好書法其行  
草尤入晉人妙處求者輒應忘其疲也公友愛天至  
與其弟廣藩司理君同處一室夜分各就寢鷄鳴輒  
一處盥櫛動止食息無頃刻離司理君亦善事其兄  
恩意彌篤襄敏公在時嘗欲以其產兩屬公跪請而  
止及公致政後家齒日繁勢不能合公子三人司理  
君子六人公欲析爲九分使兩家兄弟多寡適均既  
而思之曰如此是存形迹也乃平分之而稍割已分  
以益諸姪大槩與九分相彷彿而名則變矣配孺人  
劉氏大司空清惠公女性資溫潤清慎寡尤然有心



疾疾作則呻吟不絕聲公親調湯藥不以其痼疾而  
輟琴瑟之好如是十餘年艱於孕育孺人疾間則勸  
公納妾爲嗣息計語聞舅姑舅姑賢之因命公亟從  
其請公猶遲迴孺人請益堅襄敏公曰若不欲吾早  
見孫乎公乃娶副室張氏孺人視若姊妹逾年季謙  
生焉孺人撫之如已出也公夫婦相對白首無間隆  
慶辛未孺人忽疾作公憂形于色因病疽孺人亦憂  
公病不可起乃以五月十五日公以二十日相繼而  
卒嗟夫生則同老死則同月可悲也亦可美也公嘗  
作堂扁之曰五有遡其平生之行無一毫虧欠蓋所  
謂君子人也余雅重公故因季謙等之請而銘之銘  
曰家也孝友吏也循良文韜其實廕發其祥噐殊貴  
介行踐典常一身之潔世德之光者塘先兆刻石永  
藏有美君子懷哉不忘

邑庠生采貽吳君墓誌銘

吾友某貽吳君之卒其兄玄圃君作狀授其子達聰  
達德乞銘于余余昔友君兄弟而偕游黌校也君年  
十六玄圃長君一年而余於玄圃又二年以長維時  
居同隣業同伍經同師耳目之所肄莫不在學童而  
習焉不見異物而遷焉鄉黨前輩咸謂兩家有良子



弟然菜貽君之稟尤爲純粹內無城府外貌坦夷或  
望其容或就其語但覺其和氣襲人如春風之煦煦  
又如美玉在璞不受雕琢而天然溫潤可掬也初君  
之父訥齋翁抱文學不售翁歿時君方十餘歲日誦  
千言翁喜曰天不我遇其昌於此乎君自是益奮於  
學而其母徐太孺人又爲之徧延名師日課月試當  
是時君蚤夜汲汲惟恐其落人後也手抄默識積經  
書文字千百篇悉記憶之無遺漏然猶不以自足會  
唐荆川先生來宜設館君亟趨而受業焉益加鍛鍊  
出其所得其於科第可掇而取也然數竒每戰場屋  
輒衄君顧安於命無幾微不平顏色隆慶改元君困  
頓之餘已息心進取而其子達聰乃以書經魁應天  
鄉試君喜動鬚眉謂玄圃君曰弟負先人望今庶幾  
可慰地下之靈乎君素不急功名其所以喜者如此  
可以見孝思矣君平生謹於蹈履口不妄言足無跛  
步能受人規諫時同輩王孚齋君力行古道好盡言  
以攻人過以君畧少可否每一相見便指摘不已聽  
者或不能堪而君虛懷納受不以爲拂余詳視君外  
若無可否然胸中臧否若別黑白其可與爲善不可  
與爲不善則確然有定非世俗所能搖也性恬淡無



他嗜慾其於財利不較錙銖中年以後家產漸落縮口節用僅支日給年未三十喪偶不再娶惟蓄一妾供徐太孺人之養君事母氏尤能順適其意徐太孺人甚鍾愛之至於處兄弟間友愛天至終其身無少違忤晚歲喜唐人詩時吟咏而賡之以自適也大抵菜貽君之為人即未學道入室然循規蹈矩不由依憑假借鄉黨宗族朋友稱之無間言孔子所謂善人者非耶君疾得脾胃症起於鬱結衆咸謂因達聰下春官第所致豈其七情之觸偶爾感動又人之將亡臟腑骸竅必有先受其病者雖智者不能周防也不

然君能漠然於其身而不能釋然於其子能委蛇於垂老而不能待子於壯年豈人情哉君臨終時神氣甚定既誦宋李師中詩以教其子忠義且曰吾胸中反覺其快何也嗚呼君可謂不死矣君諱驕字惟超享年五十三歲聰德將以壬申某月日葬君於九里溪之澣啓任孺人之壙合窆焉銘曰皙其肉而連其眉盼其目而豐其頤其氣也盎盎其咲也嘻嘻觸可怒之事曾不見其愠容發一言之重而色爲之紅胸憤懣而可疑者病以斯人而膺斯疾也命余作銘以像其平生兮蓋以示來者之可信



光澤丞蓉川李公墓誌

公諱桂字時馨號蓉川姓李氏吾母先淑人之同祖弟也於和爲舅氏公祖逸逸長子淮生先母四子澹號誠齋生公李氏之先相傳出宋忠定公後始徙于宜興者曰元祐自元祐至逸四世矣以故李氏在邑中爲著姓雖無顯者然邑人稱故家舊族必曰李氏初外祖兄弟同居吾母與舅無異同胞兄弟比吾母歸吾父門閑相對而舅少吾父十二歲從而受業則益親密時時往來質經義說平生和童時猶歷歷睹記公少質璞如良賈深藏不炫其實然潛心向學用

志不分默識不忘出于聰明強記者遠甚言動進止皆有常度年十三喪母許孺人繼事蔣張二繼母克供子職家故貧窶忍饑噉苦益發憤讀書其從吾父游也質疑辨志長善救失篤信而嚴憚之不以即舅親昵廢師生禮潘後齋先生者公中表兄弟也俗情輩行相等則耻以爲師公曰吾惟知道德之可尊耳寧恤夫蜀犬之吠日乎卒退而就弟子列時吾父與潘先生砥礪行檢倡道義於學校公獨北面此兩人其趣向可知矣公雖以得師自喜然更求朋友之勝已者朝夕切磋以故學識大進弱冠後以儒士應試



場屋已而入邑庠餼廩公少壻吳氏南宗伯吳文肅公愛其卓立聘爲塾師教規嚴整不以宦家子弟有所貶損文肅公大加鑒賞自是巨室謀師爭以得公爲幸而出於門下士者恂恂然有儒風矣公性誠慤無他技目不識權衡筭具專事舉業見竒文佳策論必手錄之筆畫楷細積成卷帙讀數百過卷角不磨摺常如新也舉業既就人咸知其利器然數竒不售屬張文忠公當國行選貢法御史以公應選遂入南雍循規蹈矩大司成費公每舉公所爲以訓勵諸儒生歷事畢復待詔於家數載值歲侵父母在堂供養缺乏公曰不爲祿仕非孝也

肅皇帝甲辰謁選部留京師三年授海寧丞選貢作丞失職矣人爲惻惻公曰丞乎丞乎其負我乎吾得近地盡一日養足矣丁未六月迎誠齋翁及張孺人赴任俸錢雖薄然奉二親膳羞必致豐腆以適其意明年春誠齋翁自官舍還家踰月病作不起公奔喪歸又十月而張孺人亦歿公年已五十餘矣而居憂守禮一如壯歲服闋補任光澤居一歲與郡推忤乞致仕不允受委解銀詣闕畢事回籍不復之官公前後兩任未及滿考其在海寧治尚嚴官事悉辦



至於正巨商人命之獄清版圖歸併之征尤爲明決  
其在光澤破巨奸擒宿盜地方賴以安靖而公竟以  
此被謗嗚呼卑其官而不盡其用命也夫公歸田後  
益慎交游深居簡出有司招致鄉飲多不赴時後齋  
亦致仕家居相與共逸耆舊數輩盤桓於山水間以  
杯酒自娛一置世事不問公所治殺赦不多然手自  
製作極其精美公晚年尤善諧謔遇會意處則諸老  
翕然開口一咲詎意三數年間向來耆舊凋零殆盡  
而公亦不可作矣渭陽之感吾曷已哉公之卒於今  
五年言科等遵孔孺人命以墓誌銘見托余以卑不  
誅尊父之不獲已乃爲之誌而缺其銘公嘗有詩曰  
愛息懶知身外事消閑喜弄膝前孫觀此可以爲公  
之小傳矣

大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黃公墓誌銘

公諱正色字士尚號斗南其先世爲江右人本姓廖  
元末有廣寧者仕爲江陰學諭因亂遂家江陰時訛  
廖爲黃故姓黃廣寧三傳而至公之祖曰萱始徙斗  
山萱生坤號東樓配周氏是爲公考妣公幼喪母穎  
異不群厥祖竒之豫占其必以讀書起家繼而習博  
士業能作驚人語爲邑庠生嘉靖戊子督學者取冠



多士中鄉試明年上春官第尹仁和未滿歲丁繼母  
薛氏憂接丁東樓公憂起服除補香山復改南海公  
三爲令尹而其政若一大槩以誠信不欺爲大本以  
廉靖便民爲急務仁和者會省劇邑也訟者盈庭公  
立判數語決之遣去其遇盤錯則停筆沉思悉中肯  
綮百姓以爲神明香山南海人稱之亦復如是其去  
香山而即南海也香山人曰吾父母也何以奪之南  
海人曰此香山神明令也何幸得之蓋公之所存信  
及豚魚上下皆孚而公之所至若陽春著物無不煦  
拂其能感動人心無怪也初公之選香山也實座主

霍文敏公薦之至令南海霍公家在焉諸霍氏喜以  
爲公必庇已及公爲政正直無私霍氏有違禁者一  
繩之以法無少縱舍諸霍氏怒以爲文敏厲已共貽  
書文敏冀激其怒文敏顧以公爲賢亟致書曰令宜  
如是無遑他恤於是公得以督察霍氏諸霍氏知自  
戢卒底於善公喜曰吾可以報公矣邑有權貴人過  
家者勢張甚人爭下之公獨捕其奴寘於理南海之  
民相戒曰舉主如霍家貴人如某氏黃侯皆不貸吾  
輩其敢犯於有司乎在南海二年教化大行民歌誦  
之巡按戴公素不善公及復命乃首薦焉可見公論



之不泯矣銓部掄選風憲擢公爲南臺御史首論兵部尚書張瓚武定侯郭勛二人者方有盛寵時所避忌而公言人之難言士論翕然稱服戊戌公巡上江值

章聖皇太后梓宮祔承天職當護送而侯崔元巨璫鮑忠禮書溫仁和奉朝命輔行公廉諸貴在道怙寵黷貨不勝憤激抗疏劾之且曰臣耳目所睹記者若干其所不知可知也其平時伎求又可知也疏入世宗皇帝震怒將窮治其事諸貴人窘向

上祈哀反誣公於梓宮所乘馬揮扇遂逮詔獄

將擠之死霍文敏公力救竟得廷杖謫戍遼東潘

陽衛公欣然就道無羈旅窮愁之態其安命自得忠義所發往往見於歌詩既至遼惟以讀易爲事遼東士子樂從之遊成就甚衆或勸公在邊歲久可暫乞差歸省公曰君命無可逃也居遼幾三十年

穆宗皇帝登極召用建言諸臣公從戎伍以原官擢大理丞進少卿楊冢宰公同年也素知公將補以要職公固乞閒散遂陞南太僕卿甫十月引年乞致仕情辭懇切

上允其請歸家遂僑寓城南環堵蕭然觴咏自適過



往士夫求見者一切謝避時公叔子學海已舉進士  
官即署而其家澹泊如寒素是不謂甘節之亨哉余  
弱冠從荆川唐先生遊先生數舉公高風相砥礪故  
又慕其爲人及公還朝而余官禮部始得識面觀  
其容貌聽其議論非今人也大喜得償所願惜乎不  
久即別而今則欲見公無由矣故因永州守華君之  
狀而誌其大節如此公生於弘治辛酉卒於萬曆丙  
子壽七十有六卒之日鄉人識與不識皆悲哀及入  
鄉賢鄉人皆曰宜其文疏詩賦有稿藏於家學禮等  
以其訃告於朝賜祭葬如例配蕭氏某封子四銘

曰

聖主怒臣從軍遼左戊三十春明詔下臣爲鄉自  
言老便乞身爲日星爲雷霆威與福皆天仁罰不  
怨賞不淫俯與仰無愧形考制行真先民範鄉國作  
典刑積善慶嗣則興垂不朽我勒銘

節婦吳母屠氏墓誌銘

陽羨吾邑也有節婦屠其姓歸吳門駟其夫丁丑進  
士會稽令達可者其嗣子也駟之父曰儉太學生贈  
光祿署丞尚書文肅公同母弟也光祿公配徐孺人  
有六子駟生母蔣氏長而庶節婦父爵以輸粟授指



揮職銜光祿公聞其女賢遂娶爲駟妻室家相得舅  
姑宜之比光祿翁卒之二年駟病癰節婦盡心湯藥  
卒不治夫死誓不改節厥考憫之欲他適者數矣節  
婦至截髮以見志議遂寢駟無子節婦曰夫死未亡  
人何以生爲顧其嗣未立誰主血食吳氏之鬼不其  
餒而吾必爲之繼顧諸叔俱少其俟之久之叔玄圃  
萊貽各舉長子不得爲人後及嘉靖辛丑玄圃公第  
二子生節婦欣然趨告徐太孺人曰三叔子有副矣  
請以嗣駟太孺人以為然嘉魚令曰母命也誰敢違  
其室杭孺人曰姑命也誰敢違併告於族長大叅願

山翁翁曰可哉其嗣遂定名正序順僉謀協同謂非  
天意默相可乎即會稽令達可也幼而穎異總角而  
慕道義工文章節婦撫之掌珠莫喻且教以義方自  
少至長不怠於是學業有成聲名籍籍杭孺人嘗戲  
謂節婦曰吾生也姆胡有焉節婦曰天以兒屬我如  
何有焉二母俱竒其子故相貴重如此初吳氏富甲  
吾邑光祿公之季年有財鉅萬及公歿稍稍散失節  
婦所分產不厚而才獨優於作家奮然曰吾有兒無  
以遺之若何吾今知理財矣開其源者曰勤節其流  
者曰儉計內外減獲數十指召男僕某某輩曰某處



田若干地若干某某種若干畝夏還我麥冬還我菽粟其盡力無怠怠則有罰召女僕某某輩曰某苧葛若干綿絲若干某某分若干兩夏還我帛冬還我紗線其盡力無怠怠則有罰又曰力在人者也豈輕爲我用於是豐其衣食時時賚以酒肉然後有不如約者罰亦必信故人樂爲盡力其紀綱之僕任之各得其材家無惰人亦無廢事則又進其子婦曰惡勞欲逸人情也吾以勞事責人而自處其逸人誰與我可兒讀書必當分更分漏夜以繼日吾與媳婦躬自織紉以督群婢我非不愛婦勞之所以愛之也於是節

婦之室機聲與書聲伊吾軋軋中夜相應人以是占其家之必昌尤喜約素常服浣衣無珠玉錦綺之飾茹辛噉苦非宴賓不宰殺婦人多私母家屠氏弟姪故貧一裁之以義不少假借他可知已以是倉廩足筐篚滿穀米不可勝食布帛不可勝衣號稱殷實然節婦之勤儉豈獨起家已哉昔文伯之母曰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故逸豫足以滅德而驕奢所以入邪節婦之躡歷冰霜不見苦節而可貞者皆自其勤儉一德致之而勤儉所發耕則有穫績則有成交相助者也魯頌曰思無邪思馬



斯減其是之謂哉節婦蓋嘗發其義於子矣初有司以節婦事言於王御史王御史上於朝詔旌其閭鄉人稱嘆晚年以其子貴就養會稽勉其子以行仁政會稽君稟令惟謹及其卒於官舍百姓如喪其妣士夫拜弔者絡繹於道路嗚呼榮矣古所謂五福者壽也富也康寧也攸好德也考終命也節婦兼之不其難哉會稽君將卜以某年月日啓其父墓合節婦以葬持字齋王君狀來乞銘夫王君之狀詞健意達文矣余何以益之固辭不獲則因其狀及耳目所睹記爲之誌文云乎哉節婦享年七十有六子一孫一

正志娶余女銘曰匪石匪席貞心不移勤生嗇用門戶自持蠶織率作袖綿手絲勞以生善樂而忘疲立嗣匪他同氣連枝撫摩抱哺亡人有兒惟德是好非仁弗爲幼承義訓壯際明時慈顏悅豫就養會稽富貴壽考五福兼之耄期在望溘焉先馳閭閻奔走冠珮陸離光輝滿路靈駕西歸傷哉孝子淒其以悲必誠必信竭力靡遺啓兆合葬名節永垂後有考者視此銘辭

贈工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留耕陳翁墓誌銘  
維揚通州有隱君子曰言者姓陳氏字尚忠別號留



耕以字行少司空堯之父也余昔尚友天下督貴州學而司空爲臺長余性樸魯素無諧俗之好乃司空顧以爲類我可教也相與莫逆越七年司空以部臣兼督河道余時總憲東土官聯相屬矣司空則畧去名分握手懽如平生余嘆曰司空其古之遺乎何忠厚長者如是自河道一見至今辛未又歷五十甲子司空請告養母以其暇居紫薇園著作日富風聲夢寐未嘗不想見其爲人一日司空命使函書千里來至余盥手讀之則以其所爲父留耕翁之狀托余爲之誌司空當今儒者所交名公鉅筆滿天下翁之卒

且六十年司空不以一授而特委重焉和懼其無以稱也雖然司空則旣命余矣司空信人也今觀其狀簡而文覈而不華故和得而銘之狀云陳之先世爲江陰人元季避亂徙通州始徙者曰彥和彥和傳幾世至庭璧庭璧生景明景明生純德是爲翁之父以孫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翁以子貴初贈工部都水司主事再贈如今官陳氏居通州未有顯者至翁美風儀善談吐通書史大義所結交皆一時賢豪能自見頭角翁兄弟三人翁其仲也父歿事母徐太淑人以孝聞徐性嚴毅治家有法尤



篤於倫理不欲諸子分異嘗誓天戒之曰吾爲陳氏撫育諸孤所不同居有兩心者若非吾子吾非若母也言畢輒墮淚諸子伏地泣曰謹奉教故翁兄弟孝友敦睦終身不衰翁少事賈常與其弟挾貲游江淮間而伯氏居家主其出納羸縮數年賈有餘財未嘗以一錢寸帛入私室其諸子女飲食服飾無少差別入其家者不知其誰出也傍人見之者嘖嘖嘆曰家和福生陳其大乎司空少穎悟日誦數千言翁遣就外傳客至則令侍立屬對應則喜不應則不喜其後司空歷顯官讀書談道居官卓有政績爲世鳳麟厥

有自哉翁性好義趨人之急周貧卹乏婚嫁其親舊之無力者若干人平生恭謹如萬石君閭里無賢愚貴賤無敢慢者當寢疾時鄉人奔走籲神祈禱比其歿也哭之甚哀公之爲人可知已翁卒于正德壬申值劉賊亂伯氏季氏倉遑不暇擇地乃葬翁于城西祖塋之側地故迫隘俟改卜焉翁葬二十餘年而司空第進士季子完應鄉舉諸孫相繼登甲科者二人餘接踵未艾也司空曰翁墓故得吉壤天賜也奚以遷爲翁配邵淑人近卒司空乃卜新阡而奉翁衣冠同穴藏之此孝子之志於禮合矣翁生於成化戊戌



享年三十五歲配邵淑人享年九十三歲別有誌子  
三人長即少司空次冠封刑部員外郎次即完女一  
人孫男女若干余昔從司空之後見其壁立千仞砥  
柱中流故不貴其位而獨慕其爲人今觀翁狀乃知  
其發祥深遠也譬諸崑岡之玉司空輩出於璞爲玉  
矣然含英咀華醞釀天地靈氣非千百年不能成璞  
此翁之所以爲難也銘曰厚祿榮乎我崇其德佳城  
偶乎天啟其室吁嗟陳翁抱醇而質如金在礦如璞  
在石耕我心田良苗穫食 紫誥龍章泉壤有赫鵬  
飛鳳舉天池振翮人羨其遭曷考其實司空謂余盍  
徵斯刻千秋萬歲石不可泐

河間府學教授孤山李公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公諱延謚字子靖與先兄稽勳卽爲莫逆交余三十  
後始交公情好日密公臨沒時托余誌墓故公子德  
先輩以遺命來請余曰吾老矣尚能誌乎雖然約不  
可負也謹按公之門人表節推端化之狀而誌之狀  
謂公上世爲廣平人元末有願中者爲建康宣使避  
亂居溧陽其子文信贅芳莊吳氏遂世爲宜興人公  
祖雲號芳洲成化乙未進士仕至福建布政芳洲第  
三子庠生昆繼娶蔣氏是爲公考妣生七月而喪父



故號孤山公性至孝與其母蔣太孺人相依爲命終身不衰少穎悟不凡始讀書即慨然思紹其祖比成童充鄉校弟子負名譽日起甲午應選貢入太學祭酒費公倫公竒之謂科第如囊中物也不意八試不偶乃謁選爲祿養計授廣之龍門令迎太孺人於官竭力甘旨得一異味必以進膳不自食也前令韋可學坐賊劫庫追賠公倡衆贖完復捐貲以助之行龍門疲敝已極公視事三年殊有善政若剷劇盜清積逋徙學宮禁蓄蠱次第舉行督府應公大加獎賞有不足者短于巡按以不及改調得雲南澂江教授公不忍離太孺人遠出而太孺人固遣之行行矣而復返返而復行遲回數四乃抵任澂江士業久廢科目寂寥公至申約束嚴課程人心勃然興起鄉試連捷有至甲科者則公之教也居滇幾六載然其心繫太孺人寤寐不安寢食俱廢總憲張來溪傷其爲親俾賫冬表以便覲省未至家而太孺人逝矣時公年近六旬哀毀哭踊如壯夫服闋補河間府值吳橋令缺兩院檄公往署公不以借職而有苟且粗畧之心節省里甲宦官宮女之家一不敢干以私巨室爭產者化爲退讓後母告其前夫子者悔悟自新皆公發其



良心也大槩公之爲人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與人一面又要不志一言出口終身必踐凡交游名姓心存手記得故舊書束之篋笥歲久如新每科鄉書會錄必廣致之遇人語及前輩科目應對如流無有遺失故邑人稱文獻家者必歸于公若其重祖德而協建專祠報伯恩而思繼嫡絕訓誨幼叔冒迄于成立愛敬前母姊省視殷勤尤其惇典明倫卓卓可誌之大者人紀孔脩輿情翕服令長師生舉以爲鄉飲大賓終其身萬曆癸酉太府施龍岡知公博學多聞聘爲總裁脩邑誌公與楊淹西周震川同心秉筆去留

精覈書成未梓凡公之所爲皆余所親見惟居官時未諳其詳則聞而信之者公配陳孺人澂江府判蛟山公渤女與公結髮至白首無間言勤於紡績儉於用度上事其姑小心翼翼視膳視寢靡不悉體公意下則婚男嫁女有公不及知而孺人以身任之者所生六男四女皆孺人出其子孫振振家道用昌孺人之助居多公享年七十八歲孺人享年七十六歲子六人德先德元德光德充德完德寬其德元則余兄稽勲卽希菴公壻也德先等將以孺人卒之年葬公于家後祖塋銘曰末俗澆漓薄德十九古道誰存惟



公獨厚忠信不渝孝弟則有穎悟夙成蘊厥美秀早  
充國賓名動祭酒鯤化鵬搏功名唾手柰何數竒八  
戰不偶僅分縣符嗚呼小就龍門試政磨光刮垢未  
及有成遽遭讒口世路險巇浮雲蒼狗再歷人師南  
奔北走兩地傳經十年指授禮法大閑平生不負膠  
漆論心歲寒可久及乎歸田爾先我後春花秋菊不  
離左右壬午之秋公病吐嘔入城一訣托誌於某自  
公之殂余亦顛仆強欲像公自忘衰醜敢謂勒銘可  
圖不朽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八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九

墓表 墓碑附

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訥谿周公墓表

明興士大夫之學謹規矩守格套以爲道在是矣而  
或滯於事爲形器之末有陽明先生者出一剖其藩  
籬倡良知以覺天下世之從事其說者欣欣然足矣  
而或墮於空虛無着之歸自是兩家角立同異紛然  
彼曰汝拘此曰汝放如方圓之齟齬也然陽明之學  
特謂知行之無二耳專事空談而無復踐履則末流  
失之矣有能不滯於事爲形器不墮於空虛無着祛





一偏之弊以坐臻乎道德之實則豪傑其人哉若余所見訥谿周公是已公之學以大同爲旨以誠一爲功以爲乾坤與人號曰三才同也由我而之人人我同也由人而之物洪纖靈蠢一切天地間無弗同者其有弗同者不誠故也誠則一惡得不同不誠則二惡得同苟能致其誠一以歸于同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而位育之功成矣公蓋嘗以是語余而余竊之以自潤者也公名怡字順之號都峯改訥谿寧國之太平人少果敢有氣節常以溝壑不忘自勵在邑庠大爲督學章介菴公鑒賞文譽鬱然一日見傳習錄

曰此聖學也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鄒東廓先生倡道南都徒步徃從之聽其言論喜曰不然枉此生矣甲午中鄉選遊南雍時山陰王龍溪在職方公復師事之一時交友皆海內名士非其人則不妄交大司成倫公深加器重戊戌登第授順德府推官大書臯陶祥刑以自矢以明恕爲本而以公正折之高明不畏笏獨必伸民大悅服鄰郡爭求質成監司交薦

天子聞其治狀徵拜吏科給事中屢劾群臣不職最後將論柄臣告其母劉太恭人太恭人慰勉之因南還癸卯夏公遂抗論大臣不和狀幾數千言其所指



不和者相鑿嵩冢宰讚總督翟鵬趙廷瑞總兵張鳳周尚文也而其意則專責相嵩且曰嵩威靈氣焰凌逼百司中外之臣不畏

陛下而惟知畏嵩言甚剴切嵩多結中黨爲援肅皇帝震怒摘其疏中日事禱祀語謂爲訛謗廷撻之送鎮撫司監公創甚先是楊御史爵劉貞外郎魁亦以言事繫獄二人者曲爲調治得不死公囚禁踰二年艱苦備至卒莫敢有救解者乙巳秋

上信箕仙言釋三公

上欲爲箕仙築壇熊太宰上言箕仙妖妄

上怒熊太宰罷爲民因復逮繫三公公再就繫又三年丁未冬

上修醮事三殿灾

上大悟手勅釋爵等時漏下三鼓矣公旦日謝恩就道嗚呼箕仙非正也其釋三公人方幸其天啓熊太宰之言正也而竟不虞三公之復逮然使三公之釋不出於箕仙而出於

聖衷尤可尚已公歸值劉太恭人病篤家人驚喜太恭人曰此朝廷再生洪恩也汝不可以忘報公復得侍湯藥十三日視含視殮以終大事吁嗟其孝心



所感哉公為人守直不阿方在枕塊時有巡按御史  
投刺欲見公曰某公之來不弔我我不可以喪禮見  
客候之良久卒不出公家居久之

穆宗登極召用未幾陞太常寺少卿上疏言五事觸  
中貴人忤旨調山東僉事陞南監司業二任雖不  
爰然盡心職業講學益勤聲望逾重己巳夏復太常  
少卿提督四夷館既上道疾作不克赴任以十月十  
七日卒于家卒之前一日猶置酒饌命子弟歌詩和  
之遺命戒其子身後勿求入鄉賢祠又貽其弟遂安  
令恪書勉以供職精神意氣如常不少亂公平時萬

物一體之學最爲得力於事無所厭於人無所不容  
其待公卿大夫與樵夫牧豎只此一心一言既出則  
終不改易人之接之者就之如春風信之如元龜不  
覺其心醉而神融也嘗念楊劉二公同在患難而二  
公出獄已先朝露乃往泰和弔劉公往富平弔楊公  
因遍歷名山川及諸名公懇求印證充然其有得也  
其於賢人善士中心好之效法之如不及若唐荆川  
羅念菴二先生則尤其所嘆服者邇公之始終未嘗  
不講學而不脫畧於片言細行之微未嘗不力行而  
直通徹於高明光大之表其以忠諫顯名於世偶任



一職不得不然非公之心也乃公之心則欲君臣一德天下同風世有良臣而無忠臣太和元氣盎然在宇宙間而已噫嘻此爲得公之心否也公弟恪子可貴以余素交厚于公乞表其墓余爲著其大畧以示世之學者使知有正學不偏如公者則紛紛爭辯庶幾其有瘳乎於是乎表

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莊肅胡公墓表

世宗皇帝辛丑虜酋俺答擁衆十餘萬深入山西寇太原殺掠甚慘一時當事諸臣戰慄無措閉城作自全計瘡痍殘黎奔命者哀號顛天聲徹內外時胡莊

肅公以副使督學惻然謂守將曰此皆吾赤子何故棄之虎口守將乃開門納之全活無數公既憤賊之荼毒我良民又恨

祖宗養士二百年而不得士之報也遂上疏於朝條陳十二事且請斬當事臣以懲怠玩詞氣激烈聞者吐舌

世廟嘉其忠進叅政協守鴈門公以疏中語觸忤于時雖號協守而事權一不屬已比虜再入則倚摘以爲公過坐是落職余時讀書中秘見公疏拱手曰國有人矣此非至大至剛沛乎其氣之浩然者不能也



於是嚮慕其人又十年乃得被其容接聆其謦咳繼  
又數數會于余師唐荆川先生處故能得公之詳公  
名松字汝茂滁人也幼穎異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  
事爲己任有范文正公之風家貧益自奮勵常借人  
書手抄默誦過目不忘年二十七登嘉靖己丑進士  
知東平州節用愛人旌勤別惰發奸摘伏東人大悅  
其施設好尚絕與俗吏不同尋轉南京兵禮二曹司  
官留都事簡公益肆力於學問文章自經史百家及  
昭代制度典故靡不研究洞析由是發爲言詞源源  
不竭遇事大窾窾處即游刃有餘地矣故每任一職

輒有建明不唯唯以隨人後其參議湖廣也協勦鎮  
算叛苗有功

上賜銀幣歷視山西學政以道義爲諸儒生倡遇變  
昌言侃侃忠憤蓋其素所蓄積然也公罷廢十七年  
然聲名亦益起海內識與不識咸知有公公不以閒  
居無事遂忘天下其憂時一念真如病之切身其視  
民之瘠苦若同室之鬪有纓冠往救之心雖所得充  
盛然猶以援天下之具未足也闢一室扁曰尚友堂  
訪求同志傾懷納交士有一藝一長者悉加延接家  
有儋石之儲即盡以供賓客某處有高士某處有佳



山水輒罄所有以行遊千里之外不以爲疲比其見日多積日富萬殊一本靈源發露恍然若有悟者乃一意於心性之學且徃印證於唐羅二先生各相許可而公之所造蓋不可涯涘矣居久之朝野屬望彌切言官交薦已未春起家叅政至藩長值江西有寇僉以爲非公莫能靖也辛酉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兼理軍務時閩廣流賊蹂躪撫建地方蔓延猖獗勢熾甚或勸公到省城圖進止公毅然曰民被屠戮事在燃眉兵法曰迅雷不及掩耳賊不虞我猝至直搗之可破也初公借浙兵千人自衛至是將之急

趣撫州號令嚴明士氣自倍麾下諸文武爭先用會斬馘數多大致克捷東西諸寇悉就蕩平公乃條陳善後之策摠一方之廣分爲三營俾氣勢聯絡血脉通貫而又申保甲鍊民兵築城池明賞格保障森然江右恃以無恐未幾廣賊張璉亂 朝廷命公夾勦公亟駐吉安發兵深入厥後璉賊授首公有助焉壬戌冬巡按御史段顧言上公平寇績陞兵部右侍郎癸亥春轉左改吏部明年冬陞南京兵部尚書又明年夏

天子以公重望改吏部尚書公既位冢宰屏斥貪墨



登用賢良晝夜矻矻不遑寢處期以報

上知遇不意積勞成疾于是年十二月遽卒臨終時猶顧問補京兆尹爲誰語不及私古所謂鞠躬盡瘁者公其有焉歿後殯殮之具至不能周

世廟聞而嘉之故卹典從厚公平生好善一念出于天腸聞人之美喜談樂道嘖嘖不置貌樸而厚重面清臞寡笑然真情溢出藹如也與人言開口直見肺腑絕不設機械私億人僞至其別賢不肖則如鑑之照妍媸無纖毫遁形其於忠孝大節老而彌篤濟人利物苟力之所及必竭而後已每讀書及身所經歷

凡遇地方阨塞險要徘徊觀望者久之江右人嘗談公在官舍時設香案于室隅夜必整衣冠跽拜或疑若趙閱道之所爲余曰公不其然蓋公之爲人神凝而靜心實而虛養恬淡之精華探性命之微奧庶幾上乘超脫而非靠傍把捉者之可卜度也公之所以默禱者必有說矣公之學發其緒餘長於詩文其詩中五言律尤爲唐荆川先生所許余仰公若山斗且曾辱薦揚方依以爲終身師法而天奪之速謂之何哉公弟梗托余表公之墓余不敢辭謹即梗之狀與素所聞見者而表之以致景慕感慨之私云梗爲人



醇謹不愧家教與公之嗣孫維垣皆廕入太學公謚  
曰莊肅凡得卹典出於 朝廷特恩也

廣西布政司左叅議古林沈君墓表

沈君諱寵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也君爲人外貌樂  
易而性實剛方志存一體然不務阿世見一善事鼓  
勇直前不爲不止聞一善人負笈千里不見不已所  
交皆當世名士故海內嚮道者莫不知有古林君其  
鄉有貢受軒先生者受學於歐陽南野氏君師受軒  
因同至南都叅南野有得於致知之說已而得見王  
龍溪錢緒山二公悟證益明然君每崇實踐不落言

詮此君學問之終始也君年幾弱冠其考桑園公督  
之業農君白其母固請就學旋入郡庠中丁酉鄉試  
甲辰落第就選授行唐令以才調獲鹿戊申擢監察  
御史清戎福建癸丑陞湖廣江防僉事丁巳陞廣西  
左叅議致仕隆慶辛未年即世此君歷履之終始也  
視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賑饑荒復流徙教紡織節  
厨傳一切保甲倉儲團練之法無不舉行此君之治  
邑於行唐獲鹿者也獨持法紀風采凜然均編役黜  
貪墨興正學別賢否至於搜獲積盜摧蕩九龍灣巢  
窟此君之才著於御史監司者也君當爲令時保全



撫字惟恐失所治尚寬仁其爲御史監司鋤姦遏惡  
惟恐不盡治尚威嚴蓋牧民之體與執法之職既不  
相同而北土瘠薄易於離散利用招徠江防巢穴易  
於哨聚利用蒐獮因時制宜同歸於治而已豈有心  
於其間哉君自歸田後講學一念老而彌篤時郡守  
羅君立開元之會諸生環座者數十百人耿楚侗督  
學臨校深爲嘆賞檄聘君與梅宛溪叅政主其席諸  
生因而善良者甚衆宣城風俗至今知學者君爲之  
倡也君性孝悌事父母及喪葬咸竭其力復喜施予  
自未遇時鬻衣器易粟以賑貧乏及致仕歸悉以俸  
餘爲伯仲買田宅創建祠堂聚族子弟教於其中此  
雖非君難事亦足以稱於宗族鄉黨矣疾革時人來  
問疾者輒與論學疊疊不倦或問君胸次云何君答  
曰已無物矣時次子懋學方上春官乃顧長子懋敬  
及諸孫囑以善自勉不及他語遂瞑君之卒也貢受  
軒作狀即其師也梅宛溪作傳即其友也二君平生  
知己故其事核其辭達余樸直無聞惡足以發而懋  
學來留都乞余作表余忝年家素辱交契聊綴數語  
特其大者焉耳若其行事則誌傳悉之不敢增一詞  
懼失實也



旌表烈婦王氏墓表

人之精神可以動天地貫金石而不能喻諸至近之親何哉智常奪於愛而心常疑於習也女子從人禮無再醮所以成其信而異於禽獸者也三代盛時節婦不見於史蓋以爲常事不書及世教衰微習盛心亡父母強奪其女舅姑強奪其婦如截鼻割髮之事人爭傳之夫父母舅姑豈不愛其子婦也彼見夫衆之所愛以爲苟保室家之歡而無饑寒之患彼且以爲真是矣惟其心之染於習故其智之奪於愛也嗟夫吾於王烈婦之事有感矣烈婦山亭鄉王薰女生

十七歸徐氏子文秀嫁甫暮而文秀病死烈婦即以節自誓皎然有夫亡與亡之志抱苦與被並夫柩寢處朝夕眠食撫棺嗚咽如是七年手痕入木幾沒指凡夫所遺衣履藏之一笥歲時出曝輒盡哀久之其翁寶始卜塚於居室後葬焉烈婦無子寶夫婦筭獨且老又憐媳早寡欲子他姓而使婦婦之烈婦不可曰以死報夫吾志決矣且公能與人以產誰不感者何藉於我而污我爲苟得吾志甘衣食於針指不願分公一錢翁雖爲之寢謀然其志猶未已值甲辰乙巳荐饑翁姑年益邁而謀亦益甚潛受吳某聘財俾



強婚烈婦烈婦固拒翁執不可驅逼萬方烈婦屢引  
頸就刀輒爲姑所奪自知不免乃詭公曰公甚愛我  
而我愛公之子兩愛不相值以至于此也今聞命矣  
公能更爲召妾之宗告之故併設奠以辭死者可乎  
舅姑信之期旦夕置酒燕會因令吳某出召客而翁  
夫婦亦安心治具烈婦則沐浴取新布遍體結束襲  
素衣於上焚故所藏夫衣履遂延火焚其側室向夫  
塚樹縊死人皆奔走救火及火定始知烈婦死狀時  
嘉靖某年月日嗚呼觀其手痕入木之痛則豈肯從  
人以爲歡觀其衣履不忘之誠則豈肯即新而背故

此其一念精神積之十歲可以動天地貫金石者而  
卒不喻於舅姑何哉彼誠有見苟保室家之爲愛安  
於習之所染而黜守節以爲徒自苦而無益也自世  
之是非黑白繆迷偵置其卑污傷教之事父兄以望  
於子弟交友以望於親戚耳聞目見非心知其不可  
而爲之蓋真以爲可矣嗚呼士之衣儒服誦詩書者  
且然而何恠乎山野之細民哉余獨幸烈婦之可以  
愧世之爲男子者而悲其不遇也前自烈婦之死學  
校有司每舉其事白於監司不果行辛亥歲今令李  
公郁暨教諭曹君棧以爲風化所係言於提學御史



黃公檄縣曰此當亟表揚者但舅姑欲奪其志大義已絕若旌其間於義未當宜立碑於墓具文設祭求賢者紀之以彰王氏貞烈李侯因以屬余爲之記如此俾刻碑於亭以復于黃公寧敢以不文辭哉  
右王烈婦表余作於嘉靖壬子至萬曆庚辰越二十九年巡按某公始以其事

上聞得旌表嗣子徐繼祖領賜銀併知縣丁侯所助恢廓舊制煥然改觀余適以春官卿致仕家居繼祖求書其始末遂爲之跋重刻之嗚呼此足以見天之與善而爲善者之果獲利也其可以勵世矣

誥封一品夫人嚴母呂氏墓表

夫人呂氏者封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心萱公之配也其封也實以厥子養齋相君之貴其卒也大中丞徐公狀之大宗伯陸公誌之既而盡矣相君又命和表焉和辭曰和不文懼辱命也後數月相君復以書托其懿親袁先生來致前請九頓首而囑之袁先生亦九頓首而將之余益懼答曰相君苟不責僕以文則何敢辭乃按狀而爲之表蓋表其大者也夫人父某母某氏其始歸也不得于



其夫踰年罔見親就夫人惟求盡婦道蚤夜侍太姑及舅姑之側暇則織紉如是久之心萱公稍稍悔往事來就之宿生一子不育越三年而生相君又三年生一女前後凡三誕而夫人與公遂各異寢蓋終其身六十餘載其得不絕居室之望者不過數年數年之間其承顏色在御者無幾也然夫人內明外順性恬氣和且力持恭儉誠心惻怛多所感動心萱公嘗爲郡功曹置二媵夫人待之如女及其有出則視之如已出也夫人常衣布素食麤糲而諸媵妾多華衣美食人或以語夫人夫人默然弗較其敬事心萱公

自束髮至白首不因其違忤而意或少衰公病瘍夫人滌洗傅膏必身親之公夜宴夫人端坐明燭俟其畢方就寢公晚苦風眩夫人則勸其遠色而走禱醫藥無不用情及其卒也年已大耄夫人亦憊矣而哭泣甚哀是夫人善處夫婦之間有如此者初夫人嫁時其姑陸先亡獨太姑朱夫人在堂性嚴急夫人率以黎明盥櫛進奉太姑一日偶失其意詬而搏其頰夫人貌益恭色益柔朱爲解顏事其舅慕杏翁尤爲有禮陸夫人之卒慕杏翁繼娶曹氏朱太夫人不宜也翁黜之而娶顧夫人曹顧二姑心憐夫人處索莫



而孝心不移甚愛之夫人痛曹之黜不以罪言及輒墮淚顧夫人之恩育已也相依猶母子蓋曰夫不我答猶幸有姑在吾得事之何憾焉夫人之執婦道有如此者初心萱公謝功曹里居夫人則請迎其母某氏居別墅相君以幼穉鞠於母比年當就傳夫人遣入城從學相君不勝戀慕或暫歸寧夫人痛訶之相君挽衣泣而別去夫人亦泣相君幼穎異加以斷機之教學成最早中嘉靖丁酉鄉試辛丑登進士由庶吉士爲編修歷官冢宰至大拜夫人自未貴時至受極品封澹泊一如其舊其家人有恣肆者必白於心萱公懲戒之甚則逐去之弗恤也以故隣里鄉黨嘖嘖稱嘆而相君之名因之益彰彰著矣夫人之教成其子有如此者夫人細行不可悉數而處夫婦事舅姑教子三者其大者也三者之中其處夫婦爲尤難然夫人之所遭實有天使焉非人之所能爲也何則夫人無可薄之道心萱公非以薄爲貴者其不相得非惟夫人不得而知雖心萱公亦不得而知也松柏不因寒而彫勁草不隨風而靡假令夫人不處其難則亦與常婦等耳其淑德懿行于何而見之天將以厚其生于後固所以玉其成於前也故曰天也非



人也吾聞鳳鳥希有靈芝間生何者其靈不輕洩也  
夫人孕少不育其殆天所以鍾靈於相君乎位冠百  
僚績紀太常功成志得父母俱存福祿壽考人世罕  
儷此豈人之所能爲哉故曰天也雖然相之者天應  
之者人彼世之處逆境則戚而怨處順境則滿而肆  
者多矣是尚爲能應天乎嗚呼此夫人之所以爲尤  
難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爲應天者法焉其他善行氏  
族子姓具于狀銘中者茲不載

廣東按察司僉事王仲山先生墓碑銘

錫山王仲山先生卒門人私謚曰文靜或曰於制得  
乎余曰生尊其德死易其名於古有之何爲不可先  
生以教淑人吳中學者宗之稱曰仲山先生先生諱  
問字子裕第進士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復除南職方  
部歷駕部郎中陞廣東按察司僉事乞終養先生少  
穎悟天資絕俗然質任自然不事炫飾故外貌若樸  
徐而即之而聽其言也溫如秩如雖脩飾尚文者不  
能過其與人交面目清冷初若寡情及投機合契戀  
戀不舍即膠漆非固也其爲學大要以爲積之不火  
則出之易竭蓄之不極則發之不光與其爲朝華之  
草無寧爲後彫之松故自九歲屬文十三游鄉校弱



冠舉於應天三十五中會試衆方訝其遲先生曰古  
人四十強仕何以亟爲猶退處歲脩閱三科始對  
大廷惟其性稟聰明而又沉潛是務故推而爲時文  
簡潔精密他人累言不足先生片言有餘如成化弘  
治間程式學者翕然師之又推而爲詩字又戲而幻  
貌山水人物昆蟲草木皆妙絕一世蓋先生靈光所  
寄隨竅洩漏非有意爲之也事厥考樂莘公妣錢宜  
人務求適意囊無私藏在徐州時欲迎養母不果終  
身以爲恨其在 留都將迎樂莘公公憚行命繪扇  
三十柄柄書一詩月遮閱之曰使汝常爲我眼中人  
及陞廣東不忍遠離作桐江十二咏見志有曰今日  
朝廷無比伐過門羞作絕裾兒即日上疏歸先生於  
君親之際權之既審故能散屣功名一絲不掛自乞  
身後日侍樂莘公側惟其所欲悉力致之公八十外  
尚生一子一女先生視踰已出爲之婚配分子田宅  
一如樂莘公之自待其子女也其孝行有如此者先  
生爲即時已隆然負縉紳之望更歷南北二部堂官  
重之同僚仰之隨所建白輒見就緒其司糧於徐則  
權米價之高下以放本折無損於官而軍士便之南  
京軍丁最苦者馬快船幫甲也先生力言於尚書疏



請官自修造而軍累遂息至今賴之甲辰歲地方有  
警部檄募兵先生主調兵食及兵罷不責其餘糧曰  
爲後日召募地也司餉者徵之後果敗居車駕二歲  
規條嚴肅蠹敝滌除其政事有如此者先生幼師邵  
文莊公學有淵源比壬辰中會試歸寓崇安僧舍學  
者雲集執經辯難戶外滿屨其說行于世有日抄講  
意人爭傳誦素有痞疾兼患怔忡及是調攝勢遂定  
人謂先生養德養身皆此一歸之助爲多晚年足不  
他出門無雜客嘗書數語於屏間謝絕世務自道德  
文章之外一不與聞性不飲酒而喜啜茗築綠蘿小  
徑每遇風清月白淨几明窓興至舉筆或書或畫輒  
揮寫數十幅如有神助自謂徑丈大字至老有進凡  
仕宦過錫者踵門求見往往以疾辭而獨好靜願潘  
君與之考訂書史唱和篇什昕夕忘倦其人品高潔  
可想見已子一即吏部君先生極鍾愛之然不廢督  
責吏部君亦善繼其志既上南宮遲迴養重一踵先  
生所爲其積而發施而光非世俗之取辦一時者父  
子一道難矣况孫曾濟濟將來尤未艾哉吏部君卜  
以戊寅某月葬龍山之陽合于李袁二宜人之兆謂  
余辱交先生以墓碑見囑余諾之而系以辭曰



少稟異資學以充之會文切理以達其辭辭尚簡要  
四方攸師唾手甲第才則允宜公曰不然未信吾斯  
潛光退蓄以裕其施荐歷華省見謂識體惠下奉公  
令聞日起外試方司大用伊始孝養是耽功名脫屣  
韜此經綸不可涯涘升而爲雲沉而爲水斲輪得心  
解牛餘地聲詩墨跡妙絕一世幻戲神通乃公餘技  
豈曰玩物聊以游藝食報有貽槐陰如契非此其身  
終顯于嗣樹封有石我勒其事嗚呼先生不朽在是

行狀

行畧附

請贈叙先祖考妣行畧

先祖諱璵號慎菴姓萬氏其先出於定遠元末避亂  
渡江居宜興再傳而族日強大有子六人名著鄉曲  
其第三子再傳爲存誠府君實生先祖存誠翁不殖  
家產先祖既婚而窶乃務作活力本業節食忍欲稍  
稍饒裕晚年幾積粟千石爲人忠信篤實與人約一  
言終身不背必踐之乃已或與交親以貲本質什一  
之利必自居其少而以多讓人同財者或故分予其  
子孫者亦如之以故時人謂慎菴公爲生死交事兄  
理極其敬順凡室中所存先世舊物隨兄所取無幾  
微不平見顏面至於已所積蓄必以奉兄有無共之



兄或怒施則以笑受或逢其怒甚度不可解輒避匿去以此始終不失懽好邑中稱之先祖一生向善獨耻不業儒至生子汲汲然望以儒顯嘗教先父曰所謂儒者非止讀書一事識道理做好人乃儒者急務先父奉其教束髮砥礪罔敢自懈學校諸君有過先父者先祖從戶牖間竊覘聽之聞其言善則喜動鬚眉聞其言不善則蹙然憤怒進先父誡之曰何得與此輩友也嗣後凡無益之友無敢入我之室其入室者必端人正士一時聚談長善救失此倡彼和彬彬然盛矣先祖見其然則益喜傾囊倒廩作供給賓

客費率以爲常無厭倦意平生對人未嘗有一語傷犯是以無一人怨惡者其卒也交游遠近來吊訃者哭之甚哀邑大夫李考功誌其墓曰萬慎菴公隱君子也夫樸未雕潛德弗耀而留不盡於子孫以昌厥宗論者以爲知言○祖母郭氏其曾祖在國初時以人才仕至府同知祖母生而性直不喜言人過失婢僕間有談及妯娒隣家短長者必掩耳不聽曰此搬弄是非人也一爲所入便不能忘矣姑氏早亡事伯姆陳柔順婉變惟其所命莫敢有違旁人觀者謂郭嬪之待姆即孝婦之事姑者弗逮也先祖既已苦



節勤儉而郭又過之遇麤布糲飯則甘之如飴見華  
衣美食則若將傷已者其待子婦甚嚴女工蠶織無  
得少有休廢下至鷄豚之課朝夕以時非其時輒怒  
詈歲時每訓誡子婦曰凡爲女人見好衣好食而欣  
羨者決非佳兒婦也先祖蓄一妾祖母馭之甚有恩  
先祖卒時妾懷孕撫摩周悉每夜同寢比其舉子鞠  
育卵翼踰於已出凡先父輩供膳庶饑及得時新異  
味進嘗者不先及妾之子則不食女甥姑表之家有  
所饋遺不言及妾之子則不樂故人人揣其意無敢  
有慢於妾之子者當先祖歿時祖母年六十二歲又  
二十年而卒其主持家務始終井井而壽考康寧享  
先父輩之奉養甚至

先考古齋翁行畧

先考諱吉字克修平生卓然自立雅有志於古之賢  
人君子不肯爲流俗人由少至壯未嘗敢懈故衆咸  
稱爲古人而自號亦曰古齋云我萬氏世爲鳳陽人  
元末避亂默菴府君勝始渡淮來居義興年三十七  
而卒生一子壽甫二歲在襁褓中以故先代在鳳陽  
者不能詳其世系而默菴府君寔爲萬氏始祖壽生  
六子英良雄賢能俊以強幹自樹厥家而吾族遂見



推於里閭雄生政政生璵璵生先考先考生而有異  
質自幼與群兒游學已卓然如成人年十三曾叔祖  
溪庄翁盛以九江推官致仕剛方不苟爲鄉曲所取  
信而厥子景新府君又尚志力行事事效法先哲並  
愛先考教養之如子先考隨府君侍翁側承顏順志  
終日盛衣冠無倦容其外肅然以敬而其中怡然以  
和夜則以其餘力居一樓上誦讀小學論語每至事  
親定省之儀左右就養之節暨古之忠孝稱述於後  
世者即揭之壁間期必行之而後已及其行也則必  
本乎誠心無事勉強故翁雖以嚴訓子弟其期督之  
甚備而先考輒能可其意宗族親友後輩之侍教於  
翁者時或以過見責先考事之數歲未嘗一見譴也  
景新府君嘗以事督過於翁深自怨艾乃書之紙曰  
萬景新無耻心父責譴歡忻先考每道及之必感  
泣流涕嘗謂不肖輩曰吾自八九歲時見人論做好  
人輒心動自聞溪庄翁教遂發憤策勵以至於今雖  
不墮坑塹然向上一路殊爲闡茸不免爲碌碌庸伍  
汝曹年已長大尚未見有立志我既無成汝豈宜復  
以天下第一等人第一等事讓他人做乎年十七游  
黌舍越三十八年始得應歲貢八試於鄉省而竟不



偶應貢爲浙桐廬司訓未及二年乞致仕歸六十二歲封承德郎戶部四川司主事先考孝友誠篤論事父母必以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爲先遇有疾則躬親藥餌夜不解衣待其愈而後已三十三歲祖父暴卒哀毀踰禮水漿不入口四日足不離喪次三年每慟哭必絕疋羸骨立醫者多言其疾不治錫醫周育齋曰君孝心所感尚有可爲服其藥稍稍得瘳尚書寧菴吳公數身往存慰輒聞其哭泣聲乃至寤間視之無不然者則深加歎服且自謂有愧吳公先考所師事其見敬憚如此先祖歿事祖母二十年極力奉養

意少有拂則率諸婦若孫羅列跪請俟其解而後已喪祖母時年踰五十雖在外禮節少損而中心悲哀與喪父時無異忌日則服禫布衣追思傷感終其身如一日始立家寢以祀父母出告反面事之如生時食薦新則日月有獻春秋二祭則三日前致齋自牲帛以至脯醢菜果必躬親之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乎先考於分止得祀禰其祖祀則堂兄味梅公主之力不能供粢盛則爲之具祭田遇其貧困輒分與之如是數四故得盡孝祖廟無乏其祀處兄弟以友愛同居共爨未嘗分析各私其財爲菴叔父少先



考二歲幼病虛弱先考出就外室同起卧者逾暮教誨庶弟晝日夜望其成立及長有室與之產同仲弟等凡內外家事則爲菴叔父任其勞而大者一稟於先考蓋不惟兄弟間情愛懇惻而妯娌相聚竟未嘗出一間言邵長姑年十九喪其夫夫家零落抱三歲兒依祖父孀居誓守節無二先考供養之甚備凡米穀衣服飲食隨其所願惟恐傷其志寡婦孤兒賴以起家又請於有司旌異之竟得詔表其門閭王氏姑先富後貧歲時饋遺不絕得一善物不先遺之不嘗也蕭氏姑寡而無子則迎養于家服食器用必致

其豐厚使之歡然有骨肉之樂而忘其無家之苦故吾邑論風俗敦厚家門孝友者必以萬氏爲首人無間言性度節儉自奉澹泊其於衣食聲色恬然不知其爲美惡其視勢利紛華漠然無所動於中間一二歲乃一製衣未嘗更衣見客宴坐有言及饕膳精粗則深鄙之爲飲食之人終身不畜婢妾至於賑窮周困則隨其力量罔有不盡然尤急於宗族每誦范希文自吾祖宗視之無親疎之語興歎者久之族人有緩急則極力扶持其貧乏者助之或力所不及則遍告兄弟使有餘補不足甚者或假貸以足之族弟紘



四十未娶則爲之婚配雲爲人傭作則養之使得其所其他授田出粟以濟之者率歲數人母氏外家亦時優卹外兄郭倫喪貧不能殯則買棺槨以葬之表姪女有流落農家者亟贖之歸鞠育之比長擇王氏甥歸焉凡義事所當爲即捐貲無難色未嘗自計其有無雖平時歲用出納亦有所不知也先考歿後殯殮之需皆假諸人以足而其生存汲汲皇皇濟人利物之心如有所不及有如是者先考既以信義見重於鄉邑以德行首推於學校餘三十年名聲動於縉紳提學林公有孚蕭公鳴鳳皆移檄獎勵先考益自

奮發規矩準繩不失尺寸其中有確乎不可拔之高而此外有毅然難犯之色論事持正然不執一偏聞義即服義之所在雖達官顯者有所必伸於義有違雖田夫野人芻蕘女子之言皆爲之屈服見人一小善則贊揚之不置見人有不善在朋輩則固爭在後進則切責之甚或至於動色以其好善嫉惡太勝故時或招人謗怒然亦善爲譬喻引誘其人能改則訢然樂交之不失其故以是人始或不堪而終則翻然聽怡然相忘也其有欲爲非義懼先考知之而止者較之於面折者尤多爲諸生時或以地方利害經旨



同異談論於撫按及諸有司前理直詞辨聞者悅服其與人接物惟義是交不薄於貧賤不豐於富貴故貧者依之如依其父兄富人以財產致訟者官府不能決望間而來得一言則兩爲之解憾平生慎於取予未嘗受人私覬人亦不能干以私自壯而老疑然爲一鄉人望嘗慨習俗偷薄以爲冠婚喪祭之禮古人日用而不可缺移風易俗皆由於此故銳意脩復之大要以家禮爲法而隨時變通稍加損益至其行之必以誠敬爲本不尚虛文鄉黨一二家稍稍知效之者訓誨子弟丁寧反覆殆無虛刻然必先德行而

後文藝其作爲時文必貴體貼理趣宛然讀史至疑難處輒掩卷三思豁然有得意見超邁於儒先論斷少有同者蓋自其幼時承溪庄翁家教與其奮發所自得皆以躬行爲先曰說十件不如行一件故其勤勵不息惟恐檢身修行一有點污曰行之無邪心之所以正也是以後聞致知之說輒有所不安然猶心慕陽明先生之豪傑晚年常以不一見爲悔五十三歲病鼻衄執友後齋潘公往視之先考曰吾倘即以此斃幸無愧怍便可了却一生如得苟延安知不至於墮落乎潘公謂我輩以志行相砥礪自束髮到今



豈得更有墮落先考曰何言之易也人心操舍無常在世一日則有一日兢惕一息有間則人心即死豈直墮落已乎此曾子所以啓手足而後知免也素慕荆川先生爲人時先生方以少年拔出流俗論先生者是非相半先考將就見之先生適養病來荆溪即踵門求謁不覺驚服率安和往後學焉每一會晤必有激發恨相見之晚然論書辭談道理必反覆質正不爲苟同歸家則進不肖輩曰先生非特博極群書而志趣高邁造詣精深如鳳凰翔于千仞又如白璧無瑕真當世人豪也汝輩能學其萬一則吾願畢矣

四方賢人經郡邑者率子弟或徒步往後或掃門迎候如弗克見然有一高行惟恐不肖輩之不得親也發一善言惟恐不肖輩之不得聞也酷不喜佛老曰不由綱常倫理其非聖賢中道何待辨哉素信命而行恬然知足舉於鄉連不得志偶一舉焉復遺失輒曰有命在晚歲遇行選貢新例人甚爲怏怏先考曰有命在吾何怨尤乎歲己亥爲桐廬訓導時嚴州大水宮舍漂沒四壁無存乃衝泥滓樹荆棘以居意甚相安也惟以師儒責重恐懼不堪勸課諸生爲之分別賢否講解疑義諸生欣然曰一見先生輒聞有益



之語真我師也相率居學宮中聽教者數輩提學張  
公岳考之曰清麗之文足以範士端慤之行足以勵  
俗人以為當諸生餽遺皆不受間有受者則以散貧  
士資其讀書如郭奎李天然等數人聞柴二生停廩  
不革掌教欲奪以與人先考爭之不得乃獨具呈申  
明禮法掌教不能屈居桐廬未二年遂致仕時亨和  
初中禮部試貽書戒之曰汝等才能最居人後乃以  
樗櫟見庸皆祖宗積善餘慶惟當勉行其志毋圖安  
飽毋事輕肥亦毋以恩封我故遷延有待吾願汝做  
好人不願汝做好官嗚呼手澤尚新言猶在耳終天

之恨謂之何哉先考少年嚴教晚更濟以平易自歸  
田後人益樂親之和風景時與諸昆弟暨一二同  
志放形山水尋園林桑梓之樂然亦非其意所耽也  
平生既已無所嗜好晚年栽花宴飲投壺散帙之事  
一不以勞其神獨觀史讀禮考訂字學為之不厭自  
其少時有志天下雖老隱立壑猶不忘時事聞一賢  
人進則喜動顏色為天下賀聞一不肖進則戚然改  
容當食輒輟每遇忠諫疏必手錄之歎息不已乙巳  
歲和以公差謝病承歡庭下見其身壯健夜深就寢  
黎明即矍然而起雖細事躬親之不倦素多疾病至



是皆愈竊自慶幸以爲壽徵丙午春時覺胸背作痛然此乃宿疾蓋壯年居喪哀傷所致歲一二發至是皆以爲舊症無害五月病脇痛初不甚爲累數日間半起半坐猶類聚平生所錄諫疏拱手讀之月餘勢漸重卒之前十日氣弱如不能言不肖輩垂涕問以後事乃張目曰吾更有何言安復問父親享壽尚未事尚有未了者豈宜遽有不測則又張目曰事豈有了時汝好不知天命也越三日荆川先生來問疾先考聞先生至即聚精神戴巾披衣而坐見先生則曰吾語言俱已顛倒先生曰須靜養之先考曰正謂平

素不能靜養纔三四言精神短淺先生出猶拱手送之越七日而逝是爲七月二十日也嗚呼跼天促地何能爲情揮淚叙之一字一涕追思先考平生不敢以虛辭譽人人稱之一言過當則赧然愧不肖孤謹據實事書其一二倘有可傳幸秉史筆者採之先考生於成化二十年甲辰歲六月二十六日卒於嘉靖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享年六十三歲娶李氏封太安人子三長士亨辛丑進士吏部稽勲司員外聞計奔喪後先考四月餘卒娶邵氏封安人次士安庠生娶丁氏次士和辛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娶張氏



封安人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其葬地在澗南蓋  
新阡云

萬母淑人李氏紀述

淑人姓李氏蓋邑舊族也父淮母范氏知書達禮淑  
人少諳母訓且稟異質幽閒貞靜兼通經史諸從伯  
叔見之悚然驚嘆曰李氏名門得此一女足增光彩  
比歸吾父吾父性至孝友淑人順承其志善事舅姑  
舅氏先卒事姑郭尤謹柔聲下氣甚得其心郭或因  
事感怒淑人輒隨吾父及叔娵輩羅列跪於床前須  
俟其霽乃起吾父兄弟共爨淑人處妯娌間滿堂和

氣藹然如春即彼此有少隙含忍不露淑人居常語  
音朗朗條理秩然至於意有激觸欲作報復語則面  
赤體顫迄不忍發以故同居四十餘年卒保終始先  
父既不以一錢寸帛入私室而淑人女工精巧冬春  
刺繡針指夏秋紡績絲枲日力不足燃膏繼晷藉此  
易錢積數歲私帑可數十金先父曰吾與叔同產而  
若有私帑是二心也盡取以買田佐公費如是數四  
淑人終無難色淑人母范氏先亡父宗海翁老病又  
瞽目有一庶子不顧厥養淑人疚心欲衣食之而難  
於開口時姑氏郭禁約方嚴節縮太甚常誠諸婦非



稟命勿得擅用一錢家人計口每殮分麥糝粥一盂  
淑人則陰令老婢以其半啖父而自忍饑餓復以女  
工所得爲之製衣棺茹辛歷苦孝敬不衰嗣後家計  
稍裕得以自專每痛父不及其養泫然淚下平生酷  
好書史有暇手不釋卷自三代迄宋通鑑及百家小  
說過目輒記憶不忘凡古今成敗將相姓名舉誦了  
了至於忠臣烈士孝女貞婦尤所注意其教和兄弟  
必以孝弟廉耻爲重方在懷抱有知覺時誨誘諄切  
曰慎無向他人覓食每戒婢抱兒至他所遇其設食  
謹趨避之和兄弟因以成習嘗記和童時偶見從兄

弟中有從婢手探一梨者即驚走告淑人曰某房兄  
乃從人乞食耶淑人異之曰此子他日必知耻矣和  
兄弟讀書值吾父他出淑人親授句讀見有悟處輒  
喜曰吾兒他日其有成立乎淑人嘗見先父居吾祖  
喪三年足跡不離喪次及不肖與仲兄居先父喪不  
食肉飲酒不近房室自以較之時俗猶爲行古之道  
者然淑人尚以不盡如禮意未愜然淑人非不愛其  
子謂其不如是不足以爲人也先父性喜賙人之急  
故交游婚喪無力者必曰萬公濟我已而果然淑人  
助之脫簪珥屢屢不輟淑人每受人惠即輕鮮者視



若貴重或有未答而不倍其數即踟躕累日至於已  
以物與人即貴重者視爲輕鮮釋手即忘之曾不知  
以某物與某人及其人來謝益跼蹐不安約已利物  
薄來厚往以是一生不得受用而晚年家道復窘先  
父官桐廬訓導淑人年幾六十矣時桐廬值大水後  
衙舍淤泥四壁蕭條旋修築而居之桐廬故瘠薄先  
父於諸生餽儀多謝不受日用所享惟齋夫俸給而  
已淑人處之甚適自覺有餘甫及歲餘和與伯兄同  
舉辛丑榜先父聞報即日解組而歸歸來依舊缺乏  
而人事酬答倍於昔時淑人患之謂子婦曰我何得  
似桐廬時自在也淑人生有靈性一生事多兆於夢  
少年曾夢有羽衣蹁躑者袖銀杯四以其三授之曰  
銀鍾者人種也與汝三子爲種淑人意羽衣何靳其  
一也厥後凡乳四子而一子夭與夢相符淑人患心  
氣病病革時誦古詞曰明日陰晴未定萬事原來有  
命若有悟於生死之理者最後顧和兄弟曰凡人所  
以生呼吸也今吾有呼而吸不應殆將絕矣湏臾遂  
逝淑人生于成化壬寅十月十一日卒于嘉靖辛亥  
十二月初八日享年七十歲子三長曰士亨次曰士  
安季曰士和士亨由戶部四川司主事時封安人士



和由南京戶部右侍郎改禮部轉左皆應得 誥命  
故三封淑人云淑人之歿乞銘於唐太史未及爲而  
太史亡忽忽四十年尚未表揚則不肖孤之罪也因  
思平生知己莫如我公當今秉史筆可傳信者亦莫  
如公先君古翁藉荆川先生爲傳今老母亦求傳于  
左右以配唐文作二美爲人間光寵俾子孫藏之世  
世焉不肖孤之感當何如耶

吏部稽勲司署員外郎希菴萬君行狀

嘉靖丙午仲秋甲戌先君古齋翁卒于家余與仲兄  
含哀視殮獨伯兄作宦羈京師不得永訣越八月丁

未聞訃奔喪南還孟冬望抵家其心戚戚焉若戴重  
罪而無所容其色黝然深墨如涼秋林木華葉盡落  
而返乎其根者昔時壯健之軀瞿瞿然一病夫也仲  
冬下旬始卧病不起踰旬而逝是爲十二月三日嗚  
呼先君之喪不肖孤昏迷喘息將遲兄歸拾其遺事  
求當世之賢人君子狀且銘之何忍見君之不得狀  
先君而又何忍以狀君也君視和十一年以長和少  
從學家庭黌校及諸寺館中追隨無虛日繼又同客  
燕都事皆稟命非其命不敢行終君之身所以教誨  
涵養之甚悉君之心事其耳聞而目見之甚詳使其



泯滅而無傳焉又奚忍哉君姓萬氏諱士亨字思通  
號希菴其先世居濠梁自濠梁避亂徙居義興至君  
爲七世其詳在先君狀中君自少悃悞無華貌若魯  
鈍口咄咄如不能言然時有一二處見竒故人無知  
者獨吾父吾母識之曰此子有質地不發露後必昌  
吾家比長益自韜晦隨侍先君刻苦讀書每至疑難  
輒有心得年十四父執試之以一時論大驚曰何意  
賢卽乃能至是遂稍稍見知然徒以一論故人亦未  
之竒也君於聲聞毀譽一切不問惟沉潛經史性理  
究心積學如是者數年二十二歲爲邑庠生明歲餼

廩皆首諸士時同儕數輩衆所指爲聰明才辯名聲  
籍甚會聚間每以談鋒相壓而君簡默如故謙下逾  
甚已有十能其自視之如一無所能人有一能其推  
讓之若瞠乎其不可及聞人有譽言則曰我何所能  
其許我過當聞人有毀言則曰我實不能其名我固  
當蓋其歉諸已而讓諸人也非徒外取謙遜之名其  
中心以爲實然凡所交游未嘗一失口於人及與人  
較量淺深人或加以橫逆則笑而受之意無少忤其  
爲人謀竭盡底蘊有甚於其爲己者其對人言不設  
城府必如其所自言者以故鄉曲翕然稱之邑弟子



貞同志者悅之雖非同志罔不得其懽心自是府縣校士必以君爲首朋輩私擬甲乙亦始推君而君謙謙然不敢居如故丁酉登應天鄉試辛丑中禮部第四授戶部四川司主事改吏部稽勲主事歷考功文選署稽勲員外郎事君自進士歷兩部僚處同寅恭謹一如其處諸生時同寅之相得亦如諸生之於君也君與人雖樂易而臨事持正不失尺寸推其質實奮然敢當不辭繁劇不擇便易其在戶部監崇文商稅收太倉糧儲復出解宣大邊金後領勅監浙江允崇文爲京師要門四方商賈輻輳其豪猾倚托

權勢欺隱稅課蟠據爲姦有宋千戶者居市東麓匿商貨君詢得之一日晨起策馬之東市中盤詰之呈部寘諸法豪猾帖帖人以爲均太倉公署尚書及司屬者俱在東偏獨君所居一署在西偏往返十餘里故事多在署俟尚書命至則往君漏下未曙即衣冠造尚書堂俟命日以爲常無少倦怠其祗役大同值達虜入寇烽火不絕或謂君宜少須君曰軍興正乏吾當亟往且臣職則然安所避難今朝廷命我以軍國事即行矣先是軍甲有允蘇松粟易他方價省者納太倉君覺察之重其罰由是監允嘉湖始欲治



以嚴又人有干請者君執不可讒謗誼譁畧不爲動亦不出一言以辨御史舒公密跡其所爲無絲毫漸染捕治造言生事者以法心跡昭然尚書王公以爲能復差往監臨清稅未及履任改吏部主事君以吏部職當清要點檢益謹君雅志薄於聲利恬於進取其改吏部特爲衆與非其望也平生自在邑庠至爲官隨其所遇輒能安之無出位之思在邑庠十三年再舉見黜無幾微不平色鄉舉初以考官策試犯上忌諸士不許應制禁錮方嚴衆咸爲君太息君曰吾菲才得進幸也其見棄於明時非不幸也分也及

舉進士第選戶部輒曰吾菲才過分即此終身所甘心焉尚何望哉君每一進職衆視君才當其位常有餘而君謙謙然不敢居較進士與爲庠生時無少奢放君性孝友幼隨先君聞義方之教即心記之了了不忘其初學爲文章先君所改正者距和學爲文時踰十年矣舉以成誦首尾不遺一字先君對客則侍立終日凡賓友之需不待命輒具先君性喜施予君每隨所欲予無不當意教誨仲兄安及和引誘勤懇有少進則喜形於色有過則優容之蓋所謂中也卷不中才也養不才者也君自宦遊長安三年得浙差



治更道一歸省復

命還京又且二年身雖在外其

心無一日不在庭闈丙午春寢食間忽忽覺心動秋  
七月先君果以病終君聞報哀毀隕絕三日水漿不  
入口明旦家人強飲以勺水即嘔吐不能受時京  
師多雨地泥淖君草寢其上半月傷感既深又南北  
風氣異宜因中寒邪患頭痛至舟毒發喉間歸家則  
病入腸胃不可爲也親友或勸其且謝客君曰我喪  
主也辱惠吊先君寧可辭以疾耶遂一一答賓拜如  
禮哭泣愈哀嘔吐日甚勢漸彌留始離喪次出就書  
室和問之曰齊得喪外死生吾兄素所學問今有得  
力處否君曰吾百念俱已放下更無繫累第罪逆在  
躬不能自解欲與汝等言姑少待之卒之前夕予與  
仲兄將遷之於正寢旁室君首肯曰然方扶之即怵  
去去而少蘇則曰速遷進吾將逝矣乃強起扶以入  
又怵怵而復蘇聚精定氣夜半呼安和謂曰吾後事  
有汝在吾復何言吾所欲言者恐老母增悲故姑少  
待之耳父柩未舉吾不及其殯葬罔極之恩莫報消  
矣此吾之罪逆戀戀不能忘情者一也吾即不幸老  
母在堂倘復以我傷生則吾罪愈重死不瞑目汝等  
宜善事之二也吾重服在身爲天地間一罪人當以



衰經蓋棺三也。曉時二子愚魯，特甚。須教誨之，無使至於流落四也。又曰：吾儒家故貧居城市，中歲費頗艱。欲守清白，恐漸不可支。當擇郊外隱僻處，卜築作生計。又進邵安人曰：汝當善事吾母，事無大小皆當與吾兩弟。二子計行。吾與兩弟素欲學做好人者，此其心事不欺神明，可鑒。汝當記憶吾語言，畢默然。至旦日遂卒。嗚呼！如君器識度量，宜膺大用。享遐齡而官止於卽署，壽終於四十二。豈天之報施善人不卒耶？抑君負朴實之資，不自知其過乎？情而犯傷生之戒耶？當今之習俗，有君之厚者，出於其間，則君其亦可以死與？君性簡儉，能甘窮約，未嘗以一言告人。故衆不知其爲廉。及以吏部歸，身沒傾其橐，不足以周棺槨之具。君平生不專以廉名，而其清節如是。君之自晦可知也。嗚呼！君可謂生順死安者與？不肖弟和謹含悲狀之。如此罔敢加一虛辭，尚無使君謙謙然不敢居乎大人君子。幸哀其志而傳之。

誥封夫人吳母林氏行狀

禮部尚書文肅吳公之配林夫人卒。其子驂駟以余先君爲公門下士也，屬余狀之。夫人姓林氏，金陵人也。林之先有爵者，以武功授南京牧馬所百戶。故自



夫人之祖芳父晟以上世襲其職母劉氏夫人生而  
端謹不妄色辭雖處閨室而女德藉藉聞於人矣文  
肅公時爲南翰林學士值沈夫人亡聞夫人之賢遂  
娶焉夫人年纔十七公家口已衆夫人治之減獲勤  
惰各得其情閭內之政井井不紊文肅公嚴整不苟  
勇於爲義夫人每每佐之無一不當公意由是家人  
肅然憚夫人而公亦自喜得賢助也公長子尚寶君  
驥沈出也公性節約而尚寶君頗脩豐盛文肅公每  
相繩節夫人力於公處調護而陰爲尚寶君地以此  
竟得公意梅林田產頗腴厚夫人又爲驥獨請之公

晚年病濕氣臂痛一日因天雪寒甚心行貂裘衣之  
尚寶君有一貂裘夫人心欲令獻之而又恐公知尚  
寶君素有貂裘及爲夫人所使也於是遣人至金臺  
密言於尚寶若新買於市者而獻之公公乃大喜曰  
吾方念貂裘吾子輒已念我父子饑寒相関之情有  
如是哉嗟夫世之父子間有嫌隙者多因繼母而生  
其有善處前妻之子以取媚於夫子固已少矣夫人  
乃能彌縫其闕而使之親愛且又惴惴焉惟恐公之  
知也可不謂古今所難者乎沈夫人生一女側出二  
女夫人待之特厚嫁裝衣物種種皆自經手無不完



美夫人以此存心卒亦自享其報其子曰駿爲潯州  
太守曰駟爲光祿寺監事皆夫人所出也當文肅公  
卒時夫人年未三十二子尚幼夫人責兼教養撫字  
之暇輒訓之以義方每歲擇邑中有學行者延之家  
塾供膳饋遺極其敬厚凡賓客之過其子者夫人陰  
令家人伺其賢者禮待之於是爲吳氏家之師賓者  
不問可知其爲正人也公有妾數人夫人待之有恩  
無纖芥見於顏面暨公沒後情意不衰故終夫人之  
身群妾皆以夫人親已雖隣人女子往來於其家者  
稱夫人之德不容口夫人自公之亡待尚寶君尤善  
至分析貲業則命尚寶居其半潯州光祿居其半世  
尤以爲難尚寶君事夫人如所生母而處昆弟之間  
友愛特至卒之尚寶君無嗣夫人命二子各以一人  
後之夫人之處吳氏可謂生死無憾者矣夫人既已  
植立其夫家乃推念本生林氏數數加意庶弟翦年  
富無子則捐已財爲之娶妾生子三人厥嗣用廣女  
弟之幼者爲擇良配妻之卒得善族不失所依其厚  
於骨肉之親徃徃如是夫人與人和氣盎然然法度  
森然不苟門族自婚喪之餘絕不往來女僧巫覡罕  
得識其面雖少履富貴而性惡奢華諸婦效之無敢



不尚勤儉者其訓諸孫一如教子之法年未成人不許衣帛故潯州光祿之子當其幼時無敢有衣帛者夫人二子迭出仕宦潯州自京職至郡在外凡若干年則光祿侍養于家及光祿後仕則潯州已乞終養矣是以夫人徒見其子仕宦之榮而未嘗覺其子有別離之苦也或其子偶有他出則諸婦爭迎致之或其婦偶有事不在傍則諸孫羅立牽挽隨之夫人所處之地既貴且足而子孫之在膝下又所謂世濟其美者噫何其盛哉余每過吳氏見夫人之孫既衆且賢如王謝子弟自有奇氣嘗以爲公與夫人種德之報不然何吳氏之多才也是可以傳矣余謹錄其一  
二以俟大史立言者採焉

萬氏始祖祠堂源委

萬氏之先鳳陽定遠人勝國末默菴府君諱勝者因避亂南渡居宜興洪武三年編在城民籍是爲始祖勝生壽壽生六子曰英曰良曰雄曰賢曰能曰俊兄弟各立產業同心同力門戶始昌自今吾族子孫皆此六派雖人丁盛衰不同然自吾祖宗視之一也由勝而歷六世邑人推讓然未有顯宦者其以德行見重于鄉若四世內有九江推府溪莊翁六世內有桐



廬訓導古齋翁皆力任古道里中有爲不義者咸畏  
憚其知故貴賤皆爲之下其布衣篤於彞倫若推官  
翁之子曰景新少稟義性以前修自期古齋翁之弟  
曰善自少至老以爲非自羞故吾族之勉爲君子耻  
爲小人者代不乏人和之生資質懦弱自愧不類惟  
其有賢父兄少小培植頗知是非但向學不真見義  
無勇遂罔成立幸而藉先人餘業由科甲蒙 朝廷  
擢用叨任宗伯萬曆乙亥始罷官家居每切水木本  
源之思蓋昔我古翁先君創立家祠以祭祖考又爲  
小宗長房立祠以祀高曾祖考其致齋致誠一依家  
禮儀節爲末俗倡然未及等而上之也余爲少宗伯  
時得封祖父如其官因感天地之恩追思其所自出  
考之典禮有冬至祭始祖之文喟然嘆曰此收族之  
要務而生民之大本也其祠曷可已乎遂謀之闔族  
翕然同心而族長懷亭叔父蛟溪靜軒兄宗子士充  
等尤踴躍倡衆各有所捐視力之有無出財之多寡  
醵金若干士充暨弟士元捐家之空地若干作堂三  
間爲享祀之所作後屋一間爲奉主之所其上專祠  
始祖暨二世祖其旁則三世六祖列焉蓋萬氏之所  
宗也凡遇歲冬至則聚一族之人致祭于此及元旦



歲首拜禮如之凡婚姻選舉必告出返千里外必告所以尊祖敬宗事亡如存永言孝思也懷亭翁輩又曰今日追遠此盛舉也但生齒日繁人心不一我萬氏素稱孝友恐有自作非彝甘悖祖訓如嘉禾中雜以稂莠非我族類者其不將起羞哉乃立約曰凡不順父母悖逆倫理者是謂亂常不務農業甘入賤役者是謂下流酗酒罵人兇暴鄉里者是謂敗德有一于此則族長宗子集衆于祠堂中朴責以懲之懲而不改衆共擯斥之書其名于壁不許復入祠堂不作萬氏人數蓋棄一人以全善族不得已而爲之非過也夫堯治在親九族族人連枝共理同胞中之至切者故吾族倡之者非一人和之者如一口亦足以驗人心之同然出於天性之固有而不容勉強於其間矣是非得名筆以記之何以傳之不氓耶寒族之長及宗子輩以玄卿唐君文紹先業有名于時且吾甥也故欲托以不朽而余叙其本末以授簡焉唐君諾之敢請如約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十

傳

尚寶卿東泐徐公傳

公諱文燦字德章居泐溪之濱泐溪在邑東故號曰東泐大學士贈太師文靖公之孫封尚寶卿雲谷翁之子也始文靖公相

孝宗皇帝總百揆識大體天下稱太平宰相雲谷翁遺逸江湖翛然有羽客之姿公少逮事大父閱歷滋久長侍雲谷翁教脫去世味至於德器寬厚渾然天成則其所自得居多在邑中不問親疎賢愚待之如



一邑人評論鄉大夫或可或不可至指公姓不問親  
踈賢愚必皆曰長者長者平生不念舊惡耻言人過  
自少至老未嘗忤物亦未嘗有盛怒時親友交際饋  
送之儀公一不失乃若人之答不答則公不知也年  
十六游邑庠應鄉試不偶發憤讀書有遠大之志值  
文靖公卒公乃尊父命廕爲中書舍人正德初逆瑾  
用事以公世家子陰啖以富貴招致之公不往由是  
積忤瑾意革職瑾誅始復原任公外貌樸實多然諾  
其於大節之際侃侃不阿如是蓋公於人之賢不肖  
事之是非曲直胸中了然若別黑白而公口不言人

但見公對衆談論不甚剖析一咲置之不知公文明  
內止確乎不可拔也時以詩鳴世者若棠陵方公輩  
三四君子皆樂交公且結社長安里公每有佳句爲  
諸公鑒賞嘉靖壬午轉尚寶丞上疏建白勲戚貴臣  
懸帶牌面親授受如舊制由是代領之弊始革公由  
中舍尚符璽以迄致仕居官五十年歷事

孝

武二廟及

今上皇帝

上每視朝公捧

御寶當

駕前委蛇趨蹌不失尺



寸

上嘗目而識之辛卯陞本司少卿戊戌

上如承天公以職事從辛亥陞本司卿加從四品服級凡朝廷典故新進少年未諳曉者以問公公記憶甚悉歷歷如指諸掌蓋公位雖未尊而承事日久屹然爲衆倚賴可謂老成典刑者矣公在內與會試者一與廷試者二在外捧冊封藩王者四賚詔諭者三宣祭告者一每銜命必便道歸省雲谷翁及母蔣宜人世羨其榮雲谷翁與宜人白首齊眉性復喜賓客賓客嘗滿座公時鬚眉亦皓然矣與其

諸弟執役左右甚恭賓客跼躅不安自雲谷翁夫婦及公兄弟一門榮祿壽考人以爲相國食報之遠然公之厚德要自有以致之公貌勁直精神溢出儀表步履強健當大耋年生育不衰蓋其機事少則抱一不離心不耗散則神完而守固理有然者林居十年徒步不乘肩輿與親戚談舊事終日無倦色性容忍且有常彼世人利盡交踈視勢之盛衰爲趨避者斷然有所不爲友于兄弟至老益篤以故鄉人歸之無間言公每爲人所負不責其償死之日家無餘財嗚呼公其先民之遺也與古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慮



其以侈奪志也若公者設一旦授以萬鍾其意氣必不盈溢惜拘於時制不得秉政事不然即休休有容無他技之大臣何以加焉余嘗蒙公接引知公最真其卒也既爲文以祭之復因其子坤兄弟之托爲之作傳至其子姓姻婭見之狀誌者茲不載

浙江布政司都事顧泉杭公傳

顧泉杭公者名奎字聚賢中丞雙溪公之子也中丞始官刑曹與王陽明先生爲五經友公日侍傍與聞其義繼而游太學中則又師事湛甘泉先生二先生之教與公之所得於二先生者余弗獲知然篤實志

趣則自二先生發之公應鄉舉七試七蹶輒怡然自得日以書史爲娛聞發之聲律絕類中丞公於是邑人皆以公爲科目遺才也公性至孝當中丞疾革時公適待選吏部感異夢惻惻心動亟乞終養除浙江布政司都事即日就道未抵家而中丞公卒公痛恨廢寢食家人咸爲感泣然自中丞公回籍聽用及公未就選時十餘年間田園桑梓之樂登臨賓客之需一不以煩中丞公經畫亦無一不當中丞公意者其就選而不在公側者纔幾月耳比中丞歿䟽請于朝諭賜祭葬卹典有加公可謂生事盡孝死事盡力



者矣而公終以不視含飯爲憾事母潘淑人益竭孝敬朝夕左右卧起淑人之旁不入私室者十餘年公師門講學聞見甚多一不置之空言至於孝敬則篤厚如是蓋天性然也公素沉靜寡嗜慾少思慮內無聲色口體之奉外無博奕技藝之好平時嘿然獨坐有終日不出戶者至其養病也半起半卧嘿然獨坐有終月不出戶者性絕無機警不知世上有機警事其待母族及室人之親有所求者輒捐金子予之或予至數次或多至百兩輒予之而輒負更有所挾而要之公不信曰豈其負我猶以爲誠之而來求也其待

僮僕及佃戶小人凡有所言輒腹心委之或言至數次或奸狀屢敗輒委之而輒負更勾引黨與而侮之公不信曰豈其負我猶以爲忠謀而來告也初公以拙於治生不能畜積收放與富家逐什百之利中丞公俸入盡買田產田產稍多負公者陰售奸於推收之際公智慮不及是也屬有監司郡守者爲鋤強扶弱計許人告許凡小戶告許者不問虛實必得利凡大戶被告者不問虛實必失利公家因此致訟其訟者即陰售其奸而負公者也公既不逆其詐又不屑與之較客有語及產事者公益厭聞之曰任若輩所



爲由是訟者益以公爲竒貨也余每見公所爲有憫俗之嘆焉以爲自俗下衰忠信之不足以孚而恩惠之不足以感也久矣世之豪家巨室依憑官府凌轢鄉族者人心帖然莫動公以忠信恩惠行之而狼貪虎噬之徒乃忍負公於倏忽反掌之際是可嘆也豈生今之時非依憑官府凌轢鄉族則不能一朝居也抑告訐之風自上開之一發而遂不可止邪文之公子士罇代理家事而公善名亦著學校舉良善必首推公邑宰王侯熟公行義揭榜通衢禁訟公者因爲治訟公者一二人由是訟者稍稍寧息公家連歲敝

於差役近屬軍興有司復以重差委之時士罇官南京光祿署丞力足以免公曰吾不爲湏人爲之此可以免後必不吾已也不如其止故公產之廢坐訟與差也訟者人心之叵測差者有司之不均耳公何愧哉公始號陽溪間嘗侍中丞公登湖汶願山山有金沙舊寺寺傍爲唐陸君陽講易臺基址中丞公顧而樂之買諸寺僧德耘結亭其上中丞歿公塑像寺中而因自號曰願泉因願山而名且志不忘也繼又買寺傍田若干盡以歸諸禪僧圓珂凡捐若干金公不罪人之負我而行義不輟有如是者昔太史公論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而以夷齊盜跖之報爲非宜余以謂不然聖人所謂吉凶者非專以壽夭貧富言也惠迪者衆善悉備其吉可知而惠迪即吉也非待富與壽而吉也雖貧與夭亦吉也從逆者備諸衆醜其凶可知而從逆即凶也非待貧與夭而凶也雖富與壽亦凶也蓋聖人所重者在善惡不論善惡而以壽夭貧富爲吉凶者則太史公以下之見而後世有一小善即責報於天者所爲也余因傳公而及之庶乎使世人知吉凶之辨而不迷於善惡之塗負公者足以爲戒而爲善如公者亦可以自勵矣公享年六十七歲有子五人士鑄以中丞公廕爲署丞孝弟似公士銘邑庠生士鑰士錡士鈇皆克振家聲者也嗚呼公之澤其未艾哉

像贊

誄附

王曉峯先生像誄

嗚呼之像也乃王曉峯先生之真立而望之是耶非耶疑帶濕灰餘氣徐而即之頤耶唇耶宛然老去形神豈傳之於歿年者止得其病裡之貌而覲之於歿後者猶見其死前之身少壯時言談戲謔了無覓處只今依依而不捨者惟斷送一生之衣巾余於君爲



姑表兄弟而跬步相隨自幼至老無異同胞之親三十年前青燈黃卷諷誦達晨三十年後彈碁酌酒徜徉於山之麓而水之濱三日不見怒如饑渴胡爲乎去夏別我一往不返而歲序更新嗚呼君既乘化以歸盡而吾猶屈伸偃仰以爲人陰陽晝夜相尋而不已也無生無死孰能外大塊之陶鈞對幻影而作爲幻語三千大千世界皆幻也吾亦安用慘然出涕而銷魂

雪溪陸先生像贊

始謔于言而終放于意以謔言爲諧俗則矚然不緇于世味以放意爲曠達則又病老莊之爲異白首閉門讀潛夫書三四篇八句新得和打乖吟一兩句如長齋者之厭葷羶是先生之於盛麗如夏蟲之不知有冰是先生之於名利噫嘻觀其行之質而貌之樸濶其耳而儒其服人謂是先生形骸也我便道是雪溪翁本來面目

憲副容齋黃公像贊

其人如玉其容可掬聞一善則揚眉動頰津津兮可欲聞一不善則搖頭扼腕戚戚兮若辱自執親喪弗復干祿清譽日流名接薦牘行止天乎世機反覆然



其用也不用也而公心常足

王孚齋先生像贊

有序

王君孚齋曩歲由國學判成都以其真及翰林許海嶽贊寄余南歸倉卒爲舟子所失君還懊恨久之因倩善畫者再寫而以贊屬余兩畫工彷彿相似而余老矣安所追許太史第平生相知語或可信耳雖然余方望君忘形脫跡傳精神於天地間君豈尚滯於形跡哉必有以也乃推作之

質具大器學有名師仕途勇退年值古稀謂其無心也而尚友古人其氣不衰謂其有心也而不出戶庭世事若遺腹充以實貌勝而肥縱浪大化何以像爲蓋君於鬚髮爪甲墮者藏之曰父母之貽更凝神於肖貌將相向以全歸

董一槎像贊

覽勝探竒行藏五嶽此足下之山川也戲掃烟雲謀吞嶺海此胸中之山川也重其眉微赤其頰面長而帶咲者天生之一槎也意匠經營墨其耳目鬚髮一相似者畫裡之一槎也山川也人物也各有本來面目一槎貌山川則山川在一槎之手王生復貌一槎則一槎又在王生之手矣觀天地皆幻則何真而



非假觀人奪天巧則何假而非真真假一無所辨吾  
又贅之以贊其真也耶其假也耶嗚呼安得忘形忘  
言者吾與之相視而一咲

### 祭文

#### 祭荆川唐先生文

惟宇宙之靈氣實造物之所秘非時與地與人之相  
值則或歷數千年而不一寄嗟儒者之寂寥而正學  
之蕪廢豈元氣之漸漓抑醞釀之未至若吾師之有  
生得精靈之所會固天縱之聰明發天光於智慧蓋  
乾坤之翕聚者至是一開而吳地上下數千年開於

此盡收其粹世之分門立戶登壇說法者既非性之  
所安而規矩準繩謹守格套者又病其爲忠信廉潔  
之似不靠傍以隨人揭真心以從事修飾遮蓋吁其  
齷齪兮寧痛癢之自知而冷煖之自試震雷過而不  
驚泰山撼而不躓持空拳禦萬馬而不搖蹈水火入  
金石而不貳爲必要其所成力必如其所志夏不扇  
而冬不爐日忘食而夕忘寐惟良工之苦心造種種  
之奧邃觀萬物之備於一身信精神之通乎天地故  
先生之一咲一唾莫非寶藏之所存而人之得其一  
枝一葉者猶足以垂名而耀世其博物也天文地理



經書子史醫藥算數之說靡不貫串其微然一經揀  
擇則如李光弼入朔方軍而精米頓異其取益也佛  
氏之禪定老氏之虛靜養生家之窵窵靡不悉得其  
玄然一親經歷則如身坐相輪之上而曲直不蔽學  
以操鍊為主則經歲不食肉廿年不洗足野人所不  
堪而先生持之益勵性以奢侈爲戒則身不輕置一  
衣屋不輕易一椽庶士以爲難而先生行之自遂時  
凝然以深思或淵然而默識苟一得之未融歷數歲  
而不置忽豹變以龍騰肆泉流而火熾功久熟于仰  
鑽悟直參乎道器涉傳註之浩繁厭支離之破碎既  
淘沙而得金彼糠粃之盡棄及恍然兮有聞乃豁然  
兮無累收竒功於一源會萬象於同致自博而約由  
粗而細如莊生之所謂承蜩解牛斲輪累丸之技要  
皆道之所寓至其得意忘言點頭一笑亦何讓乎魯  
之唯而顏之喟蓋雖查滓未化較聖學於毫釐而至  
大至剛斷乎其接孟氏之裔惟根茂而資深時漏洩  
於文字捐早歲之蹊踪失向來之鑪鞴雖其首尾接  
續變態倔竒取諸班馬韓歐之精華至於識見獨出  
則一掃陳言之蕪翳莫測者機極壯者勢近作出塞  
新篇遂奔放豪邁而不可制既見惡而如讐亦見善



而如嗜即一能一長者雖庸人賤役或駕舟千里以相尋若泛來泛往者雖公卿貴客至扣門竟日而深避以是而獨立不阿亦以是而招尤速毀苟余心之不愆何謗訕之足計比所得之益多猶歛然其自視嘗欲一人不接一床不置坐草根於空山求面目之所自宿習盡銷靈根始著假三年之不雜將一得而永契嗟此志之難陳值倭夷之爲祟此已屠戮之難堪彼方斫人以為戲凡有人心者能不一動其念慮而况萬物一體之仁夫孰非冠之當纓孰爲戶之可閉且蒼生之望方殷 廟堂之薦相繼乃翻然而改

圖奉

詔旨以從仕始委之以巡督終托之以撫治

於是勞形殫神鞠躬盡瘁以隻身接兇寇之鋒鏑以六月居東海之瘴癘號令嚴明威行將帥方張之封豕既摧已聚之長鯨盡殪三吳淮揚至今帖然者實先生之所遺病既亟以彌留志之死而愈矢誓不安於衽席乃巡方以警示厲天鼓之鳴舟遂端坐而就斃嗚呼先生之處也草衣木食若將終身未嘗享人間一日之富貴其出也履危蹈險傾家貲以助師未嘗享有官者一日之祿費即其山中事業雖公相何足爲軒輊然而剖破藩籬去彼取此者誠不忍下孤



四海之心而上負天之所畀胡正學未明而議論喧  
阗素同者或以爲疑素異者則以爲忌一時共事者  
既憤其激切之難勝至泥於形跡者又遂倡言而力  
詆遯先生之始終豈改其一介不取之義彼且千駟  
萬鍾不顧而何有於蟻羶之垢膩昔伊尹之元聖尚  
不免好事者之議矧先生之志伊則亦何解乎譎譎  
者之喙和自蚤歲即蒙教誨薰陶琢磨靡不周備喜  
其心之稍淳慮其質之柔脆以整襟危坐爲外馳以  
遍身無病爲藏穢裁也驕心之未降揚也古人之可  
冀其驅而之善也若策駑馬於長途而不息鞭箠其

防其墮落也若以一髮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而  
將至於墜山巔水涯花前月際或扁舟相後或徒步  
隨侍任爭席於樵夫借跏坐於僧寺噓之以冰壑之  
風飲之以上池之味時不言以傳心視針眼之相對  
凡和之蠱測豹窺夫孰非先生之所賜丁巳一別四  
載違背蒙寄手書言及進退和適宦沅聞之浣慰惟  
先覺與先知豈自私而自利信果哉之無難納溝壑  
其誰罪以是復于先生而先生謂之曰智方謂宇宙  
之大擔當有人詎意龍蛇之辰適逢其季訃音遠來  
五內煎沸如可贖兮恨不即逝乞身不報官如肘繫



及今撫棺歲已再藝入室曖然魂飛魄悸乘化返真  
先生何意木壞山頽其柰我輩昔等交於朱蔡以弱  
息配先生之嗣托同心於骨肉庶免勉以相濟嗚呼  
詞短意長孰知我懃就几筵以布懷仰青天白日而  
涕淚聞至人兮不死庶英靈之不昧鑒一念之微忱  
其爲我歆而抑爲我噫

祭羅念菴先生文

嗚呼天地翕聚山川效靈大賢之生不數數然也然  
天之生賢固難其並生於一時尤難若宋之周程朱  
陸豈偶然哉惟先生之生實與余師荆川子唐子同  
時子唐子壁立千仞凜乎不可犯先生春風和氣油  
油然可借一極其清一極其和然其以斯道爲已任  
以聖人爲可學則二先生一心也二先生同年登科  
同在翰林同志而進同事而退不特相遇而卒相與  
以有成使此學大明於世是天之贊助之也然子唐  
子末年應 詔而起志決身殲謂其清也而有如是  
之達先生幽人利貞乘化而盡謂其和也而有如是  
之介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歸嚟其身二先生一心  
也先生外若柔順內則剛方村夫俗子可羣也而貴  
育之勇不可奪也瑣屑鄙事可親也而一毫非義不



可干也萬物一體其學也而嫉惡之心不能已也博  
學經濟其才也而謙虛之度常下人也溫潤之資愈  
琢愈密克復之力愈久愈新其志道也坦然無疑其  
收功也瑩然澄徹鄉邦化之天下歸之可謂踐形盡  
性篤實光輝者矣憶昔丙午先生布衣扁舟訪子唐  
子於陽羨余始識面陪從山川之間侍教累日大率  
皆切已近裡工夫丁巳之歲余造先生之門止余信  
宿聆誨通宵茅塞頓開鄙吝如釋蓋子唐子切切驅  
我以善及見先生則自不敢不入於善子唐子我師  
先生雖未執弟子之禮亦我師也自子唐子棄我而  
去吾將安做猶有先生在也茲幸竊官於此自謂宿  
緣可了詎意到任之日即先生告終之期耶自今以  
往如昏夜求於幽室悵悵乎安之矣嗚呼使大賢相  
繼凋謝吾不知天意果何為也豈元氣之衰能生之  
而不能壽之也吾道果孰主張而斯世斯民果何望  
也吾將終為棄人已乎雖然策此一念斃而後已雖  
駑駘之質不敢希覬騏驎抑亦可以無得罪於二先  
生之門否耶嗚呼患因有身病誰發藥緘詞致奠孰  
知我哀

祭潘後齋先生文



嗚呼道義云亡同志日隔公與先君素交莫逆二人  
斷金有倡則和砥柱頽波爾先我佐公遇事濶達而  
先君濟以縝密先君性喜直前而公加以寬適由是  
彼此相視不可一日相無而鄉邦以曲直就正者咸  
望其問及乎貢舉從仕職司教化先君既歿公歸林  
下惟公負磊落不羈之氣而不失忠厚長者之名不  
事尚同立異而德器渾然天成性情心術極其雅淡  
有如流水與空雲威儀動作郁然文物又若冠裳珮  
玉之繽紛世之所謂榮名聲利可愛可求者既無一  
足以繫公之高懷至於計短較長號爲機智者公則

至老而情竇未開其接人也底蘊悉見瑩然冰壺之  
澄徹其容物也人我俱忘煦然春風之浹洽方其掀  
髯一笑真意吐露即有鄙吝靡不釋去寧信乎已以  
施不責乎人以報縱使人或負予無使吾變其所蹈  
惟風月之襟期值良朋以傾倒或默坐以怡神時焚  
香而洒掃養日益純學日益進鳴鐸遐方士風丕振  
文條而達教寬以正每說書而解頤音朗然其足聽  
惟時儒生惟時士夫或終身以飽德或傾蓋而交乎  
喜怒不形終如其始若賢若愚謂公君子公之人物  
非時比數求之古人彥方叔度蓋公之少也俯視一



世而交游情義藹然可親公之老也舉斯人皆可與  
而卓然自立和悅且貞和自總角即侍公教公謂先  
君此子克肖和事斯語罔敢墜失改過遷善鞭策是  
力先君不幸惟公是依公又舍我我心則悲楚天吳  
樹山川間之平生踪跡空有夢思百拜酹公先君在  
望聊寄一詞形神俱往

祭徐存齋相公文

惟公秀靈嶽降英哲天挺淵宏冲粹早發奇穎弱冠  
及第至寶自持縉紳動色名重一時議禮失旨棄  
官於外如金百鍊益發光采同志講學諸生質經氣  
求聲應善類勃興萬物一體求仁爲要爲德爲民仁  
斯我蹈目擊道存識隨時長才能實多不貴伎倆  
上顧見知乃還翰苑詞林根柢文章光燄賢有唐羅  
趙氏浚谷對天出誓同心報國愛惜人才手書滿帙  
求之如渴用之不竭載歷司成爰作秩宗士歸師範  
朝有宗工資崇業廣進秉國鈞宇宙內事擔當一身  
聯屬海內幼學大行扶顛君實後樂希文百司庶府  
有問必啓當職者窮公談纒纒盤根錯節衆方昭愕  
公徐片言糾纏解落物來順應事不掛牽酬酢方了  
一几嗒然



肅皇英武威馭百僚雄狐假虎惟賄是招廷有死諫  
獄多忠魂公見忌嫉讒說震蕩外務韜晦內則文明  
運之無跡護之有精神誠感孚 睿衷眷顧奸屏佞  
斥倚茲良輔握髮推轂君子滿廷寅恭協助我規彼  
箴吏法士廉風清俗革坐致太平不動聲色再相  
儲皇益矢忠貞 遺詔起草聞者涕零一厚其終一  
虔其始報死事生厥心不二 皇明元老如公有幾  
天下安危公身所繫胡弗少延戒哉寵利願神葆和  
十有四禩接引後輩惟道與義譬之天澤物無不被  
散爲行雲蓄爲止水盡性踐形俯仰何愧和自釋褐  
蒙公收錄忝爲同鄉復叨司屬謂我忠信璞玉未雕  
掩瑕護短得侍同朝勉策駘駘窘步局促恐負公知  
惕焉慚恧公既歸休小子何待再起再廢閒居九載  
馳想海濱卧痾山麓僅一叅承禮拜莫續當公八旬  
士集如雲余病未瘳末由趨奔摳衣請益尚謂有時  
歛焉訃至曰公乘箕星圻台垣殞茲山斗百身莫贖  
寸心何有

帝遣行人存問及家薨音比徹 卹典孔加功在  
社稷事垂青史家學有傳公其不死嘆逝興嗟我心  
孔切餘年幾何光陰駒隙登堂拜跪宛若夙昔英靈



有知翩然降格

祭胡栢泉冢宰文

嗚呼賢才之出獸麟鳥鳳既不常生尤艱於用若夫  
生矣而人則阨之用矣而天遽奪之若我公者所以  
有闕氣運而動我輩之悲也惟公志存經濟學貫天  
人心懷忠赤力造道真氣任天下之重識周萬事之  
情明足以甄別乎一世才足以統御乎三軍故其立  
朝則正士彈冠專闡則羣下用命同志者以其身主  
斯文之盟憂時者以其仕卜蒼生之幸公固所鍾獨  
厚非世常有也方其職司學憲日擊虜患忠憤一疏  
激焉長嘆請改轍絃請誅怠玩鯁直難容忌者過半  
公名則起羣飛刺天一斥林下垂二十年此公之阨  
也人也非天也及乎退居田野名孚上下東山謝安  
洛中司馬屬

聖明之更化乃鵬搏於九霄天下謂君子復進喜陽  
長而陰消惟江右之靖寇與本兵之運籌曾不足以  
紓公之一毛

天子以公未盡厥用簡授冢宰將付以統百官而均  
四海天下又賀堯舜之知人而望公以夔龍之亮  
采胡造化之不仁遽珠沉而玉毀是公之亡也天也



非人也然公屈蠖不文則其器不如是之全天以三  
不朽付公則所以厚公者孰或之先庸詎知夫人之  
非天和以樗材見廢自判終淹荷伯樂之一顧使死  
灰之復燃嘗思世之知人高者得於驪黃之外下者  
出於朋比之私謂曰驪黃則非和之所敢謂曰朋比  
則非公之所爲不知公之於和取者安在試反躬而  
自求汗一夕而浹背當公在位嘗恐負公於生前及  
公蓋棺又恐負公於死後嗟鍾期之已無顧此身之  
何有望流水與高山悵天長而地久陳詞致奠涕豈  
無後死者不作嗚呼我公

同盛古泉祭鄭澹泉師大司空文

嗚呼橫目戴髮號爲人者吾不知其幾何圓冠方屨  
號爲士者吾不知其幾何然耳目口鼻各由乎已不  
愧不作克踐人形者則天下其能幾何撐拳住腳擔  
當宇宙不惑不搖卓然士類者則天下其能幾何故  
賢哲之生非爲偶然而人之得遇賢哲執鞭門下者  
尤非偶然也若某葦之遇我師其不爲至幸者與師  
少歲聰慧絕倫一目數行下日記數萬言人驚其神  
也然其忠信之質謙虛之心退然不自滿者其大成  
之根器也及乎早登高科聲名籍甚以望以地宜坐



授美官矣而師以爲斯之未信則或受變於俗蓄之  
不至則無充積之光乃閉門養高以靜觀動研窮攷  
究以書觀理堅定其德性以爲基綜覈乎名物以待  
用如是者有年故其植既深如金之百鍊愈試而愈  
見其本色其識既廣如器之橐籥愈出而愈見其無  
方語脩身之行則皜然不滓語當官之節則確然不  
奪語治事之才則恢然有餘至於 國家典章編摩  
記叙與司馬子長相彷彿者思若決河沛然其不可  
不陳也蓋古之所謂道德節義事業文章四者庶幾  
兼之矣是以進而在 朝則學士大夫宗之退而在

野則兒童走卒信之是豈非元氣之聚川嶽之靈天  
之所生不偶然者乎某輩初仰師名而未識師面逮  
歲辛丑師分校場屋誤蒙採拔遂齒于門下士之列  
凡士之得進身者誰無座主而某輩獨得吾師伯樂  
一顧價重千金其亦可謂幸矣彼御李司隸者喜托  
龍門見韓荊州者能輕萬戶伊何人士難遇如此某  
輩之遇我師不更難哉自收錄以來幾三十年或同  
官僚或通書問非法弗言有疑必析事不苟隨衷無  
回曲師或謬許可以傳心而某輩但覺其終身效法  
之而不及雖然號爲人而耳目口鼻矣號爲士而擔



當宇宙矣得名師而價重千金矣於此而不勉自樹  
立者非夫也嗚呼啓手啓足體受全歸師已返乎天  
真而我輩猶爲人猗一息尚存斃而後已如此志不  
終於師門有玷其將蓋棺而目不瞑矣乎官職羈縻  
不能拜師几筵臨柩一慟緘詞致奠涕泗交頤言有  
盡而意無盡師其鑒之於冥冥否耶

祭唐克菴大尹文

儒者尚方剛中不撓俗士貴圓隨人語笑然儒亦有  
圓破彼障塞不執于私爲道之則俗亦有方任其意  
氣匪曰浩然是爲乖戾君早歲馳騁繼師古人一變  
向道厭薄還淳愚乎其貌而存之以必不可拔之志  
徐乎其言而御之以必不可回之氣其於心也如有  
物焉的然自信猶百煉之金不可易也其於事也如  
有見焉定而後發猶萬鈞之弩不易折也聲名勢利  
一不垢膩是非毀譽無所避忌強毅之資出於理義  
既不爲隨亦不爲戾君之不爲俗學而必爲儒者也  
信矣故其在家也親師取友不計世俗之訕侮其在  
官也勞民勤事不顧上人之喜怒余也嘗熟君之言  
論而竊探其深大要以心不可以兩用而業必致於  
專精是以居家則不及外事居官則不問家事鼓其



精力蚤夜皇皇屏諸技能罔有怠荒君之刻苦以自勵也如是然用其勤於事則或汲汲而未宏用其銳於學則或切切而未融豈中道之難成抑守之而有侯吾固欲君破方以爲圓而亦信君之得力者在此君素所服者荆川先生也然嘗謂余人心須各有主傳而不習固不可謂盡由師傳亦不可則君之自立可知已僕輩資稟怯弱正病於隨每接君論奮然自持君不我棄謂可與進微言與謀疑義與正君之作令道行方始胡爲在京一病不起嗚呼死生晝夜何足爲異遠近一塗又胡介意僕不能無慟于中者第以世態無常交情日薄當面輸心背面則謔如君之比今復爲誰善孰我助過孰我規幸有賢嗣義重聚樂不負宿心告于冥漠

祭李後芳司訓文

君就選將歸人有傳君疾迫者我輩相與疑信而憂繼聞君卒于行則相與驚悼而泣及君柩返于故丘始相率而哭于君之廬嗚呼謂天之寵惠其畀也必其人之克堪也胡厚得榮艷常在于世家之貴胄而輒軻苦辛鬱鬱無聊者常在于文章之寒士謂人之所享于宇宙間必其材之足以乘載如器皿焉胡抽



黃對白剽竊其近似者往往以科第發踵而詞林根底浩乎來而裕乎外如老將之將兵如百戰之健卒乃終身不遇以死豈天固畀之以文窮之而使其工耶抑人之生固有幸與不幸歟不然天之報施竟不知其何理也君自總角讀書得乎其心而發乎其言竒而不靡淺而不露士論推先黌宮獨步故試于有司試于監司自少而壯壯而且老每爲諸儒生首至其在場屋也則十試而不一偶彼薄功厚享者且意得欲遂而君也生事蕭然藝不逮君者多取青紫據高位而君也剛足棄捐此人之爲君太息不平者也然君素性曠達抑之愈揚百折不挫其文愈光陶情杯酒如劉伯倫畢吏部之放此君之所以有托而逃也甘貧守素如孟浩然石曼卿之雅此君之所以有恃而不失也其視紈袴子弟蓋不及草木之朝華而據非其有吾又安知夫造物者之差嗚呼其存也一牛一馬任世人之我呼其去也鼠肝蟲臂任天地之洪鑪然而世之重惜君者獨以顛頓遲迴始得一訓艱難道中隨化遽盡是二者蓋未釋然也吾聞造物忌多取身名之與世味蓋不可以兩得也昔延陵季子吳人也而葬其子于贏博之間是處青山可埋骨



達人觀應如是矣况乎終歸桑梓又何以爲君憾哉我輩平生交君放形溪壑謔浪詩歌蓋嘗鄙雍門之琴謝牛山之涕者故其醉君也以達者之言九泉有知其尚相視而一笑耶

祭陳芹山大中丞文

嗚呼山川之秀人物之豪均天地之靈氣也而垂休助美則又係於所遭惟陽羨之溪山冠三吳以鍾粹而公之來相宅也則若鳳之降野而麟之在郊忠信以爲基址者公學之所以有得規矩以爲墻壁者公行之所以爲高屢蹶而復起者是其中外之望百折而不挫者是其清白之操受一事之托而不厭其細當百責之萃而不憚其勞天子數以重命而委公以制外天下每以治亂而卜公之在朝篤忠孝之大節於既老析知行之先後於秋毫公固先民之遺也而何暇顧世俗之蕭騷故縉紳之誦公謂聲利之不至於漸染而鄉黨之敬公謂習俗之不至於漓澆豈砥柱峙中流而立抑松栢後歲寒而凋公之來吾土也山川爲之增勝而後學山斗之仰則如度之有尺影之有標胡未及乎耄耋遽乘化以逍遙昔延陵葬子于羸博而歐蘇亦終于汝穎之僑是處青山可埋骨



又何必謂故鄉之迢遙矧魂氣之乘白雲而上下也  
即千里而可招某等接公談論如探淵海之潤飲公  
和氣如入易牙之調方依歸之是切嘆典刑之寂寥  
跪陳詞而三獻恍盼響之降于蘭椒

祭華補菴卽中文

惟公年踰五旬而始釋褐仕未十載而即掛冠處饒  
裕之家而冲懷如素居權稅之地而修名愈完苟富  
貴以自足諒非公之所安見可欲而不亂乃人情之  
所難至其好善一念始終不遷所不與者求田問舍  
之事所願交者文學德行之賢清朝書卷白首林泉

一齋一榻同道義三四友半醒半醉效陶韋一兩篇  
晚年進德百務俱慵挈家付子食味不重老成忠孝  
前輩遺風義田贍族媲美范公作記者誰荆川太史  
勒石者誰吳門文氏蓋二先生者素爲公所交厚而  
公之精神卒托以傳之不朽余生也晚忝公同科忘  
年爲友啓我實多余每造公信宿晤語公則顧予扁  
舟河澣近歲以來交好益密公也無營謂我可匹謝  
形跡於兩忘吐胸襟而見底豁塵俗之紛華若沉痼  
之去體丁巳季秋一別萬里想像德音寤寐不已及  
歸來兮楚中忽失公兮舊社悵數載之新聞將誰告



兮知者雲山冥冥公靈何所奠酒陳詞庶幾降我嗟  
有生其必化兮公百順之咸備即返真亦何所憾兮  
余將用此自慰

祭李所梧年丈文

嗚呼聚散鳥跡也死生造物也公之云亡胡爲使余  
興悲而嘆息歲辛丑兮計偕接羣飛之羽翼聚冠蓋  
於皇都旅進退於昕夕何萍梗之飄流倏星分而  
異域逾廿載以睽違復重逢於海國似再生之宿緣  
情依依其何極胡晤言之未幾又死別之惻惻嗚呼  
當其未識公也豈知其相隨而觀國之光也及其既

識公也豈知其一別而遂成參商也至於二十年後  
同榜凋零者十之六七豈知其合併於公之鄉也夫  
既合矣以爲可久也而豈知其遽爾淪喪也其聚也  
散也生也死也豈人力之可與一聽命於彼蒼嗚呼  
天地無盡人生斯頃彭鏗殤子誰壽誰非山林性氣  
風月襟期今不可作零露淒其幸一經之有托及早  
歲而翱翔洵鳳雛與麟角將飛步於巖廊羨森森之  
濟美公於是乎不亡我陳詞以薦酒願鑒慰於茫茫

祭史玉陽太僕文

人之有才如水之波瀾爲浸澤決爲江河才華內蘊



必見其長不用於國則用於鄉惟公解牛游刃揮霍不拘人病不足公常有餘險阻備嘗少遭囂訟千態萬狀迫之不動登科後仕授職天曹訛言隨起乃卷而韜人則尼之於公何沮行而爲雲止而爲雨間戲經綸稍事積貯術尚陶朱所入數倍身在田野名在京師公侯卿相誰不我知急公好義屢揮萬金釋紛排難千里一心求者填門四方絡繹舟迎陸送以夜繼日歲費雖多取之不竭握算布籌百不失一蓋公固不器而尤善理財使任司農必裨國計而令其僅比計君卒老牖下此憐才者之所哀嗚呼不作棟梁何用杞梓不疾馳驅何用騏驥有才如公一蹶不起天乎人乎今則已矣生也腐儒不通世務好尚不同而蒙公顧方臯善相龍馬精神自公之去江東少人陳詞薦酒聊慰平生公靈不昧來格來歆

祭中表弟李省韋文

嗚呼余與君中表兄弟之踈遠者也乃其情好則有踰於近且戚者何哉人生有先後則隔於尊卑今則誕同丙子年相若也人性各異趣則隔於好尚今則守正嫉邪性相若也余喜直諒之友而君能直言以攻人之過余甚服君高義而君亦以余足以發其狂



言是以味若芝蘭堅如膠漆也君少聰明先余識字  
余游泮宮後君四歲竒君凌雲倚馬之才望君聳壑  
昂霄之器謂文章可中萬選而青紫可以立致豈期  
中年行止殊軌余也在朝若鴻毛之遇順風君也在  
野若巨鱗之困涸水豈虞翻骨相之屯抑漢主好賢  
之異國無三微七辟之檄書家有啼饑號寒之妻子  
戰也數每逢李將軍之竒窮也文難送韓昌黎之鬼  
嗚呼命也若何固其物理造化不齊達觀者士彼脩  
短之彭殤若貧富之憲賜渺天地之瞬息本一源而  
非二靈椿之歲八千菌朝生而夕斃蟪蛄不知春秋  
龜鶴之算莫計君子知天行法以俟况君之所得尤  
為不匱子森森其衆多壽比回而一倍啓手足以全  
歸曾何愧於下地嗚呼若君者吾不為悲而出涕矣  
雖然亦有不能已者君秉憤世之志即人有弗淑事  
有拂意千頭萬緒填滿胸次旬月過余輒為傾瀉音  
如撞洪鐘以鳴勢如決隄防而沛余也或啞然而嘿  
坐傍觀或用酒以澆其醜礪今君別三季矣吾見其  
樞在途吾聞其歌蒿里欲即其語言杳杳冥冥茫乎  
其不知處也奚為而不悲然余秉燭之光其存有幾  
所謂悲者暫而不悲者無窮也吾亦何為悲而出涕



哉二子春也曾也嘗被君之教誨所陳者雞黍也家  
釀也是皆出於中饋臨壙一奠少盡平生靈如有知  
來格來歆

祭潘氏兄弟文

余於君昆季之亡而知情之不可已死生之可悲也  
彼蒙莊氏以悅生惡死者爲惑因指死者之樂爲過  
于生嗟夫嗟夫死誠過於生耶無乃其胸中不柰生  
死何而爲是空言以逃之耶佛家以生死爲一大事  
因緣以恐懼人其失則均儒者則曰死不可逃亦不  
足懼不曰朝聞夕死可乎然其以生爲榮以死爲哀

大槩不異乎人情之常孔子式齊縗臨喪哀其矜死  
蓋如此君昆弟三人乃後齊翁子也昔余先大夫與  
翁交好勸善嫉惡相視莫逆雖爲異姓實兄弟也吾  
兄弟之與昆季幼而狎長而業同心同德實兄弟之  
子也君三人長曰子言次曰子德又次曰子敬子言  
喜攻人之過子德能兼衆長子敬誠篤無僞三丈夫  
者非所謂直諒多聞者與蓋今之難得而余之不可  
少者也子言多吾三歲厥既同窓同游黌校時刻不  
離不啻臂指之相連也而棄我去者忽忽二十餘年  
此猶長于我者也子德少吾七歲曾從吾學舉業乃



以師長見事論文訂句視病調方凡事必任其勞子  
敬又少吾十四歲昔乙亥年余以宗伯致仕駸駸乎  
衰矣余性寡合門張雀羅而子敬終日相隨達旦同  
宿或登臨山水或行游寺觀携壺對局蓋無不相從  
者嘗竊計二子後乎吾生吾歿後朋情不改視我蓋  
棺者非二子而誰詎意前年夏既哭其兄今年冬隨  
哭其弟埋玉土中二妙相繼見面何由跼天蹙地然  
則余何能已已而安得不悲耶嗚呼昔吾父喪後翁  
哭之曰萬公亡矣吾猶為人倚而心灰氣冷半已非  
人若子言之死吾亦爲半死人今更歷二十餘年乃  
又見二君之亡則自今以往豈不皆餘生哉昌黎所  
謂悲者幾何而不悲者無窮期也吾又奚事於悲則  
借莊佛之言以逃乎死生之外可也雖然必不可逃  
曷若生順歿寧遵儒者之常理乎酌酒陳詞聊伸胸  
臆君是達者庶幾我格

祭唐二外孫倣元文

萬曆二年五月初三日舟至濟寧遇唐二外孫倣元  
之柩哭之哀因以詞祭之曰嗚呼此仲子之柩也而  
吾胡爲見汝於此耶汝常時見我與吾老妻每偕其  
弟雙雙而來舅公舅婆語不絕口笑言啞啞今汝見



我而曾無一言耶吾則哀汝汝之魂有知乎無知乎  
舅婆去冬聞汝之死目已雙瞽猶出涕淋淋漓漓也  
汝之魂有知乎無知乎汝生年十七歲未嘗離汝父  
汝母汝弟時刻也今孤魂千里而道途阻長而河流  
湯湯乃辭汝父母兄弟將安之乎吾見汝柩而不見  
汝父汝母汝弟痛摧肺肝乃到京見汝父汝母汝弟  
而不見汝將何以為生也吾年來老境日迫多病隨  
身外強中乾在世寧復有幾此豈可出一滴淚時也  
乃今鑄心鏤骨雪淚沾襟蓋未死一日則有一日之  
情吾固不能作東門吳也吾未有孫先見汝兄弟頭  
角森森克肖祖父固鳳毛麟趾也方望高飛遠舉聳  
壑昂霄豈意中道夭折壁碎珠沉傍人視之猶難已  
已而况於骨肉至親乎嗚呼我言既竭我恨無窮汝  
其有知乎無知乎割鷄酌酒酹於塗次冥冥之中猶  
冀汝魂來一饗也嗚呼哀哉

祭王母夏孺人文

人生世間其不能忘情與不可少者有二自族黨親  
戚之聯屬以恩則有骨肉之愛自友朋同志之意氣  
相許則有道義之交是皆閔倫常切世教人類之所  
由以立者母於吾姑為妯娌余少過吾姑母輒飯我如



子弟即骨肉之愛不能過而母之子世新幼以先君  
爲師與余同筆硯於搃角繼以子唐子爲師與余同  
立雪於門墻以故交誼日深情好日密世新每顧草  
廬必見吾母如家人而吾造世新輒求見母母亦未  
吾辭也其形跡之相親傍人知之至其中心之相視  
而笑則吾與世新知之豈非親戚道義兩相求而不  
可少者乎母爲人治生以勤儉訓子以義方大畧與  
吾母同而世新朝夕奉養時時伺候聲色最能中母  
意母亦訢訢然幸有子也故余每見母未嘗不嘆其  
有似於吾母而余每見世新之事母則慙然覺吾事

母之未至也吾母病世新憂之沒則哭之母患年高  
血少兩足筋痛吾亦憂之如世新之憂吾母今其棄  
我而逝亦何異於世新之哭吾母也但以客游在外  
不及見世新與母之永訣及歸而撫母之棺弔世新  
於苦塊則已幾四月矣雖然母於吾母六年以長余  
抱恨風木已將四暮而始見母違世新之養在母壽  
至八旬而世新承歡盡心於十年之間則亦可以無  
憾矣獨余區區烏烏之私不能不因之而一慟也

祭姪女李婦三小娘文

汝生不辰十歲喪父父也吾兄同胞煦煦汝父云亡



吾心寸許忍死而生視汝兄弟兄弟三人一息維汝  
百憂纏綿見汝則愈念汝孤兒早爲人婦醮之出門  
始離抱哺對姑含羞逢夫澁語五月歸寧入拜堂戶  
祖母相持淚下如雨割愛適人豈堪井臼何意夫家  
復遠姑舅舅也從仕久淹客土偕爾妯娌奉太姑處  
問寢調羹分日而舉蔬膳不周口腹何顧嬌稚之軀  
更耐寒暑寤寐不遑恐大人怒玉潤珠溫迫出羣伍  
每見可人改容驚覩人有不平爭欲控訴汝獨何心  
不以告母姊妹姑嫂一笑而聚言樂則謔言苦則拒  
容無飾修心絕城府戚里相過喜見眉宇家人宜之  
各得其所憶余遠游歸自江浦遲汝不來輜車就路  
三載黔南遙念悽楚轉客湖湘鄉閔復阻自我不見  
星霜四度常愧祿薄無以汝助一錢未酬有心何補  
近叨三品施或可普此意空懷倏聞汝訃汝死未訣  
汝棺未撫埋玉黃泉白日千古嗚呼吾兄厚德宜大  
其武之子柔嘉宜享其數天乎難知壽夭誰主余未  
五十絲髮縷縷強着衣冠臂枯脊偻青年易殂白首  
何住遙寄一哀侑以雞黍汝靈有知鑒我肺腑天地  
雖寬吾形窶窶含悲寫愁涕與辭注

祭吳母屠節婦文



嗚呼節義者稟受之性富貴者福澤之資人非節義  
綱常不立而君子等富貴於浮雲其輕重則有辨矣  
彼志士烈婦外形骸一生死其肯屑屑於富貴哉而  
吾於節婦既爲詩以壽其生又爲誌以銘其死皆以  
節義富貴兼言豈進勢利與名檢一耶蓋洪範五福  
富在其中而夫子所謂浮雲則富貴之不義者耳若  
其義則固安之矣節婦口之所食穀粟也粒粒皆出  
於已種身之所衣布帛也寸寸皆出於已織是所謂  
自衣食其力非求於人而自足者也故夷攷其大則  
鄉里信之 朝廷旌之固足以繫萬古綱常之重載

及其餘則勤以起家儉以節流亦可以樹一時禮義  
之防二者皆人世之難也而節婦以一婦人兼之斯  
其可貴也已其有弱女得配令孫惟靈始議爰定其  
婚歲時蕃錫親好彌敦將修箕箒以事太尊豈期未  
面竟拜其魂令儀在望顏色猶溫幸而嗣子克篤其  
倫骨肉至愛道義真情相期者遠相益者深蓋將驅  
薄俗之駕以還太古之淳上無愧於母教庶不負乎  
平生嗚呼悲哉

南旺祭河文

伊汶濟之巨流納泉林之衆派惟人工細大之不捐



爰西來而浩大

明天子坐治燕京乃玉食乎萬方之需凡朝貢商賈之輻輳咸由茲以灌輸是濟爲會通津要而路爲南北噤喉矧諸川之合勢出斯口而分流其分而北也若助夫朝宗者之願其分而南也又爲遊人羈旅返其故鄉之所便故往來者之期至乎濟寧有似懷歸赴家者之情雖人爲䟽濬決排之力而血脉之流通灌注實永賴乎神靈余自京啓行挽舟而至舍逆取順自今伊始但人情多喜於快意之時而余也尚切夫涉川之懼蓋天下事之遲滯者未必非福之所基而取快一時者未必無禍之可慮余本迂踈蹇拙人也不通時好每坐遭回雖遇一便恐非所宜願在盈而益謙庶無適而不可俾安流而不驚祈神明之助我

灣中祭河文

惟洪濤之震蕩繫水德之爲司俾安流而度舟楫匪神靈其孰官之神胡爲喜兮天吳淨而波不揚忽胡爲怒兮令鯨鯢噴浪洿泮而瀰茫惟神明之禍福豈善淫之是因故君子以涉川爲利而聖賢亦戒於臨深余自庚子始至京師再來再返舟楫是資雖險難



之或逢終安寧以無事顧匪德其何堪歆明神之所  
賜茲者叨一命於南邦挈諸人以共濟或為商而應  
後或授書而上計莫不依分求生安時順命倘矢心  
而不然指明神以為證尚祈陰功保佑風波不興共  
返鄉土惠我舟人嗚呼紛進拜兮擊鼉鼓潔粢牲兮  
奠桂醑冀冥冥之饗答兮似彷彿乎神語

辰陽廢五顯靈官牌祭土地文

維嘉靖庚申時當歲除於天時人事有除舊更新之  
象具官某謹以羊豕酒醴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曰今  
天下百司庶府必有土地之祠蓋以食土之毛治土

之民官享和平人罔災害秋毫皆土神之力保佑陰  
騭於其間故后土社稷山川之祭莫非報土之德然  
各有分限惟土之功愈分愈細故土之祭無大無小  
皆得對越世俗有五顯靈官者義不經見意者此舉  
之始亦起於報土之德土之德無乎不在故合四方  
中央之五位而求之其無不顯且靈也此於義取報  
本未嘗不善愚夫陋俗訛以傳訛不曰靈官則曰五  
通凡人家有一草一木之怪淫邪鬼祟之妖悉誣神  
之所司遂使聰明正直之用為巫覡誑惑之資其褻  
瀆神明雖智者猶或承襲其弊職忝分守湖北初謁



土祠見有五顯牌列正面土地牌列座隅不勝驚恐以謂后土社稷山川之祭其大而有爵土者得盡其誠百司庶府之祠其小而有職事者得致其敬人之報土亦已竭矣乃復借名五顯此非所以報神之大功而適以滋世之侮慢細民惑此不勝其愚守臣而然誰執其咎職不敢瀆神明而大懼風俗之壞謹以此文用申虔告乃徹舊牌一祛宿弊而專奉土祠亦所以奉神也其有淫邪鬼崇假神位號誑惑民間者神其速爲發譴以保佑斯民神正其幽余正其明如書之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則所以助成我

皇明之治神之功其又可報耶

### 江右祭土地文

嗚呼浩劫殘灰固有或然之數熒星守舍豈爲無妄之災頃者吏胥不戒延及案牘廳堂門廨盡遭回祿此實人事有失非神故貽之戚也幸而倏忽反風默令撲滅庫藏官積宛然無闕此實神之所司非人之所能爲也某等反躬自愧不知數之適值而銘心感德又不知奚自而得神之力但一木一椽皆百姓之膏血而灰焉燼焉無乃使疲瘠之既竭矣乎自今以往苟有罪戾宜加職身補瘡剜肉無傷我民嗚呼除



舊布新職等不敢以徼神之福尚冀終惠一方則實以利夫不穀奠酒陳詞一寫我私神其不棄庶幾鑒之

嶺南祭土地文

嶺南輸山海之賦藩司職出納之需上以充帝庭之貢下以實軍國之儲頃者寇盜不時財力告竭取之者既已剗民之心肉守之者當如養我之膏血爰闢石室式謹蓋歲是豈寶金玉以傷百姓實欲計久遠以惠一方自今以往積貯歲盈鬼神呵護災害不生我酒既旨刲羊及豕再拜陳詞神其鑒只

歲終祭五祀文

人有此身兩間是立百爾所需誰能廢一我卜我宅彈丸之隙日用飲食以炊以汲履彼坦途往來出入載寢載興載動載息含哺而嘻惟神之力殘臆既徂歲功告畢牲醴聿修黍稷有宓神其有知庶幾昭格

雜著

書壁拙言

汝所居身不過一屋汝所充饑不過升粟而汝較短量長算朝謀夕營營然日夜不足者何哉於是智者嗤汝曰彼愚不知者無怪也汝知矣亦復爲之其愚



不有甚於愚者乎

汝虛生人世者三十五年汝濫叨仕籍者十年十年之前汝未有官也三十五年之前汝未有身也汝縱愛名輕身豈能必復有十年汝縱貪生惡死豈能必復有三十五年然則汝身非汝有也而又焉取夫世俗之所憐

跋胡廬山所藏唐師奉使詩卷

荆川先師閱兵幽薊有奉使詩紀閔隘阨塞及設險校武事自有盧龍鎮山川以來纔有此作其詩既刊行於世廬山胡君復出抄本一卷示予乃先師在時

以貽君者中有自書七言三絕刻本所無其餘  
旁註一二小楷亦師筆跡當先師出使時且病腫形骸索然今觀諸詩雄壯竒偉勢蓋萬夫其字畫硬健寫意渾是一團靈氣蓋捐血肉鍊精神實先師平生得力處故神通妙用雖於詩字餘技亦有垂歿光彩如是彼形骸之衰歇可以爲世人病未可爲至人病也胡君篤志好古携此卷自隨常若在師左右余忝爲師老門生一別萬里奄忽永訣及見此卷則又如覩顏面兩人相對感慨胡君因命余綴數語於卷末嗚呼先師不可作矣其文章可見者要以寄其光彩



耳乃所以致此者則實始於捐血肉鍊精神之功余雖從游日久質魯無聞胡君好古有得深達性命其索於形骸之外使光彩射來世者必有所在願以告我焉可也

跋胡晴岡手跡

古云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余謂此孝子不死其親之一端而非其至也孝之至者必求其精神命脉之所在其所欲爲者必爲其所不欲爲者必不爲常若親在而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然者故曰善繼人之志彼求之手澤者跡耳未必其能繼志也

苟父之志非可繼而人子觀其志跡如見其人以寄其哀慕之思者乃不死其親之一端也嗟夫父有可繼之志而子不能繼父無可繼之志而子追其跡二者皆非至也廬山胡君拾其父晴岡翁手書彙成一卷皆翁平日以貽姪姓者廬山從事學問以道自任今觀翁之數書皆言及時進學反求身心之事末乃有味於良知之說是固翁精神命脉之所在非徒以跡爲也在翁爲可繼之父在廬山爲能繼之子而存其手澤傳寶之以訓于家是心與跡併者也觀者尚知源遠而流長哉



跋胡氏先跡

謹身力學俛焉惟恐不及孝友著于家庭行誼孚于鄉曲比如未雕之璞瓏而琢焉可以成器是所謂忠信進德者則亦何遠於道有務高遠者指之曰此拘拘謏謏從事於粗跡者非道也於是究性於玄微求心於知解其說寢長而其流至於不可憑據欲反之於躬行則璞散爲已爰欲收功於一源則空闊而無歸由其務高遠而忽近易也夫孝友敦行之士謂之知道固不可謂之非道亦不可由是而充之可近道者也廬山胡君大父謙齋翁嘗手錄其先闇齋翁勉學諸稿又自書其訓子諸作皆謹身力學孝友行誼之尤著者二翁世澤之長如此廬山集成一帙出以示余余謂君家含英咀華君能鍾其世美因而充之以進于道高明光大日新不已向之藏璞於玉者今則雕琢之以成器矣雖然不有璞焉奚從而琢之然則余所謂忠信進德於道不遠者觀此益信

題靜菴卷

同安洪芳洲先生幼而向學壯而力行慨然志於道也然其性剛勇明決好善惡惡發於衷腸善者親之若渴惡者絕之如讐以是賢者與之不肖者怨之天



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故先生從仕二十年間以其身犯衆之怒與之鏖戰於毀譽利害之場雖邪不敵正卒能勝之然其用心則勞而我之爲我幾乎動而不寧矣先生乃自覺其非也曰吾無乃用情之過而猶歉於靜矣乎因築一室扁之曰靜菴索余闡其義而余爲之言曰夫所謂靜者非兀然無情也情不過乎其則即靜也好惡情也好善惡惡天則也非靜而何一過其則有所着焉則憧憧往來雖公亦私失靜之本體矣程子謂聖人之喜怒以物之當喜當怒此應物處即是動亦定靜亦定工夫非應物之外復有

一段主靜工夫也感而遂通乃是寂然不動之體百慮一致乃是何思何慮之體大學之所謂定靜安慮豈二本哉心之在人潛天潛地周流六虛蓋無一息死也若兀然無情則心之死久矣不思善不思惡禪伯稿木死灰醉夢語也由此觀之無好惡之情不可用情以好惡之則不可好惡得其中則謂之靜好惡失其中則謂之動動者動於物也非動於天也動於天則靜矣世之險陂側媚黨邪害正者其好惡違禽獸不遠若夫以好善嫉邪爲心有所之而辟焉又豈非已私徠克不能物來順應之故與人之性各有所



偏而情各有所蔽偏且蔽者私也克其私則天理為主心常靜矣至動莫如私至靜莫如理君子所當定志以決其嚮往之幾也嗚呼性之偏情之蔽其溺人久矣克之豈易言哉先生一悟而返雖有是非更無繫累即其名菴之意不進于道不止矣非剛勇明決其孰能之愚也志卑識闇氣弱功疎終日滾滾于是非坑中未能超脫何足與語靜乎先生其有以振我馬

跋鎮心湯卷

余嘗為犯而不校之說曰天地至大何所不有有善有惡天之道也有君子有小人物之情也故橫逆之來天理所宜有人情所不能無也如是則非惟不校且無可校矣今觀是卷而有合焉是卷者周譚汪子即莊生蠻觸一段公案開拓胸襟以發不校之義且云如服鎮心湯一貼蒙泉徐丈愛其言裝成手卷汪子之意與樗生大畧相近蓋樗生以為無可校汪子以為不必校也雖然言無可校者固謬言不必校者亦謬也若借此為對病藥石則可以此語顏氏不校遠矣天下有神醫有國醫有庸醫神醫者理其陰陽調其臟腑察脉於未病之先而使之不病國醫者不



能制病於未然而能隨病所發投以鍼劑應手而效  
若庸醫則不知痛癢但能加病不能治病無足齒也  
孔門惟顏子潛心聖學常做上乘一着工夫有而若  
無實而若虛即其虛無本體昭靈不昧鑑空衡平有  
犯者自然不校非有意於不校也所謂不遷怒不貳  
過皆此學也蓋察脉於未病之先而非因病發藥者  
也故未發則中發則和位天地育萬物皆從此得若  
因病發藥則已落第二層矣是衆人之學非顏子之  
學也極而言之孟子三自反程子忘怒觀理之說亦  
只是爲衆人立此欄柄非言聖學也與中和位育工

夫尚隔一閔吾人自受形之始人見我見如地中下  
種子一般能於根本上斬釘截鉄息火於未燃止泉  
於未流用得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得力久我之藩籬  
既破則有犯而校者鮮矣不然而徒撲其焰逐其波  
必須尋得一物來壓此物所尋者既非我之自有則  
所壓者亦安能帖帖然聽我之使令哉故曰言無可  
校者謬言不必校者亦謬也雖然痿痺麻木不知痛  
癢世上庸醫滔滔者皆是也則因病發藥早覺早治  
一息既悟息息不絕由國醫而神通焉鎮心湯其可  
少哉不然隨其病之所發而不救不治投之以藥則



曰此非神醫吾不用也及問其神醫所在茫乎昧乎如龜毛兔角卒無着落則又與庸醫何以異余故以是窺徐文之意而畢汪子之說

自公樓跋

易謂苦節不可貞安節亨甘節往有尚夫節一也安焉者其心忘之甘焉者其心羨之忘與羨之間自有樂地若夫以節爲苦不見其樂終日勉強矯揉則與墮苦海者何異其能久乎故曰不可貞嘗觀詩人美羔羊大夫曰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夫大夫不以錦繡華其躬所被者止於素絲其節儉可知及

其自公退食而後容自得無非可樂豈有一毫出於勉強蓋成周盛時之氣象如此三代之後道德日微矯飾益過稱廉士者避兄離母令萊蕪煮釜魚鼈塵固守其一節而不近於人情節雖苦其於道奚近焉晉江黃侯以進士令瑞昌起復來宰吾邑公明仁愛尤著廉節暮年政行民大悅服先是縣衙屋舍湫隘垣墻短淺歷二百餘年因陋就簡不足以節勞逸而舒心志侯曰治一邑者苟有補於百姓亦何愛於煩勞使吾心不改其樂即終日應酬亦終日自得也先憂後樂並行何害官居簡陋宜稍擴之吾縱不得久



居獨不可爲後來者之一慙乎於是徹舊更新崇基  
闢土作樓數楹踰月落成扁之曰自公蓋取退食自  
公之義云侯之爲政不輕役一民不妄費一錢其力  
取諸里夫之暇其資出諸已俸而百姓及贖金不與  
焉侯廉能仁愛公明者也不逐逐於時好不急急於  
要名苟非其志雖脇之不動也蓋不徒甘節之美而  
幾於安節之忘侯其知道矣乎吾故因其樓名跋之  
以俟君子

書吳叔行扇

人心病痛皆從氣質上帶來吾友吳叔行有志於道  
而余病其葛藤牽掛乃是氣質過柔故小心畏懼之  
意多而剴明果決之用少蓋因平生常以自病故亦  
以病叔行耳叔行言實因較計毀譽心重故受此病  
余謂怕毀譽猶是要人說好的心腸此於道雖有害  
然葛藤巢穴實不在此彼其進學悠悠臨事猶豫皆  
由氣質源頭帶得來弱不能斬截若此處變化方是  
頂門上下針而柔者可強計較毀譽之魔障自然退  
避矣要之氣弱是真病原計較毀譽即是弱處露出  
頭面非有二也但其工夫則在此而不在彼耳吾之  
病叔行者以是發藥吾之自病者不知叔行何以規



我

分諸子書目

書籍天下公器也凡讀書好古者無不欲藏之於家以貽子孫期以通達古今此固勝於黃金滿籬者矣然昔人又云子孫未必能讀余謂不讀猶可若因而鬻以自利爲蠹書魚則又甚矣吾邑舊有一士夫性喜聚書種種畧備比其子孫不肖悉貨於書傭之手每紙一斤得銀三四分固不計其板之今古紙之高下也如是則積書以貽之何爲哉世人所謂能繼書香者亦指其繼志述事云耳書云乎哉雖然後世子

孫苟有好學求多聞者出則書之助聰明益智慮亦豈小補吾未見其可廢也余筮仕至今幾四十年初荆川唐先生者博物君子也其家之書無所不有先生無所不讀余從之游竊怪浩漫無極汗牛而充棟也久而聽其言論時至夜分或舉經冊典要或討三教異同或尚論古人徧及二十一史而上下其人物先生誦說如流余對之無以應也嘆曰此非韓愈氏所謂馬牛而襟裾者於是始有蓄書之志時初得一第家貧四壁蕭然無力可致嗣後宦遊四方力或可致矣然以增重行李恐累驛卒亦不敢多帶也萬曆



乙亥冬由宗伯致仕家居檢點平生所積而編次之  
僅有一二千卷每部一套無有重複聚于一處足備  
查考散在各室則彼有此無此盈彼缺猝然取究其  
何便乎故余昔年蓋一小樓悉貯其中遇有疑難則  
命諸子按號緝閱向來無異今年秋余年六旬有三  
神疲氣索髮短目耗業已捐書不用若不著落致使  
遺逸不無可惜故品搭前書分作五分令五子各管  
其一如遇有疑難查考某書在某房者即速送看看  
畢即還原所藏者無得閉錮看者無得狼籍如是則  
雖分猶合也嗟乎嗟乎後世爲蠹魚爲馬牛吾不能  
保其無然所戒在是爲好學多聞爲聰明智慮吾不  
敢必其有然所願在是雖然世固有胸藏萬卷自矜  
其博輕世傲物百行瓦解居鄉臨民爲世大害者此  
所謂讀書不識字者也若然則吾願爲蠹魚云耳爲  
馬牛云耳爲吾子孫者其尚求志事之所在而存之  
不忘庶幾書香其有托哉

批監生卷

伯之所以異於聖賢者全不在功效上說只論其真  
假之不同真則誠假則僞誠僞真假之間毫釐之差  
千里之謬也譬之於金如是真金種子則百金亦金



也一釐一毫亦金也開金礦而得其氣亦金也如不是真金而直認鉛錫銅鐵以爲金則其原在礦中骨子非金也至其鑄成器物功用滿天地間亦非金也何者以非真金種也仲尼之徒寧於真金上得一絲一毫或得其氣而百煉以求精其於鉛錫銅鐵假貨即功用滿天地不屑矣此所以羞稱之也聖賢大學之道蓋元是真金本子而示人以得金路也伯者何曾夢到這裡

周孝侯廟碑跋

語云玉韞山輝珠含澤媚夫珠玉猶然而况文獻之至寶乎地靈以人傑增重山川以文字煥發若羊叔子墮峴山之淚顏魯公磨浯溪之崖二地因以著名此其為寶豈珠玉可比哉吾宜古陽羨地峰巒洞壑之奇澗溪巨浸之勝山水聚焉然上下數千年人物寂寥獨周孝侯崛起晉紀有改過從義之大勇有嗣父死君之大節蓋出類離羣烈丈夫也至今兒童牧豎皆能誦之凜凜猶有生氣孝侯之死陸平原為之碑王右軍為之書平原卓冠一時右軍獨步千載此其文翰亦豈易得廟中有是可謂三絕其為陽羨之光不既多乎碑舊置西廡壁間失於愛惜年深筆畫



漉漫幾不可辨宮簿少溪吳君馭惻然曰此邑寶也  
何以至是乃往吳門求得墨刻初本筆跡如新者乞  
騷客周君天球手摹一過付之良工重勒于石周君  
以書擅吳下故能纖毫不失右軍意宮簿君復作亭  
以蓋之期于永久嗚呼照乘之珠夜光之璧寶矣然  
欲得之者尚可求也即求得之何闕于地方輕重豈  
若茲文獻之珍何處可求為地方之光彩哉宮簿君  
可謂知所寶矣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十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十一

奏疏

禮部儀制主事乞改南疏

嘉靖二十九年

奏爲乞

恩改南以便迎養事臣直隸常州府宜興

縣人由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授今職二十三

年十二月奉命冊封周府魯陽王等隨患風寒

痰火等症具本告病奉欽依准回籍調理間續有

父吉病故丁憂守制本年八月服滿赴部伏念臣草

茅賤士叨遇明時竊祿有年報恩無地臣有母李

氏在家見年六十八歲臣兄萬士亨原任吏部稽勲





司負外郎丁父憂相繼病故臣母傷痛至今未已今  
臣又離母遠來臣母向抱亡兄沒世之悲既已積哀  
成疾今念微臣千里之別兼恐愛子增衰老歷憂虞  
身如風燭微臣烏鳥之私戀戀難忘到京數月度日  
如年方寸不安寢食俱廢臣欲迎母至官旣難經道  
路風霜之苦臣欲致仕歸養則又負  
聖明雨露之恩展轉思惟不知所出臣查得禮部郎  
中張子瑄荷蒙 明恩准改南職伏乞  
皇上容臣照例改南庶於王事靡盬之中得慰微臣  
將母之願臣不勝惓惓祈懇之至

南京禮部郎中乞休疏

嘉靖三十五年

奉爲乞 恩休致事臣由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  
士授禮部主事陞南京兵部員外郎三十五年連前  
實歷俸三十六箇月赴吏部考滿行至揚州聞陞今  
職竊念臣資本凡庸躬逢 明聖居官未踰一考授  
任叨列四司半載之中再移郎署仰荷

皇上天高地厚覆載包容思效馳驅庶竭駑鈍緣臣  
稟受最薄素病虛羸近因道路積勞前疾復作頭目  
眩暈肢節痿枯氣息奄微實難奮進夫誓捐軀以報  
主心敢言私欲陳力而未能義當知止今臣病漸危



困若復濫列官常則瘵曠彌多咎罰難追爲此力疾具疏冒昧陳情伏乞 勅下該部容臣致仕則自今未盡之年皆

皇上更生之賜也臣不勝感戴之至

湖廣叅政乞休疏

嘉靖三十八年

奏爲乞 恩休致事 臣由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歷陞南京兵部員外郎禮部郎中江西僉事貴州提學副使陞授今職竊念 臣駑駘之質每事不若乎人樗櫟之才無一可適於用誤蒙

皇上拔擢四歲之內再加超陞臣雖誓竭寸心鞠躬

盡瘁尚未足以報 明恩之萬一也但葵藿之誠雖常矢志而狗馬之疾則已嬰身蓋緣向在貴州時偶染嵐烟瘴氣始則腹內微脹後來飲食漸減只今四肢無力右臂偏枯舉止皆有妨礙日甚一日恐遂不可醫藥又 臣今所治湖北道控壓蠻夷而 臣之所職軍餉撫苗實爲重寄即使精力強健猶非 臣之所堪况以多病之軀當繁劇之任如以蚤負山必不能勝此 臣愚之所自曉也地方之事既以 臣之疾病而廢弛 臣之疾病又以憂地方之事而增加身愈病則事愈廢其負



陛下必尤有甚於今日者矣伏望

皇上鑒臣不得已之情 勅下吏部放歸田里臣或因得解職務調理苟延不即棄捐溝壑則此生未盡之年皆

皇上之賜也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廣東左布政使乞休疏 嘉靖四十四年

奏爲乞 恩致仕事 臣由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僉事副使叅政江西按察使因科論水程回籍聽勘起山東按察使江西右布政使陞授今職竊念臣叨蒙作養歷試藩臬才本庸凡氣復怯弱惟有多病隨身曾無一善稱世始再乞休而皇上待以不次之擢繼因論勘而

皇上用於既廢之餘夫受 恩而圖報則臣固不敢以偷安况隨衆以彙征則臣亦何忍於自棄緣臣去歲在山東時感脾胃之症遂成哽咽一月之間食不下噎醫者以爲不治而臣亦自今其難生不意尚有天幸旋得蘇息然元氣自此耗矣一年以來勉強驅馳冒叨今任本年六月初過嶺而南毒暑蒸鬱漸不能支至九月望日早起爲霧氣所中胸腹脹悶兩太陽間隱隱作疼如受鎚鑿蓋由腠理久虛是以瘴淫



易入固非歲月可望愈者也臣雖抱葵藿之素志而常恐蒲柳之先衰且見今地方山海多盜正議勦滅臣職司軍餉簿書填委即平時才力猶恐難勝值衰病侵凌何以堪此若不早爲陳乞別選賢者萬一誤事臣雖隕身溝壑亦無及矣伏望

皇上鑒臣不可塞之責憫臣不得已之情曲賜哀矜放歸田里苟殘喘之少延尚可咏歌于擊壤倘餘年之既盡猶當銜結于來生臣無任隕越恐懼之至

謝陞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疏嘉靖四十五年

奏爲謝恩事臣于嘉靖四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接

到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推具題奉

聖旨萬士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于本月十五日

准前任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洪咨送原接符驗一道關防一顆及吏卷到臣即日望闕謝

恩仍候勅諭至日欽遵外竊念臣性質素迂才能

最劣虛叨作養謬歷曹司徒抱愚忠曾無善狀山東起用廢物再荷乎生成嶺南召還遠臣驟遷乎畿

甸恩則隆矣報何有焉方慚小器之易盈豈意崇階之更轉惟留都重地所急者莫過糧儲雖戶部



設官督催者必資憲職合外省轉輸之力付內臺糾  
勅之權詎謂衰庸當茲選授茲蓋伏遇我

皇上 玄德格天 英資御世既 留神於政務尤

加意於人才惟其採葑菲而不遺是以拔茅茹而彙  
進遂承 大命簡及微臣 臣敢不仰體 聖明勉驅  
駑力與監收巡視各修其職使入納出放兩無所虧  
積弊必清大綱斯舉倉粟相因而不朽禁軍雜處以  
無虞誓效犬馬之勞少酬 天地之德 臣不勝激切  
屏營之至

條陳南糧缺乏事宜疏

嘉靖四十五年

題爲南糧缺乏立法催併及陳興革事宜以裨儲政  
事臣竊惟 留都重地所資以守衛者軍士也軍士

之所資以無恐者足食也總計各衛官軍俸糧除放  
折色外每歲月糧及行糧等項共該放米八十餘萬  
石及准戶部歲派倉糧除折色外實在派本色米九  
十萬石以入數准放數無甚贏餘即使升合無欠僅  
足支放柰何各該有司習爲怠緩徵運不前或人戶  
既納而任積猾侵欺或司府起批而任解頭行運遂  
使逋負歲多倉儲日少即如嘉靖二十八年以前在  
倉米二百八十七萬石有零見今在倉米不過一百



三十萬石有零而已如遇水旱輸納不時不知何以應之若不設法嚴催未免臨渴掘井無及於事咎將誰歸此其勢甚急所宜亟處者也再照倉場積弊其端不一一半在司一半在倉大要歇家指稱打點而挾騙解糧人戶糧解希圖插和而買求在官人役臣奉勅書除姦革弊可以徑行者近與南京戶部同心釐正不敢瀆奏外其事關興革上可足國下可便民者臣受任三月以來叅求衆論聞見頗真謹條爲六事 上請伏乞

皇上俯賜采納 勅下戶部覆議見之施行臣愚幸

甚軍民幸甚

一嚴法守以振偷惰竊照南糧之與北運同一軍需急務也各省北運依期完兌而南糧拖欠獨多者以人情習慣官吏亦視爲可緩不與北運同也伏蒙

皇上勅命總督許其叅究節該當事之臣申明事例可謂嚴矣而延緩如故臣以爲猶未得其要也夫催徵之要有三一曰及時臣聞先年本色糧米俱於冬收之時年裏開納今有司直待徵完北運纔徵南糧已是二三月矣斯時也人心已懈閭閻亦空欲使一完辦其將能乎合無通行各省將北運南糧一齊



催足待正二月間北運起兌時責令部南糧官一齊起解限以日程不許時刻違誤催徵旣早心志自一此與後時而徵者功相萬也二曰專課夫臣之所職者專在糧儲其所以課有司者亦惟錢糧一節爲重糧完者他事在所可畧糧欠者他善亦所不取何也所謂良有司者以催科爲第一務也所謂善催科者非必嚴刑刻法但盡心稽考無使姦頑拖欠積猾侵欺而課自然完矣故錢糧不完而謂別有政績無是理也即以江西一省論之異時逋賦甚多自今任左叅議黃正色四十三年管事以來夙夜奉公立法詳

密遂使該年通省錢糧升合無欠雖四十一四十二兩年積負催解一清且其爲政平易近民無事苛刻所謂善催科之效此其驗矣合無今後總督舉劾專以錢糧爲主不得借名他善曲爲庇護則人知趨向而事有專功亦庶乎其一助也三曰賞罰今舉劾雖行但人情久玩須於舉劾之外再加賞罰使盡職者得以久任而成功闡茸者不得僥倖而苟免故管糧之官如黃正色者最宜久任但恐其資望旣深遷轉在邇且其守已潔白臣所熟知乞徑擢本省叅政再任數年吏習民安成功可必其諸有司錢糧不完者



陞遷不得離任行取不得起送考滿不得給由有故  
違者許部院指名叅 奏如此則人各爲其身而輸  
納者爭先矣以上三者所謂操得其要法守振而偷  
惰自起者也伏乞 聖裁

一議本折以權盈縮查得南京各衛月糧每歲二月  
十月放折色銀每石五錢其餘十箇月俱放本色米  
米有貴賤貴時值銀六錢以上賤時不滿四錢今見  
在倉米數不過一百三十餘萬石僅穀一年七箇月  
之食可謂窘矣當稍存之以備緩急而該部庫銀因  
江西四十三年改折稍有餘積宜除原放兩箇月折

色外於市價米賤時不拘月分再放一箇月或兩箇  
月折色則軍既利矣多放兩箇月折色於軍則省兩  
箇月本色在倉每年計米十四伍萬石俟二三年後  
庫銀放盡倉米有餘却將本色量徵折色再放且收  
其腳價之餘作正支銷如此則官民兩利權縮為盈  
可以少資缺乏此與舊時改折借支坐耗倉粟事體  
殊不同也再照各處地方連歲水荒其以前拖欠勢  
難蠲免然民力既竭部運頗艱合無姑准徵折色仍  
分別道里遠近酌量地方財力湖廣江西除四十三  
年以後徵本色外自四十二年以前准徵折色每石



五錢浙江南直隸除四十一年以後徵本色外自四十年以前准徵折色每石銀六錢用力輕省理當易完於催科之內而寓撫字之仁徵解既便而百姓亦霑朝廷寬恤之恩矣伏乞 聖裁

一省倉場以便輸納查得南京戶部志內開載建國初南京倉庾不過數處宣德以後增置漸多見有三十五處離水次遠近不同糧解上納脚價計里出錢往往貪得附近倉廩每被吏書誑騙近雖行掣籤之例已為至公但掣着遠倉勞費如故看得見在倉米不過一百三十餘萬石每年所入約與出等無甚贏

餘大槩所貯常不能過二三百萬石總計三十五倉共廩五百九十座約容米五百七十八萬石廩數准米數常有大半空閒謂宜將最遠倉廩若府軍衛倉府軍右衛東倉府軍後衛倉金吾後衛東西南三倉神策衛龍驤衛二倉共八處暫作空閒廩今尚有烏龍潭等近水倉二十七處計廩四百二十六座約容米四百二十萬石收貯有餘其於糧解上納頗為便益再照廩倉數多不時倒塌歲歲修理大耗公帑而軍夫困於力役隨修隨壞致使有米之廩經雨浥爛無米之廩空費財力若將空下八倉軍夫勻派見貯



倉分協助工力則修理自然堅固於公費亦為節縮  
仍行吏部將所空八倉官員不必銓設又與近日裁  
革冗員之例相合蓋一舉而有三益矣伏乞 聖裁  
一處水兌以恤繁役查得舊例每年自五月起至九  
月止該水兌五箇月就船放支務足三十萬石之數  
省下篩曬簾竹驢脚每石加耗米三斗通計三十萬  
石共耗米九萬石作正支放民不加賦而官得餘米  
此儲政之長策也但適年水兌常不及時以四十四  
年論之纔兌六萬石有零而已所以然者其故何哉  
水兌之與倉收同一糧也計其所費相等民始樂輸

今倉收每石加耗八升即有篩曬簾竹驢脚之費或  
不過二斗四五升而水兌之耗至於三斗此民之不  
便一也水兌之初就船免篩糧解因此插和糠粃於  
是不免上灘而篩矣米一上灘雨水淋漓上無覆蓋  
下多草濕又無墻垣遮蔽地方無藉乘機竊取場因  
脚夫暗地虧損糧長防守晝夜不給此民之不便二  
也合無自今以後水兌耗米每石量減五升灘場所  
在為築墻垣起蓋門樓以通出入圍基添磚砌高二  
尺又量建造厰屋使便堆積其費俱於折簾銀內動  
支再照舊時水兌倉米原無分別惟以五月至九月



為水兌月分南直隸限四月浙江限五月江西限六月七月近題 准分別水兌倉米為二項又臣議欲早徵與北運齊解則當於舊限各早一月其係原派水兌而遲誤者不拘月分仍發水次兌放舊例於水兌到時該部臨時差司官二員監兌今宜改委主事一員專管其事於京倉中分撥官攢四名併撥空閒倉分軍斗四十名巡候荅應如此則既得寬減又免他虞糧長之趨水兌自踊躍而爭先矣伏乞 聖裁一減罪贖以恤民艱竊照浙直江湖連年水荒糧解過江過湖勞苦萬狀其違 欽定洪限者例應問罪

固法之不可廢但查見行事例每五百石以上者問有力罪一名五百石以下者問稍有力罪一名雜項豆草布疋准米數折算多者令其報名再科前罪以致解戶輸納既完復為罪繫殊為可憫自今以後宜除再科之例一批一人者照批問罪不得重科一批數人者止問批頭一二名不得逐名通科復論其違限年月之久近久者照例問罪近者更加寬減如此則既不廢法而亦不為民病矣伏乞 聖裁

一專委任以便責成看得倉場作弊俱是官攢歇家脚夫軍斗等項雖有部院嚴禁勢遠難察至於逐日



身臨其事耳聞目見隨時禁革者惟在於司屬監收之官正統初止設四員以後漸增至八員一年一換因本部差用不敷或令帶管別差夫一年一換則更替不常因循苟且而監視欠出納稽覈之詳帶管別差則查點不時弊端滋起而糧解有需索俟候之苦謂宜減省二員止存六員以本部劄管日起直至陞郎中管司印時方行更替或即行吏部註選如管後湖主事之例仍於所管倉分適中去處置買官房關防出入其費皆於變賣簾竹銀內動支如此則法守畫一人難規避尤為得宜及查景泰三年令南京各

倉場監督官收放糧草如有託故回家致官攢人等徇私作弊者照闖茸事例起送吏部合無許臣及本部查果有前項事情者照例叅送如此則法令既嚴職守自舉其諸官攢人役通同糧解插和糠粃及一切諸弊可不勞而坐革矣伏乞 聖裁

糧儲都御史自陳疏

隆慶元年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公考察事 臣伏讀

皇上登極詔書內一款兩京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并學士及各總督提督巡撫官俱着自陳去留取自上裁欽此欽遵竊照 臣遭逢 聖世偶中賢科進



身二十七年任官一十四轉頃從起廢更得超遷雖  
犬馬微誠難忘一報而駑駘朽質實乏他長况乎體  
素弱而疾病交侵年未老而衰頹已甚昔當舉世競  
進之後臣以踈拙無求誤叨拔擢即今搜羅遺逸賢  
者滿朝自顧臺省中無有如臣之薄劣者此不能  
者止臣力之所自審而邦有道穀臣心之所竊耻者  
也我

皇上登極之際正人心激勵之初如臣之愚首宜罷  
斥伏乞 聖慈俯鑒將臣放歸田里庶黜陟明而天  
下知所嚮方矣臣干冒 天威無任恐懼隕越之至

導

詔薦舉人材疏

隆慶二年  
禮部左堂

題為導

詔旨舉人材併陳用人要務事

臣准吏部

咨談本部題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等條陳令九卿  
科道等官人具一疏各薦所知此即虞廷明四目達  
四聰孔子所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意  
也大道為公庶幾再見臣誠愚陋竊念遭際

聖明食三品俸者一考陪九卿議者且二年矣當

皇上求賢之急屢頒 明旨而臣曾無一言致區區

犬馬之報有負 恩遇即當愧死用是日夜思惟今

之人才非果乏也執政司銓之臣秉公搜訪片善寸



長悉蒙收錄是宜投之所向足任使矣今乃一遇邊缺動至無人可推何也其無乃拘於常格用之有不得其道乎是故才猶兵矣河陽弱卒也將之以李光弼則強廣南敗軍也將之以狄青則勝兵顧將之何如才顧用之何如善用之則樂氏之勇我之勇也不善用之則楚材而晉得之故臣謂今日非求才之難而用才之難人才不甚相遠也內外諸臣前後所薦亦畧具矣臣交游寡少知識短淺姑以用才之要條為三事而各舉一二平生所知者列于其間臣之所舉不能出乎衆人之所共知而臣之所言或有補于

衆論之所未備然亦未敢執以為然也伏惟

皇上鑒察下之吏部倘可採行庶幾

聖意不虛而臣得以畢愚衷於萬一矣

一尚忠直以振頹風竊惟 國家猶身也政習之蠱

壞猶身之受病也所以治蠱而日新之丁寧之者猶

醫之投藥也人之受病不一而醫者必因病發藥乃

可以收起死回生之功天下之政習未嘗無蠱壞亦

未嘗不可救藥也救之早則效速救之遲則效緩惟

聽其蠱而不救則國危廬扁望之走矣請言今日之

弊其偏安在操持清謹者有之而或歎於宇宙擔當



之志嘿然自全者有之而不聞有責善規過之忠一  
周旋之間揖讓數四曰恐為人所厭惡也一談吐之  
際顧忌再三曰恐非人所樂聞也因循怠惰委曲舒  
徐如人之四肢痿痺不舉其弱甚矣故求士於斯世  
者不於正直剛方是尚而但取其清謹恬退猶之藥  
不對病而但取其味之和平其不能有瘳明矣非用  
之得其要也宋儒有云平時不能犯顏敢諫臨難安  
望其伏節死義今之膺封疆之寄者固將責以伏節  
死義之事也而豈動有畏忌者所能了乎竊見養病  
南京戶部右侍郎盛汝謙面折人過義不苟從原任

太常寺少卿陸光祖直躬而行志氣豁達若斯人輩  
者置之朝堂則正士生色授之戎務則三軍作勇  
筭計見效其優於因循委曲者遠矣昔汲黯在漢無  
衛青霍去病之武而淮南寢謀無趙廣漢張敞之能  
而淮陽卧治此何以哉伏乞 勅吏部查議將汝謙  
等亟為起用仍令諸舉人者務以忠直之士上聞  
多方以招之尊位以寵之則人思淬礪一人倡焉十  
人和焉已而和者日衆一變而頽風可起也夫有都  
俞而無吁咈則不足以為唐虞鹽梅麩蘖不備則無  
以成羹醴之用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病痺不已元



氣日銷則亦聽其盡而已爾盧扁望之驚走而已爾使後之視今不免有秦無人之嘆此臣之所大懼也然以扶持培植之者尤在

皇上一注意之間何也忠直之士有益於國而多忤於時人君加意培植猶恐其仆而不起一或摧折如皇上前日督過一二言者所為則正氣沮矣非國家之福也臣愚願

皇上於羣臣所舉忠直之士揭其姓名於屏間朝夕省記保護愛惜俟其詢事考言果有實效待之超等或遇推緊急負缺親加裁定則天下曉然知

皇上之所嚮士氣丕振而社稷靈長之慶終必賴之矣伏惟聖明留意

一重武才以濟實用夫人才固難而軍旅之才尤難則其待之也當加於常才數等成周干城禦侮之士皆在王之前後左右古之王者推轂遣將其禮甚隆蓋常置之左右以親近之觀其才器高下以諳習之然後隆其禮以責其報士感知已之恩寧能有其身哉以今觀之則異於是今之仕者重內而輕外內而卿寺等官號曰親近外而藩臬里居等官號曰踈遠柰何於各邊負缺從內推者十纔一二從外推者十



常八九則是平時親近要職類非折衝禦侮之才而  
萬里長城付託姑以畀疎遠未諳之士謂之重軍旅  
之任可乎臣愚以爲宜稍破常格於外官中智而有  
謀畧者勇而有膽氣者悉羅而致之闕下每遇卿  
寺負缺令內外相兼陞補苟人多缺少即填註數員  
勿拘裁革冗官之例俾其布列近地上則被

天子恩私下則從列侯公卿大夫議論一聚晤之間  
非談韜鈴則說劔術習弓矢務講肄於平時以俟用  
之於一旦是故北邊有缺則曰某也可而衆皆知其  
為可也南邊有缺則曰某也可而衆皆知其為可也

以禮遇之隆則恩深而報重以試習之素則知之真  
而用之當以從中遣則受命速發而無遲悞以貽地  
方缺帥之憂是聚才待用誠不可緩矣竊見原任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曾于拱智慮精明世務練達山西  
赤城兵備副使方逢時才識異常忠勇任事若斯人  
輩者所謂腹心干城折衝禦侮之器也苟用之不及  
其壯年小之不展其驥足豈為得其道哉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酌用併將卿寺等官內外兼補凡遇  
邊缺多自內推儲之既廣用之自裕庶幾哉不乏才  
矣然其大要亦在



皇上知所重而好之耳天下之大何物不有人君之所好何物不可致君而好寶則球琳聚於府矣君而好馬則騏驥聚於廐矣

皇上誠能拊髀頗牧求之如渴而天下文武智勇之士不盡萃於天闕者未之有也伏惟聖明留意一置瑣屑以收大才臣聞千里逸足不責其蹄齧合抱巨木不索其寸癩近日吏部題稱操履小疵亦許疏薦已深得用人之法矣臣請得而推廣之今之所謂過者有二一以為心術不端一以為操守有玷心術不端之人誠不可用然人之評品之者或意見不

同或憎愛靡定非確論也操守有玷之人誠不可用然人之指摘之者或過由註誤或事起有因於官箴固無害也其間有一人言焉十人因而和焉一時言焉後時因而踵焉而顧執之以禁錮人於終身可乎昔漢唐之世大臣州府各得辟用所屬士生斯時不用於此則用於彼其途甚多今也一不用則無所之矣需才者如饑如渴而抱才者閑過一生何相左耶竊見原任兵部右侍郎萬恭智慮深長韜畧素講原任福建左叅政馮臯謨剛直不欺勇往任事若斯人輩者其謨謀足以備緩急之用其精力足以策桑榆



之勲即有浮言宜畧之以收後功者也乞 勅吏部  
查議酌處仍行以後論人者付之公議而勿期其說  
之必行用人者別白等第而勿以一青盡揜其平生  
其有謗出浮言事非的確或官箴無害者尤當亟為  
昭雪夫驥服鹽車世無伯樂孰為仰首哀鳴哉蓋知  
人之難堯舜猶病而知已者少士之所以多不遇也  
是故解其禁網破其常調吹不燃之灰收既朽之骨  
而天下之士或可得矣伏惟 聖明留意

禮部左侍郎自陳疏

隆慶三年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公考察事該吏部題

奏 欽依六年考察在京官員臣居三品職例當自

陳竊念臣性鈍才微質柔氣餒蚤從父師之教雖懷

向上之心柰何駑馬鞭之不前樗材大而無用當言

則面熱而不能出執物則手顫而不能持且中無定

見每一臨事若履岐途狐疑滿腹又素性健忘近日

更甚於部中職掌條例隨手抄錄過目即忘甚者不

能舉其要領當此 聖明之世羣賢效用濟濟班行

乃有如臣之至不肖者叅於其間具員伴食獨無邦

有道穀之耻乎况職貳春官號稱美秩臣一旦承乏

冒叨至此不惟寅清之德內省不疚即威儀進退之



間 朝著觀望之地動有差誤幸賴

皇上天地包容不加詰責然臣之自責自愧如據蒺藜蓋中夜以思汗出浹背者屢矣夫臣之衰朽已無望其可進其於酬酢效用既不能為之小又安能為之大是誠天下之棄人世間之蠢物也臣猶自知之况傍人之觀之者其謂之何伏乞 皇上鑒臣之愚首 賜罷斥庶 朝廷黜陟幽明之典彰彰不紊而臣亦得以自安其分於田里矣臣無任惶恐竢罪之至

禮部左侍郎乞休疏

隆慶四年

奏為手足痼疾不堪任用懇乞 天恩容令致仕以免曠職以保餘生事臣由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歷南北部屬官凡五任又歷在外布按二司官凡七任陞應天府府尹又歷五任而至今職臣以草芥庸流遭際 明時冒叨清秩仰荷 天地洪造區區犬馬之忱即捐軀隕命不能報荅涓埃也柰何才力有限疾病多端舉措倉惶上有慚於 朝著語言顛倒下有玷於班行弱體既不勝寒暑之侵私心又常負尸素之耻故於隆慶三年四月內將情具陳 御前乞改南自效未得 俞允仍着照舊供職至今糜



費祿食又一年于茲矣緣臣少有痰氣症候手顫肉跳近因風濕薄中一時驟發遂成痿痺盖自去冬十二月初四日冒雪趨朝行至午門外滑跌仆地當時不覺自此指掌皮肉漸漸麻木如有纏縛甚至或時不舉兩足股沉重步履艱難不能自支其身奄然塊然殊非善狀臣竊自思以臣之愚不若人即使強健竭其精力猶不足補拙况病勢若是不待盧扁走矣豈復有鞭策之望乎伏乞

皇上憐殘朽之難以回春惜官爵之不可濫與特賜骸骨容令致仕庶朝廷名器既不輕假而微臣得釋竊位之憂幸少延旦夕皆我

皇上高厚覆載之恩也臣無任急迫悚息之至

禮部左侍郎再乞休疏

隆慶四年

奏為宿疾難瘳再乞天恩俯容致仕回籍調理事

臣於本月十八日奏為手足痼疾懇乞致仕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續准吏部咨內開將前詞立案

欲臣在任調理痊可供職此銓衡愛惜人才責臣後

效不欲遽投之閑地臣非不知感激馳驅以勉盡立

功報主之素心也顧以才微位過質弱病多手足

艱虞動至蹉跌旁人觀聽甚不雅馴雖強顏就列而



夙夜靡寧故少遲一日則官職多曠一日而臣一日  
憂乎其官則病勢日深一日徒冒榮名虛糜廩祿於  
國家何賴焉夫有才而不肯盡用以便私圖臣不敢  
為也無故而欲急去以亂大倫臣不屑為也惟其衰  
朽無補沉痾益深乃不得已而再陳於

君父之前伏乞 勅下吏部早為題覆容令致仕回  
籍調理少延殘喘則此生餘年皆 聖恩之所賜而  
臣當啣結於無窮矣臣不勝煩瀆戰慄之至

禮部左侍郎三乞休疏

隆慶四年

奏為病勢日甚三乞 天恩容令致仕調理以延殘

喘事臣於三月二十七日再疏陳乞伏蒙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續該吏部再移咨前來將詞立  
案臣不勝惶悚意圖服藥調治稍可即出供職而數  
日以來手足之痼有加無已臣自奏乞待罪已及一  
月職業久曠晝夜靡寧竊惟臣子事君猶子事父皆  
得以情自言而人君之體羣臣亦往往聽其去而不  
強其所不能故近年諸臣以病乞休者如尚書馬森  
毛愷侍郎瞿景淳冀鍊等俱蒙

皇上憐恤俞允臣之病勢實與諸臣同而臣之才能  
則又不及諸臣遠甚是以萬不得已復鳴於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推大造之恩曲加垂憫 特賜致仕回籍調理  
僅溝壑未填當耕鑿以歌 帝力如首丘即正則啣  
結以報他生臣不勝煩瀆戰慄之至

禮部左侍郎四乞休疏

隆慶四年

奏為病勢益亟四乞 天恩俯加憐憫仍容致仕事  
臣於四月十日三疏陳請前事續蒙吏部題奉

聖旨萬士和准在任調理痊可即出供職欽此臣聞  
命自天感激墮涕調理旬日間寢食不安隨於五月  
十六日勉出謝 恩赴部供職誓捐犬馬之軀以報

皇上生成之德此臣之分也不意痰濕內壅根株寢  
深痠痺外形舉動輒憊近於六月初六日束帶趨  
朝忽然四肢無力寸步難移奄息卧床大非佳症臣  
聞天雖好生不能培既傾之物君雖厚德不能畜無  
用之臣今臣衰病若此審已量力其不足以當 明  
時之任使也必矣 臣聞枯蝸升高竟粘於壁壽陵學  
步匍匐而歸臣若以病身冒非其據何以異此所以  
不得不至三至四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俯鑒愚衷特煩 天聽仍容致仕回籍調理則



朝無倖位而臣亦得隨政行喙息之微苟延旦夕性命實為萬幸臣不勝惶恐埃罪懇望之至

陞禮部尚書乞休疏

萬曆二年

奏為才微疾迫不堪供職懇乞致仕事臣由進士歷官二十任至今職於隆慶四年六月十七日為手足痼疾四乞致仕欽蒙

穆宗莊皇帝批准致仕臣回籍二年調理稍蘇然未全愈也隆慶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該吏部題欽蒙皇上着臣以原職管南京禮部右侍郎事時當

聖明登極之初羣生庶品均被恩光臣隨眾歡忭

到任供職南禮無事卿貳益閑臣材雖短亦足備員故不敢辭至萬曆元年二月該吏部題欽蒙

皇上着臣以原職管南京國子監祭酒事此儒臣之職非臣愚所宜忝竊臣於是寢寢懼矣然猶謂太學賢關人才所聚而臣自童年白首涵濡教化闡而敷之或可補助聖治之萬一不意到任以來言說雖多分寸罔效由其倡之無本是以率之不從日夜憂職前病復發腰足疼痛行步艱難擬欲陳乞間於今年本月初八日准吏部咨內開該本部題照得禮部尚書員缺會官推舉等因奉



聖旨萬士和陞禮部尚書着上緊前來供職欽此臣  
聞命不勝驚恐夫南宮何地宗伯何官臣何人也  
皇上輒以輕授而督其速行天高地厚之恩臣若  
果有一長即捐糜不足為報而臣本無他長兼之痺  
病日深而捐糜無能為報也伏望

皇上矜臣之不能俾不作負山之蚤憐臣之久疾俾  
不為東野之馬容臣以原職致仕庶使臣之殘喘苟  
延旦夕得並生於堯舜之世臣無任祈懇之至

陞禮部尚書再乞休疏

萬曆二年

奏為才微任重辭免恩命事臣於本年正月准吏

部咨云臣自度才力素微近復衰病具本乞以原  
職致仕奉

聖旨卿學行素優邦禮重任特茲簡用宜遵成命上  
緊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再承  
召命感激彌深即日力疾趨道外竊念臣自  
皇上起廢以來一佐南禮再署成均驅策不前分寸  
罔效方將退避乎賢路敢望進列於卿班求之於心  
實不自安示之天下何以服衆伏乞

皇上鑒臣之愚非有所欺特賜俞允別選才望相  
應者令其供職庶聖世用人不至輕授而臣亦得



以自安其分無竊位之耻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題崇儉去奢疏

萬曆二年

題為崇儉去奢以敦士習以裨至治事臣等竊惟教化之行莫大於風俗而風俗之美惡則奢儉所關為尤大孔子以約為鮮失而奢則不孫蓋人趨儉約則日務收斂卒反於道德之歸士習奢侈則日流放縱必愆于禮義之度故美王之雕飾不如在璞之為完而川決不防不至於大潰傷人不止也方今明良相遇政治清明干謁無路苞苴不行大小臣工莫不思自奮勵以仰承德意庶幾乎古治之可復見矣

然尚有耳目所溺習以成風不盡如古者則奢之為害也夫人不能高飛遠舉則一切宴會賀餞等禮豈能盡廢但因之而過於頻數競為虛飾則非矣書不貴乎多儀易有取于二簋者何哉臣等見近日縉紳中多苦禮儀縟繁應酬不暇或一餽而備諸品或一席而費數金牲殺狼籍鼓樂喧填觀則美矣誠於何有而揆其費則已不貲矣至于宴餞之際未及成享而輿隸廝養之徒已攘奪於左右其所棄餘猶珍品也暴殄如此以致卑官筮仕之人竭其俸資不能取給夫升斗之祿卑官筮仕者俯仰之資也而使其罄



於靡費輿隸廝養之輩本食粟茹蔬者也而投以膏腴珍品令其厭飫而爭奪不已舛乎夫元氣易漓而人情趨下示之以儉猶恐其奢示之以奢弊將何極故見遠者常塞其源而慮久者必防其後當世道肅清之時而京師四方之極誠不可以不慎也今羣情漸靡 聖化皆有反薄還淳之望但憚於違衆無有倡而更之者臣等叨任禮官不敢不為糾正伏願勅下本部裁其繁文定其品節可已者已之不可已者務從省約緣情合禮歸于至當見之施行其席面戲樂等項皆不必用夫誠禁之於方來行之於永久則羔羊素絲之風可幾淫蕩遊靡之流可杜其於聖治不無少補夫事體似小而關係至大者此類是已臣等謹以 上聞不勝芹曝祈懇之至

禮部尚書自陳疏

萬曆三年

奏為自陳不職事該吏部題為考察京官臣例該自陳竊念臣由進士歷陞禮部左侍郎致仕在籍恭遇皇上登極起用再擢今職臣自度不勝隨即具辭未蒙 俞允勉強赴任尚冀少輸犬馬之誠以效涓埃之報也不意視事以來徒叨尸素畧無建明病體日衰樗材愈大方今 聖明在上賢良濟濟而典禮重



任乃以昇之臣愚臣自顧才識短淺事事俱不若人  
每一入班休焉慚汗若有負千鈞之重而懼其覆壓  
者蓋 聖恩覆載欲以吹不然之灰而臣愚自今終  
為溝中之瘠斷不足以備犧樽之用伏乞  
皇上俯鑒臣誠亟賜罷斥別選賢能推補前職庶清  
曹得人而臣亦免於妨賢之恐矣臣不勝悚息之至  
為此具本親齎奏 聞奉  
聖旨卿職司邦禮學行著聞宜益秉寅清以副簡任  
不佳辭吏部知道

題議歲貢考期疏

萬曆 年

題為查遵 祖制酌議歲貢考期以重試典事儀制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直隸浙江等處起送歲貢  
生員陳景福等一千四百九十六名到部送司已經  
查明呈部題請 廷試外照得各生初次 廷試之  
後願就教職者例該吏部覆請 廷試一次其續到  
歲貢生員又該本部秋後題 請及送吏部覆請  
廷試一如春例計於數月之間先後 廷試四次揆  
於試典似為煩瀆查得 大明會典永樂二年令歲  
貢照洪武二十五年例直隸浙江河南限正月到部  
山東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限二月四川廣西廣



東限三月又查洪武二十八年奏 准歲貢初試不  
中者遣復學限次年再試夫定限以三月再試以次  
年原無秋月復考一次之例後因各生不能依期赴  
部陸續接到是以調停再於秋間請試一次雖於人  
情似便實于 祖制無稽及查弘治十七年事例令  
提學官考過該貢生員務要遵照永樂初年 欽定  
各處限期赴部考試如有過違三箇月之上者壓考  
一次一年之上者照例問罪托故在家三年之上者  
雖有堪據文憑亦不准收典例甚嚴職掌具在今據  
各處到部歲貢生員稽違程限者甚多詢詰其故有

稱批學官考貢原無定期多至九月十月方行取考  
以致赴部違期者有稱提學官出巡各府逐處考貢  
地方遠近不同遂致同一應貢而先後迥異者有稱  
時值提學缺官帶官該道不肯考貢坐誤試期者有  
稱准貢日期已遲加以有司不行禮送致令貧難株  
守不得赴部者有稱因見初試期迫料已不及預考  
遂延再試方到者其間稽遲之故雖多由于本生而  
所執各詞似亦有據蓋緣考貢無一定之期則引領  
待試者常苦于後時春秋有兩試之例而安意稽延  
者動至於違限本司欲一一據例駁查各生又紛紛



執詞告擾事體人情均為未便所有每歲 廷試并  
在外提學道考貢日期似宜酌處定為畫一庶幾仰  
遵 祖制俯順人情理合呈堂議 請案呈到部為  
照 國家取士於科第外復開歲貢一途以搜拔賢  
序之淹滯俾其及時效用往往科貢並稱故每歲起  
貢赴部之時該本部題請 廷試出題則翰林院官  
監試則監察御史而錦衣官校更直看守厥典甚重  
查據 祖宗初制赴部原有定限歲止一考後因各  
生陸續到部遂為春秋兩試之制不無煩瀆所據歲  
貢 廷試日期似應查遵典制歲止一行但各處提

學官考貢日期先後不一而有司起送又復稽緩上  
下因循歲時玩愒若不查照舊規定為畫一之法誠  
恐相沿既久遽難更正所據該司具呈前因相應議  
請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南北直隸提學御  
史及行各布政司轉行提學官以後每歲預將次年  
應貢生員先期行文取考務要遵照近題選校事理  
詳加考騰俱限四月內通行考定給領硃卷起文不  
許參差致有先後仍照先年 欽定限程各生通限  
次年三月十五日以前赴部投文本部題 請於四  
月內定期 廷試試畢願就教者本部考送吏部覆



請於六月內 廷試如貢生三月內不到者俱壓候  
次年聽考違限日久者查照事例施行罷去秋試以  
復初制本部仍詳定格式一紙行各提學官於考取  
給卷之時填開某年月日提學道某官考取印發本  
生收執有司依時以禮起送前赴布政司轉文該司  
照前填註某年月日給文起送仍註定限某月赴部  
用印鈐蓋粘連文結內令本生賞投本部以憑查考  
考後如有丁憂等項事故者起文之日告明填註格  
內若無故遷延致違期限者本部查其格內月日若  
係提學官考遲者責在提學有司及布政司起送遲  
者責在該司本生赴部遲者責在本生通行據實查  
究其各省或遇提學官缺即以帶管提學官照依一  
定期限考試不得推諉違者定行查究惟南北直隸  
宣大遼東等處係提學御史及巡按御史考貢相應  
一體遵照施行遇有陞遷事故等項亦須從宜酌處  
務在不誤考貢期限如各處提學官有不遵照定期  
考貢以致事體參差者聽本部從實查叅奏 請究  
治其貢生遇有事故例應補貢者所司申呈提學官  
查果人文未久即先批准補貢行令所司候至四月  
考貢之期將應該考補生員一併送考俱備填格內



賫赴本部查考以提學官批准補貢之日為準合例者收考違例者駁回夫預考於一歲之前則事規畫一考校精詳在提學官亦便於盡心定限於一歲之內則有司起送不迫各生就道從容自可以不違試期而秋試既罷過限即壓一歲各生亦自不敢於違期且條格既明中間果有違限者本部據例查處各生亦無由而支調非惟隆重試典其於事體人情似為近便經久可行再照即今廷試之後計各處貢生多有陸續投文到部守候秋試者若令候至下年四月通考未免坐守一歲合無今年秋試姑行照舊待

文書通行各處即以明年為始止於四月考試一次將秋試免行均乞 聖明裁定勅下 臣等遵奉施行

題宗聖後裔襲爵疏

萬曆 年

題為遵 明旨重始爵以正大賢後裔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科道等官劉不息劉光國等各題稱要將博士曾衮削奪官爵仍令曾質粹子孫承襲永杜爭端等因俱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准巡撫江西都御史凌雲翼咨為儒臣冒襲構爭乞 賜勘究以正 恩典以杜僥倖事據江西按察司呈據吉



安府呈據永豐縣申稱曾氏族長曾世麗等結查得曾嵩生子曾樞曾象曾角曾婁四人曾衮係嵩親弟原嵩父子自願讓衮嗣承廟祀等情及准本縣儒學牒稱在學生員曾象曾角俱係曾嵩之子取有官吏結狀連人解府該本府看得曾嵩乃曾衮嫡長兄曾樞係曾嵩嫡長子嵩以兄讓弟樞以姪讓叔家庭敦睦父子象賢諒哉其大賢之胄矣但義讓固美或啓後日爭端儒廕殊榮宜及先賢冢嗣曾樞相應照例起送世襲等因到司該按察使陰武卿會同帶管提學僉事周于德看得曾嵩既係曾衮嫡長兄其宜承襲無疑止緣曾嵩父子有重遷之心曾衮兄弟多敦睦之行故家庭推讓繼承曾衮之襲不為無自但崇儒寔關盛典襲廕自有舊章且奉部文原查曾嵩如見有子即與明白開報以憑題請若果無人方許曾衮承襲今據勘結見有四子相應起送曾樞世襲等因到院看得崇儒襲廕為朝廷公典以兄讓弟乃家庭私情如以私掩公不為裁正非所以遵令典垂永久也既經司府勘結曾嵩見有四子樞係嵩嫡長男相應起送承襲合就咨覆煩為查照題請施行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為照曾氏初襲江西勘報時已

襲承廕案呈到部為照曾氏初襲江西勘報時已



有曾輝曾耀嫡派支流之說嵩袞出輝後為嫡質粹  
出耀後為支圖譜來歷頗明比因嵩袞不樂北徙乃  
起送質粹奉有 明旨世襲只今以嫡派為重者必  
右嵩袞以奉 旨為重者必右質粹曾袞之襲原經  
巡按御史成守節任春元等勘報相同質粹又與子  
吳同時物故止有一孫繼祖雙目胎盲起送吏部屢  
經駁回以故本部據江西撫按臣議以袞上請欽奉  
穆宗莊皇帝聖旨准襲但既論嫡派則有嵩在據  
明旨則初襲者質粹也袞據得之委於眾望未協所  
以曾繼祖之鳴冤不已言官之論列交至也先該萬

曆二年二月十四日給事中李盛春論袞之襲有五  
議本部已發令回籍另勘曾嵩子孫回報該撫按官  
將曾樞起送前來未到間今該前因 臣等反覆參詳  
曾嵩雖係嫡派然迹其前後所執俱未有北來之願  
其於追遠孝思已自虧欠曾質粹在時克念祖脉跋  
涉勤勞方續其祀是則曾氏之嗣當屬於繼祖之子  
承業但其年甫十三歲而愚騃孱弱殊未成器其為  
真假俱不可知先賢血食關係甚重難以輕授合候  
命下本部移文山東撫按衙門轉行所屬行提曾族  
到官從實嚴審曾承業是否曾繼祖親生之男其母



係誰氏有何人收生見証有無詐偽如果無別項情  
弊取具不扶甘結申部候其出幼頗習學業具由題  
請承襲庶不失象賢之意其曾袞原襲博士行江西  
革罷再照曾氏之墓在北而合族俱在永豐宗支繁  
衍足以彰大賢之有後此神之所依也其見起送曾  
嵩之子曾樞合行江西撫按衙門轉行提學道送永  
豐縣學讀書習禮俟其有成給與衣巾統率族人以  
主武城書院之祀庶先賢之後得以維持於永久而  
神亦永有所妥矣奉 聖旨是

萬文恭公文集卷之十一 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十二

奏疏

覆新建伯從祀疏

以下萬曆二年六月起三年九月止禮部題覆失稿僅存

題為表章醇儒以正人心以弘化理事該給事中趙

參魯御史梁許蕭廩余乾貞進士鄒德涵俱奏稱新

建伯王守仁宜從祀孔庭南京御史石檟奏請罷王

守仁從祀議祠祭司案呈到部臣等竊照新建伯王

守仁從祀之說首尾八年迄無定論蓋尊之者固多

而訾之者亦有是二者一則崇尚儒先一則慎重典

制皆非有所私也但人之品格自有一定譽者不能



增之而使高毀者不能抑之而使下除煩言嘖嘖決  
非守仁之事者臣等以為不暇論其功業已成昭昭  
在人耳目者臣等以為不必論至於天人微妙心性  
淵源與先聖相傳宗旨有無差別相質證於毫釐之  
間亦非臣等所敢論也今譽之者謂得道統之傳而  
揚之或至於過是以毀之者沿襲道塗之說而求之  
不免於深遂使崇儒之舉反為聚訟之資殊非盛世  
所宜有也臣等姑即守仁之為人可以從祀者為  
皇上陳之夫守仁性極聰明氣復豪邁故不以凡近  
自安而慨然有求為聖賢之志當其身膺患難磨礪

沉思之久忽有悟焉獨提孟軻氏良知之說以為宗  
旨專以心之本體為知而以求之事物為務外此與  
程子以性無內外張子以德性之知不牴於見聞之  
說似為無二守仁自以為先知先覺在是也乃欲一  
世之人同此知覺無間初學末流盡言無隱蓋其一  
體之念切矣於時意氣所孚四方英俊雲集其門受  
其業者各有所感發興起彬彬焉稱一時之盛此豈  
可以要求而色取哉然而不免於起謗者則亦有說  
守仁以前士夫學問專以探索為務其行持皆有規  
矩墻壁靠傍而守仁者出乃創為心學以破其藩籬



故當時與守仁相反者皆卓然自立之名士也守仁坐此蒙訕至久不衰其最下者妬其名高造為惡語醜詆亦至久不衰二者則亦何害於守仁哉夫人才之生不數數然也歷考前代世閱百年未嘗無從祀之人而其所從祀者則必就其當時人物無出其右者也 國家重熙累洽積二百餘年其後來者固未可量至如守仁以前則能出其右者鮮矣論從祀於濂洛並盛之時則羅從彥李侗之賢可畧也論從祀於漢唐寂寥之際則毛萇輩之註釋韓愈氏之詞章可進也我 朝文運大盛於弘治正德之間而俎豆

於廟廡者止薛瑄一人幸有崛起如守仁者而可遺之乎此守仁之所當從祀者一也聖門之學原有中人上下性與天道文章二等後之談性命者以言乎上也而或至於幽深玄遠不可測摸重行檢者以言乎下也而或至於忠信廉潔之似不可入道故二學不可偏廢也我 朝薛瑄之學始從中人以下行檢上着力而馴至於上達守仁之學直從中人以上性命上起手而不廢乎下學今薛瑄已准從祀而再進守仁一人焉庶幾德行合一教化不偏而學者皆知所向方此守仁之所當從祀者二也且古今從祀者



非必升堂入室皆顏閔之具體者也即得其一肢一節者皆得與兩廡之列蓋取其為聖人之徒而已聖人猶海也升堂入室者江淮河漢也一肢一節者溝澮百川也江淮河漢溝澮百川同歸於海而海益以大升堂入室一肢一節同歸於聖門而聖門益以尊此又守仁之無害於從祀者也其餘言守仁之當祀者諸言官疏內各已詳盡大畧相同其指摘守仁之行事論其不當從祀者一二人掇拾所聞亦大畧相同臣等固以為不暇論矣查得萬曆元年五月內節經言官謝廷傑宗弘暹徐枋等奏請守仁從祀詎

本部覆奉欽依行令文學諸臣議久未奏進是以御史等官余乾貞等復有此奏臣等臆見雖與前後諸臣建議從祀者相同然不敢遽執以為折衷之論合候命下仍行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等衙門詢訪的確是是非非各出所見從直議不妨異同勿得遲延顧避有乖事體限三箇月以內奏進御覽勅下本部詳加擬議請自上裁

題修拜災異疏 萬曆二年

題為災異頻仍懇乞 聖明亟圖修拜以答 天心仁愛事祠祭清吏司案呈節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節



該各處巡撫都御史楊兆等題內稱地震則南北直隸江西湖廣福建數千里之間在在有之冰雹則徧于魯衛齊地河間有星隕為石之異永平有旗杆火光之災遼東雨塵土泥沙閩浙大水淹沒田畝漂流人民等因節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陸續抄出到部送司案候間為照今歲災異頻仍數年所未有若待歲終方行類奏恐非所以仰體

聖明遇災修德之意相應呈堂亟為題請修省等

因案呈到部臣等查據該司所呈各處奏報災異已

駭人觀聽若輦轂之下日食正陽之月雷擊殿門之吻則天之告變尤為切近可危者臣等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慎修厥身純任輔弼堂陛無壅隔之患朝廷無缺失之政是宜和氣致祥而天表之應應之以福也乃今年自正月以來各該巡撫所奏災異曰地震者為江北為江南為遼東為江西為湖廣為福建凡六省曰冰雹聲響者為濟南為保定為宣府為信陽凡四處以至隕石火光雨土大水諸異雜見於河間遼陽閩浙之地而日食雷擊其異尤甚臣等思之或野有遺賢而民困追徵與或典禮有缺而戎



兵未詰與或刑罰不中而役費不覈與或監司多文而少實有司徇私而滅公與有一於此皆足致變臣等之責夫復何辭既經該司具呈前因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備行在京各衙門以 命下次日為始及被災各地方衙門以文書到日為始大小官員俱青衣角帶辦事三日痛省愆尤勉修職業務要仰體

皇上克謹天戒之心遵初年勅諭羣臣之 旨勿以朝廷為可背勿以法紀為可干必期同寅協恭分猷共念各輸忠愛之誠以致君于堯舜之上舉斯世於唐虞之治如有內懷二心外飾虛文者聽科道撫按官從重叅究處治臣等恭觀方今之時北虜款塞南海無波西番貢玉東夷獻俘可謂全盛然而災異迭見者天意若曰人心無常太平難恃一念不謹則外寧必有內憂故以災異警動聖衷其仁愛可謂至矣皇上以天縱之資聰睿之質其于萬幾之決斷固已洞察然端拱穆清耳目豈無所不逮者乎左右前後豈無投間抵隙者乎即如節儉一事

皇上已躬行之矣而近日所費乃取足于非正之供得無有賞賜太濫而蹈不節之嗟乎此雖偶一為之然非事體所宜有也伏願



陛下上思 天眷之隆重 祖業之艱難而下顧民  
畧之可畏惟時惟幾所以宅心者益密無怠無荒所  
以視政者益勤杜倖門以執威福容戇直以廣聰明  
汰內外之冗員使人無浮食抑近戚之干請俾義以  
節恩則上下交修而制治未亂轉災為祥以祈天永  
命者端有在於是矣 臣等叨任禮官職司所在昧死  
以聞無敢欺隱伏惟

皇上留神幸甚

題為清查宗藩冊籍疏

萬曆二年十月

宗藩奏報冊籍以重封典以裨職守事

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各 王府新生子女三日後  
例該開具生年月日并嫡庶生母來歷具本奏報隨  
該宗人府抄出附注宗支簿籍以後 請名 請封  
本部備行該府查有奏報比對 玉冊相同方與題  
請如無奏報者駁回查勘或立案不行其關係封典  
誠至重也節據各 王府奏 請名封該本司行准  
宗人府回報多屬互異如 靖江王府經記等先年  
請名查有奏報今次 請封則回無奏報 山陰王  
府聰洫等先年查無奏報近該覆查則回有奏報又  
靖江王府經記等七十四位則俱稱此年奏報不存



以致本部有碍題覆深為未便所據該府前項冊籍  
係相沿年久未經清理中間失落緣由俱未明的又  
或先時吏胥謄記漏畧故間多差誤及奉本部駁行  
各王府查勘往往回稱宗人府奏報回未的確致  
誤封期及稱該府吏胥刁指藉口支吾殊非事體見  
今欽奉 明旨該府官俱已用心查報夙弊漸釐獨  
前項冊籍尚未清查明白若仍據舊籍回覆恐未免  
如前差誤深於職守未便相應呈堂議 請案呈到  
部看得 宗支奏報他日名封率由茲定而本部題  
駁亦據此為憑關係甚重今據宗人府查回奏報有

先後互異者有經年無存者本部據之題 請則事  
例有碍因之立案則 宗親受抑不得已行勘而貧  
宗困於各衙門之需求其費已不貲矣夫以 宗藩  
緊要冊籍而漏畧若此使吏緣為奸甚非所以明法  
守惠 宗親也近奉 明旨嚴切該府官俱已着實  
奉行日加詳慎所有前項冊籍正宜及時查理并議  
定畫一之規以為彼此互稽之法所據該司查呈前  
因相應題 請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劄委該司官  
一員前去該府會同經歷司官將節年奏報簿籍逐  
一清查要見某年見在某年不存其不存者的係何



故挨查明白置立文簿二扇登記一留該府一留本部備照其嘉靖三十八年至萬曆二年奏報文冊係見今請封人數合吊取過部令該司官將節年玉牒等冊逐一查對仍置立格眼文簿每宗室一位置為五格先將奏報備填格內以後請名請封選婚等項各填一格以便稽查前冊仍送回該府收貯再照各王府奏報本章大明會典明開抄出附注今前本不下禮科宗人府徑以辦官接到該府附籍似非初制且或有遺錯何從稽考以致臨時回報有無俱在吏書之手誠為弊孔及查宗藩條

例各王府玉牒等冊俱由本部封送合無今後遇有王府奏報本章俱令該府官接送禮科抄發本部填記格眼文簿即封送宗人府附注宗支簿籍以後請名請封仍行該府查對如本部記有奏報而該府回報稱互異者查係遺錯聽本部據實叅究如此則冊籍嚴明彼此互考本部題覆有據封典免致淹期而弊端可革矣又查得各王府新生子女除奏報外例有歲報文冊一年一次解部與玉牒奏報文冊互相參考違期差錯者即時叅處載在宗藩條例甚嚴近來各府率多怠視不行如期造送



相應一併申飭合無行各王府知會以後務要如期造報并將本年內本府宗室殤卒位數照依歲報造冊一本同時解部以憑填記如遲違差誤者聽本部照例叅究庶存歿有稽而弊端自塞亦便益宗親之一事也等因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都准行欽此

題叅 宗室擅婚疏 萬曆二年十月

題為富豪倚財假偽百端等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樂昌王充燾奏前事等因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樂昌王充燾叅稱本府輔國將軍充燾將子女擅自婚配及與充焜串令棍徒在路截買勘合真文將未經題封宗室廷場等假填封號詐冒祿糧乞要查明叅請行令山西撫按官究問各一節為照宗室子女婚配及請名請封俱由本部查明題准方許舉行豈容詐擅今據樂昌王府輔國將軍充燾第一女未經奏請而私配吳良金之子第一子廷墜未題選婚而擅娶李時敏之女俱於明例有違又與充焜串通奸徒邀改勘合將未封廷場等假填封爵冒支祿糧敢行詐偽蔑視典章法當重究以警奸



貪其廷場廷埴廷基廷埴廷壠廷址鼎銘既係宗  
室不候奏請受封乃敢用賄買求詐冒封祿中間  
必有違碍俱應併究充燿第一子廷埴已經本部題  
准授封該府玉冊乃不行開造非係漏錯即屬那移  
相應一併查明民人李時敏吳良金俱以流民冒姻  
宗室法當嚴究李時敏復為充燿截改公文尤宜重  
處既經樂昌王充燿奏前來該司備查明白相  
應題請究問合候命下本部咨行山西巡撫并  
咨都察院行巡按御史將樂昌王充燿奏內有名  
人犯逐一嚴提到官鞠究要見前項勘合係何處

買何人竄改廷場等用賄若干買填勘合見今冒封  
何爵支過祿米若干該府自隆慶四年至萬曆二年  
玉冊何故輕造各宗封號中間經手造冊之人有無  
受賄廷埴已經授封何故不行造報是否隱漏有無  
別弊及究吳良金甥吳息何故敢婚充燿之女李時  
敏女何故敢配流民之子吳密流民黃綠投獻逐一  
究問明白應叅請者照例奏請應發遣者議擬發遣  
應改正者照例改正應還官者嚴追還官定限萬曆  
三年二月內完銷以憑覆請定奪再照各王府  
名封勘合該本部照會該布政司轉行長史司啓



王通諭各宗知悉近據越關各宗往往告稱照會到司並不通知各宗貧者須用財買查方得一閱以致中間多有竄改真文別填名位那移封爵各宗俱無由首正弊孔百端殊可痛恨且各照會到布政司例止繳送禮科別無申繳本部卽有詐冒無憑查究合無今後本部每季題准名封除照舊行布政司轉行長史司啓王知會外仍令布政司照依部文謄寫大字告示張掛王府門首諭令各宗通知但有名位差錯及那移遺漏等弊許各宗差人告明布政司卽為申呈本部查究本部上下半年仍行另咨巡撫衙門

行令布政司查對原行明白造冊一本繳送本部以憑查考其原行勘合歲終繳到禮科本部令該司移文吊查一次但有差錯卽行叅究并查原領文人役一併究問庶稽覈詳明而弊端可革矣伏乞 聖裁

題減派蒼木疏

萬曆二年

題為清賦役以蘇民困事祠祭清吏司案呈本部送禮科抄出應天府府尹汪宗伊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應天府府尹汪宗伊等題稱該府加派蒼木數多起解艱難乞要暫行停徵或改解折色一節



為照各處起解蒼朮原額共止六千餘觔至嘉靖二十六年因歲用不敷加派一十四萬觔時以齋醮等項使用浩繁靡費至此因循未革竊照

皇上登極以來額外之徵累奉 詔旨停罷一應供用俱從節省其蒼朮加派二十餘倍於前者雖不能盡復原額臣等以為宜如宗伊等所言通行議處合無酌量節年支用之數每年以十萬觔為準將先年加派十四萬觔量減三分之一共該減四萬六千三百六十九觔尚存九萬三千六百三十一觔連原額六千三百六十九觔共計十萬觔其減派之數查照

原加派多寡遞減內應天府五萬九千四百觔該減一萬九千七百一十觔順天府一萬三千四十觔該減三千四百二十九觔淮安府三萬六千四百觔該減一萬二千七十觔山東三萬三千六百四十觔該減一萬一千一百六十觔山西原止派二百二十觔不必再減行令各該有司查照各存留數目依限完解轉發該院接濟支用再照各處蒼朮拖欠數多此在在有司必已坐派在百姓必已徵納中間顯有奸徒猾吏侵欺之弊是上有加派之虛名下有加徵之實害而奸猾者坐享其利也合無通行將萬曆元年以



來邑徵在官者勒限制取批迴未徵者作速催完起  
解如再仍前拖欠聽本部照例叅治及行太醫院今  
後凡遇各項支費查係正用不可缺者方准給發亦  
不許經管負役因而冒破俟放支不盡庫積有餘遞  
年減派以期漸復原額庶民困少蘇而供應不乏官  
民兩得其便矣伏乞 聖裁

題勲胄習讀疏

萬曆三年四月

題為議處勲胄習讀定規以隆儲養事儀制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國子監祭酒王錫爵等題  
稱乞將勲臣應襲子弟送監肄業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通查大  
明會典并嘉靖元年以來節經諸臣建白奉旨申  
飭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國子監祭酒王錫爵等題稱  
近來勲胄多不送監習學乞要申明舊制盡數開送  
以後歲以為常其有託故不至及不守訓規者指名  
叅奏并要議立限期使之挨次出監或考校學業從  
實報部以彰激勸各一節為照勲爵之家世受國  
恩與同休戚其諸胄子皆將來干城腹心之寄所以  
待之者甚重而世祿子孫驕奢易生鮮克由禮所以  
教之者甚備是以



皇祖彛典令送國學從師受業磨礱其德器以異他  
日之用 列聖以來時加申飭非不嚴也而各爵習  
成怠玩寢廢成規自隆慶元年以後止有定西侯應  
襲蔣建元等數員在監肄業其餘通不開送推其所  
志惟以苟延世祿為計曾無宣猷効力之思苟授之  
以政難免面墻揆諸 祖宗初制委屬背違蓋由以前雖常督責緣未立有  
條約所以通不遵守既經祭酒王錫爵具題前因誠  
于教典有裨相應題 請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行  
移五軍都督府將見在未任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

弟但年十四以上三十以下者通行查出備造年甲  
籍貫開送本部轉劄國子監習學不許隱匿違者指  
名叅究此後但有應該習學者即時開送不得待候  
題 請仍行吏兵二部知會凡公侯伯等官應襲爵  
者吏部於 請襲之日行本部查其曾否入監習學  
方准承襲其襲後但年三十歲以下者仍照例送回  
本部劄監肄業應任用者兵部行本部查其習學有  
無進益方行推任本部遇有 冊封差遣亦照舊規  
查其曾經在監學禮者方許差用其送監習學者除  
赴京營操演外餘日俱要赴監讀書觀禮本監堂上



官用心教習務臻成效但有托故偷安不行赴監及  
縱肆自恣有違教規者聽本監官從實叅治如果在  
監日久學業有成者亦聽本監官酌量出學待用若  
仍願在監者聽令照舊肄業本監官更加優異仍報  
本部紀錄以示激勸本部并行南京禮部轉行各該  
衙門一體遵行庶教典畫一勲胄彬彬嚮學而  
祖宗育材之制復振於今日矣奉

聖旨勲臣入監習學係先朝成規近來通不遵守  
好生怠玩這所奏都依擬行有仍前驕惰曠廢的着  
本監官從實叅奏處治欽此

十八題倪策假雕印信疏

萬曆三年

題為虜王懇請喇麻番僧以便傳教事該大理寺題  
前事奏

聖旨倪策依擬監候處決張朝着照新例於順天府  
門首枷號滿日發遣就着錦衣衛人看枷其餘俱依  
擬這奸徒詐偽作弊不止一次該司官如何通不覺  
察且吏役不由吏部撥送徑以棍徒私准頂替明係  
縱之為奸着禮部通查前後經營司官職名來看欽  
此案照先該順天府行查本部祠祭司取香燭緣由  
前後共手本四件該司查係詐偽復弔取原行手本



發鑄印局辨驗得前後印信八顆俱係偽造已經移文該府根究情由回部以憑叅送去後續該刑部題係盜用印信該本部復送鑄印局官儒前去當堂辯驗篆文不同的係偽造刑部隨審倪策偽造印信是實問罪成招茲者欽奉

明旨切責該司官

命臣等查開職名具奏臣等查

得倪策於隆慶六年十一月內因上首吏謝炤引入該司自稱會稽縣人係布政司兩考吏郎中王象坤輕聽相沿舊規收司供役後倪策於萬曆二年六月十八日出司訖又查得倪策假雕印信用手本四箇

行順天府前二箇是四月內係在司時事後二箇是八九月內係出司時事本犯習於奸詐私自在外通同偽造踪跡詭秘非關防所及然倪策乃無名目之人而本官容其供役因循弊規罪復何辭但看得本官青年薦志頗有執持尚可策勵伏望

聖慈念其陞任事發少寬罪譴臣等無任悚息之至

覆楊尚書請謚疏

萬曆三年

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卹典以光泉壤事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原任太僕寺少卿今丁憂揚俊民奏臣父楊博歷任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養病在家病故陳乞祭葬贈謚錄廢  
等因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楊博養病  
在家病故伊男太僕寺少卿楊俊民奏乞祭葬贈謚  
錄廢一節除贈官錄廢移咨吏部施行及輟朝日期  
另行具題外合照例與祭九壇并與造葬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山西布政司轉行該屬支給  
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司堂上官致祭工部  
應付棺木差官造墳安葬若其行業可以表見者臣  
等請言其實謹按臣博天資敏達匪學而夙成世務

精明由練而益熟臨機而發游刃有餘早稱職方之  
賢懋著師中之績節制諸鎮心彌殫而 聖眷彌隆  
荐陟崇階功愈高而 天恩愈渥每下遷除之書目  
見謂公平屬當端揆之更張曾無齟齬居然師表允  
矣耆臣 京畿倚之以干城縉紳仰其為領袖所以  
令聞不墜而榮遇有終也易名 賜謚委屬相應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議伏乞 聖裁

題陳尚書補謚疏

萬曆三年

題為遵例請乞補謚大臣以彰令典以勵臣工事祠  
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撫江西都御



史凌雲翼題乞將已故刑部尚書陳壽補謚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本官稟清介之資致剛直之用三劾巨璫而身就  
詔獄甘九死以不移一禦強虜而躬擐甲冑奏二百  
之俘獲然猶生不居其功而辭廢終固守其儉而無  
家殞殮藉人子孫失所起先臣于下地恐不多歸表  
盛節于當年實維衆望此正與本部所題不論遠近  
年月酌議補謚一節相合又與本部查訪相同夫事  
或因循而論久益定伏乞

皇上採撫按臣之言 賜謚易名以示褒尚激勸士

習但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禮部尚書告致仕疏 萬曆三年九月

奏為衰懦不能供職乞 賜罷斥以謝人言事該禮

科都給事中朱南雍等一本論臣衰懦不堪重任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臣閱邸報不勝慚汗竊念臣以

一介之微遭逢 聖世自筮仕郎署歷藩臬部監以

至今任曾無片長可見每思才力綿薄叨冒過分夙

獲惶懼未嘗一息自安誠不宜一日居乎其位也徒

以貪戀 明恩稍圖補報因循至今豈期歲月愈深

愆尤日積政理罔知職務廢弛臣自內省猶媿不堪



他人觀者其謂之何至於威儀動作尤臣平生之所短臣於隆慶年間自陳本內曾歷舉言之以求罷免與科臣今日之論大率相同其慮臣站立之顛仆而為之預謀則其待臣也尤厚即使臣自為謀亦豈有過於此哉伏望

皇上念邦禮之重採科臣之言而矜臣之不能特賜罷斥別選賢才以充其任庶典禮得人而臣亦免於瘵曠之罪矣奉 聖旨准致仕着馳驛去欽此

辭起

南京禮部尚書疏

萬曆十二年二月

奏為衰老錮疾懇乞 天恩辭免新任事臣原任禮

部尚書於萬曆三年九月內蒙

恩致仕萬曆十二

年正月初七日准吏部咨該本部題為缺官事奉

聖旨是萬士和起南京禮部尚書欽此移咨到臣臣惟退閑以來已經十載伏蒙 聖心存記復齒縉紳之列太平際會白首光輝感極涕零雖粉骨碎身無以為報也顧臣衰老不堪請以其狀陳于

君父之前臣聞大造至仁不能回已枯之木春風善

長難以噓既死之灰伏念 臣少習詩書頗知忠義然

平生報効徒有其心而弱質周張實無其用幸逢

盛世得冒南宮貪戀

皇恩遂招物議乃藉言官息



駑馬于力之不勝全散櫟于材之所棄俾安薄分延  
此殘生豈意尸居復蒙起廢夫以早衰蒲柳更歷十  
禩風霜肩背懸疣齒髮脫落蟬鳴于耳千喚不一聞  
狼跋其形十步則九蹶殆難比于人數况可玷于官  
班盖嘗蒙霧露以生疑自知填溝壑其不遠也當今  
皇上勞于求賢旁招俊乂千里逸足在廐百圍巨木  
在廠其間精力堅強忠良自効者何可勝數惟  
皇上任使無俾老邁難以策勵如臣者參焉則在位  
不疲萬事皆理而臣亦感戴泉下銜結于無窮矣臣  
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再辭

南京禮部尚書疏

萬曆十二年四月

奏為衰老錮疾再乞 天恩辭免新任事臣本年奉  
旨起南京禮部尚書臣以年老多病乞辭奉

聖旨萬士和老成著望着遵旨赴任供職不准辭吏  
部知道欽此談吏部移咨到臣臣聞君臣之義無所  
逃于天地之間官職一加則此身乃君之身非已之  
身也故召不俟駕以死報國不容有二心也

皇上之於臣用之既廢之餘申之 褒諭之命臣不  
知奮豈為有人心者哉盖臣少時血氣不足六十之  
後百病交攻自腸胃之濕痰以至于皮膚之瘡痂無



一非受病處不但前疏所謂耳聾足蹶已也臣聞授職者必量人之力而受職者亦必自量其力東野之馬力將疲即王良造父不以為御矣夸夫逐日至于暍死不自量之過也故鞠躬盡瘁雖臣心之無已而日暮途窮生意欲盡則已如風中之燭矣今制七十者許其引年臣去七十只一年耳而精力如是其何以馳驅哉是以萬不得已再鳴于君父之前伏乞皇上矜其年之既邁察其言之非欺特賜俞允仍舊致仕臣不勝激切悚息之至

加賜勲階謝

恩疏

萬曆十二年六月

奏為恭謝 天恩事 詠吏部題臣再疏辭免南京禮部尚書新任奉

聖旨萬士和准給與應得勲階照舊致仕欽此隨該本部奉 欽依加正治上卿資政大夫移咨到臣伏以官崇勞蹟爰輸効力之忠 國有勲階懋著酬功之典非其人則不輕授必久任乃得漸加恭惟

皇上 稟睿智之資 撫盈成之運 誠於好善禹

拜昌言 廣於求賢湯招俊彥屬彙征之連茹稽在

野而無遺如臣者幸躡致乎九卿曾無片長自效遂投閒於十載惟有百病相隨駑駘鞭而不前樗櫟散



而空大方甘心於猷畝詎敢望於巖廊時值更新  
人惟求舊留都典禮驚傳雙闕恩波申命秩  
宗再荷九重眷顧義莫逃乎天地臣何愛於死生  
柰狗馬之疾交攻而龍蛇之辰坐迫若不量度冒進  
誠恐罪過愈深俯悉愚衷仰干宸聽遂蒙曲庇保  
此餘生聞召不趨既已乖於禮義辭官進秩能不  
愧于衷情名曰上卿曾未叨陪班列號為資政何有  
報荅涓埃豈謂兩考之加併在一朝之錫光控章  
服試看垂歿之榮芳播里閭豈止同宗之慶恨桑榆  
之既暮尚啣結于來生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公移

家無存稿偶故紙中檢得一二附梓  
之以見其隨分盡職之大畧云耳

江右分巡揭帖

計二條

照得百姓之情固所當順而地方之事亦賴人為彼  
無能者束手坐觀而犯難者動每招謗以其招謗也  
而疑之抑之使不得伸是使坐觀者益以為得計也  
竊見九江府推官范永宇其才不可抑而其氣不可  
禦性偏喜功之過固不能無然其心無非為地方計  
也向也因其性而疑其心因其多施而疑其守本道  
徐加察訪乃知其心似無他而其施之多者亦或其  
輕財重義使然今之有司軟熟無為延挨歲月者不



為少矣如本官之敢於任怨期於必就者正監司之所求也且如瑞昌築城一節他人懲李知縣之敗宜其深避救過之不暇矣本官乃奮然以為已責無知小民難與慮始徒紛然議其後而不知城成亦瑞昌百世之利也然本官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蓋城瑞昌不可罷而該縣力小費煩其工亦不可速也責之以速則民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不惟謗議並興抑且財力俱困成之以漸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上不驟用其民而民不覺其厲已本官必欲以朝夕期之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故為該縣計久遠者檄之使

勿亟可也若裁抑之太過恐無以為任事之勸而苟安者反為得計且以短取長古所不廢須至揭帖者卷查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內奉工部題為缺少磁器事單開燒造大小魚缸六百八十口連山子魚窩全內大樣一百四十口每口并附燒原估工料銀九十  
八兩一錢二樣缸一百五十口每口并附燒原估銀  
八十一兩三樣缸一百五十口每口并附燒原估銀  
三十兩四樣缸一百三十口每口并附燒原估銀一  
十六兩五樣缸一百一十口每口并附燒原估銀六  
兩通計大小魚缸共估銀三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兩



已經燒解過大小魚缸五百三十七口三十五年七月內又奉缺少磁器事單開燒造大小三樣磁缸五百七十七口原估該工料價銀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二兩見今止燒成大樣缸一口二樣缸四口三樣缸五口竊照魚缸燒造每窰一座止容一口溜火緊火燒經月餘及至出窰破裂者十常八九堪用者十無一二在地方則為最苦在朝廷稍為可緩前年乞賜寬限已蒙 聖恩俞允其時江西未遇荒歉尚可支持去歲以來沿江一帶水災重大兼以磁磚燒解所費浩繁近蒙 聖恩特捐存留課稅賑恤甚厚則前項

困苦似宜附災傷疏內乞暫停造俟府庫積有餘銀另行燒解萬一俞允未可知也且魚缸所欠尚多而磁缸所取復至及今言之即不能望魚缸停止之恩或可以為磁缸寬限之地 朝廷俯念地方之意未嘗有忘百姓翹首監司之情實為甚切俟題請不行不得已而行之庶於事體有補而民與我皆無憾矣

湖北分守議稿

計二條

一為陳愚見立義倉以濟困極事嘉靖三十九年八月奉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陳批據黔陽縣申稱歲有水旱民間有穀之家除上中人戶量各自備雖遇



凶年猶能膳口其極貧無錢糴穀者坐待其斃乞要  
建立義倉知縣郁周自出俸銀貳拾兩糴穀一百石  
先為首倡激諭本縣人民隨其多寡任意施出湊成  
總數若干共為一倉在城在鄉各立倉長一年一換  
青黃不接則照原價賣與次貧之家不取其利所糴  
價銀又至秋成糴穀出陳易新以備來歲貧者或不  
至於困極流離等因奉批仰分守道查議報奪繳并  
蒙巡按湖廣御史姜批同前行據辰州府申稱查得  
近蒙屯田道案開黔陽與沅陵縣三十七年分糶穀  
數少四分叅呈撫院題奉 欽依將知縣郁周李允

經罰俸半年行縣追扣未結該縣倉廩穀石頻年既  
不充足今復舍而更設一倉未免顧此失彼况稱願  
出俸銀二十兩糴穀百石是亦有限而難久其餘欲  
令人民施出據該縣見遭水災本等糧差尚慮多艱  
必欲強其勸借反啓無名騷擾之弊况缺下半年自  
理贓罰折穀之數合行令該縣將自理贓罰盡數折  
穀上納預備倉收貯備賑務足定數其本官願出銀  
兩係為民拯恤之意亦令糴穀一百石就運該倉不  
必另創待荒歉之際隨宜申請支放等因到道據此  
為照義倉之舉係奉勘合通行設備今黔陽縣知縣



郁周遵照前議捐出俸資首先糴穀乃倡民義舉救  
荒預患之圖而該府所申則恐荒歉之餘勸借勞擾  
不為無見該本道看得事在人為義由上作蓋凡一  
政一令有益於民者勝於坐視民患而不為之所况  
義倉之舉得古人社倉之遺意一人倡之衆人從而  
和之前者創之後來者從而繼之日計不足歲計有  
餘其於百姓不無小補故取辦於一時強人以太難  
而逼使之出不可也其中見上之舉義而或以義應  
之情願捐儋石之粟以輸官者亦未必無此則取之  
者非迫民而出之者為仗義何為而不可哉且又不

急其期不限其數則勞擾之患自絕而其法可行矣  
况預備倉與義倉之名色兩不相妨預備倉者取足  
於贖罪之數義倉者取足於好義之心該縣詞訟簡  
少故難責其取盈之罪而壤地雖小不可謂無尚義  
之人今日知縣郁周之所捐不可入之預備倉異時  
該縣罰贖之所納不可入之義倉但使其各以義勸  
有願出者不拘多少各自報官不許以在官里老人  
役上門勸借其間或有願出三四十石者給與義民  
牌扁以禮相待所出穀石一面置簿登記暫收預備  
倉空廩一面擇地設處先建立倉廩數間俟後漸次



開拓以圖永久本道量行酌助期在必成務於百姓  
有益合候呈詳允日行黔陽縣令知縣郁周將自出  
銀二十兩糴穀一百石以為民倡如百姓不願出者  
無得驅迫生事其預備官倉仍照舊例積穀不在此  
限如此庶民心悅服而荒歉有賴矣

一為議支應以蘇民困事照得本道湖北所屬辰常  
靖府州近因水災之後繼以旱荒民不聊生思以寬  
恤其道無繇然縱不能有所利於彼亦當損其有所  
害於彼擇其甚者而去之害於彼而急於去者水馬  
館驛之支應是也查得各驛每日支應過往差使廩

給口糧係里甲人戶均徭編審各以丁糧多寡編日  
有差本戶親身到驛支應名曰庫子然家業殷實者  
支應四五日登時傾廢家業不足者遂偷身躲避累  
及馬牌推原其故蓋由承差人等需索無厭刻剝見  
骨初到驛時責令擺飯乾臘鮮肥色色齊備然後舉  
筯一飯之需已費及二三錢之數酒飯既罷乃勒折  
乾百般凌辱有勒至六七錢者有勒至一兩不已而  
繼之以布疋準折者彼之鄉里小民如羊見虎寧暇  
喘息而此之依憑聲勢如虎啗羊不盡不止湖北地  
方疲敝縱使殷實不過力田之入擔石之儲耳豈能



堪此是為得而不傾廢也其人戶之躲避者或有陽  
為不到而陰托奸頑馬牌支撐過去或有其實躲避  
而害及良善馬牌代為賠贖於是有將馬帶去一二  
站而勒錢贖取者有故將公文丟棄而口稱稟究者  
馬牌只得曲為區處馬牌答應既畢又自虛張其數  
以倍取於人戶人戶亦樂於陸續湊還馬牌而幸其  
一時暫脫於虎口此貧乏者之所以逃避也故有司  
徭編之時人戶視驛遞如陷穽視庫子如罪囚民間  
之病莫此為甚查得本院有告示禁革有循環簿登  
記近該本道經過各驛弔查循環公簿及人戶逐日

支應私記底簿相對公簿內記口糧一分支銀三分  
私簿內筭酒飯折乾多者七八錢少亦不下五六錢  
公簿所記常不及私簿二十分之壹是上司有登記  
之虛名而小民不免於苛虐之實害則亦惡用循環  
為也然其弊不在於登記之不密而在於弊法之不  
更法之弊者在令人戶與公差相見也夫令人戶與  
公差相見雖驛坐一上司其弊不止况於循環之登  
記耶查得各處及本省武昌府俱徵銀在官差官支  
應差人知在官之銀有限貪心自止此法最善可以  
通行所謂不禁之禁也但此等人飽食驛遞其來已



久原給牌票內口糧三分委的不足彼豈能自齎糧以行將必別生枝節不得意於庫子必將取足於馬夫又非經久本道議欲稍寬其數自各部院以及三司各道定為等級比舊量加一倍官加印封驗發銀須松紋併不許短少數目願支銀者即與原封願擺飯者即與酒食蔬菜仍將物件刻成小票儘其所用有剩則加以與之再照經過士夫廩給中火舊有等級近來支應參差不齊各不照應本道亦欲再申明規則刻一小票將各物開列以杜乾沒之弊其下馬中火擺飯之外不得再解食剩合候呈詳允日行所

屬府州縣分別各驛衝要偏僻等第會計一日共該支銀若干徵收貯庫按月發驛差委能幹員役答應廩給中火分別上中下等第承差口糧分別各衙門等第刻印小票一張中開某廩給多少其中火多少某口糧多少橫列上方却於下方開某物價值銀若干某酒米值銀若干與上方數目相對支者銷筭剩者折乾差委員役及手下答應該用幾名仍各議與供給如此則居者無暴客之患行者無館穀之慮馬夫不至於被害差官不至於受累庶於驛傳不無小補而民困可以少蘇矣



一為酌處庫藏事宜以紓財用事案查近抄蒙巡按廣東陳案驗奉勘合前事節該刑科給事中張等具題一款立官解以恤民困該戶部題奉 欽依備行司府等因又奉提督兩廣兼巡撫吳案驗同前查得本省每年額派京庫糧銀十萬兩俱係各州縣僉點殷實解戶自收自解仍於官米每石帶徵水脚銀八厘給助解戶運納之費徵完解司積至二三萬兩本司議委縣佐貳等官一員管押前赴戶部交納本官止給盤纏銀五十兩其沿途搬運舟車到部上納滴

補及 內府等項使費俱係各解戶自行措辦今本部要革解戶委官管解該本司看得改民解為官解甚便於民而微有不便於官便於民者十有七八而不便於官者十有一二權其損益則官解所當亟行其不便於官者從長計處則官解為益善矣方今極苦京解者無如廣中蓋以往返一萬八千里道途之艱虞可知歲月之盤費可知而獨責百姓自運勞費萬狀如遠而雲南四川近而江西但金銀扛解俱是委官給以勘合一路起夫陸運安行至京百姓不與知焉獨廣東不借力於官故為最苦各州縣解銀至



省候一二萬兩齊足起解或守候三四月或半年以上此守解之苦也各解戶銀數多寡不等而往返盤費則一極少正銀或一二百兩或不上百兩而盤費過之真為無益之耗此虛費之苦也各解戶俱有身家農業往返七八箇月誰能人人自行其勢必至包貼與人而包貼者索取無厭昨據解戶陳合理告稱正銀九百兩貼解至一百兩而其心猶未肯已是正銀每兩貼解一錢有餘若包貼不得其人上納掛欠又不免累及正解此包貼之苦也一解戶有一姓幾房亦有數姓朋充一名當銀起解時心力不齊或來或去或出或不出以致州縣拘解煩難耽延期限累及同運起解之人羈候逾時牽連獲罪此幫解之苦也如此之類不可勝言今改為官解是脫彼陷穿致之坦途其為利益何限此所謂甚便於民者也若微有不便於官者只是道路踈虞一節蓋恐風波盜賊之患萬一有遭民解則猶責償於民官解則難取償於官是雖事不常有然亦不可不慮也其從長計處之法本省一年解京銀額不過十萬茲議分作五次從江西陸運萬無一失且每運二萬只有二十扛用夫四十名不過一士夫經過之費其水脚銀兩江西



每兩三分今廣東至江西路雖遠二十餘站既資解官勘合脚力則亦無甚費合無每兩量加五釐共給三分五釐解戶所省既多仍每兩徵水脚五分除給解官外尚存一分五釐其護送扛解自省城撥民哨送至韶州韶州撥民哨送至南雄南雄送至贛州仍於省城內臨解時行委番禺二縣雇長行打手八名護送至京其工食就於前存水脚銀內支給其長途火牌號簿登記一路使費及各縣驛應付夫馬一如江西規則如此則在解戶每兩不過徵銀五分比常節省大半而又得脫陷穽置之坦途在解官則利於盤費之厚無道路之虞而欣然樂從在本司則批廻易銷而又得省給解官之路費以為軍餉此策之最得者也合候呈詳允日脩行十府轉行所屬州縣遵照以後京庫銀兩每兩追水脚銀五分起批赴司上納即給批廻庫收銷照本司酌量京銀積至二萬兩不拘府分呈委兩司首領或府佐一員解京輪請兩院填給勘合應付并請軍門給發牌面沿途撥取兵快護送庶民力可省而銀兩可保無虞

禮部咨稿

計一條

禮部為稽防誑冒以重 明旨以益 宗藩事儀制



清吏司案呈照得近該本部題奉 欽依凡 王府  
請封奏抄到部應單本題者一面查冊一面行 宗  
人府查對回日五日內具題應 請封者照例 請  
封應立案者奏 請立案仍先揭示本部門首諭令  
通知但有吏書誑騙者訪拿重究其各 王府賫奏  
員役有指稱打點誑 王財物者併行重處已經通  
行各 王府啓會去後近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岷  
王定燿奏稱第二子幹跬年足十歲例應 請封到  
部送司行准 宗人府手本查報幹跬生年月日及  
奏報生母來歷相同并查 玉冊委係 岷王第二

子年數已足例該封 郡王隨具揭呈堂覆查明白  
准照例題 請外為照各 王府請封 王爵多有  
賫奏員役指稱打點名色誑 王財物到京弊風相  
踵遽難釐革及查本部前項文移或未到彼該府賫  
役恐仍前誑冒相應呈堂關會稽查庶免乾沒等因  
案呈到部看得 王府 請封近經本部題有一定  
限期奏抄一到即查據典例應封者即與題 請隨  
掛牌門首示知本部吏胥分毫無所干預即欲打點  
何所用之但賫來人役徃徃指稱本部使用希圖誑  
沒財物業已誑出遂為囊中之物及見本部隨到隨



行一經揭示准題則前物公然入已矣該府止見其所奏已行即明知誑冒亦不計問使賣役坐得乾沒之利是本部之速行反為各役之騙局本部之禁戢吏胥雖嚴而各王府之費用仍舊明旨為宗藩惜無名之費甚切而宗藩之奉旨釐弊或不能以盡信也見今宗支日繁祿糧甚詘凡此無名之費皆出於小民之膏脂不則亦先王之遺積以之分贍貧宗則宗親感德以之施行善惠則國庶蒙恩乃空委之無藉之積棍豈不甚可惜哉且以宗室應得之典而冒打點之名以供役賤人而敢誑

王府之物竊為各府羞之今賣役之誑王與各府之遂其誑者不過藉口本部吏胥刁指恐不得如期題覆耳今

聖明在上諸蠹肅清各項事宜又經本部申飭吏胥無所需勒題覆決不逾時各府亦可安心相信而中各賣役之奸矣所據該司具呈前因委應知會關防為此合咨前去煩為轉行岷府長史司啓王知會要見王第二子幹哇例應請封自王奏一到查明即題本部吏胥人等並無干預但有賣本負役指稱打點使用分文者即係奸冒便親追究重處



毋事姑息致墮奸計長成弊風仍令長史司申呈貴院咨部以憑查考以後但有各王請封俱要長史司取具並無指稱誑冒等弊印結申呈貴院將差役姓名掛號登記本部題封後仍咨行稽查貴院訪有前弊亦希即時究處仍知會本部以憑查叅輔導官員其各賫役到京但有前弊本部及緝事衙門訪出或被人首發除本役重處外本部并將該府內外輔導官叅究坐擬庶仰副明旨以惠益宗親所裨誠非小補也其餘有王府去處巡撫衙門仰該司一體申明知會施行

論附 貴陽改課

天地之所以為大

造化之妙至一也亦至不一也一與不一皆歸於一焉而後可以語天地之全矣一者何也自其體統者言之也不一者何也自其散殊者言之也體統者散殊之合散殊者體統之分方其合也渾然氣而已矣氣不能以不流流則聚而為有是散而不一者皆至一之所為也當其散也顯然有而已矣有不能以自著著必本於所宗是合而至一者皆不一之所主也是故一者一也分而為萬有焉而各一其一者此一



也聚萬有之各一其一而同歸於一者亦此一也合者不得不散而實無所散散者不得不合而實無所合故曰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而造化之大盡在是矣不然則乾坤毀而天地之化不幾於息乎子思以天地之大明聖人之大而以大德小德言之其善觀天地者與雖然吾聞聖人之言天地者曰太極曰乾坤曰誠曰命非不足以盡天地之大也而子思獨以大德小德盡之天地不可以德名也而又可以大小分乎蓋天地一也有自其精蘊言之者有自其功用言之者精蘊者微而難知功用者顯而易見大德小德之說蓋因其功用以觀其精蘊者也何也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造化之功用也夫其合而不離散而不雜造化胡為有是功用也是必有所以為之者矣是故天地本無德也對功用而原其所以然則謂之德德本無大小也對功用之大小而原其所以然則謂之大德小德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曰生曰載者自其功用言之也而皆以德言則子思之因用以發天地之蘊者可知爾矣是故太極以極至言軋坤以性情言命以帝之主宰言誠以於穆不已言是皆天地之精蘊不可以大小論者



也夫以是四者舉其一固足以見天地矣而非通極於性與天道之奧者未易窺測也未能通乎性與天道則必即其用以觀之而其源可知也則夫言天地之所以大者舍大德小德奚以哉今夫日月寒暑飛潛動植凡盈天地間者天地皆有以包涵之此功用之大而合者也日月寒暑自為日月寒暑飛潛動植自為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犁然不紊此功用之小而分者也然而有形者則必有形形者有色者則必有色色者其大而合者即其德之渾淪而無所在者為之也其小而分者即其德之散殊而有所專主者

為之也無所在者摠之於至一而有所專主者分之為至不一有所合則必有所分此造化之妙而初無二理也以其大而一者分之於不一之中而物物各得其一以為一焉以其小而不一者推之於至一之地而物物同本於一以為一焉自至一而不一則變化出而體統之流行者見矣自不一而至一則神妙存而散殊之根底者見矣合一與不一觀之則天地之德備而廣大可知矣何也天地之為天地所以引之而不見其始要之而不見其終者以其有是一也亦以其有是不一也蓋天下之用固有綱維主張之



者然亦無截然一定之理由其參差不齊循環相禪而後至一者始運於無窮則是至一者固所以為不一而至不一者乃所以為一也故自其全體觀之言一已無虧欠矣分而為兩焉又分而為萬焉非於一之上有所增也一草一木之榮枯消長天地之體統在焉謂一草一木之天地非天地之天地不可也謂一草一木之大非天地之大不可也何也天地無二理也人惟不能如是觀也索之冥冥探之茫茫而天地之蘊愈不可得而見故子思曰是敦化也大德也是川流也小德也因功用以求其體段而後天地可知矣

今夫太虛之飄風也大木之竅穴深山之巖壑參參然各得風以鳴謂大木巖壑之風非太虛之風不可也風未嘗益而風之大益以見矣江海之水或有激焉而為波或有怒焉而為濤是水之散也謂波濤之水非江海之水不可也水未嘗益而水之大益以見矣有風則有響應有水則有波濤有體統則有散殊一而二二而一天地無餘蘊矣自太極而陰陽五行而萬物生生復歸於太極焉固天地自然之體用也易曰乾元亨利貞乾其統也四德其分也分之則元亨利貞各一其乾統之則元亨利貞皆乾也又



分為三百八十四爻各一其乾而三百八十四爻皆  
乾也易之為道乾盡之矣必三百八十四爻而易之  
廣大悉備余是以知子思大德小德之說有所本也  
此其所以為天地之大矣乎學者苟未能觀於天地  
盡觀之聖人焉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心之  
一理渾然無所不備者大德也仁義禮智根於固有  
燦然其中者小德也由是當時中而時中當容而容  
當執而執當敬而敬當別而別而所以教化所以川  
流者在是矣要之一事一節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  
者無不在焉是故善觀天地聖人者合大小而觀其  
大可也于大于小而各觀其大亦可也釋氏窺測天  
道未盡而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遂以山河大地皆  
為幻妄至近而一身亦且以為幻焉夫一草一木莫  
非天地天下之理無不實者而釋氏皆以幻視之嗚  
呼此釋氏之所以為小也

天地之所以為大

有物之大者莫若天地天地之大吾將何以求之仰  
觀於上而得其確然垂象者焉俯察於下而得其隤  
然成形者焉舍形象而觀天地固不可執形象而觀  
天地尤不可吾將自其形象之理觀之理也者所以



形其形而象其象者也理一也而形象則萬有不同者皆理之所為也理之初混淪冲漠無聲無臭而已然既謂之理則造化精微之蘊寓焉精則必聚微則必彰聚焉彰焉則自無而有矣氣之始有曰太初形之始有曰太始質之始有曰太素形質具而形象無窮焉是故大而日月星辰小而走飛草木又小而人之爪髮物之喘息皆理之所為也理也者愈合則愈大愈分則愈細其合也而小之理已自完具其分也而大之理無少欠闕故自無而有雖巧歷不能窮而自有原無則一以貫之而已天地之大不在是乎苟

不以其分合者歸諸理而徒以成象成形者指言其大則天地亦一物矣故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此以理觀天地之說也夫其敦化也而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焉其川流也而聲者自聲色者自色焉此有耳目者之所知也至於所謂大德小德者即之無象視之無形而強名之曰德天地得之而有是敦化有是川流人不可得而見聞者也人不可得而見聞而以理觀之則有不容隱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陽復於下而生生不息此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生為心則亦以生生為德故曰天地



之大德曰生然則大德小德者自天地生生之理言之也生生之理何以有大小乎此造化自然分合之妙也吾嘗因是而探乾坤之蘊矣理乘氣氣載理蓋無一息停機也方理氣之混而為一雖未有萬殊也而萬殊之理寓焉元始亨通利遂貞正為金為木為水為火為土四德五行靡不具於一之中此實理也四德五行既具於一則在一者不得分為四為五張子所謂不有兩則無一一不可見而兩之用幾乎息者也有二以為兩有兩以為一而後造化之妙無窮是故無方之謂神無體之謂易化裁之謂變推行

之謂通一專一直之謂乾一翕一闢之謂坤理之蘊於造化者固如是也由是出之而敦化散之而川流自其大者而觀之安得不謂之同自其小者而觀之安得不謂之異吾嘗求天地間之物靈蠢動植其類各別而一類之內種種又殊有血氣者不可無知無血氣者不能有知梅必不結李實草必不生木葉苟物物而雕之則天地勞然而截然不亂焉則兩之理具於一之內可知矣夫自兩而萬物其不離乎一也故有知無知靈蠢動植不同而其所以生所以死一也桃李草木花實枝葉不同而其所以榮所以枯一



也彭鏗之壽殤子之夭大椿之春秋千計朝華之春  
秋日計龜鶴之筭無窮蟪蛄之年有限而盈虛消息  
於大化之中者一也其異者為川流其同者為敦化  
是用之大小也其異者為小德其同者為大德是體  
之大小也有大則有小是理之自無而有者也有體  
則有用是理之自微而顯者也有大小而無先後有  
顯微而無彼此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有無混一之  
常也非知道者孰識之嗚呼此未易言也蓋嘗自吾  
身而觀之矣吾身者小天地也當其一念不起鬼神  
莫知喜怒哀樂一無所著吾見其冲然虛而已湛然

寂而已然而仁義禮智事物細微之所以然者無不  
在焉蓋出於命而根於心無其用而有其理孟子所  
謂萬物皆備者也惻隱於孺子之見不屑於蹴爾之  
食以至辭讓是非一事一物巨細精粗隨其所感而  
心之所具者應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既有此理則不能以不通然雖常應常感而寂然  
者自如豈非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乎與天地相似者  
動以天者也動以人則與天地不相似矣動者一念  
之初幾善惡之際也一念之動於善惡而見之於外  
若影之隨形流之出於源無毫髮差謬學者苟欲五



常百行之善而不致力於一念初起之時是向日而  
逃影不塞其源而止其流吾見其影之愈多而流之  
愈大不亦勞甚矣哉故曰君子慎動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十二終

萬文恭公集後語

萬文恭公集刻成公之子習扣闕請余  
題其後余惟公之文行宮保鳳阿公序  
其端揚摧而倫擬之論洵確矣雖有能  
言之士宜無所置喙矧其不嫻於詞而  
老眊癡然者玆隱几莫敢承萬生不可  
謂余與公雅稱莫逆同氣弗是過也脫



斯集不著數語不翦爲行道入乎余蹶  
然起許言其槩然一隅之見未必能窺  
公之深也公爲人外通而中介貌渾厚  
而內之條理斤之焉少有遠志視紛華  
利達泊如也克己勵行取家學不惰長  
從荆川先生游聞爲學本原已乃遍  
友天下善士懇切劘而樂有取焉則  
所詣日益邃且醇矣雖不執一見而其  
以誠爲基以義利之辨爲堂奧則終身  
不可易也故自出處進退以至一介之  
取予毋弗嚴也所謂獅子捉象捉兔皆  
用全力者非乎文宗六一而恥摹其詞  
雖力量氣魄不必盡同而箇中線索具  
目者知其畫一矣詩雅愛王韋稍齊



其髓晚最喜康節靜脩白沙諸集為其  
多會心語涵泳久之霍然有悟入處殆  
其學之進而詩亦隨之故歟即暮年紀  
述時有超然妙語若鏡花水月真可端  
倪恐唐人不能道耳是集也公手自讐  
閱蓋去者半留者半余與凝菴續校惟  
或有增損然董詩凡若干首以時叙

文若干篇以類叙總之凡若干卷善讀  
者潛玩而深味之則見其澹然之志與  
盎然之懷同出挺然之節與悠然之趣  
並流固不待攷之國史徵之志傳而可  
盡其為人蓋公之文一發於誠故言即  
心之會也行也餘也而可差殊觀耶世  
有文華之士煜霄其詞而黷黠其行者



其亦難乎視斯集矣

八十二翁金鷲山入王升題

